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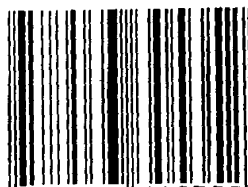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8/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五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首一卷(三)

〔宋〕陸唐老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
通鑑一百二十卷目錄三
卷首一卷(三)

〔宋〕陸唐老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增節音註
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提要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二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諱項字昭世昭烈王第二子也封安成王
受遺詔輔政光大二年十一月廢少帝而
自立

大建元年正月安成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
二年正月齊改元武平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二

汲古閣

三年周楊素少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帝
命素爲詔書下必立成詞義兼美帝曰勉之
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
圖富貴也 九月齊平原忠武王段韶卒韶
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功
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事後母孝閨
門雍肅齊勲貴之家無能及者
四年三月周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

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
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
及尸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
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所
制乎詩云夙夜匪懈古隘反說文怠也以事一人一
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
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
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
陸狀元通鑑卷主陳紀汲古閣
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
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 齊尚書右僕射
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
遙見輒罵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
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上求位反通作餽下式亮反通作餽不貪
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
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
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

身不脫介冑上居反鑑也下直祐反兜鍪也常爲士卒先
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上陟瓜反捶也未嘗妄殺衆
皆爭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
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餘謠
招反爾雅徒歌謂之謠百升飛上天明月炤長安明月字
令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
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
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解之曰百
陸狀元通鑑卷主陳紀汲古閣
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
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
月聲震關西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
畏也帝信之執光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
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周主聞
光死爲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
政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五年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

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博

陵李德林黃門侍郎瑯琊顏之推同判館事

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覽 三月周太子於岐

州上翹移反本扶風郡元魏置岐州後周因之獲二白鹿以獻周

主詔曰在德不在瑞 帝謀伐齊公卿各有

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

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衆議以中權

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

陵狀元通鑑 卷之主陳紀 汲古閣

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

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裴忌曰臣聞徐

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

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

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

黃氈出歷陽氈音巨具反四月齊人議禦陳師

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上平萌反官軍比屢失利

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比狄西寇乘弊

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

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

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黃法氈擊破之

又遣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

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上追輸反遂至

於此弟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

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

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仍吏反食也如文

陵狀元通鑑 卷之主陳紀 汲古閣

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

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

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瑱必不肯北面事之

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

遣餘人掣肘步柳反臂肘也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

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時事至此

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子師爲左外兵

郎中攝祠部嘗曰高阿那肱龍見當雩見胡甸反

零羽俱反左傳龍見而零杜預注云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

為百穀祈膏雨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

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遂不祭師

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

有膂力者為前隊徒對反部隊也號蒼頭犀

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

發衆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

陸衆无道鑑卷主六陳紀汲古閣

摩訶曰若壹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

羽矣因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

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

遙擲銑鏡上蘇典反下胡甸反銑鏡小鑿也正中其額應手

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

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尉破

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

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剛

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

卽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 七月周太

子贊於倫反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隋公堅之女

也太子好昵近小人昵尼質反近也或作昵左宮正字

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

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

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

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敕容曰

陸衆无道鑑卷主七陳紀汲古閣

卿世載鯁直上古杏反鯁魚骨也食骨而咽中為鯁正直之臣也如之故曰

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

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

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帝嘗問萬年縣丞

樂運曰卿言太子如何人對曰中人帝顧謂

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

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

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

與爲善可與爲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
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
不悅十月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
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
皮景和等救壽陽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敕
使屢促之然始度淮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
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
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
陸狀无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進自挫其鋒挫祖卧反摧也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乃
躬擐甲胄擐胡貫反賈也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
王琳王貴顯盧潛等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
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
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
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
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
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歔上朽居反下香依反又許既反歔息也

不能仰視爭爲之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
爲變遣使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
雷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
提婆穆姓也提婆名也本穆氏韓長鸞聞壽陽陷
握槊不輟曰槊色角反通作稍予長丈八者爲槊本是彼物從
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爲憂提婆等曰假使
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上音慈
西域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
胡國 陸狀无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帝卽大喜酣飲鼓舞
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
詔以壽陽復爲豫州以黃城爲司州以明徹
爲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
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
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
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
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

十一月周主集羣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

高座辨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

六年五月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周主跣

行至陵所跣先典反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

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衰倉同反或作

緣喪苦廬之禮苦傷廉反率遵前典以申罔

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

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陳紀汲古閣

禮齊人恐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

以備之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

道士竝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

盡除之六月周更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

與布泉竝行

七年齊王承世祖奢泰之餘競為新巧窮極

壯麗寵任陸令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官由

財進獄以貶成競為姦諂蠹政害民賦繁役

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

侍加戍卒儲陳如反侍直齊人聞之亦增修

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上居良反相侵互

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

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居寬反乘出其不

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

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

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陳紀汲古閣

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

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今大軍若出軹

關上音紙關名也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

掎角在河內軹縣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

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汾河

而下復遣北山稽胡上堅奚反狄種名一曰

元海五部之苗裔或絕其并晉之路凡北諸

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

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
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徒典反一盡也

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
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執三鷄以北萬
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
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
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
去遠還復出師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其三曰昔勾踐亡吳
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
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蓄
銳養威觀壘而動壘許慎反傳隙也或作罅斯乃長策遠
馭坐自兼并也 七月周主如雲陽宮大將
軍楊堅姿相奇偉畿伯下大夫來和嘗謂堅
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炤當王有天下願忍
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

茹堅普六茹三字姓堅其名始人余反本姓楊氏周恭帝時賜今姓相貌生

帝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之
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跪對曰隋公止是守
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陳無不破

八年六月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
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
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
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爲恨自言於帝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
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
才以居輔導之職帝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
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
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宜
爲太子詹事奐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
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
總爲詹事總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其弟陳

氏爲女。

姊音弟按漢外戚傳太子有妃有良姊有孺子凡三等

太子

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

周主遇太子甚

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

得休息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

加撻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

兒豈不堪立邪乃敕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

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修飾由

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太子必不克負荷弼將以爲然勸軌陳之軌

後因內宴上壽將帝須曰

捋郎括反攬也可愛好老

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宇文孝

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

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嘗語我云太子

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

上古況反欺也

孝伯再

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

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

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

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

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

懼深自悔匿帝深以軌等言爲然但漢王贊

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以司空

吳明徹爲南兗州刺史九月周主謂羣臣

曰齊朝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

上牛刀反說文衆口

愁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本高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

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

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勢諸將多不

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

沮林汝反止壞也

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周主自將伐齊克晉

州以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

十一月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

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宇文忻

許斤反諫曰

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執。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堞。徒。名。堞。亦。謂。之。堞。堞。也。一。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慷。慨。自。若。陸狀无通鑑 卷主陳紀十六 汲古閣
慷。苦。莽。反。或。作。慷。慨。謂。將。口。說。反。言。竭。誠。也。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震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上。須。玉。反。又。蘇。侯。反。水。名。在。河。東。遙爲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執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平。十二月戊申。周主至平陽。勒諸軍擊齊師。齊

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下。戒。反。械。者。器。之。總。名。有。盛。曰。器。無。盛。曰。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須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遂帥諸將追齊師。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齊臣降陸狀无通鑑 卷主陳紀十七 汲古閣
者相繼。齊主還鄴。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請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周軍圍晉陽。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爲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上。普。故。反。懼。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

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噬面。上吐臥反。口液也。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噬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八

汲古閣

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刑政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爲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主命重立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

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疆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亡。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與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怊懼。容反。又許拱反。或作兇。擾恐也。左傳。曹人兇懼。莫有鬪心。朝士出降。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九

汲古閣

晝夜相屬。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九年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卽皇帝位。生八年矣。收元承光尊齊主爲太上皇帝。壬辰。周師至鄴城下。圍之。鄴。魚怯反。魏郡。鄴縣之城。系北齊。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齊王公以下皆降。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

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
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
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
隨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
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為湝詔尊上皇為無
上皇幼主為失國大王丙申齊上皇留胡太
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
覘疑廉反又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
敕鸞反鸞也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陳紀 汲古閣
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高阿那肱密召周
師周師奄至奄太檢反忽也遠也上皇與后妃幼主等
十餘騎南走尉遲勒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
送鄴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
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 北齊祚終六主
二十八年 二月梁主入朝于鄴自秦兼天
下無朝覲之禮朝馳遙反覲君之總至是始
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餼設九饋九介積

賜反芻粟之屬餼許既反殺之曰餼饋必刃反亦作饋說文導也禮器曰饋詔告道賓主也介居拜反助也杜預曰介輔相威儀者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費致享贊脂利反古者相見之禮各執物以為贊男爵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贊榛栗棗修皆如古禮周主與梁主宴酒酣周主自彈琵琶琵琶胡樂胡人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琶引手後曰琵琶因為各矣梁主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賜賚甚厚乙卯周主自鄴西還 三月周詔山東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陳紀 汲古閣
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 周主之克晉州擒尉相賁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師克并州復遣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為信伏不受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前北

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
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
死差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
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
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救之曰若亟
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帑奴古反方言
勉也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
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二 汲古閣
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為傳伏善守城不
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四
月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
後奏凱樂上可亥反兵樂曰凱司馬法得意則凱樂獻凱歌示喜也城濮之戰
振旅凱以俘於太廟封高緯為溫公以李德
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
物竝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曰唯聞
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胡秋反符

檄古者以竹簡為書長尺一寸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
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
凰為王者瑞麒麟之反仁獸也鹿身牛尾一角麟為珍反牡麒麟也鳴歲曰鳳
身中鍾呂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
凰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哉帝大
笑曰誠如卿言 五月周主詔以路寢會義
上七稔反按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寢見周禮天官疏崇信
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 汲古閣
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廟眉召反清廟者祭有清
明之德者彫斲之物竝賜貧民繕造之宜務
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
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六月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
應之來必彰有德若五品時序四海和平乃
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 九月

周制庶人已上唯聽衣綢上於既反服之也
也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生絹也一

日給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

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

并其宗族皆賜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得免

徙於蜀 周詔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

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周主性節儉常服布

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

陸狀元通鑑卷之三 汲古閣

陳上胡郎反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

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

樂為之死

十年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

諸軍伐之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

艦戶點反戰船拖板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

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鎖蘇

也銀鑑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明徹退軍舟

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

士子六眾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將十三萬并

器械輜重皆沒於周 初帝謀取彭汴以問

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

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之工上即

舟楫或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

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

陸狀元通鑑卷之三 汲古閣

即日召蔡景歷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周主

封吳明徹為懷德公明徹憂憤而卒 三月

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方六反布帛向

後僕髮上博木反落仍裁為四脚 突厥寇

周幽州殺掠吏民五月周高祖帥諸軍伐突

厥會帝不豫畱止雲陽宮召宗師宇文孝伯

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

後事付君六月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

十六太子卽位

諱贊武帝長子是爲宣帝宣

帝始立卽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

杖痕

捫音門以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

人逼爲淫欲帝以齊煬反王憲屬尊望重

忌之乃使于智告憲有與謀召至縊殺之既

誅憲而無名乃云與王典獨孤熊等謀反時

人謂之伴死

十一年正月周主受朝于露門始與羣臣服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漢紀 汲古閣

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冢

宰越王盛爲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

爲大右弼中山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隋

公楊堅爲大後丞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

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

丞樂運上疏以爲虞書所稱雋災肆赦雋所

災也謂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

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宜從免也謹尋經典

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

施非常之惠以肆奸宄之惡乎帝不納旣而

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

爲威虐懾服

上之非反懾也其氣也

羣下乃更爲刑經

聖制用法益深大黜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

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

居喪纔踰年卽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

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漢紀

汲古閣

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

上持林反下彌

酒也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

之於是樂運與觀詣朝堂

觀親觀反

陳帝八

失言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

大怒將殺之朝廷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

夫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

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閣請見曰

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

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寔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周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疆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陸狀无通鑑 卷全 陳紀 汲古閣

容謂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九軌帝使內吏杜慶信就州殺軌遠近知與不知皆爲軌流涕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

是爲 靜帝 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上府勿反說文傳眉也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遊戲無常出

入不節陪侍之官皆不堪命隋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寔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謂下革反羽翮也何能及遠哉七月初用大貨六銖錢十月周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十一月周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

十二年正月周稅入市者人一錢周詔內陸狀无通鑑 卷全 陳紀 汲古閣

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俛讀周天元立五皇后楊后性柔婉不妒忌婉於阮反四皇后及嬪御等嬪音頻禮有九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閒辭色不撓禮有九嬪御咸愛而仰之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古穴反后母獨孤氏詣閭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

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
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
安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不豫而還召劉昉
分顏之儀入臥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
反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以楊堅后父有
重名遂與鄭譚柳表等謀引堅輔政堅從之
稱受詔居中侍疾是日帝殂祕不發喪昉譚
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堅革宣帝苛酷
隆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陳紀 汲古閣
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
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
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
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
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
豈復得為箕穎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
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
勢必不得下宜勉之 六月周復行佛道二

教舊沙門道士精志者簡令入道 周尉遲
廻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集
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
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欲舉卿等
糾合義勇以主國庇民何如眾咸從命廻乃
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堅發關中兵以韋
孝寬為行軍元帥以討廻 七月并州刺史
李穆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
隆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陳紀 汲古閣
又以十三鍬金帶遺堅十三鍬金帶者天子
之服也堅大悅 八月周韋孝寬大破尉遲
惇乘勝進追至鄴廻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
城南廻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
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
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
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
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 上魯回反古作雷
下唐丁反雷者陰

陽薄動寔者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因

雷之餘聲也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

圍之城破迴窘迫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

而自殺十一月周郎襄公韋孝寬卒郎王分反

漢文之國漢中孝寬久在邊境屢抗疆敵所經

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

在軍中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上房用反

秋神也不及私室人以此稱之十二月周以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汲古閣

大丞相堅為相國總百揆進爵為王以安陸

等二十郡為隋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

受王爵十郡而已是歲周境內有州二百

一十一郡五百八

十三年正月周改元大定二月庾季才庾

主反姓也勸隋王宜應天受命太傅李穆大

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位居別

宮命奉皇帝璽紱璽音徒紱印之組也禪位于隋周

隋終五主二十五年隋王受冊璽入御臨

光殿服袞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隋

楊氏諱堅小名那羅延周大象二年封除周

為隋王明年受周禪國號隋興於此六官依漢魏之舊封周靜帝為介公周氏諸

王皆降爵為公隋主與榮建緒有舊隋主

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

且躊躇爾雅躊躇猶豫也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

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汲古閣

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隋類楊

彪楊彪獻帝時為太尉司空見漢祚將終遂

稱脚字不復行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太

尉遣吏示百辟曰彪備位漢三公不能有所

損益豈可更贊惟新之政耶遂固辭帝

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

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

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

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

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嗣之子也承反虞慶

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從之 隋以蘇威兼

納言度支尚書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周晉

公護彊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

居山寺以諷讀爲娛周高祖聞其賢除位不

拜宣帝就除大將軍隋主爲丞相高頴薦之

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

田里頴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

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爲邳公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上貧悲反
名仰魯辭

以威襲爵

三月隋以賀若弼

爲吳州總管鎮廣陵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鎮

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

頴薦弼以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爲經略

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

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

後之君子誰能弛之

上賞是
反放也

威聞其言每以

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

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帝常怒一人

將殺之威入閣進諫帝不納將自出斬之威

當帝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

不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

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

御史大夫本官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

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

劾威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何遽迫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之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

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

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

世商山四皓豈易屑哉威常言於帝曰臣先

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

何用多爲帝深然之高頴深避權執上表遜

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

曰蘇威高蹈前朝頴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

實寧可使之去官命頌復位頌威同心協

政刑大小帝無不與之謀議然後行之故革

命數年天下稱平 隋主召汾州刺史汾扶

以汾水為名元 韋沖為兼散騎常侍時發稽

胡築長城汾州胡十餘人在塗亡叛帝召沖

問計對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皆由牧宰不

稱之所致臣請以禮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

然之命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竝赴長城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陳紀 汲古閣

役 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而為之舉哀

六月隋詔郊廟冕服必依禮經其朝會之服

旗幟犧牲上虛宜反宗廟之牲也下師庚反全牛也皆尚赤戎服

以黃在外常服通用雜色七月隋主始服黃

百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

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纓帶為異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

眾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好

肉好肉謂錢之刑制也漢書食貨志云好肉

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

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

鈔弊始一民間便之 初周法比於齊律煩

而不要隋主命高頌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

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

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

折衷時同修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陳紀 汲古閣

政於是去前世梟輶及鞭法梟輶荒反斷首

貫反以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

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

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

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

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

百枷杖大小或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

者聽以次經郡及州省若仍不為理聽詣關

伸訴冬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微教訓反通也酷均衡切反上力亮反肉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考之刑梟轘及鞭竝令去之貴礪帶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陰旁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爲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爲生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陳紀三十八 汲古閣

條目甚多備於簡策維格嚴科竝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帝不顧行本於是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官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隋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

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爲二聖帝每臨朝後輒與帝方輦而進輦力展反挽車也方輦謂竝車而執之至閣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候帝退朝同返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陳紀三十九 汲古閣

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 隋主如岐州上中移反至隋元魏所置岐州刺史梁彥光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及御傘以厲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爲

天下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自齊亾衣
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
險彼義反心誠險也一日好興謠訟目彥
光為著帽錫徐盈反帝聞之免彥光官歲餘
拜趙州刺史彥光自請復為相州帝許之豪
猾問彥光再來皆嗤之上充之反笑也彥光至發擿
姦伏擿也應反挑也謂有若神明豪猾潛竄
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陳紀 汲古閣
試褒勤黜怠及舉秀才祖道於郊以財物資
之於是風化大變吏民感悅無復訟者時又
有相州刺史陳畱樊叔略有異政帝以璽書
褒美班示天下徵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
為三輔之最帝賜以粟帛雍州諸縣令朝謁
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累遷
德州司馬帝謂諸將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
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

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
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州縣吏多稱職百
姓富庶 是歲隋主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
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從風而
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
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
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鈍徒困反礪力制反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陳紀 汲古閣
石甲寅上廩倉猝之際太子哀哭俯伏叔陵
抽剗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于地乳媼
吳氏媼烏略反女老稱自後掣其肘掣昌列反挽也太子乃
得起叔陵馳車還東府赦東城囚以充戰士
叔堅計斬之太子即皇帝位 隋置河北道
行臺於并州以晉王廣為尚書令置西南道
行臺於益州以蜀王秀為尚書令隋主懲周
氏孤弱而亾故使二子分蒞方面以二王年

少盛選貞良有才望者爲之僚佐王韶李雄

元岩俱有骨鯁名鯁古杏反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李徹前

朝舊將故用之初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

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非士大夫之素

業也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

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

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及將如并省帝謂雄

曰吾兒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吾無北顧

陸狀元通鑑卷三陳紀汲古閣

之憂矣二王欲爲奢侈非法韶岩輒不奉教

或自鎖或排闥切諫二王甚憚之每事諮而

後行不敢違法度帝聞而賞之隋高頴奏

禮不伐喪二月隋主詔頴等班師隋主嫌

長安制度狹小又宮內多妖異納言蘇威勸

帝遷都帝以初受命難之夜與威及高頴共

議明旦通直散騎庾季才奏曰臣仰觀玄象

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

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

心爲遷徙之計帝愕然謂頴威曰是何神也

太師李穆亦上表請遷都帝省表曰天道聰

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無不可矣

乃詔高頴等創造新都於龍首山以太子左

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九月

設無尋大會於太極殿無尋猶捨身及乘

輿御服大赦隋主既立待遇梁王恩禮彌

陸狀元通鑑卷三陳紀汲古閣

厚是歲納梁王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場

易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梁主始得

專制其國

右高宗宣皇帝在位十四年壽五十

三

考異曰

高宗大建五年四月齊遣軍救歷陽陳書帝紀云齊遣兵十萬援廣陽黃法範傳云步

騎五萬援歷陽蕭摩阿傳云尉破胡等率
衆十萬來援案源文宗之詔恐無此數今
不取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三
陳紀

長城公 史曰後主

諱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也大建十四年
正月卽位後爲隋滅之

至德元年正月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
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
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孔範中書舍人施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文慶皆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構之上乃

出叔堅爲江州刺史以江總爲吏部尚書

三月隋遷于新都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

者每歲十二番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

二丈周末惟酒坊

惟音角喻禁民酤釀官自開置如木上橫一木以渡

獨取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祕書監牛弘上

表以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

盈萬卷平齊所得除其重雜裁益五千興集

之期屬膺聖世爲國之本莫此爲先豈可使

之流落私家不歸王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

之以微利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隋主從之

詔賄求遺書於天下每獻書一卷資緣一匹

資洛代反賜與也緣古甜反說文并絲緒也突厥數爲隋寇四

月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

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

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陳紀 梁古關

蓋竝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爲

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

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

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之

反布帛總名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

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時之驕

結今時之恨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

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允等四將出

朔州道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允言於

爽曰突厥狃於驟勝以輕我而無備以精兵

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長史李徹贊

成之遂與允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

沙鉢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幽州總管陰

壽帥步騎數萬出盧龍塞擊高寶寧 寶寧本齊疎屬

爲營州刺史齊公與突厥合兵寇邊寶寧棄城奔磧北和龍諸

縣悉平 磧七述反沙土曰磧其地在塞北五月隋秦州總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陳紀 梁古關

管寶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

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前上

大將軍史萬歲坐事配敦煌 音屯皇郡名爲戍卒

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

悅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

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 許諾因

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

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

而去 十一月遣散騎常侍袁彥聘于隋

聞隋王狀貌異人使彥畫像而歸帝見大駭

曰吾不欲見此人亟命屏之 隋既班律令

蘇夙屢欲更易事條內史令李德林曰修律

令時公何不言今始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

為民害不可數更河南道行臺楊尚希曰竊

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

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條已眾資費日

隆狀无通鑑 卷之三 陳紀 汲古閣

多吏卒增倍租調 徒羽 歲減民少官多十羊

九牧今存要去閒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

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請廢郡帝從之

悉罷諸郡為州 隋主覽刑部奏斷獄數猶

至萬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蘇威

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

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唯定罰五百條

凡十二卷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仍置律

博士弟子員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是歲

詔西自蒲陝東至衛汴水次十三州 汴皮變

陳留浚儀陰溝 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黎陽

倉 陳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

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時刺史多任

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 於六 上表

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拔荊棘定天下及

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

隆狀无通鑑 卷之三 陳紀 汲古閣

千子為杞州刺史千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

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千子弓馬武用

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 下賈 如謂優

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

帝善之千子僅免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

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

唐虞不為叢脞 上 有公反下倉果反書曰元

大幣是謂欽明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舉拱無

於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此見
陛下畱心治道無憊疲勞亦由羣臣懼罪不
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
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
乃日盱忘食肝古按反夜分未寢動以文簿
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
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
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
隆狀无通鑑 卷八十一 陳紀 汲古閣
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或
以近世風俗每正月十五日燃燈遊戲奏請
禁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
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炤地燎
爪反炬其呂 竭貨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拏
反來草燒也 乃都反子 無問貴賤男女混雜
通作帑 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緇
持反緇謂之緇黑色 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
素謂緇之緇白者 斯而起因循弊風曾無先覺
無益於化寔損

於民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從之
二年春正月隋張寶劉暉等造甲子元曆成
王辰詔頒新曆 隋主以渭水多沙渭于貴
龍西首陽渭首 深淺不常漕者苦之六月詔
亭南谷入東河 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自
大興城東至潼關上徒東反本名三百餘里
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隋主不
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泗州刺
陸狀无通鑑 卷八十一 陳紀 汲古閣
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治書侍
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
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
之小蕘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
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
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
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非古惠
反束

髮為角兩髻相也未窺六甲先裂五言至於義皇舜

禹之典伊傅孔子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

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

拙川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

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

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躬仁孝

之行者擯落私門擯父刀反斥也不叻收齒工輕薄

之藝者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

陸狀无通鑑卷三陳紀汲古閣

未遵風教請普加采察送臺推効又上言士

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

風軌詔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四方是歲土

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

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懸楣欄檻楣受

悲反戶楣釋名楣近前各兩若面之有楣也皆以沉檀為之飾以

金玉間居見反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

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漸至香

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栽植奇花

異卉詩偉反百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

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仙閣竝複道交相往

來後方六反其下又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

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

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

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

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

陸狀无通鑑卷八陳紀汲古閣

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

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

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

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宦官

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縱子用反橫胡

孟反放縱而恣橫也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

出於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上惡聞過

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

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調理曰是大被親幸舊制軍人士人竝無關市之稅上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沈客卿奏請不問士庶竝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

釐或作毫孟康曰豪免毫也十

毫曰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

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

十倍上大悅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

從上容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

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

慶畏範亦以爲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

微有過失卽奪其兵分配文吏奪其忠節曲

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三年三月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從之五月初詔郡縣置義倉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山東承北齊之弊政戶口租調奸僞尤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折籍以防容隱於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頴又

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爲輸籍法

徧下諸州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諸州調

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蒲遠反河東邑有歷

山齊所輪長安者相屬於路聯屬也晝夜

不絕者數月梁主殂諡曰孝明皇帝世宗

孝慈儉約境內安之太子琮嗣位初北地

傅綽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卽位遷祕書監

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

受高麗使金麗音黎東夷國名絳嘗使高麗上收絳下獄絳

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

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盱忘食是以

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

祭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

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

綺繡廢馬餘菽粟廢居宿反里舍也百姓流

離狀元通鑑卷全陳紀十二汲古閣

離疆尸蔽野疆居良反死不朽也貨賂公行帑藏損耗

帑他呼反又音奴藏金帛之所也下神怒民

怨眾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上子放反太元曰五行用事者

謂絳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府尤反對曰

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

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

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絳言及之隋主使司

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

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以遏胡寇

四年二月隋始令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

考詠三月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隋主為

太上皇傳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撫育蒼

生日盱孜孜猶恐不逮豈効近代帝王傳位

於子自求逸樂者哉隋主每旦臨朝日晏

不倦易杜色反禮部尚書楊尚希諫曰周文

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

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

帝善之而不能從

祥明元年正月禮避仁廟隋制諸州歲貢

士三人八月隋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羣

臣發江陵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鄉公崔弘

度將兵戍江陵梁主叔父安平王嚴等恐弘

度襲之驅文武男女十萬口來奔隋主聞之

廢梁國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後梁

終二主二十三年

隋主如馮翊親祠故社

戊戌還長安是行也內史令李德材以疾不

從隋主自同州較書追之與議代陳之計及

還帝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

莊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 初隋主受

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得陳譟徒叶反軍中反問者

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陳紀十四 汲古閣

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

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

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

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

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顗對曰江北地寒

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

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

農時彼既聚兵我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

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

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

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居効反說文地藏也密遣行人因

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

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

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勸莫敗反虢州刺史崔

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陳復受蕭巖等降

隋主益忿謂高顗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陳紀十五 汲古閣

衣帶水不拯之乎極舊說無反語音蒸之上聲救也命作大

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

之有使投其楫於江棟山責反又桑谷反木名曰若彼懼

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

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

拍竿竝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

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舫艫等舫陟格反艫音猛小舟也各

有等差時江南妖異特聚臨平湖草久塞忽

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贖

上一涉反廣雅云厭鎮也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

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詆丁禮反除大市令

華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

北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

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

陛下卽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

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

陸狀元通鑑卷之六 汲古閣

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

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疆紀反反界也場羊益反

也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

復遊於姑蘇矣麋胡悲反鹿屬帝大怒卽日斬之

二年帝欲廢太子胤立張貴妃子始安王深

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

詹事袁憲厲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

兆宅心卿是何人輕廢立帝卒從徵議五

月廢太子胤為吳興王立始安王深為太子

十月帝遣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隋隋人

留於客館請還不聽甲子隋出師命晉王廣

秦二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

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

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

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

總管燕榮出東海凡總管率兵五十一萬八

陸狀元通鑑卷之六 汲古閣

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

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穎為晉王元

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

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十二月隋軍臨江高

穎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

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

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

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

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
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
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
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
海分之則執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
四也席卷之執事在不疑煩忻然曰得君言
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
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
陸狀无通鑑 卷之九 漢古

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
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
他于反將軍戚昕許斤反以青龍百餘艘蘇刀反
名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執險峭七笑反說
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
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
失其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
銜枚而下枚音媒若馬之羈勒所以正言語
謹言周官有緝枚狀如箸橫緝之

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盤
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
沙遲明而至避文二反言事畢然後天擊之
昕收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
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施龍都反旌甲曜日素坐平
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曰清河公
卽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
施文慶沈客卿竝抑而不言及隋軍臨江問
陸狀无通鑑 卷之九 漢古

謀驟至僕射袁憲等殷勤奏請出金翅二百
緣江上下以爲防備至于再三文慶曰元會
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
闕帝曰今日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
郊何爲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爲國
弱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
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都
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

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
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
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
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
不輟

臣光曰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夷侯
景乘時伺隙以詐力取國然率羸弊之衆
當疆齊乘勝之勢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梁古關

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爲良主孝宣乘
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
恃內而恃外邪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
五分之一慄慄危懼不能保其社稷況後
主荒淫無度以趣之納身胥井不亦宜乎

右長城公在位七年壽五十二陳恭
五主合三十三年

考異曰

至德元年二月以毛喜爲承嘉內史

司馬山

傳云右僕射沈君理卒朝議以毛喜代之

按君理卒在大建五年非後主時又毛喜

傳云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按高宗殂過

暮乃葬而云未及踰年恐誤也

二年帝使女學士與狎客賦詩云相贈答

陳記云張貴妃等八人夾坐江總等十人

預宴先令八婦人各采賡製五言詩十客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梁古關

一時繼和稽緩則罰酒今從陳書南史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四

隋紀

高祖文皇帝上

諱堅姓楊氏洪農華陰人漢太尉震十四代孫父忠事周文屢立戰功累官至太傅隋國公堅襲封隋公事周武帝武帝聘堅女為太子妃太子立是為宣帝宣帝靜帝立堅以元舅輔政靜帝年幼軍國大權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

隋紀

盡歸於堅位相國大冢宰進爵隋王尋受周禪建元開皇時陳太建十三年也至九年滅陳遂為正統

開皇九年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塞人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賀若弼名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十艘置於濱內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

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在丹陽蕪湖一號牛渚磯守者皆醉遂克之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

隋紀

侵切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黃正通反毒蟲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為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若各反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

之通年也所俘獲六千餘人重所獲也

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

是所至風靡輿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

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

及其家口臯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

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於是賀若弼自

北道韓擒虎自南道竝進緣江諸戍望風盡

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進據鍾山晉王

陸狀元通鑑卷四隋紀汲古閣

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

于新林蘄州總管蘄渠之反後王世積以舟

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瑱地陳人大

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時建康甲

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

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既知諸將

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快快倚兩反志

素不伏官追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

有啓請率皆不行任忠帥數騎迎降引擒虎

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

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

皆遁出唯袁憲在殿中江總等數人居省中

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

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

盡陳主遑遽自投於井軍人窺井呼之不應

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

陸狀元通鑑卷四隋紀汲古閣

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北齊反婦也同東而上

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

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

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

士卒皆涕泣歔歔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

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

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入

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晉王廣入建康

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諂佞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折書都令史暨慧景皆為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頴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堦之下詔賜衣一襲以入反按國語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善心哭盡之一稱杜預云衣單復具云稱也善心哭盡

陸狀无通鑑

卷五

隋紀

汲古閣

百家為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四月諸軍凱入凱音慨謂奏凱樂而入也獻俘於太廟拜廣為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

陸狀无通鑑

卷六

隋紀

汲古閣

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為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王千放反太元曰五行用事者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乃下詔曰今率士大同

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

身浴德

澡子榮反洗也浴也

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

立於不可不戢

阻立反止也斂也

刑可助化不可專

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

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

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

此意 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為御授

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

陸狀无通鑑

卷七

隋紀

汲古閣

名公宜自載家傳彌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

公為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

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

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

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

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

視右衛將軍龐晃等

上戶廣反

短高頰於上上怒

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

每被磨瑩

瑩定反瑩磨也

皎然益明初頰父實為獨

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

不名

朝野皆請封禪

時戰反禪土增山日封除地以祭曰禪

七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

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

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後言及封禪宜即禁

絕 帝踐祚之初柱國沛公鄭譯請修正雅

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

陸狀无通鑑

卷八

隋紀

汲古閣

升等

上他果反

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

旋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

龜慈音丘慈西域國

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

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太常所奏例皆乖越

譯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

宣示朝廷與邳公世子蘇夔

邳貧悲反其地書

議累

泰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

可定帝素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安自

陸叅无通鑑

卷百九

派古閣

恥宿儒反不逮譚等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
非十二律旋相爲宮及七調競爲異議各立
朋黨或欲令各造樂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
竊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帝張樂試之先白
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
滔滔和樂甚與我心會因奏止用黃鍾一
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時又有樂工萬寶常
妙達鍾律譚等爲黃鍾調成奏之帝召問寶
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悅寶常請以
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造諸樂器
其聲率下鄭譚調二律損益樂器不可勝紀
其聲雅淡不爲神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
毀之蘇夔趙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善樂
者皆附之而短寶常寶常樂竟爲威所抑寢
不行及平陳獲宋齊大樂器并江左樂工帝
令庭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

陸叅无通鑑

卷百十

派古閣

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寶琴用之仍
詔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時天下旣一異代
器物皆集樂府中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
前克荊州得梁樂今平蔣州又得陳樂史傳
相承以爲合古請加修緝以備雅樂其後魏
之樂及後周所用雜有邊裔之聲皆不可用
請悉停之十二月牛弘與許善心姚察及通
直郎虞世基參定雅樂以駕部侍郎辛公
義爲岷州刺史岷武中反因岷州俗畏疫營
反說文云一人病疫闔家避之閩初臘病者
民皆疾也反閉也病者
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已之廳事暑月病人或
至數百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
祿秩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旣愈乃召其親
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
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
君其家親戚固畱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

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方還廳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盡必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動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

隋紀一

汲古閣

十年四月成安文子李德林持其才望論議好勝同列多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德林數與蘇威異議高熲常助威奏德林復戾上多從威議虞慶則等奉使關東巡省還皆奏稱鄉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不便於民上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爲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卽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自

今羣臣於律令輒欲改張卽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上遂發怒大詬云爾欲以我爲王莽邪因命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但預散參上不許遷懷州刺史而卒上性猜忌不悅學旣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上茲卽反私使人以錢帛遺之上弋季反贈也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二

隋紀二

汲古閣

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常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然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五月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窄苞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六月制民年五十

免役收庸 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緩世

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

威衍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

民間復訛言也上五木反謬隋欲徙之入關遠

近驚駭於是婺州汪文進婺人遇反隋所置

分爲越州高智惠蘇州沈玄愴烏外皆舉兵

反自稱天子樂安蔡道人蔣山李稜饒州吳

世華温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

陸衆元通鑑隋紀 卷百三十三 汲古閣

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陳之

故境大抵皆反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儂奴

我也詔以楊素爲行軍總管以討之江南大

定素乃班師素用兵多權畧馭衆嚴整每將

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

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

令一二百人去敵陷陳則已如不能陷而還

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

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

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行

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

譴却上詰戰反調問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十一年二月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

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遷

臨穎令高穎薦曠清明善政爲天下第一上

召見勞勉之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爲

陸衆元通鑑隋紀 卷百三十四 汲古閣

勸優詔擢爲莒州刺史

十二年二月國子博士何妥與郅公蘇威爭

議事積不相能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可

反吏部侍郎薛道衡等共爲朋黨上命案之

事頗有狀七月威坐免盧愷除名知名之士

坐威得罪者百餘人初周室已來選無清濁

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

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

爲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本皆反通威好立條

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

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

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爲煩

迂不急皆奏罷之賸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賸

駁上尺允反罪同論異八月制諸州死罪不

得卽決悉移大理案覆事盡然後上省奏裁

十二月以內史令楊素爲尚書右僕射與高

陸狀元通鑑隋紀十五汲古閣

頌專總朝政素性疎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

頌推高頌敬牛弘厚按辭道衡視蘇威蔑如

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浪狄反如其才藝風

調優於頌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

識度不如頌遠矣有司上言府藏才浪反

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文甫反堂帝曰朕旣

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入者

常多於出畧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

減損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詔曰寧積於

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

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

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

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

又少焉

十三年二月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使楊

素監之素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

陸狀元通鑑隋紀十六汲古閣

大匠記室封德彝爲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

上於真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

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上於遇反頓推

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

數是歲上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

度宇文愷獻明堂本樣上命有司規度安業

里地將立之而諸儒異議久之不決乃罷之

牛弘使協律郎祖孝孫等參定雅樂從陳

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飛灰順月
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
六之爲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
音而旋相爲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奏請
復用旋宮法上猶記何妥之言注弘奏下不
聽作旋宮但用黃鍾一宮於是弘等復爲奏
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竝銷毀之以息異議
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饗用一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八 隋紀 汲古閣

調迎氣用五調舊工稍盡其餘聲律皆不復
通
十四年三月樂成四月詔行新樂且曰民間
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宜加禁
約務存其本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
曰法胡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
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
寶帝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

燒之曰用此何爲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
皆置公廨錢上古監反公舍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
孝慈以爲官司出舉興生煩擾百姓敗損風
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上從之六月詔自
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關中大旱民飢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
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
御酒肉者殆將一朞八月上帥民就食於洛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八 隋紀 汲古閣

陽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
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
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十
月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瑒陳
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
從帝登邙山邙莫郎反武力反此山在河南洛陽侍飲賦詩
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
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他日復

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頴至日猶見啓在床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飢閉民糶他中反除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陸狀元通鑑養齒隋紀汲古閣用皇太子爲言此輩竝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微劉昉甫南鄭譚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大漸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爲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上好機祥小數機居反亦云員外散騎侍郎王劭寔前

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識緯識楚書反符命摭摭佛經摭之也回易文字曲也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盟手焚香也從中水降也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前後賞賜優洽十五年二月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陸狀元通鑑養齒隋紀汲古閣中緣邊不在其例三月仁壽宮成上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惶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素負貴恃才

多所凌侮唯賞重德義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屢薦於帝帝擢爲內史舍人 四月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於朝堂 七月納言蘇威坐從祠泰山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十月以吏陸狀元通鑑 隋紀 卷二十一 汲古閣

部尚書韋世康爲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帝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揚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爲之當世以爲榮 十二月敕盜邊糧一升以上皆斬仍籍沒其家 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汴州刺史令狐熙來朝考績爲天

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 十六年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八月詔決死罪者三奏然後行刑

考異曰

文帝開皇九年正月陳呂忠肅屯岐亭 隋書

作品仲肅南史作呂肅今從陳書

十五年三月帝怒楊素爲離宮壯麗封德彝言皇后至必有恩詔 隋書 卷一百一十五

陸狀元通鑑 隋紀 卷二十二 汲古閣

令高顯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卽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王法有離宮別館令天下太平一官何足損費后以理論上上乃解今從唐書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四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五

隋紀

高祖文皇帝下

開皇十七年二月上以嶺南夷越數反以汴州刺史令狐熙為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平聲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虛業反以威今者乃

陸米元通鑑

卷五

隋紀

汲古閣

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化焉俚帥竄猛力者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信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熙奏改安州為欽州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

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力穩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在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

陸米元通鑑

卷五

隋紀

汲古閣

帝聞之為停此法帝常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立側逆反也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閤綽矯言舉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

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觸觸挂天刑一也挂

賣反俗

作批 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

無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孤后

在坐命賜綽二金盃酒并盃賜之刑部侍郎

辛亶穿衣緋襪

亶多單反襪古傳反

俗云利官上以

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

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命引綽斬之

陸叢允通鑑

卷五

隋紀三

汲古閣

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

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

曰噉羹者

噉昌悅反嘗也

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

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

訶虎何反叱也與阿同

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

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

與皇后同榻

吐孟反財也

卽呼綽坐評論得失前

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同時俱名平恕

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 帝晚

陸叢允通鑑

卷五

隋紀四

汲古閣

節用法益峻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帝嘗遣親衛大都督屈突通

屈突陀骨反復姓通名也

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匿

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大僕卿慕容悉達

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

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

帝瞋目叱之

瞋昌真反張目也

通又頓首曰臣一身

死就陛下句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

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論擢通爲右武侯將軍 楊素牛弘等復薦張胃玄曆術上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與胃玄等辨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胃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胃玄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參定新術至是胃玄曆成四月詔頒新曆前造曆者劉暉等四人並除名四七

隋書

卷五

隋紀

汲古閣

十八年十二月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
十九年九月以太常卿牛弘爲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其所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

隋書

卷五

隋紀

汲古閣

二十年三月賀若弼復坐事下獄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旣而釋之他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穎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頰云必不然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頰曰功臣正宜授勲官不可預朝政 六月秦孝王俊薨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請

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
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初上

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
之勇性寬厚率意任請無矯飾之行上性節
儉勇嘗文飾蜀鎧

可亥反
甲也

上見而不悅後遇

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因下
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

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隋紀
七

汲古閣

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

衰漸生猜阻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獨孤后

數稱廣賢上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

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

起貴不可言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

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

甚冠於諸王楊素揣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

才后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晉王廣私賂東

宮幸臣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
誼謗過失日聞上既數聞譖毀於是禁勇及

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

成其獄

鍛下貫反治也
鍊郎旬反鑠也

廢勇及其男女爲庶

人立晉王廣爲皇太子

初帝之克陳也天

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

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

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隋紀
八

汲古閣

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

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

待

翹和堯反
舉也企也

彥謙法壽之玄孫也玄齡與杜

果之兄孫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

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

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

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

孫託之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詔有盜毀

佛及天尊嶽鎮海濱神像者以不道論 齊

州行參軍丑伽反衣加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

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謂曰卿

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繼上力追反下私刖反

罪人也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哉參等

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上居牙反囚械也下蘇果反銀鑄也停

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

爲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

陸米无通鑑卷五 隋紀 汲古閣

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

於是悉召流人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

庭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

知善惡竝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

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

絕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奸詐之意朕思遵聖

法以德化民而備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

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若

使官盡丑伽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

厝倉故反或作措說文置也其何遠哉乃擢伽爲雍令

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以後晝日漸長開皇

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

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

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

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謹按元命包

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京房別傳曰太

陸米无通鑑卷五 隋紀 汲古閣

平日行上道升平行實道霸代行下道伏惟

大隋啓運上感乾化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

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

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是

後百工作役竝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

之

仁壽元年六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詔以

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畱國子學生

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前殿內將

軍劉炫黃絹反上表切諫不聽七月改國子爲

太學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

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十一月

已丑有事于南郊如封禪禮板文備述前後

符瑞以報謝云潮成等五州僚反魯皓反

高州酋長馮盎烏浪反馳詣京師請討之帝敕

楊素與盎論賊形執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

陸狀元通鑑隋紀卷五十二汲古閣

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盎漢

陽太守

二年兵部尚書柳述慶之孫也尚蘭陵公主

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

長萬年韋雲起外間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時

侍側雲起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

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婿遂居要職臣恐物議

以陛下爲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

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

石也可師友之七月詔內外官各舉所知柳

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益州總管蜀王秀

容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

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

將軍劉噲古賣反之討西爨也帝令楊武通將

兵繼進秀以嬖人上博許反萬智光爲武

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

陸狀元通鑑隋紀卷五十二汲古閣

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猶猛虎不能害

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徵還長

安太子誣以巫蠱公戶反巫者執左道以亂

藥毒害人是若行政厭政而惑人蠱惑也指體即

俗之爲魅故曰巫蠱廢秀爲庶人八月

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

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

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爲皇后擇葬地得吉處

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

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

給徒

陸狀无通鑑

卷五

隋紀十三

汲古閣

在反証言

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

上職

史反說文誌也

梁毘始為西寧州刺史凡十一年

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遽相攻奪畧無寧歲毘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毘毘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處法

平允毘見楊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所 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執日隆四海有虞必為禍始夫奸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相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其後上亦寢疎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陸狀无通鑑 卷五 隋紀十四 汲古閣 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 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三年九月置常平官 是歲龍門丑通詣闕

獻太平十三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

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

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

以屯風雨薄田足以具饗粥謂之饘宋謂之粥粥之六反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

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

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

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五梁古閣

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

初弟子賈瓊問息諉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

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歛之國其

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囹也上夷周反捕鳥

也媒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媒謨杯反說文謀也絕囹去

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

子

四年正月帝將避暑於仁壽宮術士章仇大

翼章仇復姓齊公族姜姓之後本章當因避仇遂加仇字爲氏太翼其名固諫

不聽太翼曰是行恐鸞輿不返帝大怒繫之

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遂幸仁壽宮詔賞賜度

支軍無巨細竝付皇太子四月上不豫七月

疾甚卧與百僚辭訣古充反竝握手歔歔音

息也命太子赦章讐太翼丁未崩於大寶殿

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聽朝

日吳忘倦雖啻於財齊所力反說文愛濇也至於賞賜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六梁古閣

有功卽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乃遣使

者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

其自奉養務爲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令

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

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

絹布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

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

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獨冀州已

一百萬戶然猜忍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讐敵此其所短也初文獻皇后既崩宣華夫人陳氏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也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岩皆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太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陸衆元通鑑隋紀十七 卷五 汲古閣

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其夜太子蒸焉乙卯太子卽皇帝位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益於賜反說文經也柳述元巖並除名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陸衆元通鑑隋紀十八 卷五 汲古閣

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太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岩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閣爲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岩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竝取宇文邕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

遂有廢立或至亾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
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
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
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
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論周桓公曰內寵竝后外
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
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
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
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
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章仇大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爲破木
之衝不可久居又識云修治洛陽還晉家帝
深以爲然十一月幸洛陽畱晉王昭守長安
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

右高祖文皇帝在位二十四年壽六

陸梁元通鑑

卷五

隋紀十九

汲古閣

考異曰

十四

文帝開皇十七年三月行旅晏起早宿

刑法

志作晚宿必早字誤耳

二十年史萬歲破突厥

帝紀十九年六月史
萬歲破賊據本傳在今年紀誤也

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

帝紀丁未至自仁

壽宮今從太子勇傳

陸梁元通鑑

卷五

隋紀二十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五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六
隋紀

煬皇帝上

諱廣高祖第二子也封晉王犬舉伐陳以
晉王爲行宮元帥旣平陳封府庫一無所
取天下以爲賢時太子勇率情直行晉王
矯情飾詐陰欲傾之旣太子廢乃以晉王
爲太子仁壽四年七月高祖崩太子卽皇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六 隋紀

派古閣

帝位

紀 田本

大業元年

乙丑

二月以楊素爲尚書令

詔天

下公除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

三月詔

楊素等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

州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

峭道

上河交切山名在洪
農亦從邑通作殺

開麥冊道

莫祖萊
切地名

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

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

紀 田本

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

南接皂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

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

禽可獸以實園苑命尚書右丞皇甫謐發河

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

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

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

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

上胡安切邗溝
水名在廣陵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六

隋紀

派古閣

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傍皆築御

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

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

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臯北至河陽

相望於道 高祖之末有言林邑多奇寶者

林邑南蠻國名本日本南郡象林縣漢末功曹

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後有范熊范
文范諸農相繼自立累世不賓至

會劉方新

平交州乃使方經略林邑方率大將軍張穩

等^{上音}以舟師至海口是月林邑王梵志遣

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渡閩黎江^{閩視遮林切江名}

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乃多掘小坑草覆

其上以兵挑之^{上徒才切謂撓}既戰偽北林

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顛涉利切}轉相驚駭軍

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却蹂其陳因以銳師繼

之林邑大敗馘斬萬計^{俘芳無切馘古獲切}

陸狀元通鑑^{隋紀}卷六^三汲古閣

戰斷耳春秋方引兵追之屢戰皆捷過馬援

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獲其廟主十八皆鑄

金爲之刻石紀功而還方得疾卒於道五

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

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丈臺觀宮

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

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

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

彫落則翦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

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菱菱^{寄切說文菱菱也菱力升切}菱^奇

菱^{楚謂之菱秦謂之薛若}乘輿遊幸則去

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般羞精麗相高求市

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

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出舊唐史封}八月

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出洛口御龍舟龍舟

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

陸狀元通鑑^{隋紀}卷六^四汲古閣

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

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

而裝飾無異挽船^{上武遠切}士皆以錦綵爲

袍又有浮景漾綵朱鳥蒼螭等數千艘挽船

士八萬餘人舳舻相接二百餘里照曜川陸

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

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羊茹切昇}

諸^{羊切}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上於豔切亦作}

作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契丹上音寇營州

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

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

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

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

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之持首以徇於是

突厥將帥入謁皆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

情無猜忌雲起旣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

陸米无通鑑 卷六隋紀 源古閣

城與高麗交易契丹不爲備去其營五十里

馳進襲之盡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產歸帝

大喜擢爲治書侍御史

二年二月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典服儀

衛制度以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

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

益衮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爲之又作

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

上郎古切車駕百官儀服務爲華盛以稱上

意稱昌孕切等也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

水陸禽獸有堪髦毼之用者毼仍更切髦羽毛飾也殆

無遺類鳥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

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

子自拔髦毛投於地髦齒兩切鶴子時人或稱以爲

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毛羽所役工十

萬餘人用金銀錢帛巨億計帝每出遊幸羽

陸米无通鑑 卷六隋紀 源古閣

儀亘二十餘里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三

月上發江都四月入東京七月制百官不得

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

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

已雖有闕員留而不補時牛弘爲吏部尚書

不得專行其職別敕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

軍宇文述左驍衛大將軍張瑾內史侍郎虞

世基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參掌選

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雖七人同在坐然與

奪之筆虞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多者超越

等倫無者注色而已

出舊等傳

楚景武公楊素

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

薄翦寢疾帝密問醫者恒恐不死素亦自知

名位已極不肯餌藥薨

餌仍吏切服

置洛

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

穿三千窖

居効切藏也或作窰

窖容八千石以還置

陸狀元通鑑

卷末隋紀

汲古閣

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

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帝以啓

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

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

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

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

於芳華苑積翠池側伎人皆衣錦繡繒綵舞

者鳴環佩綴花眊諫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

錦綵為之空竭

三年正月突厥啓民可汗入朝三月帝還

長安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詔改修律令

牛弘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謂之大業律始

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

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

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

問炫曰周禮事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

陸狀元通鑑

卷末隋紀

汲古閣

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

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

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

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

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也弘曰魏齊之時

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往

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

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

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玆善其言而不能用

出弘炫等傳

改

州爲郡改度量權衡竝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祕書爲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與御史爲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爲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府廢伯子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九

隋紀

汲古閣

男爵唯留王公侯三等

出百官志

裴松之曰古之建官惟爲六卿自南北而下有門下省有中書省有尚書省是天下之政分而爲三分而爲三則其條綱已紊矣而隋文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祕書爲五省其爲省也無乃愈多乎此蓋不應增而增者也古之公侯伯子男之五等自堯舜禹湯以來未之或改也而隋乃廢

伯子男爵留王公侯三等此則不應減而減也非所增而增非所減而減徒以徇其意之私未必能致天下之治者其言不允則徵信哉

車駕北巡過雁門雁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爲式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

隋紀

汲古閣

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啓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穎諫不聽穎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穎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

患又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禮部

尚書宇文弼字古弼私謂頰曰天元之侈以今

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光

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竝爲人

所奏帝以爲誹謗朝政高頰宇文弼賀若弼

皆坐誅事連蘇威亦坐免官頰有文武大略

明達世務自蒙寄任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

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頰

陸狀元通鑑隋紀 卷末十一 汲古閣

所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

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

頰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八月車駕

發榆林歷雲中沂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

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

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又作行城周

二千步以板爲輪衣之以布輪古案切築垣板也衣於既切

服之飾以丹青樓櫓悉備櫓音魯城上守禦也說文櫓露

也上無胡人驚以爲神啓民奉廬帳以俟車

駕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

呼韓稽顙至稽康禮切顙昔屠者接踵來何

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賜各有差帝還九月

至東都出本紀及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

市掖羊益切郡名應劭曰帝使吏部侍郎裴

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至者矩誘訪

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刑服飾撰西域

陸狀元通鑑隋紀 卷末十二 汲古閣

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

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

里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

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上時戰切總湊

燉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

越崑崙汎字梵切說文汎貌濛音蒙汜水名崑公渾切崑盧昆切山名易如

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壅遏

故朝貢不通今竝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

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渾一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視問西域事相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併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陷之以利陷從濫切如以食與人也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陸衆无通鑑宋末隋紀派古開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唐史舊矩本四年正月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上千浸切河內邑水出上黨羊頭山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朱欲切視之甚也無可意者不知所

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七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五年正月改東京爲東都詔天下均田本紀三月車駕西巡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陸衆无通鑑宋末隋紀派古開所以不能長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陷以厚利詔使入朝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居切毛在焚香奏樂歌舞誼讓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置西海

河源郡善且末等郡

且子餘切西域胡國

謫天下罪人

爲戍卒

謫陟革切

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

鎮大開屯田并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是

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

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

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

矣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

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

陸壯元通鑑

卷末隋紀十五

汲古閣

歲鉅億萬計經途險遠及遇寇鈔人畜

鈔初交切

又楚教切寇掠奪取也

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

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

民部侍郎裴

蘊以民間版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

奏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

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都

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

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

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由是

漸見親委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

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

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

而釋之是後大小之役皆以付蘊刑部大理

莫敢與爭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有機辯

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

人不能致詰

去吉切問也

突厥啓民可汗

陸壯元通鑑

卷末隋紀十六

汲古閣

卒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

咄當沒切突厥啓民

之是爲始畢可汗

朱黼曰先王井地以授民未嘗盡地伍民

以著籍未嘗盡民井地而不之盡故其田

不成者謂之閒田籍民而不之盡故其民

不成軍者謂之閒民非先王之智不能規

地而一之法使無尺寸之遺料民而富其

數使無一丁之漏其心蓋以謂立法不如

是則地不寬羨無以裕耕者民丁不少寬假無以逸老幼也隋自代周并齊已貌閱戶口一百四十餘萬矣其平陳也得戶口五十萬至大業初戶八百九十餘萬七千有奇口四千六百一萬有奇富庶之盛幾漢元始而裴蘊獻議猶以民間版籍脫漏戶口詐增老小爲言復令貌閱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糾得一丁令代賦役於是進

陸狀无通鑑

卷末隋紀

汲古閣

六年正月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爲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疑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嘗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三月帝幸江都宮以丑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沒幼從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譎詐有口辯頗涉書傳好兵法習律令帝

陸狀无通鑑

卷末隋紀

汲古閣

數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顏色爲阿諛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十二月文安憲侯牛弘卒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惟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敕穿

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取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別爲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爲蠻貊之鄉乎帝敕牛弘宣旨曰爾還

陸狀元通鑑

卷末

隋紀

汲古閣

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七年二月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

死者什一二

管見曰甚哉美才難得而凡馬之衆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隨舟徒行自東南極北逃突而受選之士三千餘人并於重迹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乎以見此三千餘人皆恣睢鬼瑣之流耳

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

陸狀元通鑑

卷末

隋紀

汲古閣

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

千餘切蟲在肉中

死者

什三四先是詔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臭穢滿路天下騷動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

漂紕詔切浮也

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

初帝西巡遣韋節召西

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不從
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置遣使來求
婚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
稱射置向善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
羅然後爲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
置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返
射置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寓於高昌
十二月處羅來朝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
陸狀无通鑑

卷六十一

汲古閣

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
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
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
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
或麤惡令民糴以償之糴亭歷反市穀又發鹿車夫
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推通回切進也道途險
遠不足充糴糧上胡溝切乾食也至鎮無可輸皆懼
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

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
劫取也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羣盜
鄒平民丑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
自稱知事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
死駝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
有豆子畝各黨切或從西地名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
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
其旁累世仕宦貴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
陸狀无通鑑

卷六十二

汲古閣

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
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
力過人集無賴少年爲羣盜兵至萬餘人建
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
之爲之致死時鄆人上羊朱切地名在涿郡又音輪清河邑張
金稱聚衆河曲蔣人上音條勃海邑高士達起於清
河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
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郡縣追捕隨獲

斬決然莫能禁止

何去非曰隋之亡其執與秦若合符節是皆欲以威固天下之執而虐用天下之民於無所當事故天下之情愁勞怨怒讐視其上山林之雄匹夫之姦皆得起而乘之而天下遂無秦隋矣王穀曰孟子曰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鸛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以此推之秦人驪山之役

陸衆元通鑑

卷六十三

漢古閣

是毆民而歸之於漢煬帝遼東之役是毆民而歸之於唐也

八年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左十二軍出鏤

方長岑

鏤龍珠切又郎豆切樂浪邑岑鋤針切帶方邑

溟海蓋馬建

安南蘇遼東玄菟

扶餘地名在長城之北蒙離國古番真國地

扶餘朝鮮沃

沮樂浪等道

扶餘地名在長城之北蒙離國王于東明都其地號扶餘國鮮

相然切樂浪邑

周封箕子地沃夫酷切沮千餘切東沃沮國在高溝麗蓋馬大山之東樂

音洛浪音狼郡

名古朝鮮國

右十二軍出黏蟬

服虔曰蟬音提漢為

將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竭

石東曉帶方襄平等道

肅慎並如字其國在不咸山夫餘東北千

餘里周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即

此曉應劭曰音移漢為縣屬樂浪絡繹引

途總集平壤

絡繹各切驛夷石切言不絕也

凡一百一十三

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帝

親授節度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

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

之有也上進至遼水衆軍總會臨水為大陣

陸衆元通鑑

卷六十四

漢古閣

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

軍齊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

然艾炙頰

音退瓜蒂歆鼻也又普門切歆氣

治黃

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乃請為前鋒帝命

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

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高麗兵乘高

擊之死者甚衆齊鐵杖與虎賁郎將錢士雄

孟弋等皆戰死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

鐵杖宿公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
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
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因遼東城卽漢之襄平
城也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
軍攻之久不下六月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
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在都之日公等
皆不顧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
公等所爲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
陸狀元通鑑 卷之二十六 隋紀 派古閣
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止
城西數里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
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
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浪水上普大切水出樂浪郡西至增地入海漢時置浪水縣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
乘勝趣其城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
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僞敗
護兒逐之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引兵

還屯海浦不敢復謁諸將分道而出會於鴨
綠水西宇文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鎮人馬
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所角切矛并衣
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士
卒掘坑埋之掘其月切擗也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
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乙支複姓文德其各詣其營詐
降實欲觀虛實既去述與諸將度水追之文
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
陸狀元通鑑 卷之二十六 隋紀 派古閣
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遂因
其詐而還述等爲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
述等且戰且行七月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
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
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二日一夜至
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王仁恭爲殿擊
高麗却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
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

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置遼東郡邏郎佐切本高麗地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九月車駕至東都

考異曰

煬帝大業元年三月命皇甫議發民百餘萬

開通濟渠雜記作皇甫公儀又云發兵夫五

餘萬今從略記

隋紀

卷二十八

八月行幸江都

雜記作九月今從隋帝紀及略記

龍舟高四十五尺

略記云高五丈雜記言其制度尤詳今從之

二年二月詔吏部尚書牛弘等定典服制度

帝紀云尚書令牛弘禮部侍郎許善心按

弘未嘗為尚書令善心於帝即位之初已

左選蓋記誤也

八年九月車駕至東都

雜記十月車駕幸涿郡徵召軍馬將遂度遼之功蓋誤今不取

隋紀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六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七

隋紀

煬皇帝下

九年正月詔徵天下兵集涿郡上竹角切始

募民為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驍堅堯切驍堯

而果靈武賊帥白瑜娑劫掠牧馬北連突厥

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賊命刑部尚書衛文

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帝謂侍臣曰高麗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隋紀汲古閣

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

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

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

機鼯胡機切小鼠也一日有螫毒者或謂之甘鼠奈何親辱萬乘以

敵小寇乎帝不聽三月帝幸遼東命民部

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

在盜起聚眾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

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

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唯齊郡丞張須陁擊丑

薄於泰山下連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

等郝呼各切姓也孝德其名十餘萬文章丘須陁帥步騎

二萬擊之賊眾大敗賊帥裴長才等眾二萬

淹至須陁督眾擊之長才等敗走郭方預等

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陁簡精兵倍道

進擊大破之斬數萬級前後獲賊輜重不可

勝計歷城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於濰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隋紀汲古閣

水上濰以追切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賊始布陳士信馳至

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稍承之

稍色角切揭以略陳賊徒愕眙莫敢近須陁因引

兵奮擊賊眾大潰每戰須陁先登士信為副

帝遣使慰諭并畫須陁士信戰陳之狀而觀

之四月車駕度遼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

壤趣遼須切嚮也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

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

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
宜從事飛樓撞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
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
者甚衆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吳興沈光昇
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
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古登切光
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卽拜朝散大夫恒置
左右禮部尚書楊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
陸衆元通鑑 卷七隋紀 汲古閣
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
公李密善密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
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日左仗下
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
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
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
謂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
也由是玄感與爲深交及素薨帝謂近臣曰

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頗知之又見朝政
日紊音問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
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
願爲將領帝伐高麗命玄感於黎陽督運時
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
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
詐稱護兒反六月玄感入黎陽縣閉城大索
男夫取帆布爲牟甲帆符咸切舟上慢所以帆風移書傍
陸衆元通鑑 卷七隋紀 汲古閣
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郡縣
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之治書侍
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
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
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
近古無比公之兄弟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
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
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

不能屈乃殺之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謂密曰今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彊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

上因蓮切字或從肉

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

陸壯元通鑑

卷七隋紀五

汲古閣

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先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

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

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

屯上春門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

効者日以千數收兵得五萬餘人代王侑使

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

素塚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滑

澗上胡交切下彌究切滑山澗池皆在洪農

直趨東都城北玄感

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遠東城久

陸壯元通鑑

卷七隋紀六

汲古閣

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濶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玄感麤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寢成亂階耳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

帳幕案堵不動

諸音龍應劭曰案按次第也說如堵堵不運動也

皆

棄之而去衆心惴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

麗出兵追躡畏隋軍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

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

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

數千人爲所殺略帝遣宇文述屈突通乘傳

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

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立

陸狀元通鑑

卷二七隋紀

汲古閣

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

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

疥居拜切癬息淺切瘡之屬

公

家之事知無不爲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

迴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

敕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

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

符契

詰計切符合而契約也

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瀝

水

上登延切水出河南北山人于河

與玄感戰玄感屢破之

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屈

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通濟河軍於

破陵玄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

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子

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

如直入關中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

玄感解東都圍引軍西趣潼關

上徒紅切在華陰本名衝

關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東故以爲名左傳所謂桃林塞也

宇文述等諸

陸狀元通鑑

卷二七隋紀

汲古閣

軍躡之弘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玄感

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

也當以計縻之

上忙皮切縻也讀若羈縻之縻

使不得進不

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

陴詈之

陴符支切城上女垣也

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

曰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

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

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閬鄉

上無分切在洪農湖縣

宇

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擊之

玄感大敗獨與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謂

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

刀砍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

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於東都市磔陟格切裂也

三日復嚮而焚之嚮力充切肉嚮玄感素之子也帝

以衛尉少卿李淵爲弘化郡留守關右十三

郡兵皆受徵發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九隋紀 汲古閣

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識忌之未幾徵詣行

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

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

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唐高祖本紀 司農

卿雲陽趙元淑坐楊玄感黨伏誅帝使裴蘊

樊子蓋推玄感黨與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

從者十萬蓋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卽相聚爲

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

復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

籍沒其家枉死者大半流徙者六千餘人玄

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

阮之於都城之南 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

右辭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丑

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

作此語耶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常謂

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九隋紀 汲古閣

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帝從容

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

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

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

南世基之弟也 十一月李密亡命爲人所

獲送東都密悉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

等死日此金竝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卽皆

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飲防守者

皆醉穿牆而逸 十二月宇文述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斫射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皆焚其尸而揚之 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緒卒帝更遣王世充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變敗死於吳其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歸首略盡世充悉阮之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

陸壯无通鑑

卷七

隋紀十一

汲古閣

是歲詔爲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

出衡等道

傳

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爲刎頸交

俱亡命爲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爲帥

十年二月詔百寮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七月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

麗亦困弊來護兒至卑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遣使乞降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八月帝自遷遠鎮班師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爲意劉炫獨以爲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出高麗及

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

陸壯无通鑑

卷七

隋紀十二

汲古閣

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是爲空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十二月帝如東都 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張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

叔寶請行於是須臾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還須臾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一年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竝以學

陸叅无通鑑

卷七

隋紀十三

汲古閣

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爲揚州總管置王

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爲帝前後近

二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

理醫卜釋道乃至捕博鷹狗

捕薄胡切
鷹捕戲也

皆爲

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

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

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

上烏賄切
猶濫也

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

又寫五十副本簡爲三品分置西京東都宮

省官府其正御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褰

切或從
表也

於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窗戶牀

褥屈慢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

有二飛僊戶外地中設機發帝幸書室有宮

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僊下收幔而上戶

扉及厨扉皆自啓帝出則垂閉復故

出藝
文志

呂溫曰秦始皇之不喜書詔天下悉焚之

陸叅无通鑑

卷七

隋紀十四

汲古閣

煬帝嗜書未嘗暫離此二人者用心可謂

異矣然卒不免同歸於亂者蓋所貴乎人

君者爲能行其書之所載苟能行其書之

所載一二言足矣又奚以多爲哉如其不

能踐履而行之徒事區區之空言則雖三

萬七千餘卷與秦之所焚無以異也故秦

以焚書云隋以嗜書云挾策雖殊其亡一

也

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

城居田隨近給縣驛亭村場皆築城

場鳥古切通俗

文曰營居曰場三月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城

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等見之奏以為鸞

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詔

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

八月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

部衆漸盛議分其地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

陸叢无通鑑

卷七

隋紀十五

汲古閣

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

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矧詐爲互市

誘至馬邑下殺之始畢由是不朝戊辰始畢

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

告變車駕馳入雁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

上音郭雁門邑突厥圍雁門城兵民十五萬口食僅

可支二旬雁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

唯雁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雁門矢及御前上

大懼抱趙王昇而泣目盡腫

之腫切釋名腫鐘也寒熱氣

鍾聚也用蕭瑀策下詔停遼東之役重立賞格

於是衆皆踊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甲申詔

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

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

旗鼓爲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

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

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

陸叢无通鑑

卷七

隋紀十六

汲古閣

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

支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忻口

上許斤切在忻州

九月始畢解圍去冬十月壬戌車駕還至東

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昇

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東海李神通

有勇力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壯士養爲假

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關穢爲之

冠

闕苦溫切姓也後其名春秋有齊大夫闕止

旣而李神通謀殺

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相繼負送
逃陵鞏中敗散兵復振將軍來擊伏威破
之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
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
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于通破之

十二年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
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韓愈曰先王之制旬服者祭候服者祀終

陸叢老通鑑 卷十七 隋紀 漢古閣

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玉月祭日祀時
享歲貢終王有不祭則修德有不祀則修
禮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言有不王
則修名事成而不至則修刑蓋先王所以
撫御天下其朝貢之至者惟德以動之修
之而又不至然後加之以刑今隋煬帝朝
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此正修文德以來
之之時也今也不此之務而乃分遣使者

大半道發兵誅捕盜賊是以兵威冀其來
會也師可得哉

詔毗陵通寧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
東甯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又
欲築宮於會稽會稽亂不果成四月己巳
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
華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常
驚悸去有賊心動也

陸叢老通鑑 卷十七 隋紀 漢古閣

五月壬午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
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帝問侍臣盜
賊宇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曰他日賊據長
白山今近在泥水且往日租賦丁役皆何
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又昔在雁門許罷
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
五月五日百寮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籍
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怒頃

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裴蘊奏威大不遜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崔民陸衆老通鑑卷七 隋紀九 派古閣

姓名衆徒教授韋城翟讓爲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法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叩頭曰死生唯黃曹主所命君漢卽破械出之讓再拜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爲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何反効兒女子涕泣相謝乎讓遂亡命於瓦岡爲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陸衆老通鑑卷七 隋紀九 派古閣

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攻榮陽諸縣多下之帝以張須陁爲榮陽通守以討之讓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爲公破之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遂戰死密部分嚴整凡

陸崇光通鑑

卷七

隋紀十一

汲古閣

官切下魚容切南海邑

皆爲所有

詔以右驍衛將軍

唐公李淵爲太原畱守以王威高君雅爲之副將兵討甄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谷淵衆

纔數千賊圍淵數匝作答切周也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帝疎薄骨肉蔡王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召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帝遣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營於平恩東北義臣據永濟渠爲營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擐甲擐胡價切貫也春秋傳擐甲執兵約與之戰既

陸崇光通鑑

卷七

隋紀十二

汲古閣

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

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卹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頭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空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

陸狀元通鑑

卷七 隋紀二十三

派古閣

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旣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詆丁禮切毀訾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大理司直世基傳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

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爲末藁古老切稗也或嚙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牣而振切吏皆畏法莫敢振救出世傳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王仁恭擊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七 隋紀三十四

派古閣

時突厥方彊兩軍衆不滿五千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世基傳

右煬帝在位十二年壽年三十九

考異曰

大業九年六月玄感屯上春門

玄感傳云屯

兵上春門又云屯兵尚書省按劉仁軌洛

洛記東都羅郭東面北頭第一日上春門
唐改曰上東門又尚書省在宣仁門內玄
感不容至此

十一月李密亡命爲人所獲送東都隋書密

傳云密間行入麗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
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隣人所告遂捕獲
囚於京兆獄又云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又
云至邯鄲密等七人皆穿墻而遁唐書雖

陸梁元通鑑

卷七十五

汲古閣

不云囚於京兆獄亦云出關按密若自關
中送高陽不當與韋福嗣同行今從賈潤
甫蒲山公傳及劉仁軌河洛行年記

十二月王世充阮降賊三萬餘人略記阮其

衆二十餘萬於黃亭澗澗長數里深澗數
丈積屍與之平雜記世充貪而無信利在
子女資財並阮所首八千餘人於黃山之
下今從隋書

十年十二月盧明月軍祝阿唐秦叔寶傳作
下邳今從隋書

十一年三月高德儒見孔雀奏以爲鸞雜記

五年二月馬德儒奏孔雀爲鸞今年月
及姓皆從略記并溫大雅創業起居注

十二年五月帝於景華宮求螢火得數斛夜
放之吳兢貞觀政要貞觀八年上謂侍臣曰

人君之言不可容易隋煬帝幸甘泉宮怪

陸梁元通鑑

卷七十五

汲古閣

無螢火數云捉取少多於宮照夜所司逮
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舉於宮側小事尚
爾況其大乎今從隋書

十月韋城翟讓同郡單雄信唐書云雄信曹

州人今從河洛記

李密說讓先取滎陽休兵館穀革命記密說

讓曰洛口倉米逾巨億請公發一札之令
使密奉之告諸道英雄就倉弊米必當雲

合響應受命於公然後稱帝號以定中原
云云讓曰就倉食米實是上計自顧庸賤
寧敢別創餘心必如此謀願奉公爲主密
懼改容而拜讓亦拜於是言宴盡歡各
恨相知之晚卽日讓作書與密散告諸處
賊頭並刻期定日令總會洛口食倉米今
從隋書

陸狀元通鑑

卷之七

汲古閣

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七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八
隋紀

恭皇帝

諱侑煬帝之孫元德太子昭之子也封代
王煬帝巡幸命代王留守長安晉陽留守
李淵起兵王命諸將禦之皆敗淵遂克長
安奉代王卽皇帝位改大業爲義寧元年
後禪於唐降封爲鄴國公

陸狀元通鑑

卷之七

汲古閣

義寧元年丁丑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
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
人之服謂之陳姥滿補切稜怒出戰伏威奮
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音尤
臨淮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爲長
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
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
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

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徇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出本傳

丙辰寶

建德爲壇於樂壽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

丁丑二月馬邑劉武周斬太守王仁恭馳

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

稱太守遣使附於突厥李密說翟讓曰洛

白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衆輕行掩襲取

陸狀元通鑑

卷之六

汲古閣

之如拾遺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就不歸附

百萬之衆一朝可集讓曰惟君之命密讓將

精兵七千人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

老弱繼負

綴居兩切本作強負見衣

道路相屬越王侗遣

劉長恭房則

士力切

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讓

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密

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

爲主上密號爲魏公即位稱元年於是趙魏

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劉武周圍

雁門陳孝意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

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算向詔敕

庫仇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

尉張倫殺孝意以降四月隴右盜起金城

令郝瑗

爲春切

募兵得數千使汾陰韓舉將而

討之方授甲舉於座劫瑗發兵自稱西秦霸

王改元秦興以長子仁果爲齊王次子仁越

陸狀元通鑑

卷之三

汲古閣

爲晉王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未

幾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李密使其

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

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

之辭也

出舊唐史

越王侗遣元善達間行賊中

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

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

者東都決沒因歔歔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

基進曰若如所言善遠何緣來至帝怒使經賊中催運善遠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開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詔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法鞠居六切窮理罪人也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出舊唐史德彝傳初唐公李淵娶於德彝無通鑑 參大隋紀 派古關

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晉陽宮監裴寂與晉陽令劉文舉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

竇達類漢帝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竇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本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周之洛邑即河南也隋唐皆都長安救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 參大隋紀 派古關

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石敏若曰道有正有權君子嘗用權而未嘗許權脫或許之不一而足武王之舉可

謂應天順人而夷齊非之夷齊豈爲此
固哉所以存天下之至正也文靜爲隋臣
迫高祖使誅隋者皆其始謀也隋雖無道
而君臣之義不可一日廢寧姑舍除殘去
虐之功而申萬世之大閑然則劉死裴逐
未云不幸也

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祖將兵與馬邑太
守王仁恭併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
陸衆无遺鑑

卷八

漢古

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
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
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
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
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
官因取紙筆欲爲表世民徐曰世民親天時
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
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

淵曰今盜賊日繁過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
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
當應圖讖

楚書讖切符命

故李金才無罪一朝

族滅夫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
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
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
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
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
陸衆无遺鑑

卷八

漢古

酣胡甘切應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
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
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見誠
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
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
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
益忠無益偏裨失律裨頻彌切而罪及明公
事已迫矣安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監

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冲關東豪傑竝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

東萊評曰三代之後革命者唯漢唐乘秦隋大亂而起有應天順人之風是以享國最爲長久雖然原其建議肇謀烏知湯武之意哉湯誥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泰誓

陸狀无通鑑

卷八隋紀

汲古閣

亦曰今朕必往取彼凶殘蓋桀紂之虐民墜塗炭湯武之舉非爲已也有不可已耳觀寂與淵之初起皆避罪而已豈出於救民乎與今朕必往異矣世乃望其興三代之治不亦誤哉唐之事皆世民之謀首惡也史臣猶曰比迹湯武豈知言乎唐子西曰漢高祖正而不誦唐太宗誦而不正

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救淵及白赫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淵之爲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爲副端善占候及相人謂淵曰今王牀搖動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爲之次矣淵心然之寂屢趣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

陸狀无通鑑

卷九隋紀

汲古閣

五十已下悉爲兵期歲募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怊怛許容切喧擾之意思亂者益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乃命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劉世隆密告王威高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爲不利五月甲子且淵與

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政會入立庭中稱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遂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犬掠而去

六月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執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遣始畢可汗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顧勿侵暴

陸狀无通鑑

卷八十一

隋紀
汲古閣

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

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

陸狀无通鑑

卷八十一

隋紀
汲古閣

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

范祖禹曰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欲爲佞

哉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爲佞者果何利哉

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李密復向東都丙申大戰于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陸戰无通鑑

卷八十二

汲古閣

大敗密復取回洛倉突厥遣康鞘利等

仙鞘

妙送馬千匹詣李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贈遣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也淵命劉文静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静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

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其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執耳數百

人之外無所用之

此出舊唐史紀及文静等傳後諸事多在舊唐史

秋七月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赴東都討李密壬子李淵以子元吉

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衆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亦帥其衆以從

陸戰无通鑑

卷八十三

汲古閣

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手授任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者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

兵彊欲爲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

雖異派音拜切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爲四海

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

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殪一計切說文死也豈不

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

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於大非折簡可致

折簡猶言片紙也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

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

陸米元通鑑卷太十隋紀汲古閣

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

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執蚌部傾切蛤也鷸允

律切知天將雨鳥也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使溫

大雅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

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

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龍玉切藉也以寧兆

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屬珠玉切附也籍秦

宗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

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

須安輯盟津之會盟津並如字即孟津也孟

謂之孟津一說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未暇卜

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

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管見曰以義兵名其師者爲王室有叛亂

之人吾仗義以討之若沛公伐楚光武伐

新室之類是也是時唐公尊隋煬爲太上

陸米元通鑑卷太十隋紀汲古閣

皇而將扶立代王則不義之實使誰當之

指煬帝耶又豈當尊指羣盜耶則我未有

以異於彼者措辭不瑩蓋擇義未精也由

是觀之李密所謂殪辛執嬰者乃唐公所

宜爲而唐公方且以不忍聞答之則名實

益戾矣

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

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

裴寂等皆曰宋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
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
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
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
世民曰今禾菽被野或式竹切說文豆也何
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
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待
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
陸米无通鑑 卷大隋紀 汲古閣

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
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
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李建
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
諫會日莫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
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
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
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

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
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
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太
原進糧亦至 辭舉自稱秦帝立其子仁果
為皇太子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盡
有河西五郡之地八月雨霽淵命軍中曝鎧
仗曝薄報切曬也行裝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建
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上徒切
陸米无通鑑 卷大隋紀 汲古閣

捷捷敵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
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
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
圍城之狀且詬之詬許候切詬罵老生怒引兵三萬
分道而出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
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
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淵兵復振
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老生下

馬投擊劉弘基就斬之遂克霍邑進至龍門
劉文靜康鞠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
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
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命將之功也九月
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
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
千人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
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李淵欲引兵西趣長
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
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
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
西上長安恃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世民
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
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
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槁若枯也若淹留
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

隋書

卷八

紀

汲古閣

費日月衆心離沮將豫切則大事去矣且關
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
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畱諸將
圍河東自引軍而西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
淵帥諸軍濟河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關中士
民歸之者如市于志寧顏師古及世民婦兄
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師古名籀直又切
以字行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
禮而用之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湯
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
萬趣長安為劉文靜所遏柴紹之自長安赴
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
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
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為計紹遂行李氏歸
郭縣別墅郭侯古切京兆邑古有散家貲聚
徒衆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入郭縣與史萬

隋書

卷八

紀

汲古閣

寶等起兵以應淵及淵濟河使柴紹將數百騎竝南山迎李氏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於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世民引兵頓於阿城勝

陸叢元通鑑

卷大

隋紀

汲古閣

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十月巴陵校尉董景珍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爲主景珍曰羅川令蕭銑蘇典切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築壇燔燎上音煩下力弔切天高不可達故燔柴以祭之庶高煙上通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自稱梁王改元鳴鳳壬寅丑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

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衆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李淵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

陸叢元通鑑

卷大

隋紀

汲古閣

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愕逆各切驚也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焚盧含切亦作林春秋左傳曰貪婪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無厭問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收靖

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至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壬戌李淵備法駕迎代王卽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尊煬帝爲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爲假黃鉞音曰大斧黃金飾之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陸衆无通鑑 裴太常裴太常 派古關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爲丞相府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合上大計切說文禘祭也周禮五歲一禘下禘夾切說文大合祭先祖親疎遠近也周禮三歲一禘 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以建威爲唐世子世民爲京兆尹秦公元吉爲齊公 十二月李孝恭淵之從父兄子也擊破朱粲諸將請誅殺其俘

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於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 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思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爲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及聞長安不守引兵將趣洛陽文靜追之及於稠桑上直由切地名在洛陽之西 遣通子壽往陸衆无通鑑 裴太常裴太常 派古關論之通罵曰此賊何來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虎牙郎將桑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尚書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君素見通歔歔不自勝通亦泣下雷禕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

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執如此卿當早降君
素曰公爲國大臣主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
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乃更爲人作說客邪
通口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
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二年五月遜位於唐唐人封帝爲鄴國公武
德二年卒年十五蓋爲唐人所害也

臣光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

陸崇光通鑑

卷六十四

汲古閣

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姦臣矯
命倣幸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治隨才
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
易於反掌使天下復爲一統百姓繁庶衣
食豐衍突厥室韋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
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
之時不能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之主
以守之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

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
皇漢武之爲人窮奢極欲兵連四夷政煩
賦重盜賊蠭起而猶巡遊不息以樂酒憂
惡聞直言喜自壅蔽噫是道也雖禹湯文
武之子孫未或不亡況隋無積善之基乎
李延壽論曰煬帝矯情節行遂升儲兩踐峻
極之榮基承不顯之休命負其富強之資思
逞無厭之欲荒淫無度法令滋彰誅鋤骨肉
屠剿忠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
稅百端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
兆黎陽之亂匈奴有雁門之圍天子方棄中
國遠之荆揚遂以萬乘之尊死於匹夫之手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斯言有懲矣恭帝年
在幼冲遭家多難欲不遵舜禹其可得乎

右恭帝在位一年遜位又二年壽年
十五隋三帝三十七年 起辛丑終丁

陸崇光通鑑

卷六十五

汲古閣

考異曰

丑

恭帝義寧元年正月杜伏威大破陳稜

隋陳

稜傳云往往克捷唐杜伏威傳云稜僅以

身免蓋稜先破李子通等後為伏威所敗

也今從唐書

二月劉武周殺王仁恭自稱太守

創業注云

二月己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

陸狀元通鑑

卷之二十一

隋紀

汲古閣

恭據其郡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按唐書武

周據汾陽宮乃僭號於時未也

李密號魏公稱元年

壺關錄云王伯當令密

於西垣校射書王字於棚上如錢約中者

為主其次以遠近為拜官高下使賈雄執

箭仰天而誓密正中字心遂奉以為主其

說鄙陋今不取河洛記云改大業十三年

為永平元年今從蒲山公傳及隋唐書

六月淵自為手啓卑辭厚禮遺可汗

通鑑注

云仍命封題署云各啓所司請改啓為書

帝不許按太宗云太上皇稱臣於突厥蓋

謂此時但溫大雅諱之耳

李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

創業注云命

大郎二郎率衆討西河高祖太宗實錄但

云命太宗徇西河蓋史官沒建成之名耳

唐殷嶠傳從隱太子攻西河今從創業注

陸狀元通鑑

卷之二十一

隋紀

汲古閣

九月李密使徐世勣襲取黎陽倉

河洛記今

年四月祖君彥樞云又得回洛復取黎陽

天下之倉盡非隋有而九月魏徵啓方勸

取黎陽倉蓋君彥為檄欲虛張聲勢非事

實也

開倉恣民就食得勝兵二十餘萬

唐李勣傳

勣初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

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其所一見於

衆人知即知禮敬引之臥內談話意倦按
徵爲元寶藏作各方謀取黎陽舍高季輔
兄爲汲令杜正倫爲羽騎都尉郭孝恪先
在密所足知此事爲虛今所不取

房玄齡謁李世民於軍門

舊唐書玄齡傳云

溫彥博又薦焉按彥博時在羅藝所今不
取

十一月李靖素與淵有隙

柳芳唐曆及唐書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八

隋紀

汲古閣

靖傳云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
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
安道塞不通而止按太宗謀起兵高祖尚
未知知之猶不從當擊突厥之時未有異
志靖何從察知之又上變當乘驛取疾何
爲自鎖也今依靖行狀云昔在隋朝曾經
忤旨及茲城陷高祖追責舊言公慷慨直
論特蒙宥釋但行狀題云魏徵撰非也按

徵以貞觀十七年卒靖二十三年乃卒蓋
後人爲之託徵名又敘靖事極怪誕無取
唯此可爲據耳

十二月屈突通降

革命記高祖令諸將擊通

通走出潼關仍令通子壽隨軍與父至稠
桑追及之壽告通云天下今旣喪亡相王
舉義兵平定禍亂大人須轉禍爲福以自
保全單馬輕身將欲何往通叱壽云此賊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八

隋紀

汲古閣

何由而耐引弓射之壽招喚通兵士竝悉
放仗來降壽乃馳走抱通請大人屈節歸
義通遂回首東南雨淚號哭口稱至尊臣
力屈以至於此非臣敢虧名節違背國恩
然始收淚赴軍以見唐王今從唐書唐裴
矩傳屈突通敗問至江都煬帝問矩方略
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
事機唯鑒輿早還方可平定按隋失天下

皆因矩諛諛所致豈敢輒勸帝西還蓋矩
經事唐朝其子孫及史官附益此語欲益
其惡耳今所不取

陸狀元通鑑

裴大

簡紀
三十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九
唐紀

按新唐史成於嘉祐五年司馬文正溫
國公以治平年受詔修資治通鑑相去
止四五年切意是時新史初成頒下又
溫公與歐陽文忠公修宋景文公祁皆
一等人既頒下亦未必盡用其書故所
修通鑑多引舊史及唐諸帝政要實錄
目錄今止注新史所載者其在舊史政
要等書者有未詳究卽闕疑不注又通
鑑所援引舊史與新史意同而辭異如
武德元年劉文靜高祖諫答之辭通鑑
曰晉王導有言若太陽俯同萬物使羣
生何以仰照上曰諸公皆平生親友宿
咎之歡何可忘也公勿以爲嫌新史曰
此王導所謂太陽俯同萬物帝曰宿咎

陸狀元通鑑

裴大

唐紀
一

汲古閣

之好何可忘公其勿嫌又蕭瑀答高祖之言通鑑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臣每受一敕必審勘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新史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審覆使先後不謬然後敢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

汲古閣

行此所以稽緩也若此比比皆是今止依通鑑舊史之文更不改易有疑請自檢證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

諱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其祖虎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伐魏有功皆爲柱國號八柱國周閔帝受禪追封唐國公虎生昞昞生淵皆襲封唐公淵事隋以功進

封唐王義寧二年尋受隋禪改元武德國

號唐

武德元年

寅

正月丁未朔隋恭帝

諱侑煬帝長子元德

太子昭之子封代王煬帝南征侑鎮京師義兵入長安遙尊煬帝爲太上皇奉侑卽位改大業爲義

寧元年詔唐王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唐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

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渠帥氏羌酋長帥

類切書職厥渠魁渠大也魁帥也氏丁奚切西夷出口三苗羌姓之別酋慈秋切長也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

汲古閣

爭遣子弟入見請降

胡江切服也

有司復書日以

百數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

餘房各盛供張

上居用切設也下竹亮切實漢書注云若今言張設也

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帝與蕭后及幸姬

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然帝見天下危亂意

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

徧歷臺館非夜不止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爲

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

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

儂奴冬切卿我也吳語

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沉醉帝見

中原已亂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

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

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司馬德戡元禮

裴虔通

戡音堪

謀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

以謀告宇文智及智及曰今天實喪隋英雄

竝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

陸狀元通鑑

卷十九唐紀四

汲古閣

之業也德戡等然之以化及為主德戡悉召

驍果軍吏諭以所為皆曰唯將軍命三月丙

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

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德戡等引兵自

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

禮進兵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

狐行達

令離呈切姓也畢萬之後國語晉大夫令狐文子

拔刀直進

因扶帝下閣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

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

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

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

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賊欲

弑帝帝索鴆酒不許

鴆直禁切說文毒鳥也以其毛歷飲食則殺人

令狐行達遂縊殺之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

為小棺殯於西院流珠堂隋氏宗室外戚無

少長皆死又殺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化及

陸狀元通鑑

卷十九唐紀五

汲古閣

以蘇威不預朝政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化

及化及見之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

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

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

國難吾有子矣因臥不食十餘日而卒化及

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

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

隋恭帝詔

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為相國總百揆唐

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稟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効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

汲古閣

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有司

范祖禹曰自魏晉之君欺孤蔑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於寒泥王莽而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爲繁文僞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爲之文曰受禪於隋是亦未

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魏晉則遠矣

四月世子建成等至東都周之洛邑卽河南也隋唐皆都長安故以河南爲東都時

隋越王侗爲留守

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

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人多欲爲內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引軍還世民曰城中見吾退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

汲古閣

必來追躡乃設三伏於三王陵以待之段達果將萬餘人追之遇伏而敗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斬四千餘級遂置新安宜陽二郡使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師盛承正切姓也後漢有盛苞其先姓與避元帝諱改姓盛將兵鎮宜陽呂紹宗任瓌將兵鎮新安而還蕭銑卽皇帝位置百官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

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

乎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遜居代邸

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極殿遣刑部尚書

蕭造告天于南郊大赦改元罷郡置州以太

守為刺史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 隋煬帝

凶問至東都留守官奉越王即帝位改元皇

泰以王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

本從煬帝在江都李密之亂帝遣將江淮勤卒赴東都助討密世充漸結黨

隆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 汲古閣

援恣行威福子弟咸典兵馬執震內外莫不

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突厥始畢可汗突

沒切厥九勿切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突厥者姓阿史那氏

蓋古匈奴北部也高祖起太原遣劉文靜遣

與連和汧河干切戎主稱獯曰單于也遣

骨咄祿特勒咄當沒切咄苾之族咄苾即頡利可汗特勒突厥謂子弟曰特

勒來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

亂者多人突厥突厥疆盛東自契丹室韋契音

乞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遂微至元魏自號契丹室或為失契丹別種丁零之苗裔

西盡吐谷渾高昌渾胡昆切西城國其先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之長

子曰吐谷渾其孫葉延遂以其子為吐谷渾氏高昌西域小國都支河城其王麴伯雅隋

妻以宇文氏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貢切

女華陽公主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于偽切不

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

暴橫帝優容之出突厥傳命裴寂劉文靜等修

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郡

縣學各置生員 六月以趙公世民為尚書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 汲古閣

令黃臺公瑗為刑部侍郎裴寂為右僕射劉

文靜為納言即侍中也漢谷永云晉龍荒納言而文帝命唯允誠較左右臣

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師古曰常伯侍中也寶威為內史令即中書令

也中書令置自魏文帝隋改為內史令又曰內令至武德初復曰內史令三年始改為中

書 李綱為禮部尚書殷開山為吏部侍郎趙

慈景為兵部侍郎韋義節為禮部侍郎陳叔

達崔民幹並為黃門侍郎黃門即門下省也

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因謂之門下省至唐凡三改其名曰東臺曰鸞臺曰黃門省

開元中復曰門下省唐儉為內史侍郎裴晞為尚書右

丞蕭瑀為內史令寶璣即刀切又音津為戶部尚書

屈突通為兵部尚書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

上待裴寂特厚羣臣無與為比賞賜服玩

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視朝

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稱

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

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

陸狀元通鑑卷十九唐紀十一 汲古閣

毀之者衆終不自理上嘗有敕而內史不時

宣行上責其遲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

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

在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

繁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敕

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

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出蕭瑀本

傳上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

文靜諫曰晉王導有言若太陽俯同萬物使

羣生何以仰照今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上

曰晉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寢子陵加足於帝

腹今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咎之歡

何可忘也公勿以為嫌庚辰立世子建成為

皇太子趙公世民為秦王齊公元吉為齊王

乙酉奉隋帝為鄴國公鄴戶圭切東海之邑詔曰近

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

陸狀元通鑑卷十九唐紀十一 汲古閣

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

所司量才選用出本紀及文靜寂傳 萬年縣法曹孫

伏伽求迦切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

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朞年而登帝位

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

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

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明日有獻鵠鵠者鵠鵠

照切驚鳥鵠崇芻切鳥子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

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

女裙襦

上渠云切下裳也
下人朱切短衣也

五百餘襲以充妓

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

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空廢罷善惡之習朝

夕漸染

子廉切

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

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

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

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二

唐紀

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

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

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出伏伽傳

七月辭

舉進逼高塢

之石切
城名

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

與戰會世民得瘡疾委軍事於長史劉文靜

司馬殷開山且戒之曰辭舉懸軍深入食少

兵疲若來挑戰

上徒甲切
戰也古謂之致師

慎勿應也

俟吾疾愈爲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曰王

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

輕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塢西南恃衆

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於淺水原

八總管兵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世民兵還

長安舉遂拔高塢收唐兵死者爲京觀

古亂切積

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

庚申詔隋氏離

宮遊戲之所竝廢之八月郝瑗言於辭舉

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

上蘇遭切
擾動曰騷

宜乘勝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三

唐紀

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

子仁果立居於折塢城九月初李密既殺

翟讓

先是翟讓以立密自負求實貨
於房彥藻彥藻等因說密殺之

頗自驕

矜不恤士衆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

功無以爲賞又厚撫初附之人衆心頗怨徐

世勣嘗刺譏其短密不懌疎之密開洛口

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

典主也
當平聲

取之者隨意

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

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羣盜來就食者近百萬

口無甕上烏貢切罌也下烏浪切盆也織荊筐淘米洛水

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閔

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閔甫對曰國以民為本

民以食為天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先屑

潔切荀子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月竊恐一旦

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先是

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四唐紀汲古閣

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士卒疲病世充欲

乘其弊擊之簡練精銳練良甸切得二萬餘

人馬二千餘匹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

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

阻邙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

充悉眾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

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

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
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
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
蓄力以待之彼欲鬪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
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
信單時戰切姓也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且江淮新
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勲效及其鋒而用之
可以得志於是諸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五唐紀汲古閣
惑於眾議而從之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
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
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將戰世
充誓眾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
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
捷必無一人獲免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
遲明漢書注天未明之頃明遲於事故曰密
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切薄伯各切迫也
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

剽勇匹妙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

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譟

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

高而下馳墜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衆大潰

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答周穆王獵於

鄭圃獲虎命畜之以名其地爲虎牢在孟州汜水縣初單雄信驍捷善

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房彥藻以

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六唐紀十六汲古閣

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時王伯當

棄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密欲自刎以

謝衆伯當抱密號絕衆皆悲泣密曰諸君幸

不相棄當共歸關中於是從密入關者凡二

萬人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仁果圍之城中

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徒

食唯鬻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

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果遣高

撫人僞以城降高撫城名也叔良遣感帥衆

赴之已未至城下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

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爲

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

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火呼

故逆賊飢餒亡在朝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

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旁

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嬰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七唐紀十七汲古閣

城固守嬰伊盈切繞城以自守僅能自全白馬道士

傅仁均造戊寅曆成奏行之唐以戊寅歲甲子日登極曆元

戊寅曰起甲子如漢太初一也唐曆凡八改曰戊寅曰大衍曰五紀曰正元曰觀象曰宣

明曰崇元終始二百八十九年也十月李密將至上遣使迎

勞郎到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衆

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

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

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台宿鼎司三公之位也蓋三公者上應三

台三司者已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

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既而以密爲光祿

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

多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財也意甚不平

獨上親禮之常呼爲弟出密本傳十一月粹仁

杲之爲太子也粹舉子武德元年八月嗣舉

之十二月斬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猜

懼郝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執浸弱秦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八唐紀十八汲古閣

王世民至高塘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

睺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

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上在呂切止也賊恃

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

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

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

部來降世民知仁杲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

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

之梁實守險不出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

不意羅睺引兵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

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睺士卒大潰斬

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實軌叩馬

苦諫曰仁杲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

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

之勢不可失也遂進仁杲陳於城下世民據

涇水臨之仁杲驍將渾幹等渾戶衮切姓也出自渾沌氏之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九唐紀十九汲古閣

後數人臨陳來降仁杲懼引兵入城拒守日

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

下仁杲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

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

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

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

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

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

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杲破膽
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
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
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
效死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幽州密自恃
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
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
禍亂乎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
陸衆无通鑑 卷九 唐紀 派古閣

隨密至長安久不爲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
山東上以爲祕書丞乘傳至黎陽傳張戀切
乘傳者依
承符傳而行若使者持節爾傳者以遺徐世
木爲之長尺五書符其上以爲信

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

翟郭孝恪曰翟音狄縣
名屬潁昌此民衆土地皆魏公

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

邀富貴也邀於霄
切遮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

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

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
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
世勣意上乃歎曰徐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真
純臣也賜姓李以孝恪爲宋州刺史使與世
勣經營虎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李密
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
本望鬱鬱不樂乃獻策於上曰山東之衆皆
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

陸衆无通鑑 卷九 唐紀 派古閣

世充如拾芥耳上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

十二月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堯姓上遣呂

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

外圍嚴急君素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執

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

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

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爲陳利害

君素不從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

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

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按實錄云妻號

弦而倒從隋書也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

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歎欷謂

將士曰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

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耳久之倉粟盡人

相食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殺君素以降君

素遣王行本將精兵七百在他所聞之赴救

陸衆尤通鑑卷九 唐紀 二十二汲古閣

不及因捕殺君素者黨與數百人悉誅之復

乘城拒守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

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

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乃降敕書令

密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怒曰唐使吾與絳

灌同例何以堪之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

給桃林縣官曰給蕩亥切欺也奉詔暫還京師家人

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羃

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以爲殷鑑

今天下新定建議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

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曳組

則古切說文綬屬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

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出綱本傳

陳嶽論曰受命之主發號施令爲子孫法

一不中理則爲厲階今高祖曰業已授之

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則已授之而非而不

陸狀元通鑑卷九 唐紀 二十三汲古閣

可追歟君人之道不得不以業已授之爲

誠哉

二年初定租庸調法調徒甲切此唐賦役之

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每丁租二石絹二

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出食貨志

宇文化及始從煬帝江都其後僭號武德二

年竇建德敗之於聊城檻車送襄

之國新以珍貨誘諸賊王薄帥衆從之與共守

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

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盛彥師以功賜爵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領熊州李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行服舉軍縞素葬密于黎陽山南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二十四

汲古閣

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出循吏素立本傳上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

上莫秋切覆也下力支切幕羅婦人所戴也藏刀裙下詐爲妻

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

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史萬寶鎮熊

州本宜陽縣武德元年置真觀元年州廢爲福昌縣屬河南謂行軍總管

盛彥師曰李密驍將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

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

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

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爲公言之卽帥衆踰熊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二十五

汲古閣

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

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

李密欲向洛州

李密起鞏據洛口建號魏公武德元年爲王世充所敗九月來降以密爲光祿卿十二月密反伏誅洛州開元元年改名爲河南府

而公入

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

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

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

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旣度險以爲

君今字文化及弑逆乃吾讐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等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址至襄國斬之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噉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統綺

陸壯无通鑑

卷九

唐紀二十六

汲古閣

所役婢妾纔十許人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左僕射建德起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矩爲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上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卽位以來每虚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欸若管切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

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初上爲隋殿內少監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死士及與封德彝來降上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簡才笑切說文作譙引周書亦未敢誚公罷遣就舍

德彝以祕策干上上悅尋拜內史舍人卽中書舍人四月王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

人主先封世充爲鄭王卽帝位世充遣使酖殺皇泰主

陸壯无通鑑

卷九

唐紀二十七

汲古閣

傳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爲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臥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突厥始畢可汗卒其弟俟利上渠之切突厥弗設立爲處羅可汗遣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賻符遇切助也所以贈終布帛曰賻七月初置十

二軍

初析開中爲十二道又更爲軍萬平道

元戈軍禮泉道爲井銀軍同州道爲羽林軍

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

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西麟道爲苑分

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分

關內諸府以隸焉皆取天星以爲名以車騎

府統之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

之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

西突厥厥音九勿切西突厥其先士門伊利

國於西與統葉護可汗高昌西域國都交可

東突厥抗陸狀元通鑑卷九唐紀汲古閣

君長名王麴伯雅各遣使入貢初西突厥

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人立其

叔父號射匱可汗匱求位切射匱西射匱既

立柘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爲敵

建庭于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

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層德切匈奴苗裔種

類最多自西海之北總號鐵勒其俗大抵與突厥同

孫故地鳥孫其國在西域於西域諸戎又移

庭於石國北

西域國名其先康居國也其千

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吐屯

渾切突厥號督其征賦劉武周進逼并州

齊王元吉棄城奔還長安元吉始去武周兵

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

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

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晉陽彊兵數萬

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宇文歆首

陸狀元通鑑卷九唐紀汲古閣

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竇誕曾

無規諫又掩覆之使士民憤怒今日之敗誕

之罪也歆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

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

無濫刑元吉自爲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

誕赦之禮部尚書李綱領太子詹事太子

建成始甚禮之久之太子漸昵小人疾秦王

世名功高頗相猜忌綱屢諫不聽乞歸骸骨

上罵之曰卿何爲潘仁長史乃恥爲朕尚書
邪且方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綱頓
首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卽止爲
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不才所
言如水投石言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
臺辱東朝乎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
綱爲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上書諫
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疎骨肉太子不懌
綱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而所爲如故綱鬱鬱不得志是歲固稱老病
辭職詔解尚書仍爲少保 並出本傳 劉武周將
宋金剛進攻滄州陷之軍執甚銳關中震駭
上出手敕曰賊執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
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
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
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
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

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 竇建德引兵趣衛
州建德每行軍常爲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
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
遇黎陽三十里李世勣擊之建德怒還攻黎
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益魏徵及
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渡河
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亦降 夏
侯端自澶淵濟河 澶市連切春秋澶淵之地 傳檄州縣東
隆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行
至譙州 即譙郡正觀八年更名亳州屬河南道 會汴亳降于王
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
糧盡不忍委去端坐澤中殺馬以饗士因獻
欵謂曰我奉王命不可從卿卿有妻子無宜
効我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曰
公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
等雖賤心亦人也寧肯害公以求利乎端曰

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衆抱持之乃復同進

潛行五日餓死及爲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太

半唯餘五十二人同走采螢豆生食之

刀切

豆端持節未嘗離身屢遣從者散自求生衆

又不可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

李公逸爲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

使召端解衣遺之仍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

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

陸衆允通鑑

卷九十三

汲古閣

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

因解節旄懷之

旄莫衰切髮也以飾節顏師古曰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凡

爲使者持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無復蹊徑冒

踐荆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水

爲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其存者鬚髮禿落無

復人狀端詣闕見上但謝無功不自言艱苦

上復以爲祕書監

出忠義夏侯端本傳

李公逸遣使

求救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

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至襄城爲世充

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

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

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爲

襄邑公甲子上祠華山十一月秦王世

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柏壁與宋金

剛相持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

堅壁不戰由是賊執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

陸衆允通鑑

卷九十三

汲古閣

覘敵騎皆四散

覘敕曉切窺也

世民獨與一甲士登

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

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馬

馳百餘步爲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

驍將賊騎乃退

三年李世勣遣人說竇建德取曹戴二州謀

侯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

李

勣之父

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久

之不至事覺世勣帥數十騎來奔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爲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遂赦之先是秦王世民屯柏壁與劉武周將宋金剛相持世民屢破金剛將尉遲敬德尋相等尉紆勿切複姓尋姓也相其名夏四月金剛軍中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

陸狀元通鑑

卷九唐紀三十四

汲古閣

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執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

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丙辰陝州總管于筠自宋金剛所逃來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剛尚有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李世勣等與戰小却爲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博切堡障小城也浩州時浩州有二武周所寇乃介休之浩州行軍總管

陸狀元通鑑

卷九唐紀三十五

汲古閣

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州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爲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爲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起馬邑據并州武德三年秦王敗宋金剛武周懼走入突厥聞金剛厥久之復謀歸爲突厥所殺并州平

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

走音奏下同

世民至晉陽

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

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於唐未幾金

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并州悉平上

聞并州平大悅壬戌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

御府盡力取之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

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

所略見劉武周傳

上議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

陸狀元通鑑

卷九唐紀三十六

汲古閣

州鎮驍勇皆集洛陽七月詔秦王世民督諸

軍擊世充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

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答爲俘囚

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

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恐

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

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出突通本傳

秦王世

民至新安將輕騎前覘世充猝與之遇衆寡

不敵道路險阨爲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

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珙世充乃

退世民還營埃塵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

民免胄自言乃得入世民遣史萬寶自宜陽

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攻圍河內王君廓

自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

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陳於青城

宮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

陸狀元通鑑

卷九唐紀三十七

汲古閣

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

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

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

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和也王

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

却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

以少制衆未之有也

出君廓傳

劉武周降將尋

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左

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
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爲後
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
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
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
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
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辛巳世民以五百騎
行戰地登魏宣武陵後魏宣武帝陵也王世充帥步
陸衆元通鑑 卷之唐紀三十八 汲古閣
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
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
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
入世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
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斬首千餘級獲排稍
兵六千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
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鞘
每單騎入敵陳中敵叢鞘刺之終莫能傷又

能奪鞘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鞘自負聞
敬德之能請各去刃校勝負元吉操鞘躍馬
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鞘出敬德傳 十月
高開道來降以開道爲蔚州總管封北平郡
王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
可出開道怒斬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
斬之更召一醫醫曰可出乃鑿骨置櫛其間
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效進膳不輟
陸衆元通鑑 卷之唐紀三十九 汲古閣
世充以楊慶爲管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
民逼洛陽慶請降欲與其妻偕來妻曰主上
使妾侍巾櫛者欲結君之心也今君既辜付
託徇利求全妾將如君何若至長安則君家
一婢耳君何用爲願送至洛陽君之惠也慶
不許慶出妻謂侍者曰若唐遂勝鄭則吾家
必滅若鄭勝唐則吾夫必死人生至此何用
生爲遂自殺庚戌慶來降拜上柱國鄆國公

四年正月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
玄甲分爲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
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
爲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
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將兵按行營
屯猝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甲
救之世充大敗遁歸世充兵自虎牢運糧入
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大破之因使宇文
隆粢元通鑑卷九十四唐紀 汲古閣
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
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
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
以分賜將士二月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
立王世充帥衆臨穀水以拒唐兵世民以精
騎陳於北邙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執窘矣今
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
千度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

引騎南下合執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
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上平聲
開也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
世充兵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
驃騎將軍段志玄力戰深入馬倒爲世充所
擒兩騎夾持其髻吉誼切將渡洛水志玄踴
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世民圍洛陽
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駭匹孝切重
墜米元通鑑卷九十四唐紀 汲古閣
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
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
不克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等請
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敢言
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 三月程名振將
兵徇河北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
十里閭婦人孔有潼者九十餘人悉縱遣之
潼多貢切說文乳 鄴人感其仁爲之飯僧
汁又音觀勇切

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壯有憑

凌中國之志妻隋義成公主說頡利曰唐天

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楊政道政道隋齊王諱

隋亡以伐之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

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

厭言辭驕慢甲戌寇汾陰出突厥傳唐兵圍洛

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

浮泥投木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

陸狀元通鑑卷之四十二及古開

相枕雖貴為公卿棟覈不充漢書陳平傳注覈音紇京師謂

龍屑為紇頭又云覈寶建德悉發眾西救洛

陽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臯之東原築

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世民集將佐議

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促垂將面

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

武牢之險牢即刀切即虎牢也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

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即日之患但乏糧食

耳建德親帥大眾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

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子容切相約為縱親

猶六國合從也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

信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

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

親帥驍銳先據成臯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

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

二旬兩主自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

陸狀元通鑑卷之四十三及古開

德彝皆曰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

世充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將驕卒情吾

據武牢扼其咽喉扼於華切提也言提其要害如提其咽喉彼若

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狐獸也性多疑

渡河冰且聽且渡故謂不決者為狐疑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

破兵彊氣執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乃中

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

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甲申世民驍

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見建德之營緣道分畱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

丁練切軍後爲殿

於是按轡徐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四十四

汲古閣

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追者懼而止而復來世民遂巡稍却

巡七倫切退却不進貌

以誘

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破之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畱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執因畱馬千餘

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執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四十五

汲古閣

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

世民相聞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

王君廓將長槩二百以應之王琬

琬世充子使於建德

乘驄馬鎧仗甚鮮

平聲

過出陳前以誇衆世民

曰彼所乘眞良馬也尉遲敬德與高甌生梁

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以歸衆皆

無敢當者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

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

歸動則引兵東出土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出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窘迫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土于貴切蟲似豪猪者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已於是諸軍大

陸米尤通鑑

卷九唐紀四十六

汲古閣

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奈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建德中槩中去聲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世民援槩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

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世民囚竇建德王琬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頓首謝罪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圖籍制詔已爲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庫收其金帛班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單雄信朱粲等斬於洛水之上初

陸米尤通鑑

卷九唐紀四十七

汲古閣

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平世勣請盡輸已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兄俱死但旣以此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此肉隨兄爲土庶幾猶不負昔誓也士民疾朱粲

起南陽武德四年秦王討王世充朱粲單雄信十餘人世充之黨也世充敗秦王竝斬之

於洛陽築尤殘忍士民疾之投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冢礫狼狽切殘忍競投

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冢初秦王府屬杜如晦

叔父淹事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協諧

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餓幾死楚客終

無怨色及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泣涕請如晦

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曩者叔已殺兄今兄

又殺叔一門之內自相殘而盡豈不痛哉欲

自刎如晦乃爲之請於世民淹得免死秦王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八

唐紀

世民坐閫闔門

閫齒良切閫轄葛切閫闔天門也天子之闕以象天門故

曰閫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

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

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

見既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年八十二世

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

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廢諸

道場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餘皆

返初

德傳初竇建德之誅宇文化及也隋

南陽公主有子曰禪師建德虎賁郎將於士

澄

於如字姓也黃帝臣有於剛問之曰化及大逆兄弟之

子皆當從公主泣曰虎賁既隋室貴臣茲

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及建德敗公主將

歸長安與宇文士及遇於洛陽士及請與相

見公主不可士及立於戶外請復爲夫婦公

主曰我所以不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九

唐紀

不預知耳訶令速去

訶虎何切亦作呵叱也

士及固請

公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乃拜辭

而去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徐宋

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

世充故地悉平

瓌公回切王世辯以王世充三十八州詣瓌請降馮士美

復推淮安王神通慰撫山東徇下三寶建德

十餘州於是王世充寶建德地悉平博州刺史馮士美復推淮安王神通爲慰撫

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七

月王世充左僕射豆盧行褒

豆盧如字複姓本姓慕容燕主

廐之族其後有召勝者降於後魏為樂郡守賜豆盧氏或云北人以歸義為豆盧因氏焉見北史豆盧寧傳

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上與

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褒輒

殺使者既至長安上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

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得之矣豈可

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上笑而釋之

以為建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

校戶敘切周禮校人掌王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 汲古閣

畋獵之馬漢書注云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為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

大獲禽

獸上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

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為樂上變色

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

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

帝之所為邪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

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

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為

故也若陛下為之誠非所宜管陛下於武功

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

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

乎

矯舉天切上深然之出傳

秦王世民至

長安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

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

吹俘

芳無切說文軍所獲春秋傳以為俘虜軍戰斷耳曰武

王世充寶

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於太廟行飲至之禮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

汲古閣

飲於錦切春秋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注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以饗之

上見王世充而數之

上所主切計其一二而責之

世充曰

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詔赦世充為

庶人與兄子姪徙處蜀

世充將行為獨孤修德所殺

斬寶

建德於市 上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復

一年

復方目反漢高祖過沛復其民顏師古注曰復謂不徭賦也

陝鼎函

號虞芮六州轉輸勞費幽州管內久隔寇戎

竝給復三年律令格式且用開皇舊制赦令

既下而王寶餘黨尚有遠徙者治書侍御史孫伏伽上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陛下已赦而復徙之是自違本心使臣民何所憑依且世充尚蒙寬宥況於餘黨所宜縱釋上從之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解舍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所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恽趨出修德等殺之詔免修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五十二

汲古閣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迴環可讀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自餘敢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出食貨志上以陳君賓爲洛州刺史寶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

庫物及居閭里暴橫爲民患唐室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乃謀作亂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諸將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聚衆得百人襲漳南縣據之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尚書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洛州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行臺右僕射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五十三

汲古閣

任城兗州總管徐圓朗執彥師舉兵反以應黑闥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右皆應之圓朗厚禮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神通至冀州與李蕤合兵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神通蕤軍大敗黑闥兵執大振

上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
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
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
增益二萬戶仍開天策府置官屬以齊王元
吉為司空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
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
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
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
陸狀元通鑑卷九 唐紀五十四 汲古閣
千廉切說文驗也齊置典籤之官按唐蘇勗
六典親王府典籤二人掌宣傳教令事
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
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
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
竝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
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
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
又使庫直問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

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瀛洲除
輕切渤海中有三神山曰蓬萊曰元敬收之
方丈曰瀛洲登瀛洲言如登仙
從子相時師古之弟也初杜如晦為秦王府
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
世民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
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
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即奏為府屬與玄
齡嘗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
陸狀元通鑑卷九 唐紀五十五 汲古閣
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
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
略者玄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
每令玄齡入奏事上歎曰玄齡為吾兒陳事
雖隔千里皆如面談出本紀玄齡如晦
褚亮傳及儒學敘
石敏若曰自建成為太子太宗之意固有
在矣非緣房杜啓議而後悟哉方其開天
策府天下英豪皆引納館中君父在上廣

儲人傑以係其腹心其意謂何且與選秦府者皆將相材也此輩豈池中物肯帖帖終日文字間哉坐攘君父之位雖曰不得已行虞舜周公之事吾不信也

李玄道嘗事李密爲記室密敗官屬爲王世充所虜懼死皆達曙不寐獨玄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衆服其識量 蕭銑鄂州刺史雷長賴以魯山來降 詔發巴蜀

推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五十六

汲古閣

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廬江王瑗出襄州道田世康出辰州道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擊蕭銑銑後梁宣帝曾孫起羅川據荆州號梁王隋義寧三年僭帝號建元徙都江陵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爲

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荆門山名也在宜都上合

下開有門象焉故曰荆門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

數萬屯清江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

殺溺死者萬計進入北江時蕭銑之罷兵營

農也纔畱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

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途阻遠不

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

止之曰彼收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五十七

汲古閣

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畱拒我或歸自守分兵執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擊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畱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廓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

獲當籍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
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
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
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
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
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
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
勸銑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
陸狀元通鑑卷十九 唐紀五十九 及古開
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
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銑乃以太牢告於太
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
纓布幘詣軍門曰幘側革切髮巾也古者有冠者所服其後貴賤皆服之稍稍作顏題有赤幘青幘素幘若布幘乃喪以蕭銑來降故以布幘如喪制也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
略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
恭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關

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
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露彼爲其主鬪死
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
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
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
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
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
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出李靖陸狀元通鑑 及銑傳
詔以孝恭爲荊州總管李靖爲上柱國賜爵
永康縣公仍使之安撫嶺南先是銑遣劉洎
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
得城來降 李靖度嶺引兵下九十六州得
戶六十餘萬
范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屯難之世民思
其主銑因隨亂保據荆楚欲復其祖考之
業雖僭大號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

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僭偽之國係累其主致之闕下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與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六十一

汲古閣

劉黑闥陷定州執總管李玄通黑闥愛其材欲以爲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曰當爲諸君一醉酒酣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卽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面爲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爲大將 十二月劉黑闥陷冀州進逼宗城擊李世勣等破之洛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遂引兵攻拔相州南

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 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

考異曰

高祖武德元年三月隋煬帝欲都丹陽

大業

記云帝欲南巡會稽今從隋書

令狐行達縊殺煬帝

蒲山公傳河洛記皆云

于洪達縊帝今從隋書及略記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

創業注此詔在四月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六十一

汲古閣

今從實錄

九月王世充與李密戰牽貌類密者過陳前革命記曰世充先於衆中覓得一人眉目狀似李密者陰畜之而不令出師至偃師城下與李密未大相接遽令數十騎馳將所畜人頭來云殺得李密充佯不信遣衆共看咸言是密頭也遂於城下勒兵擲頭與城中人城中人亦言是密頭也遂以城

降今從壹關錄

十二月堯君素守河東帝遣麗王等詣城下

為陳利害

高祖實錄云令宇文士及為陳利

害按宇文文化及為實建德所擒士及乃自

歸於唐實錄誤也今從隋書

君素射其妻應弦而倒

實錄云妻號慟而去

今從隋書

李密叛盛彥師斬之

河洛記密因執驛使者

陸壯无通鑑

卷九

唐紀六十三

汲古閣

斬之曉入桃林詐縣官翻據縣城中驚悸

莫敢當者驅掠畜產於山時右翊衛將

軍一柱國太平公史萬寶在熊州既聞密

叛遣將劉善武領兵追躡善武兄善績往

在洛口為密所屠善武因此發憤志在取

密十日十夜倍道兼行百方羅捕無暫休

息追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相及連戰

轉鬪一步一前驅密於那公山與王伯當

死之今從實錄及舊書

二年閏二月實建德斬宇文文化及

隋書云載

之河間斬之唐書云至文陸斬之河洛記

云建德將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上隨軍于

時襄國郡尚為隋守建德因其迴兵欲攻

之營於城下遣大理官引化及出營東南

二里許宣令數其罪并二子一號魏王一

號蜀王同時受戮按蜀王乃士及所封今

陸壯无通鑑

卷九

唐紀六十三

汲古閣

不取

十月實建德克黎陽

實錄黎陽陷在十一月

丙子蓋亦奏到之日今從革命記

三年七月壬午世民至新安

高祖實錄丙戌

至新安蓋據奏到之日今從河洛記

世民為王世充所圍

太宗實錄云師次穀州

世充以精兵三萬來拒戰太宗率輕騎挑

之衆寡不敵被圍數重太宗引弓馳射皆

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頤賊乃退舊書太宗紀云太宗命左右先歸獨留後殿世充驍將單雄信數百騎夾道來逼交槍競進太宗幾爲所敗太宗左右射之無不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頤單雄信傳云太宗圍逼東都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太宗出是獲免按劉餗小說英公勣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九

唐紀六十四

汲古閣

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侍脅力每親行國王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一尺勣惶遽連呼曰阿兄此是勣王雄信乃攬轡而止顧笑曰胡兒不緣你且竟舊書蓋承此致誤耳雄信若知是秦王則取之尤切安肯惶懼而退借如小說所云雄信既受世充之命指取元吉亦安肯以勣故而捨之

況元吉之圍東都勣乃從太宗在武牢今皆不取

四年五月李勣請贖單雄信世民不許舊傳

云高祖不許按太宗得洛城即誅雄信何嘗稟命於高祖蓋太宗時史臣敘高祖時事有誅殺不厭衆心者皆稱高祖之命以掩太宗之失如屠夏縣之類皆是也

七月秦王世民獻俘於太廟李勣傳云太宗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六十五

汲古閣

爲上將勣爲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太廟今竝從唐曆

行開元通寶錢

粹璫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

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焉凌璫唐錄政要云寶皇后按時寶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

十月秦王世民開文學館置學士舊書參軍

薛元敬承許敬宗下今從太宗實錄諮

典義蘇勉舊書作軍諮典義今從實錄宋
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舊書褚亮傳作者
作佐郎攝記室敬宗傳擬璉州別駕今從
實錄

陸狀元通鑑

卷十九

唐紀
六十六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九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九十

唐紀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

武德五年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都洛州
秦王世民進軍肥鄉列營洛水之上以逼之
洛水人李去惑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入
城共守二月黑闥攻洛水甚急城四旁皆有
水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 唐紀 汲古閣
引兵救之不得進世民召諸將謀之行軍總
管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西南
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力戰潰圍而出士信
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
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
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
之時年二十辛巳世民拔洛水三月世民與
李薨營於洛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

戰世民堅壁不應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
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乘其舟
焚其耳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
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爲黑闥所圍尉
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略陽公道
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世民度黑闥
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
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二 唐紀 汲古閣

萬南渡洛水壓唐營而陳

讀曰陣

世民自將精

騎擊其騎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

蹂女九切獸迹亦作

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

執不能支遂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

堰洛水大至深丈餘黑闥衆大潰黑闥奔突

厥山東悉平 隋漢陽太守馮盎帥所部來

降以盎爲高州總管先是或說盎曰公所領

二十餘州地已廣於趙佗宜自稱南越王盎

曰吾家居此五世矣爲牧伯者不出吾門富
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

下可切左氏傳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爲元人羞敢效趙佗自王一方乎遂來降

於是嶺南悉平 八月先是上遣使賂突厥

頡利可汗且許結昏頡利亦遣使來修好至

是頡利以十五萬騎入雁門寇并州上謂羣

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與戰孰利太常

卿鄭元璿曰

上殊六切

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三 唐紀

汲古閣

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

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

以爲不如擊之旣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

矣上從之突厥寇廉州陷大震關上遣鄭元

璿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

晉州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璿見頡利責以

負約與相辨詰頡利頗慙元璿因說頡利曰

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

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

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

跋蒲木切左氏傳跋涉山

林草行曰跋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

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

頡利悅引兵還元壽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

幾死者數焉出元壽傳九月劉黑闥陷瀛洲十

月詔齊王元吉討之淮陽壯王道玄與劉

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玄將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四唐紀汲古閣

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

出犯陳萬寶擁兵不進道玄既敗沒軍遂大

潰萬寶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

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

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

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

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

傷本傳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州

縣皆叛附於劉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

進據洛州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彊不敢進上

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

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

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上將立

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

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

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五唐紀汲古閣

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毗兵切唐制貴妃淑

妃德妃賢妃為夫人昭儀以下為九嬪以求媚於上世民獨不

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短世民無所不至上

他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

書生所教非復舊日子也由是無易太子意

浸疎世民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

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

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

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執

如拉朽

上六合切折也

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

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上許

之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十二月太子建威

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陳

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

將帥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雖

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

陸衆元通鑑

卷九十六

唐紀
汲古閣

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

從之黑闥食盡衆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

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

六年正月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

執黑闥舉城降太子并其弟十善斬于洛州

柴紹與吐谷渾戰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

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

怪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

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

通鑑本傳

淮南道

行臺僕射輔公祏反初杜伏威與公祏相友

善公祏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長

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潛奪其兵權公

祏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僊陽爲學

道辟穀以自晦

辟必益切除也辟穀謂道引不食靜居行氣以學道也

及伏威入朝畱公祏守丹楊令王雄誕典兵

爲之副陰謂雄誕曰勿令公祏爲變也伏威

陸衆元通鑑

卷九十七

唐紀
汲古閣

旣行左遊仙說公祏謀反而雄誕握兵公祏

奪其兵而縊殺之遂起兵尋稱帝於丹楊國

號宋詔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

趣子俞切嚮也

李靖趣宣州黃君漢出譙毫李世勣出淮泗

以討公祏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

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

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突

厥數爲邊患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

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爲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十一月秦王世民復請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七年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

陸贄元道鑑

卷九十一 唐紀

汲古閣

領之無品秩 二月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 上幸國子學釋奠詔諸王公子弟各就學 改大總管爲大都督府 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

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竝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

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

八階爲文散官

凡文官九品有正有從文散階有二十九自開府儀同三

司而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爲

武散官

武散階四十有五自驃騎大將軍下

上柱國至武騎尉

十二等爲勳官

略見百官志

趙郡王孝恭克丹

楊先是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

陸贄元道鑑

卷九十一 唐紀

汲古閣

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渡淮拔壽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直指丹楊掩其巢穴丹楊旣潰慧

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爲不少進攻丹楊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祐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唐紀

汲古閣

軍與戰大破之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李靖兵先至丹楊公祐大懼棄妻子斬關走至武康爲野人所攻執送丹楊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膏肓也上呼光切肓隔也心下爲膏人之疾在盲之上膏之下藥所不及 四月庚子朔頒新律令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

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綿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賞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陸狀元通鑑 卷十 唐紀 汲古閣

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庭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

陸采无通鑑

卷之十

漢書

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出突厥及建成傳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爲蜀郡

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唐興龔弘達帥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爲儋州都督長史上聞其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巂使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

壽性寬厚有識度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上刃止切南詔水名德宗時異年尋沉載書於西洱水周歷數千

里蠻夷豪帥皆望風歸附來見仁壽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刺史縣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出循史章仁壽傳八月突厥

寇原忻并綏四州京師戒嚴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齊王元吉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

陸采无通鑑

卷之十

漢書

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爲憂世民與虜遇於幽州勒兵將戰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坂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

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鬪獨出與我鬪
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又遣騎告
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
攻何無香火之情也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
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
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渡我無他意
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
雨益甚霖力沉切雨三世民謂諸將曰虜所

陸衆元通鑑

卷九十四

汲古閣

侍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

上二卑切久也

筋膠俱解

下解切

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

火食刀槩犀利

上先稽切兵利曰犀

以逸制勞此而不

乘將何復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

冒莫報切蒙犯

也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

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

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

民許之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世

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出突厥傳

八年正月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爲舒州都督

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

肴

胡茅切非穀食曰肴

召親戚故人與之酣宴散髮箕

踞如爲布衣時凡十日旣而分贈金帛泣與

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

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復

得爲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

陸衆元通鑑

卷九十五

汲古閣

內肅然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

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

昏何如對曰今北寇方疆爲國家今日計且

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

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

宜上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

喜道立上之從子也突厥頡利可汗將兵

十餘萬大掠朔州行軍長史溫彥博爲虜所

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
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

九年二月初令州縣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閭
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戊寅上
祀社稷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

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譯夷益切說文

者此言翻譯佛書也 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

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塗謬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唐紀十六 汲古閣

張六道恐惕愚夫楊許葛切 詐欺庸品乃追

懺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遂使愚迷妄求

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爲惡逆身墜

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

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

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

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義農

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

明帝始立胡神胡神謂佛也傳毅曰西域桑

門門上蘇郎切桑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

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髡枯髮洎

于苻石文有苻石之祥改姓苻也石謂石勒

皆僭號晉世堅氏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

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竊見齊朝章仇子

佗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

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譏毀諸尼依託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唐紀十七 汲古閣

妃主潛行誹謗徒谷切 子佗竟被囚繫陟立切馬

也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

敏竊慕其蹤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

道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

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

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

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

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

之設正謂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

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觀隣接屋邸溷雜

屠占溷胡困切亂也乃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

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

衣食無令闕乏庸猥麤穢者悉罷勒還鄉里

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

罷之傳奕性謹密既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

奏災異悉焚其藁人無知者出奕本傳六月丁

陸狀无通鑑卷九十一唐紀汲古閣

已太白經天上堅丁切太白陰星也出東當伏東西當伏西遇午爲經天謂

晝見午上也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戌齊王

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

出保之上亦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

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汝固辭且建成年

長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

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

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

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將行建

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

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

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

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遣

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

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

之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

陸狀无通鑑卷九十一唐紀汲古閣

罪狀未著何以爲辭元吉曰但應速殺何患

無辭上不應秦府遠屬皆憂懼建成元吉以

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已用密以金銀器

一車贈尉遲敬德并以書招之曰願迂長者

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久淪逆地罪

不容誅秦王賜以再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

唯當殺身以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

賜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

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既而元吉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二

唐紀二十

汲古閣

唐紀二十

汲古閣

軍北征上從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志玄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兵率更丞王晁更寺有令丞東宮官率更寺有令丞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拉卽葛切折也秦云暴卒主上空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空悉坑之孰敢不服世

民以晁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大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世民訪之府僚皆曰比聞齊王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二

唐紀二十

汲古閣

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浚音峻深通則爲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廩力錦切名廩也塗謂以泥朽椁之也則爲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

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而不吉庸得已乎

於是定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玄齡

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已未太白復經

天傳奕密奏太白見秦分扶問切秦之分野上應二十八宿井

鬼二星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

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

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雙

臣今枉死永違君親上省之愕然報曰明常

陸壯元通鑑卷九十一唐紀二十一汲古閣

鞠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遂帥長孫無忌等

入伏兵於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

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卽

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

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

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絓古賣切胃也元吉

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

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上方泛舟海池世

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

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

爲對曰秦王以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

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

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

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

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

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

陸壯元通鑑卷九十一唐紀二十一汲古閣

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

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

從之衆然後定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

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吮音粗充切嗽也

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

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

子梁都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晉安王承獎江

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

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爲太弟故元吉爲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癸亥立世民爲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小大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二

汲古閣

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省

右云九切右

地嫌執逼必不相容

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

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

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

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迫遂至

喋血禁門

蹠大煩切殺人流血履蹠之也

推刃同氣貽譏

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

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

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衆爲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

先是幹與建成親善文幹反珪挺皆爲太子官屬故高祖委罪於二人而流於雋州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二

汲古閣

爲諫議大夫

出徵本傳

世民命縱禁苑

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

大悅上以手詔賜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

爲太上皇以房玄齡爲中書令蕭瑀爲左

僕射長孫無忌爲吏部尚書杜如晦爲兵部

尚書宇文士及爲中書令封德彝爲右僕射

丁酉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徵至磁州

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

李思齊詣京師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爲國慮且旣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唐臨出爲萬泉丞縣有繫囚十許人會春雨臨縱之使歸耕種皆如期而返

癸亥詔傳位於太子太子卽皇帝位於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二

唐紀

顯德殿赦天下

詔以宮女衆多幽

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立妃

氏爲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爲

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侍高

祖承順妃嬪彌縫其闕甚有內助及正位中

宮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常與

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

牝雞切

母雞喻婦人知外事雖代雄鳴妾婦人安敢豫聞政事固問

之終不對

本傳

已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

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

陽大破之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

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

執失虜姓思力其各

入見以觀

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

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

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

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但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二

唐紀

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

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

謂我畏之愈肆馮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

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

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

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

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

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

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卽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

陸贄元通鑑

卷九十一

汲古閣

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卽日還宮乙酉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爲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執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

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蹶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愴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陸贄元通鑑

卷九十一

汲古閣

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傳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

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碎蘇對切雜也張弓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馬入朝切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

陸崇元通鑑

卷九十一

漢古閣

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上嘗言吾自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疆弱常以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上上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

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徐忍切火餘也叔父望風奔北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陸崇元通鑑

卷九十一

漢古閣

傳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

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詔民間不得妄

立妖祠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禁絕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

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

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

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

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

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亮傳十月

詔追封故太子建成爲息王諡曰隱齊王

陸贄元道鑑

卷九十一

唐紀

吉爲海陵王諡曰刺來葛切李姬諡法以暴戾無親曰刺

改葬葬日上哭之於宜秋門甚哀 癸亥立

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生八年矣 民部

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

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

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

計口爲率 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故

皇再從三從兄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爲

王王者數十人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

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

乃爲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爲王者上皇敦睦

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

者爵命旣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

也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

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乃降宗室郡王皆爲

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上與羣臣論

陸贄元道鑑

卷九十一

唐紀

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上矢刃切曰

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

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

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

安用法重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

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

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

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

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爲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豈

陸象元通鑑

卷之

唐紀

最古閣

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

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

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

皆欣然嘉納 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

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

幹古且切左氏傳晉文公駢脅注云

合幹也幹謂臂腋

亦可并點

并與併同

上從之敕出魏徵

固執以爲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

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

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

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

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

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

民皆無欺詐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

然曰朕何爲失信對曰陛下初卽位下詔云

逋負官物

逋奔謨切亡也受貸不償曰負

悉令蠲免有司以

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如故陛下以

陸象元通鑑

卷之

唐紀

最古閣

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

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

復芳目切陰其賦役也

旣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

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旣

徵得物復點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

所與其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

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

治乎上悅曰曷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

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

陸梁元通鑑

卷十唐紀

汲古閣

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唐玄素本傳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拯音蒸之上聲舉也屯陟倫切難也能亨通之使平也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

壯九重於內

重直容切楚辭君之門以九重

所居不過容膝

彼昏不知瑤其臺瓊其室

瑤餘招切瓊渠營切汲冢古文曰夏

樂作傾宮瑤臺璤百姓之羅八珍於前珍朱

財商紂作瓊室立玉門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膏膋所食不過適

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

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

旒力求切冕十有二旒天子首飾尊也五采藻爲旒以藻貫五采玉垂於延之前後各十

有二謂之冕旒雖黻纁塞耳而聽於無聲

陸梁元通鑑

卷十唐紀

汲古閣

口切黻黃色也纁綿也以黃綿爲圓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外聽也上

之賜以東帛除大理丞唐策上召傅奕賜

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爲吾禍然凡有天變

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爲懲也上持陵切懲艾

也上嘗謂奕曰佛之爲教玄妙可師君何獨

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

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胡切

辨切亦作駭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

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

出矣本傳

上患吏多

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矩本傳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

陸梁走通鑑

卷之十

唐紀

汲古閣

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

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

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

景於領切又如字

表動則

景隨矣

唐史高祖贊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

其爲世尤長蓋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

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寞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浸以

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

陸梁走通鑑

卷之十

唐紀

汲古閣

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執

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常

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

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

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

者與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

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

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

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與

右高祖在位九年禪位又九年壽年

七十一

考異曰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謀誅建成元吉問於李

靖李世勣皆辭

統紀云秦王懼不知所爲李

靖李勣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

大馬之力劉餗小說太宗將誅蕭牆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汲古閣

唐紀以主社稷謀於衛公靖靖辭謀於

勣勣亦辭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

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益風化故從之舊

建成傳又云封德試密勸太宗誅建成世

民不從德彝更言於上曰秦王既有大功

終不爲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爲之所

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爲四海者不顧其親

漢高乞葬此之謂矣按許敬宗傳云敬宗

父善心及虞世南兄世基皆爲宇文化及

所殺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嘗

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

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

銜之及爲德彝立傳盛加其惡疑此亦近

誣今不取

王珣告世民以太子語齊王欲使壯士殺

王舊傳以爲建成實有此言而珣告之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汲古閣

唐紀成等前配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

士拉殺而欺云暴卒高祖豈有肯信

此說殆同兒戲今但云珣告建成等則事

之虛實皆未可知所謂疑以傳疑也

張公謹取龜投地

唐曆云布卦未畢張公謹

適自外至諫曰夫事不可疑而疑者其禍

立至今假使卜之不吉其可已乎遂折蓍

秦王曰善今從舊唐書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九十一
唐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生四歲有書生見之
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
世安民乃採其語名曰世民爲人聰明英
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隋末天下已亂世
民知隋必亡乃推財養士結納豪傑高祖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一 唐紀 汲古閣
既克長安受隋禪封世民爲秦王是時僭
叛皆世民所討平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於
秦王世民爲同母兄弟以秦王功高忌之
謀害秦王未發武德九年六月秦王以兵
殺建成元吉高祖乃以秦王爲皇太子八
月詔傳位于皇太子太子卽皇帝位于東
宮太赦天下

貞觀元年正月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

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

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

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

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

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

上古合反唐制天子御便殿百官入見曰入閣皆命諫官隨之有失

輒諫出王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唐紀汲古閣

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

右趾斷都管反謀也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

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叅軍裴弘獻請

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法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

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

反有罪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

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

自陳

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

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

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

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

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

之天下無冤獄出胄本傳上令封德彝舉賢久

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

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人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唐紀汲古閣

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

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出貞觀政要御

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稽堅為反雷止

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

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

若徧歷諸司搜摭疵類槌它歷反發也疵才之反病也類盧對反

絲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

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

也

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出淹本傳

右驍衛大

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四

唐紀

益

出順德本傳

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衆據

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爲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太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劔南十曰嶺南

出地志

三月癸巳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薦

紀出本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

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癖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出貞觀政要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五

唐紀

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

譎古允反譎詐也

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右僕射封德彝薨以太子少師蕭瑀

為左僕射

紀本

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

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

始呈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

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

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

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

不及

貞觀
典要

七月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

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

陸機无通鑑

卷九
唐紀
六

汲古閣

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

為宰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

房

上子消反皇后所居房殿皆
以椒塗壁取其蕃實之義

家之貴寵極

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

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

長孫
皇后傳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準

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

俗政令煩苛

細

也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

諸胡而疎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

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東

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

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

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

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

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

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突厥傳

上問公卿

陸機无通鑑

卷九
唐紀
七

汲古閣

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

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

議

瑀

九月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

監御史大夫杜淹叅豫朝政它官叅豫政事

自此始

本紀及
百官志

嶺南酋長馮盎久未入

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蘭

驤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盎反

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

反狀未成對曰益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十月遣貢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益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十匹

出鄭公諫錄

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

陸贄无通鑑

卷生二唐紀

汲古閣

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上居遇反心驚貌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

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

皮江反

比干面折廷

爭與諍同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

匹

出證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

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

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

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

愎

力反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

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

陸贄无通鑑

卷生二唐紀

汲古閣

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

惜盡言

出貞觀政要

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

武職追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

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

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出貞觀政要

上謂

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譏者與人

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

以利已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

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
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
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田政要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
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
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
至當捨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謾已之短
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
墜狀先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
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
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
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
卿曹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謂侍臣曰
吾聞西域賈胡賈工土反得美珠剖身以藏
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
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賂抵法與帝王徇奢

欲而亡國者可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
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
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
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
為人所笑也

田鄭公諫錄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

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
覆按之仁師悉脫去桎械

上敕九反下下戒反手足桎梏也

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

墜狀先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皆釋之還報敕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
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

反音嬌嬌人情奏使從輕

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

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

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伸邪萬一闡短誤

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

慙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

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易辭者

田仁師傳

上好騎射孫休伽諫以爲天子居則九門行

則警蹕壁吉反八子出稱警蹕非欲苟自尊

嚴乃爲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

的丁歷反謂所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爲諸

王時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

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爲陛下不

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爲諫議大夫出伏伽傳隋

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

陸林无通鑑卷全唐紀十二汲古閣

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

人以爲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

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

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

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材銓叙各得其所時

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

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

省畱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出通志隋祕書

監晉陵劉子翬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

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徒罵人人終不

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郇令裴

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

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立天下共也非陛下

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終

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爲侍御

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

陸狀无通鑑卷全唐紀十三汲古閣

御史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

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

自是每有大政嘗使預議出行成傳鴻臚卿鄭

元璠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之法專以牛

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

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悶擊突厥上

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祥利人之災不仁乘

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

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出〕本傳

二年正月右僕射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子非它人所能間也無忌自懼滿望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爲之請上乃許之以爲開府餞同三司〔出〕無忌本傳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 唐紀四 汲古閣

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出〕百官志上問魏徵

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闇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

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

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

偏信朱異〔羊〕吏反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

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

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

曰善〔出〕本紀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

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出〕政要上謂侍

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 唐紀五 汲古閣

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上謂房玄

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

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

公能如是乎又高潁爲隋相公平識治體隋

之興亡繫煩之存沒朕旣慕前世之明君卿

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出〕政要大理少

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

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旣

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爲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山刑法志關內旱飢民多賣子以接衣食詔出御府金帛爲贖之歸其父母三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出政要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及古關

四月詔以隋末亂離因之饑饉暴骸滿野暴蒲上反暴露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田收瘞於位反埋也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朕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太常少卿祖孝

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有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人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及古關

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而不在聲音也出禮樂志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垂或作倕黃帝時巧人也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

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

竹仲反又如字

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

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

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

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

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

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

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一

汲古閣

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

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

功邪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

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

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

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

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

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

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

本而徒有其文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

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

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

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

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

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

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護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一

汲古閣

武之音

韶而招反舜禹樂名護雄故反又戶郭反湯武樂名

具存於

世苟其餘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況

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

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

主亡國之音豔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

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

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

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

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拳其員反石小如拳也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陸狀无通鑑

卷主唐紀二十

汲古閣

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輿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出鄭公諫錄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掇都活反拾取也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

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出正觀政要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三息暫反亦如字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絹二百段出正倫傳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候景之亂百官不

陸狀无通鑑

卷主唐紀二十一

汲古閣

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出政要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上於金反下於雅反不能言也夫養稂莠者害嘉穀稂反禾秀不成也莠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典故也

要政

九月初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

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

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

之豈足為至治乎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

諸瑞申所司而已常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

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

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

陸狀元通鑑

卷全唐紀

汲古閣

鵲於野外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

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

掖庭宮人之官

有令丞宦者為之

官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

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早上曰婦人幽閉深宮

誠為可愍灑掃之餘

灑所賣反又沙下反汎也掃悉報反亦何

所用空皆出之任求伉儷

上口浪反敵也下力計反耦也於

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

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要政

突

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保郭

反下

城也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

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

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鄣塞乎以前司農卿

竇靜為夏州都督靜在司農少卿趙元楷善

聚斂靜鄙之對官屬大言曰隋煬帝奢侈重

斂司農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

用哉元楷大慙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

陸狀元通鑑

卷全唐紀

汲古閣

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

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

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出貞觀政要

十月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上以

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

朝論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

而出既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論

旨曰匹夫猶敦然諾奈何既許朕而復悔之

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政
命斬於朝堂尋悔之它日與侍臣論齊文宣
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
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與梁
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楊遵彥奏之文宣怒
詔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長史使還有勞
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
遵彥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四 唐紀 汲古閣

然尋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以爲
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
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
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爲之
霽威上子計反漢書魏相爲霽威嚴注霽止也又音限齊之齊嘗謂告上
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
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良
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鵠戈笑反自臂之

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竟死懷
中出鄭公諫錄上嘗閒居與侍中王珪語有美

人詩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

誅反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

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

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

由善善而不能用人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

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五 唐紀 汲古閣

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還其親族田珪本傳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

上尺證反稱愜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

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

可上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

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

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

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

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出珪本傳

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

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

疏所據反條陳以記之屏蒲丁反三

禮圖蒙從廣八尺畫斧今之屏風則遺象也

坐卧觀之得其在官

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出循吏傳序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一

汲古閣

三年二月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

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出本紀

三月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

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

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

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

僕射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唯

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

不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

擇格於物而無所容受也

與如晦引援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

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

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

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

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

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

類息曩反伏地

求哀也恐懼若無所容玄齡兼修國史上語之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一

汲古閣

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

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出本傳

四月上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

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

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

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

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

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

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

鮮有敗事出貞觀政要荏平人任在疑反博州縣名在荏山之

平地者武德四年析聊城置太宗復省入聊城馬周客遊長安舍於

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以早詔文武官極言

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室

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

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

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一唐紀二十八汲古閣

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

人賜絹三百匹出周本傳十一月上遣使至涼

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

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

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

人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

褒美賜以胡餅蒲丁反汲水器及荀悅漢紀出大亮本傳

遣都督李世勣李靖柴紹薛萬徹為行軍

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

突厥出本紀及突厥傳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

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

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單市連反匈奴天子之號漢書

音義單于廣大之稱言其象天單于然庶幾可雪前恥雪除王

午鞞羯莫曷二音出狄別種遣使入貢上曰鞞羯遠來

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

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右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一唐紀二十八汲古閣

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出本傳上問

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

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

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

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

夷蒞衆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陵人飾

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

言出儒林穎達傳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

服裝詭異

上石菱反詐也

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

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

王會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

乃集其事為王會篇萬國來朝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

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

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

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

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恆在考堂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

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

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

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

問

出諫錄

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汙解

任自陳常在秦王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

魏徵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

恩私是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

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

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

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出諫錄

四年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

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

猝

倉沒反忽至也

至大驚二月靖破於陰山

北戎之地東西

千餘里草茂盛多畜獸匈奴依阻其中漢武克匈奴置陰山縣先是上遣鴻

臚卿唐儉等慰撫之李靖與李世勣謀選精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以其謀告張公

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

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

遂勒兵夜發虜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

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斥地自陰山北至

大漠露布以聞

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知乃書帛於漆竿上名為露布

靖及突厥傳

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

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

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
長皆稱天可汗紀本 蔡成公杜如晦薨上

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久之語及

如晦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

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傳本 突厥頡利可

汗至長安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詔館

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

祖困白登漢高祖擊匈奴至平城上白登匈奴圍之也白登平城旁之地若丘

陸梁元通鑑卷九十一 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陵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

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

主置酒凌烟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

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

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

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

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

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

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顏師古請皆

寘之河北分立酋長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

散各即本部置為君長國分則弱而易制執

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

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竇靜以為

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

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

部落使其權弱執分易為羈制溫彥博請準

陸梁元通鑑卷九十一 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

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

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

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

土不可畱之中國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

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

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殫裘之

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

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敎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敎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所統之地爲四州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出突

陸澄元通鑑

卷五

唐紀三十四

汲古閣

厥傳及政要

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

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疋未幾上

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爲懷復賜靖絹二千匹出靖傳林邑獻火珠林邑南蠻國名漢日南象林之地在交州南千餘里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出政要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

陸澄元通鑑

卷五

唐紀三十五

汲古閣

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爲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

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出玄素傳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日影狀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餐蘇昆反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炤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皆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真

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上於何反老子唯之不盡已意出貞觀政要上命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玄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竟不問由陸贄陸贄无通鑑卷九十七唐紀汲古閣此怏怏自失遂罷御史大夫為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在大南至玉門關八百里漢都尉所治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況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上居容反下於力反左氏不能供億供給億安

也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亮傳八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

胡曰朝服當以上色緋近於朱猶云可也

陸肅元通鑑

卷三十八

汲古閣

惡紫奪朱而加於緋上可乎青者色之正也綠為間色而加於青上可乎如欲歸於正必則古昔師先王可也

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沉厚每與時宰叅議恂恂似不能言恂音荀恂恂誠謹貌也思結部落飢貧徙居之代州以張儉檢校代州都督儉因勸之營田歲大稔儉恐虜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

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突厥傳

上讀明堂鉞炙

書云

鉞諸深反炙居佑反灼也

人五藏之系

藏才浪反藏腋也系胡計

反聯

咸附於背詔曰自今毋得咎背

法志

十二月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

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元泰之臣厭怛紇干

怛當割反紇干沒反高昌國之臣

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

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

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所過勞費

陸肅元通鑑

卷三十九

汲古閣

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諫錄諸宰相待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

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

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已任

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

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上克角反言其論堅不可破

出本傳 上之初卽位也嘗與羣

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

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

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

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

上堅堯反薄也下五禾反謬也

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

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

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

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

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

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

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 元年

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

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

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

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平海南

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

路焉

出鄭公諫錄

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

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下又云空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

偃武修文中國旣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

頡利成擒其酋長竝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

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

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

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

豈獨在朕乎

出諫錄

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

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

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出政要

考異曰

太宗貞觀元年九月杜淹參預朝政

宸錄云

杜淹署位不知所謂署位何也今從新唐

書宰相表是時宰相無定名或云參預朝

政或云參知機務之類甚衆不知其入銜

否也如李靖三兩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一

唐紀四十一

汲古閣

政事魏徵朝章國典參議得失之類則決

不入銜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九十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九十二

唐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

貞觀五年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出貞觀政

要 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

古亂反冠者嘉禮之重謂加元

服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

儀仗侍衛兵器也

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

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一

唐紀四十一

汲古閣

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

最急不可失也

出貞觀政要

隋末中國人多沒

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

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 河內人李好德

得心疾妄爲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

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

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

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

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

三覆奏乃行刑出刑法志權萬紀與侍御史李

仁發俱以告訐居謁反發人陰私也有寵於上由是諸

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知其無

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

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萬

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其

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

墜狀元通鑑卷九十三唐紀汲古閣

損乎上默然賜帛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

自露皆得罪出萬紀傳九月上修仁壽宮民部

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甫始也猶漢書言屬耳謂近也

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

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

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

命將作大匠竇璡即乃反修洛陽宮璡鑿池築

山彫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田胃傳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

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俸房用反必致厚歛

又京畿賦稅不多天子之地千里曰畿所資畿外若盡

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

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

百藥以為運祚修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

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却今使

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三唐紀汲古閣

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

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

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

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僚皆省司

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

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詔皇家

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

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

以聞出唐書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美女二

人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

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并

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出諫錄

上謂侍臣曰

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

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

君為之徹樂

上有列反去也

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

然常為之不啖酒肉

啖杜覽反亦作啗

但未有著令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五

唐紀
汲古閣

又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

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

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

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

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

聞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

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

已

出刑法志又見政要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

忘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

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

安能諫人

出政要

康國求內附

康國即漢上康居之國

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遠服之名無

益於用而靡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

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

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

出政要

謂侍臣

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五

唐紀
汲古閣

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

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

欲敬聞卿輩諫諍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

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出政要

上嘗

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常有盜發帝令

高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凡二千

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

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

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出諫錄

六年正月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

汲古閣

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自今

伊洛以東至於海岱煙火尚希萑莽極目此

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虛弱也況賞賚不貲

卽多反

未厭遠人之望

厭於艷反足也

給復運年不

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

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出諫錄

上將

幸九成宮姚思廉諫上曰朕有氣疾暑輒煩

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監察御史馬

周上疏以爲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

汲古閣

在宮城之西制度比於宸居

帝居也

尚爲卑小

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

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

膳

上戰反善食曰膳視膳謂在視其寒煖之節然後進也

今九成宮去

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

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

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

清七正反寒也

禮記冬溫而夏清言定其林衽溫涼之節也

竊所未安今行計以

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又王長

通白明達皆樂工韋粲提斛斯正止能調馬

縱使技能出衆斛斯覆姓調調習之也技藝也止可資之

金帛豈得超受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

肩而立此卑履反竝也同坐而食臣竊恥之上深納

之出周本傳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

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

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唐紀九汲古閣

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

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

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

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

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

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

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

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武巾反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

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

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

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

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且朝服立于庭上驚

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

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出諫錄四月

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

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之於臣猶父子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唐紀九汲古閣

也情發於衷陟隆反安避辰日遂哭之出公謹傳

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

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

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葉失涉反射置之弟代爲可汗

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彊盛

以自滿也出政要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

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得同

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

諫我不從我與言之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上文甫反嫵媚也亦作斌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

陸狀元通鑑

卷全唐紀

汲古閣

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乎本傳秘

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

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

適覩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

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九

月巳酉幸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與貴臣

宴賦詩起居郎清平呂才被之管絃命曰功

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佾音逸列也八

人爲列八人六十四人唐功成慶善樂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裙長袖漆髻徒履而舞後更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直號九功舞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陳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以百一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同州刺爲四陳象擊刺往來後更名七德舞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在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論解之敬德拳歐道宗歐鳥口反擊也目幾眇上不憚而罷憚夷益反悅也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

陸狀元通鑑

卷全唐紀

汲古閣

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

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蒞醢上爭魚反下呼在反

周禮注切之四寸爲蒞莖肉爲醢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

唯賞與罰非分之恩分扶問反不可難得勉自修

飭數色角反飭畜力反切也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

自戢德傳車駕還京師帝侍上皇宴於大

安官帝與皇后更獻飲膳及服御之物夜久

乃罷帝親爲上皇捧輿至殿門上皇不許命

太子代之 以左光祿大夫陳叔達為禮部

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上他曩反善言

也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

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

耳出政要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

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

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

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 唐紀十二 汲古閣

有忤旨上五故反逆也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

曰誠有是事出諫錄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

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

奏夫事莫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

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

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

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

相保乎出政要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

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

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

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出諫錄

七年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癸巳安三

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上累求反下展兩反於玄武

門奏七德九功之舞蕭瑀上言七德舞形容

聖功有所未盡請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 唐紀十二 汲古閣

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

朝廷之臣往往嘗北面事之若觀其故王屈

辱之狀能不傷於心乎瑀謝曰此非臣愚慮

所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

輒俛首不視俛賢辨反武讀曰府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諦丁計反審也出本傳去歲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

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

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

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十一月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爲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爲

私上不許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有其才雖

離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無忌

傳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唐紀 汲古閣

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旣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

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

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

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

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要工部尚書

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苦復反下魯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

卿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唐紀 汲古閣

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

佛意觸忌佛符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

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出諫

八年正月上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

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滯淹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帝聘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為充華胡瓜切 婦官 詔已行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顯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陸爽无通鑑卷主唐紀十六 汲古閣

初無昏姻之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當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是邪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古說反束髻後漢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

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彊含容非曩之豁如活反豁然 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開大之貌 並出

傳 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陸狀无通鑑卷主唐紀十七 汲古閣

得祿飢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又密王元曉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紊亂昭穆上市招切父為昭子為穆昭明也穆欽也 宜訓之以禮書奏上善之

九年正月詔民貲分三等未盡其詳宜分九等 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歛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噉其肉

饒鉗咸反饗也肉盡而斃斃傾仆也何其愚也然二主孰

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

驕暴威福在已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諫出

錄四月庚子上皇崩羣臣請上準遺詔視

軍國大事上不許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

庶政六月己丑羣臣復請聽政上不許之其

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出

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出本傳詔國初草創宗

廟之制未備今將遷祔安令禮官詳議諫議

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

於是增修太廟祔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

主四為六室房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

祖左庶子于志寧議以為武昭王業所因不

可為始祖上從之出禮樂志李靖之擊吐谷渾

也岷州都督高甌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甌生

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坐減死徙

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上曰甌生違

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

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

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為

此不敢赦耳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

不得妄見也出政要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

祕書監顏師古議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

郡國立廟非禮乃止以光祿大夫蕭瑀為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九唐紀十九汲古閣

特進復令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

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

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

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

草版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

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

曰瑀違眾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彘不遇聖

明求免難矣出瑀本傳

范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二心於已而嘉之可謂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或誘於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人君以此取於人豈非得中正之事乎

十年正月上始親聽政長孫皇后性仁孝儉

素好讀書嘗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俾益弘多

裨賓彌反補也

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

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爲

申理由是宮壺之中

壺舌本反宮中道

刑無枉濫太

子乳母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

曰爲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

邪后素有氣疾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

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庶獲冥福

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則

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及疾篤與上

訣時房元齡以譴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

陛下久小心慎密竒謀祕計未嘗宣泄苟無

大故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

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

誠無所恨崩于立政殿后嘗采自古婦人得

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

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

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

房玄齡使復其位

出后本傳

上謂羣臣曰朕開

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

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將軍段志玄宇文士

及分統士衆出肅章門帝夜使宮官至二人

所士及開營內之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

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

真偽竟畱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

出志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工亂

屋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

之曰臣昏眊不能見眊莫報反上指示之徵

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高祖若昭陵則臣固

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世徵朱俱波甘棠

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三千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汲古閣

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

自服然朕不能無懼者秦始皇威振胡越二

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魏王泰有寵

於上或言二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

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為

諸王所頓躡陟利反彼豈非天子兒邪朕但

不聽諸子縱橫耳上足用反下胡蓋聞三品

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

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

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

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

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

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

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何

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

愛忘公義羣臣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汲古閣

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出諫上曰

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

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慎

而行之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

州銀天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

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

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

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

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

爲私藏才浪反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

紀紀傳還家出萬是歲更名統軍爲折衝都

尉別將爲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

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

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

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

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唐紀二十四汲古閣

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二十爲兵

六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其屬教戰當給馬者

官予其直市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

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出兵志

十一年正月上作飛仙宮魏徵上疏以爲煬

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

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爲墟丘墟反陛下撥

亂反正安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

峻宇安于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

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

哉出本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以爲舊

法兄弟異居蔭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

孫有蔭而止應配流據禮論情深爲未愜叶吉

反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役從之

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大半天下稱賴焉玄齡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唐紀二十四汲古閣

等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三十等比隋律減大

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徙者七十一條凡削繁

去蠹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

百九十餘條又定枷杻鉗鎖上其廉反鐵有所結也杖

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蘊古之死法官

以其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

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

曰此在皇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

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

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

文亦有教使之然良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

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田刑志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奠堂練反禮上丁釋菜奠

幣所以禮先聖先師也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上傍佩反

從房玄齡等建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為先聖

顏回配饗出禮樂志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

陸崇无通鑑卷五十一唐紀二十六汲古閣

侍文禮反意猶蓄積也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

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聊賴以生

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

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

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

而食餽舍而宿餽即就反質也今供頓如此豈得猶

嫌不足乎出本傳三月上宴洛陽宮西苑泛

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

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

徒口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以

禮部尚書王珪為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

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

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

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

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

陸崇无通鑑卷五十一唐紀二十七汲古閣

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堅奚反替也

行盥饋之禮盥古玩反左氏傳奉匱沃盥下巨塊反易家人在中饋言婦人

職乎中饋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出珪本傳

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

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

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

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

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

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

則思悒損

上一入反亦作抑

遇逸樂則思撙節

上子本反

禮記君子恭謹博節撙猶趨也

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

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賞爵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

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

以代百司之任哉五月魏徵上疏以爲陛

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

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

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

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

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

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

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

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

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

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

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右僕射溫彥博薨彥博久掌機務知無不爲

上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精神耗竭我

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安逸竟天天

年魏徵上疏以爲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

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

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

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

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

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

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

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

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

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

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

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

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

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

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愛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也七月大雨洛

水溢入洛陽宮壞官寺

壞古拜反民居溺死

者六千餘人詔洛陽宮爲水所毀者少加修

繕纔令可居自外衆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

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廢明德宮及飛仙

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八月上謂侍臣曰上

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

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

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

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

陸贄元通鑑 卷九十一 唐紀 汲古閣

固有盆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

是也皆勞而遣之

以上疏本傳及諫錄侍御史馬

周士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

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

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

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

之業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

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

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

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

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

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曩使高祖

之後卽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

四方所造乘輿器用

天子法駕六馬駕也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濫賣言之故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

以爲儉夫昧且不顯

昧莫佩反昧且不顯謂於昧且未明之間已大

陸贄元通鑑 卷九十一 唐紀 汲古閣

明其德言勤也書昧後世猶怠陛下少居民

爽丕顯坐以待旦問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

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

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

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

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

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

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飢歉苦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一唐紀三十三源古閣

反食不滿也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

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如羊反詩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

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

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

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

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不為國家之用至

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

後收之不可彊歛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

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

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謀不必遠

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

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

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

王但無縲紲耳上倫追反下私列反論語註云縲黑索縲紲也所以拘罪

人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一唐紀三十三源古閣

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

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

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

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

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

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周

本十月詔勳戚亡者皆陪葬山陵上獵

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

四豕

反殺也

有豕突前及馬銜

都鄧反

民部

尚書唐儉投馬搏之

搏伯名反擊也

上拔劍斬豕顧

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

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

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

之罷獵尋加光祿大夫

出儉本傳

安州都督吳

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

之恪坐免官削戶三百上曰長史權萬紀事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三

汲古閣

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曰房玄齡事陛

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上大怒拂

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

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

出範本傳

故荆

州都督武士彠

鬱縛反

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

入後宮為才人

十二年正月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

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

輕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

品皆九卿

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後

魏以來卿名雖仍舊而所

漢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并

又令一僕射

為王降乘誠非所宜當上曰人

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他日

不為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

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

列反庶子也

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五

汲古閣

上乃從珪奏

出鄭公諫錄又政要

吏部尚書高士廉

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

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

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為婚姻必多資財幣

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

以妻族相陵上惡之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

牒

上博古反籍錄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辨其昭穆第

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爲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卬然卬五剛反高也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販方願反鬻余六反賣也檟古駕反山楸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爲貴之今三品以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上或以德行或以勲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爲婚雖多輸金帛猶爲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於是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出高傳二

月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垂倒戈之志倒都稿反紂之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干後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三月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爲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不許出政要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靡切切戾也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旣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

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
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
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
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
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
太厚陛下云朕卽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
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
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三

唐紀三十八
汲古閣

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

上於避切恨也

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

此人苦不自知耳

出徵本傳

五月弘文館學士

虞世南卒上哭之慟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

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

四文辭五書翰

出世南本傳

上問侍臣帝王創

業與守成就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

竝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

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
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
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
創業之難旣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
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三

唐紀三十九
汲古閣

出玄齡傳以給事中馬周爲中書舍人周有機
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

類揚推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

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志倦

出周本傳

霍

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爲除州

刺史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人問玄平王

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

所短乃見所長至于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

其長哉

出元軌傳

十三年正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

齡自以居端揆

巨癸反僕射參總百揆又曰端古端揆之可謂僕射也

十五年男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女為韓王

妃深良滿盈上表請解機務上不許太子欲

拜玄齡設儀衛待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

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

上徒各反戶部屬官掌天下租稅物

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

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

得乃自領之

出玄齡傳

禮部尚書王珪薨珪性

寬裕自奉養甚薄於令三品以上皆立家廟

陸狀元通鑑

唐紀

卷九

汲古閣

珪通貴已久獨祭於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

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 二月以尉遲敬

德為鄜州都督

鄜芳無反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

卿反何也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

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

鏑丁歷反

箭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

其癰瘕

上蒲官反瘕痕

上為之流涕曰卿復服朕不

疑卿故語卿何更恨邪上又嘗謂敬德曰朕

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

陋相與其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

易妻此非所願也上乃止

出敬德傳

尚書奏近

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

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官及東宮內職有

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禮聘納其沒官

口及素微賤之人皆不得補用上從之 上

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

陸狀元通鑑

唐紀

卷九

汲古閣

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

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

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

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

正欲畱之也而樂驥之惡已彰

驥乙歲反左氏傳晉士鞅

曰樂驥伏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驥死

武子所施沒矣而驥之怨實章後盈見殺

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

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

上謨交反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

侯取其方加上植以白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也

疇其戶邑必有材

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

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

之國上表固讓稱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

深協事空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

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

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

勦音子六反又

陸肅無通鑑

卷九

唐紀

汲古閣

予小反書天用勦絕其命勦絕也截絕而滅之

良可哀愍願停渙汗

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

至固請於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

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

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

孫其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

公等以茅土邪詔停世封刺史

出政

五月

早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

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

一條以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

事刈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

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上深

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

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十四匹

出諫錄

詔以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

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法是歲天下

陸肅無通鑑

卷九

唐紀

汲古閣

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一十一

大史令傳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

病不呼醫餌藥

餌仍吏反服餌

有僧自西域來善呪

術

呪咀

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上擇飛騎

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術

也臣聞邪不勝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

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

所擊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

天竺國一曰婆羅門言

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
湊會也如輪輻之共於轂也奕時卧疾謂其子曰吾聞有

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

之羚羊盧經反爾雅盧大羊盧與羚羊同郭璞注云盧似羊而大角負銳本草羚羊有神夜宿以角挂木不著地角有節如人手指握痕至堅勁汝往試焉其子往

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

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魏

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出奕

陸狀元通鑑卷生唐紀四汲古閣

傳本

十四年二月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

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弟帛有

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

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

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

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

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來學者雲集京

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

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

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

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出通志及儒學傳

序侯君集攻高昌智盛抵其城下智盛窮

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首

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

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

陸狀元通鑑卷生唐紀五汲古閣

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

為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

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

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

撮倉活反六十四黍為圭四圭為撮二指撮之也以佐中國上不從

九月以其地為西州庭州各置屬縣置安西

都護府留兵鎮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文泰子

及其羣臣豪傑而還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

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

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

十六里

出西城高昌傳

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

罪繫獄自恃高班

通還反班給也

慢罵陳倉尉劉仁

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怒猶

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

而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

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四

汲古閣

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彊

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悅擢仁軌爲

櫟陽丞

出仁軌傳

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

郊時戊寅歷以癸亥爲朔宣義郎李淳風表

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

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

三刻用垂天正請更加考定衆議以爲均定

朔微差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

尚書左丞韋棕句司農木槿價貴於民間

童木名花可爲布

奏其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

司農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爲官槿貴所以

私槿賤向使官槿賤私槿無由賤矣但見司

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上悟屢稱其善顧謂

韋棕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

出伏伽傳

侯君

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爲

盜竊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七

汲古閣

岑文本上疏以爲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

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

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

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至於克敵苟能克敵

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

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

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王石公軍勢曰使

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

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

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上乃釋之出君集本傳又

有台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

出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辯魏徵諫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

女對辯惟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

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

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不二君之逮乎上遽

陸眾无通鑑卷九十一汲古閣

釋之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羣臣當樞機之

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

懷苟且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

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

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

其所重將來致治其可得乎上納之上謂侍

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諫曰

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

稷之福也並出諫錄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

犯十惡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為

天子不能化其子況崇為刺史獨能使其民

比屋為善乎若是坐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

縱捨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刺史

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姦惡耳

出政要上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

張自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

陸眾无通鑑卷九十一汲古閣

徵諫曰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

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言事者多

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

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下一親之豈惟朝

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並出諫錄

十五年前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

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所同反說文素名其

椽也齊謂之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

慕奇功變法度不恆其德勞擾實多上謂侍
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
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
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
也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
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
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
晉陽而邊城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乃以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汲古閣
世勣爲兵部尚書勣傳 上問魏徵比來
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虚心采納必有
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
言耳上曰然人臣閑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
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
良爲此也 錄 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
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
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

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
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
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
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
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
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錄 上嘗
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
事中張行成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汲古閣
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
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
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出
傳 成
考異曰
太宗貞觀七年九月死囚三百九十人自詣
朝堂 四年實錄云天下斷死罪止二十九人
今年實錄乃有二百九十九人何頗多如

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樂府云死囚四百
來歸獄舊本紀統紀年代記皆云三百九
十人今從新書刑法志

八年正月帝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
實錄舊本紀但云遣蕭瑀等巡省天下按
時止有十道而會要統紀皆云發十六道
黜陟大使據姓名止十三人皆所未詳故
但云諸道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九十三
唐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下

貞觀十六年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
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
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
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
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至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汲古閣

然良傳

范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斯若日月衆皆
睹之其得失何可掩也欲其可傳於後世
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
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炳言
所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七月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

役隋末賦役重數

上直龍反下色角反

人往往自折支

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特

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

過多矣今益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

狀進來徵上手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

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

朝嘗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

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一 唐紀

汲古閣

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不日而成仍賜

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

褥儒欲反褥

以遂其所尚

徵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

國家豈為一人何事過謝

出諫錄

八月上曰

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

四方無虞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

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

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

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

疑乃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

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

忘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

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

詔

出政要及本傳

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自恃疆

大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

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初高昌既平歲發千餘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一 唐紀

汲古閣

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諫上弗聽及西突

厥入報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

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出西域高昌傳

十月

殿中監宇文士及卒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

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

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

及叩頭謝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莫北

屈渠勿反強巨兩反屈本亦作屈屈強梗戾也

今御之止有二策苟

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上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命崔敦禮持節辭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上曰朕爲兆民主皆以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世政要

高祖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唐紀

汲古閣

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歷廣州都督仁弘有才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爲人所訟職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哺食

哺奔謨反

日加申時遂命撤案然爲之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上復召五品已上就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

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

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

藁古考反席藁以

自曰一進蔬食

蔬山於反蔬食菜食也

以謝罪於天三

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

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

庭自旦至日具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

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

惡未誅三也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唐紀

汲古閣

仁弘爲庶人徙欽州上獵于驪山登山見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仍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所重敕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爲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請爲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

亾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且誅其父子足累其
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出仁上問

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

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臣

安得而亂之苟爲不治縱暴悞諫悞弼力雖

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

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亾耳烏足爲

治哉出政要
反諫錄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十七年正月鄭文貞公魏徵寢疾上遣使者

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

儼宿其第動靜以聞上復與太子同至其第

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戊辰徵薨命

百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葆博抱

華蓋天子之儀衛也又唐制鼓吹五陪葬昭

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

儀非亾者之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上自製碑文并爲書

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

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

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亾鏡矣出本二月上

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

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亾之本漆器不

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

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

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亾

得乎時皇子爲都督刺史者多幼穉直利反

童稚遂良上疏以爲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

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穉未知從

政不若咸畱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

上以爲然出遂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

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

以奸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承明

也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承明

之比其所以難也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

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

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

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

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郎節公殷開山

陸狀元通鑑唐紀 卷三 汲古閣

耶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郊襄公張公謹盧公

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

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

凌煙閣固本紀及忠義傳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

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

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上意浸不憚太

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紇于承基等及壯士王

餘人謀殺魏王泰侯君集前以有功下吏怨

望有異志太子數引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

君集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嘗爲殿下用之

會承基坐事繫獄當死四月承基上變告太

子謀反敕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

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

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

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其天年則

善矣上從之廢太子承乾爲庶人幽於右領

陸狀元通鑑唐紀 卷三 汲古閣

軍府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初

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

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龐而

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

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

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太子承

乾旣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

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

王治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畱長孫無忌
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
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
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
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
王無忌曰謹奉詔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
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
心久矣上乃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一 唐紀十一 汲古閣
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
可者衆皆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引魏王
泰幽於北苑立晉王治爲皇太子上謂侍臣
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
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
孫永爲後法 出濟及泰傳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
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爲太傅
蕭瑀爲太保李世勣爲詹事瑀世勣竝同中
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 出本傳
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須灰可療 須詢趙反本亦
作鬚在 上自剪須爲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
泣謝上曰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有世勣
常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
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一 唐紀十一 汲古閣
涕辭謝齧齒出血 齧倪結反筮也 因飲沉醉上解御
服以覆之 出隱本傳 六月太常丞鄧素使高麗
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
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
威絕域者也 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
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
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
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

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要

要 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

納幣契苾何力

契苾何力薛廟結反虜復姓

上言薛延陀不

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天子而食

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

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

迎去聲禮男先女親迎男先

於女剛柔之義

若敕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上從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二

汲古閣

之真珠調斂諸部雜畜爲獻以失期不至上

乃下詔絕其昏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其

昏受其聘幣不可夫信上曰卿曹皆知古而

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彊中國弱故飾子女捐

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彊夷狄弱以

我徒兵一千可繫胡騎數萬彼同羅僕骨回

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并力攻之立可破滅

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

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

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爲害今吾絕

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

矣卿曹第志之

出回鶻傳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

宗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

既許之矣乃復恃彊棄信而絕之雖滅薛

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汲古閣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左庶子杜正倫曰

吾兒足疾乃可耳但疎遠賢良狎昵羣小卿

可察之果不可教爾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

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

漏泄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

正倫爲穀州刺史及承乾敗七月復左遷正

倫爲交州都督初魏徵嘗薦正倫及侯君集

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爲僕射且曰國家安不

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
上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及正倫以罪黜君集
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
謝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
叔玉尚主而陪所撰碑

路滿墨反什也出證本傳

初上

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
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
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爲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汲古閣

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
爲後來之戒公可選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
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
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
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
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
觀蓋謂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
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

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
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
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卽命削去浮辭直書
其事 八月以左衛大將軍太子右衛率李

大亮爲工部尚書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
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甚重
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當大位初
大亮爲龐王兵曹爲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五

汲古閣

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求弼
欲報其德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
諸途而失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弼
拒不受大亮言於上乞悉以其官爵授弼上
爲之權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
而多弼之不伐也

出大亮本傳

九月新羅遣使

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
兵救援上

丞相里玄獎

相息亮反複姓

齊璽

書賜高麗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

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

矣東夷高麗傳

十八年玄獎還其言高麗不從之狀上曰蓋

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詔命不可不

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

晏旄許爲反旄顧盼則四夷讐服上質步威

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六 汲古閣

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勸上

伐之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天下

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

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當二三猛

將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天下之

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

羣臣多諫者上曰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

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

見此耳要政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推

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

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矣萬徹傳

上謂侍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

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聖

德上曰吾知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

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

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七 汲古閣

恕實守文之德趣向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

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上幸太平

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者少今朕

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

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

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

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惟以喜怒有

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上好文學

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私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旒力求反疑住冕旒一意於聽虛襟以納其說襟居今反虛其猶恐羣下未敢對敷余章反對答也答受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陸狀无通鑑卷九十一唐紀八汲古閣

八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劉曰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獵力涉反言泛覽流規心術明達臨難不陸狀无通鑑卷九十一唐紀九汲古閣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鯁古反鯁與鯁同骨強四支故唐儉言辭辯捷善和君有忠臣謂之骨鯁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

能稱意緒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唐無忌傳

以行中書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唐文本傳

上至洛

陽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宰相之器朕方將任

陸崇元通鑑

卷三

唐紀二十

汲古閣

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歎曰房玄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變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

出程名振傳

十九年二月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

不足三月車駕至定州上謂侍臣曰遼東

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畱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為四月

陸崇元通鑑

卷三

唐紀二十一

汲古閣

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

唐文本傳

李世勣江夏

楊道宗攻高麗蓋牟城拔之

年莫侯反高麗地太宗既拔蓋牟城置世勣進至遼東城下高麗步騎四萬

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爲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馬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爲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馬文舉曰不遇勅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既合戰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上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陸狀元通鑑卷之三十一 唐紀二十一 汲古閣

上持之及克高麗以其城爲遼州進軍白巖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爲之吮血吮和充切嗽也將士聞之莫不感動出道宗等傳上

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渡遼水遼澤泥潦車馬不通令長孫無忌將萬人剪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爲梁上白繫薪於馬鞘以助役鞘仙交反馬上刀劍室也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

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高麗傳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朕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

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上以遼左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吾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出證本傳武譖於上曰劉洎言國

陸狀元通鑑卷之三十一 唐紀二十一 汲古閣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上以爲然下詔賜自盡免其妻孥出洎本傳

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刺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之欲反相連屬也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上嘗幸未央

宮辟仗已過

辟仗亦反執兵仗以

忽於草中

見一人帶橫刀詰之曰聞辟仗至懼不敢出

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上遽引還顧謂太

子茲事行之則數人當死汝於後速縱遣之

又嘗乘腰輿有三衛誤拂御衣其人懼變色

上曰此間無御史吾不汝罪也 陝人常德

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欲舉大

事上命馬周等按其事實言亮反當誅獨將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汲古閣

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亮

竟斬西市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

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

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

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羽部侍

郎

亮

蕭瑀狂狷介

上古玄反又吉樣反

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

書門下眾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

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

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

備心捨其所知用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

至頓迷臧否

臧否臧反臧否

乃至於是瑀內不

自得既數忤旨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

未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

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

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五

汲古閣

家上以瑀對羣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手詔

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

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

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

以給僧祇

翹移反佛

碑人力以供塔廟

碑多

竭盡

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子孫覆亡而

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

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自請出家

尋復違異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

刺史仍除其封本傳上謂長孫無忌等曰

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

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上息七反

生之膝下以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

之恨也負尼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

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

皆悲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

陸狀元通鑑卷三唐紀三十六汲古閣

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

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

為最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

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鮮息

也少棄數十年之勲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

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在興慶宮旁玄齡

敕子等汎掃門庭汎思晉反麗也曰乘輿且

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本傳

二十二年正月高士廉疾篤上幸其第流涕

與訣壬辰薨本傳上曰朕於戎狄所以能

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順

眾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

木槎鋤皆反槎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

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順地之勢與民同利故

也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

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未命

陸狀元通鑑卷三唐紀三十七汲古閣

故令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若鳥正初昌齡與

起在衣詔今於御史裏行是也進士王公謹一本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

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

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

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

高第恐後進効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文

藝昌齡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

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

成功過之自不論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墜一本作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 汲古閣

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美髭鬚緯貴反髭即移反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說文口上髭也遺使入貢骨利幹於鐵骨利幹古白反鐵勤諸部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曠許云反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 汲古閣

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

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已來

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詞

反土高曰臺有木曰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鸞尹反無

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

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

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

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

陸狀无通鑑卷九十三唐紀三十汲古閣

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

家僅安驕情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

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

哉 結骨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精自古未

通中國其失鉢屈阿棧上於何反下仕限反

部君入朝以結骨為堅昆都督府昆古渾反

部因其來朝改以失鉢屈阿棧為右屯衛大將軍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

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

髮之地莊子曰窮髮之地疏云地以草木為髮毛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窮髮所

謂不毛之地也盡為編戶乎 上營玉華宮務令儉

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末齊反充容

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音丘慈西域國

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

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

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

陸狀无通鑑卷九十三唐紀三十汲古閣

反速危亾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

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危亾肆情

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

乃易亂之源也又曰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

石之疲和顯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曰珍玩

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

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出后初左武衛

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美

延而直玄武而二反

門時太白屢畫見太史占云女主冒民間又

傳必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

小名君美自言名玉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

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美官稱封邑皆有武

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有布衣負道信

負音運姓也自言能絕粒力以反米食曰粒絕粒道引辟谷也曉佛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三十二

汲古閣

法君美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

美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君美坐誅上密問太

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

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

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

丁況反

天下殺唐子

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

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

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

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

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

乃止

此本傳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疾篤謂

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

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

上表諫以為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

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

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三十三

汲古閣

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

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

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

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

許高麗自新倘蒙錄此死且不朽上自臨視

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薨

二十三年夏四月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

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

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

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傳

本 衛景武公李靖薨

紀

上苦利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詔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三十四

汲古閣

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問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六月太子卽位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髻面割耳流血灑地

勢力之反制也灑沙下切沂也

傳

本 以李勣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

下三品

紀

八月葬文皇帝于昭陵廟號

太宗

紀

九月以李勣爲左僕射

紀

上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人唯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

傳

本 贊曰甚矣至治之君

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三十五

汲古閣

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時有濶略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當爲然春秋之法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右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在位

二十三年壽五十二

考異曰

太宗貞觀十六年九月褚遂良上疏請復立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唐紀

汲古閣

高昌

貞觀政要載遂良疏云西突厥遣兵寇

西川按實錄此年唯有西突厥寇伊州不

云寇西州蓋以伊州隸西州屬郡故云爾

十一月高麗東部大人泉

蓋蘇文舊傳云西

部大人今從實錄

十九年六月帝大破高麗高延壽等降

實錄

云李勣奏曰向若陛下不自親行臣與道

宗將數萬人攻安市城未克延壽十餘萬

抽戈齊至城內兵士復應開門而出臣

首救尾旋踵即敗必爲延壽等縛送向平

壤爲莫離支等所笑今日臣敢諫陛下特

命恩澤帝素狎勣笑而頷之按勣後獨將

兵取高麗豈必太宗親行邪此非史官虛

笑乃勣諛辭耳今不取

二十年李世勣至鬱督軍山

勣傳作烏得矐

山唐曆云卽鬱督軍山勝語兩音也鐵勒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汲古閣

傳云至于天山今從唐曆

二十一年房玄齡言李緯美髭鬚改洛州刺

史唐曆云居無何改緯太子詹事今從舊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唐紀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

諱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也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魏王泰當立太宗以泰有奪嫡之謀乃越次立晉王為太子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太宗崩太子即位

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四 唐紀 汲古閣

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無傳九月上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雨衣兩見周時有之卻轂子曰惟絹對油之製及帽油陳始有之見

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律傳

二年金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亮陰

中元力謀反陰默也居畋遊無節數夜開城

門勞擾百姓或引彈彈人案上彈字徒或埋人

雪中以戲笑上賜書切讓之不致於法書下

上考以愧其心元嬰與蔣王惲蔣子兩反皆

好聚斂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

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四 唐紀 汲古閣

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大慙元傳九月左武

候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物上以引駕職

在糾繩乃自為盜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鉞諫

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

死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傳文上謂宰相

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公

長孫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

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

免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

三年二月上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

曰昨登樓所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

樂朕聞胡人善為擊掬之戲謂居六反擊掬

楚也非楚鞠嘗一觀之昨初登樓即有羣胡擊掬

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

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

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王皇后無子柳

陸狀无通鑑卷四唐紀汲古閣

與為后謀以忠母劉氏微賤勸后立忠為太

子冀其親已外則諷長孫無忌等使請於上

上從之出二宗諸子燕士忠傳上問戶部尚書高履

行去年進戶多少履行奏去年進戶總一十

五萬因問隋代及今日見戶履行奏隋開皇

中戶八百七十萬即今戶三百八十萬

五年上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

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

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是歲大稔洛州粟米斗兩錢半秬米斗十一

錢此古衡反指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

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眾感業

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

泣時蕭淑妃方有寵王后問之陰令武氏長

髮勸上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武氏巧慧多

權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

陸狀无通鑑卷之四唐紀汲古閣

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為昭儀昭顯其儀后及

淑妃寵皆衰乃更相譖毀上獨信昭儀會昭

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

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則死

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

大怒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

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

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

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
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
不悅而罷無忌等傳

六年八月尚藥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仍同
正員員外同正自孝璋始 上一日退朝召
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
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
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
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見先帝
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
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
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
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
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
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

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
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令善何必武氏

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
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畱三思臣今
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
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
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撲解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汲古閣

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泣涕極諫
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
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
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嫔母輔佐皇帝莫
胡反黃帝妃嫫嫫黃帝立四妃象后妃四
星皇甫諡曰元妃西陵氏女曰嫫嫫黃后妃四
氏女曰女節次妃彤魚氏女 姐已傾覆殷王
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 姐已傾覆殷王
如當割反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辨辭要
幸於紂紂用其言毒虐眾庶於是武王伐紂
斬姐已頭垂之於小白不謂今日塵曠聖代
旗以為紂之公由此女

張華女史箴曰云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

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

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王造舟報七

道二反大明詩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

為梁不顯其光造舟比其舟而渡也比舟於

水加板其上若今之浮橋以迎太姒太姒華

之文王而興闢雖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

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上皆不納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四 唐紀 汲古閣

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

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

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上意遂決 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

收十斛麥為斛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

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

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

淑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

良勣等傳 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

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

記反忌謂畏忌憎惡克謂好勝故時人謂義

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本

顯慶元年正月以皇太子忠為梁王梁州刺

史立皇后子代王弘為皇太子生四年矣

宗諸王傳 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四 唐紀 汲古閣

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

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

之飢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

曰寡人之廩府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

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

蠶事為要 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

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

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

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由來李

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

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

納為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

中劉仁軌等鞠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

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而不問侍御史王

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

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

陸狀元通鑑卷九唐紀九汲古閣

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

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

不恨乃奏義府于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

就云正義自殺亦由良義府威殺身以滅口

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

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願望不

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讀

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

詞不遜貶萊州司戶義方傳韓瑗上疏為褚

遂良訟寃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

其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

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讒諛所毀昔微子去

而殷國以亾張華存而紀綱不亂陛下無故

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等傳劉

洎之子訟其父寃稱貞觀之末為褚遂良所

譖而死李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眾希義

陸狀元通鑑卷九唐紀十汲古閣

府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樂彥瑋獨曰劉洎

大臣人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今雪

洎之罪謂先帝用刑不當乎上然其言遂寢

其事世本

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

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八月瑗

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合州刺史終身不聽朝

覲周禮春見曰朝夏見曰覲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又貶褚遂良為愛

州刺史明年卒等傳禮官奏四郊迎氣

馬禮大宗伯以五祭祭五祀註云四時迎五以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蔡邕曰天子

於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存太微五帝之

祀周禮兆五帝於四郊鄭註以為青帝威虛

黑帝赤帝赤帝赤帝赤帝赤帝赤帝赤帝赤帝

黃帝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南郊明堂經

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闢布政之

宮在國之陽又三輔黃圖云明堂者大遂之

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廢緯書六天之義詩

令宗祀先王祭五帝也廢緯書六天之義詩

書禮樂春秋孝經皆為緯書蓋漢末夏賀良

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必有緯故曰緯書六天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一唐紀十一汲古閣

者自鄭氏以為吳天上帝者天皇大帝北辰

所魄寶也及太微五帝由是有六天之說蓋

出於春秋緯文擢鈞等書唐顯慶禮尤著六

天之說故禮部道書許敬宗與禮官議黜之

人流之數流品也分九品官謂過一千四

百雜色入流曾不銓簡即日內外文武官一

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

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別入流者

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釐者理也

既而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倫與

祥道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舉志

三年十一月鄂忠武公尉遲敬德薨敬德晚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二唐紀十二汲古閣

年閒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請商樂以自

奏養不交通賓客年七十四以病終出本

四年許敬宗誣奏韋季方欲與長孫無忌構

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詔削無

忌太尉及封邑黔州安置上命李世勣許敬

宗等更共覆理無忌事敬宗遣袁公瑜詣黔

州逼令自縊籍其家六月詔改氏族志為

姓氏錄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

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爲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勲格 初太宗疾山東人自矜門地婚姻多責貲財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勲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陸狀元通鑑 卷之四十二 唐紀 汲古閣

爲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其子求婚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詔後魏隴西李寶等十家子孫不得自爲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然後望爲時俗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爲婚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

厚價 昭音詔出 高儉傳 五年百濟恃高麗之援 麗力今反 數侵新羅 數所角反 以蘇定方等伐之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定方圍其城於是百濟王義慈太子隆及諸城主皆降 降吳江反濟並 即里反 出 上初苦風眩頭重 眩笑絹反 目定方本傳 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陸狀元通鑑 卷之四十四 唐紀 汲古閣

權與人主侔矣 本傳 十一月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蘇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 顯慶二年擒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四年之思結侯斤都曼固定方傳

龍朔二年二月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中臺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僕射爲匡政左右丞爲肅機尚書爲太常伯侍郎爲少常伯其餘二十四

唐制尚書省省堂居東曰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御史臺
九寺七監十六衛大司憲中丞曰司憲大夫
寺祥吏反寺司也官之所止九寺即九卿也
改太常曰奉常卿皆為正卿少卿為大夫之
類是也監格織反領也改國子監曰司成館
祭酒曰大司成司樂曰少司成少府監曰內
府監將作監曰繕工監之類是也十六衛左
右衛府驍衛府皆省府字左右武威衛武衛
府左右領軍衛府曰左右戎衛竝以義訓更其
之類是也餘皆見新舊史
名而職任如故官志 涇江道大總管任雅
陸狀元通鑑 卷之四十五 唐紀 汲古閣
相薨又普類反 雅相為將未嘗奏親戚故吏
從軍皆移所司補授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
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軍中外賞罰皆
平人服其公
三年三月右相河間郡公李義府恃宮中之
執專以賣官為事上頗聞之從容謂義府曰
卿子及壻多為非法卿宜戒之義府勃然變
色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由是不悅或告義

府陰有異圖四月下義府獄遣司刑太常伯
劉祥道鞠之事皆有實除名流寓州朝野莫
不稱慶出好臣李 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畱
郎將劉仁願鎮守至是詔劉仁軌將兵鎮百
濟召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必反
相僵尸滿野僵居良反踣也 仁軌始命瘞骸骨瘞於
幽埋 籍戶口理村聚徙遇反廣雅曰聚居也
署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堤堰於建反 復陂
陸狀元通鑑 卷之四十六 唐紀 汲古閣
塘上彼為反達障 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
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然後修屯
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劉仁願至京師
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
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
仁軌所為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
除帶方州刺史為築第長安中其妻子遣
使齋璽書勞之上嘗 勳削而

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仁願書皆
可謂君子矣本傳

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
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
所為動為后所制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
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
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
謂之二聖武后傳

陸狀元通鑑唐紀 卷之四十七 汲古閣

二年春上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
而亡朕常以為戒虚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
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祕閣郎中李淳風高祖時太史局曰祕書

以傳仁均戊寅曆仁均東都道

之術高祖受禪將治曆太史使徐文舉薦之
戊寅先戊寅日甲子名推步浸疎推步乃

增損劉焯皇極曆焯職略反焯字元仕

更撰麟德曆五月辛卯行之冬十月

皇后表稱封禪舊儀皇地祇太后昭配而

令公卿行事禮有至日妾請帥內外命

婦奠獻昭禪社首以皇后為亞獻越國大

妃燕氏為終獻王戊詔封禪壇所設上帝后

土位先用藻結陶其德古老切釋也禾去

藻也禮記之尚明之也交於神明漢書

席以藻結禮然也陶謂陶瓦為酒尊匏瓠也匏謂破

陸狀元通鑑唐紀 卷之四十八 汲古閣

匏為之皆太古之禮竝宜改用茵褥

器貴其質素自然蜀反說文茵車重席也褥繁采色也

足也又象爵之形其諸郊祀亦宜準此又詔

自今郊廟享宴文舞用功臣慶善之樂武用

功臣破陳之樂丙寅上發東都十一月上至

濮陽寶德三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

德玄不能帝丘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額

頊居此帝丘宗退謂人曰

大臣不可不之德玄闡之曰人不能吾不彊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亦善也禮志壽張人張公蘇九世同梁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之之帛

乾封元年春二月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陸狀无通鑑唐紀汲古閣

泰山南已巳庚午降禪于社自祭皇地祇上初獻亞上御朝觀壇受朝賀赦天下三品以上賜爵一等

四品以階無泛加皆以勞考叙進至取進止至是始有泛

階比及末朝矣本紀及五

月鑄乾封泉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既而穀帛踊賁商賈不行詔罷之貨志以

大司憲劉仁軌為右相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義府督之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義府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劉仁軌曰君與朝廷何人為讎宜早自決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無所逃命若彼自引決以快讎人痛所未甘乃具獄以聞府言於上

陸狀无通鑑唐紀汲古閣

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命除名以白衣將軍自效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澀觴告之曰仁軌若昔之事有仁軌

既知政事遽薦異式為司元大夫御史杜易簡謂人斯所謂矯枉過正矣本

九月濟賢齊賢為

人力志重志宗

劉

劉

劉

上耕籍田天子躬耕籍田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漢

進求謂也以雕飾

上曰永所執宜加此之麗命易之

既而耕推乃止推吐回反禮記月令天子推卿諸侯九推卿

禮儀貢羣臣不進賢眾莫敢對司列

陸狀走卷兩唐紀汲古閣

少常伯考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

臣敢蔽也比來公卿有所引為讒者已

指為朋黨淹未獲伸而在仕者先獲罪矣

是以口耳陛下累世至誠以待之其

誰不願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羣臣也上深

以為然期本傳

考異曰

高宗永徽元年九月谷那律言瓦為油衣舊

谷那律傳云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有

此語意欲太宗不為敗獵太宗悅賜帛二

百段唐錄政要高宗出獵有此月日唐統

紀亦在此年從之

六年六月武昭儀誣王后為令勝舊傳王后

懼不安審與母柳氏求坐視厭勝事發

故廢從實錄

顯慶二八月武昭儀送良為愛州刺史柳爽

陸狀走卷兩唐紀汲古閣

為象州史唐曆三月甲辰貶遂良為桂州

都督愛州刺史據實錄頭坐韓瑗又貶

象州新舊書唐曆皆云愛州誤也今從實

錄

龍朔元平三月詔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金

載云劉仁願以仁軌檢校帶方州

刺史今從本傳

陸狀一御旨注結議資治通鑑卷九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九十五

唐紀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下

總章元年二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初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爾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卜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賈言忠使自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唐紀一古關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彙也今高麗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爲我鄉導彼之情僞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彊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之不俟再舉天上又問遼東諸將賈言對曰薛仁貴

冠三軍同善雖不善鬪而待軍嚴整高

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契音乞苾蒲結反復

也沈毅能斷雖頗忌刻而有統御之才然夙

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

言出仁貴等傳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

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見東北高

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

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唐紀一古關

許彗星遂滅出本

二年春以雍州長史盧承慶爲司刑太常伯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

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

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

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

驚考中上出承慶傳秋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

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爲未宜遊幸上聞之

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

巡守

守收又反晏子曰巡守者巡所守也

故朕欲巡守以視遠

俗若果爲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

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

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

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敝鑾輿

所至供億百端誠爲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

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爾上善其言爲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三

汲古閣

之罷武巡未幾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英貞

武公李勣寢疾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歸

侍疾上及太子所賜藥勣則餌之子弟爲之

迎醫皆不聽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

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耶修短有期豈能

復就醫工求活一旦忽謂其弟司衛少卿弼

曰吾今日小愈可共置酒爲樂於是子孫悉

集酒闌

漢書註闕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坐謂之酒闌

謂弼曰吾

自必不起故欲與汝曹爲別耳汝曹勿悲

泣聽我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

戶遺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謹察視

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撻殺

瓜反馬捶也言擊殺之也

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十二

月薨起冢象陰山鐵山烏德韃山

韃居言反按考異曰

唐歷也云卽鬱督軍山虜語兩音也

以旌旗破突厥辟延陀之

功勣爲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四

汲古閣

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

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

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

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

多謂惟交說文特立之門上圖下方

有似其姊嘗病勣已爲僕射親爲之煮粥風

回焚其鬚鬢

髮燒也

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

是勣曰非爲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

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勣嘗謂人我十二

三時爲亾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不愜意則殺之十七八爲佳賊臨陳乃殺

人

陳與陣同

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勦長子

震早卒震子敬業襲爵

出本傳

時乘平既久

選人益多是歲司列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

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

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爲永制無能革

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詮

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

衆告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

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

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

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

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

不限而受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

都督選擇士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爲考

六品以下四考爲滿

出選舉志以行儉傳

咸亨三年夏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

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

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

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

滅吐谷渾敗辭仁貴寇逼涼州事對曰臣受

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遣之

出吐蕃傳

四年二月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

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出本傳

上元元年秋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

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

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

青九品服淺青並礪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

自非庶人不聽服黃

出車服志

九月上御翔鸞

大酺音蒲令民合聚飲酒為酺分音樂為東西朋使

王賢主東朋周王賢主西朋角勝為樂

處俊諫曰二主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

讓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遞大計反更為

也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遇反

失守之貌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遽止之出處後傳

十一月天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

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準

陸狀元通鑑卷五唐紀汲古閣

孝經論語策試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

祿及其餘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

出武后傳是歲有釗曉者上疏論選以為今選

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

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

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

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

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

本之間并草總名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

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

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

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仙選舉志

二年二月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

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

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

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

陸狀元通鑑卷五唐紀汲古閣

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

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琰以出反處俊之言至

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出處後傳天后多引文

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祿之等使之

撰列女傳臣軌居洧反言以為人臣之法百僚新戒樂書

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司疏表時密令參

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仙本傳

太子弘仁孝謙謹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

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廷旨由是失愛
於天后四月太子薨時人以爲天后酖之也
六月立雍王賢爲皇太子八月以戴至德爲
右僕射劉仁軌爲左僕射竝同中書門下三
品如故張文瓘爲侍中劉仁軌戴至德更曰
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
詰難乃旦反問也未嘗與奪實有寃結者密爲奏辯
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之上聞深重之
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嫗威遇反說文母也誤詣至德
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解下戒反
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
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因聞改官皆
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
委之並出本傳

儀鳳元年秋八月敕桂廣文黔等都督府比

來注擬士人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
以上清政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
謂之南選出選舉志九月大理奏左威衛大將
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
栢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
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栢我
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作色令出
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禁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紂則難遇堯舜則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
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
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
處之杯蒲侯反漢書注云杯謂榑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撤故止言取長陵一杯
耳今以一株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何如
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
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
南後數日擢仁傑爲侍御史初仁傑爲并州

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簡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

與輯睦仁傑傳及秋梁公碑

二年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

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以為今麥

秀蠶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 唐紀十一 汲古閣

家業冀此天恩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

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

縣賑給待秋深務閑出使褒貶疏奏謐等遂

不行

三年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

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

之武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學生魏元

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之要在

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是皆

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晉陸機

祖父世為吳將相有大勳勞既孫皓之亡遂

無救河橋之敗成都督士穎假機後將軍河北

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又奉天

基射穿七札不濟鄴陵之師左氏晉楚遇于

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二 唐紀十二 汲古閣

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

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

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

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閫求

本反漢書閫以外將軍制之李左車尺遮反

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

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

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

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
吏不知大體徒惜勲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
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黔其廉反說文黎也秦謂民為黔首
色也謂也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
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
平壤賞絕不行勲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
一令史以謝勲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
封等不即重誅曷使早誅仁貴等則利餘諸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三 汲古閣
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
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
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
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彼胡虜
恃馬力以為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
彼之彊為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
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
供奉出元忠傳

調露元年春正月上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
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制度壯麗力計反笑麗也漢書
蕭何治未央宮東闕北闕而殿上陽宮臨洛
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水為長廊亘一里宮成上移御之侍御史狄
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奉弘機坐免官左
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
其姦請付法司上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
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 汲古閣
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出仁傑傳
永隆元年八月廢太子賢為庶人送詣京師
幽於別所後從巴州武后稱制使丘神勣詣巴州逼令自殺立英王
哲為皇太子初太子洗馬劉訥言嘗撰誹諧
集以獻賢誹當作俳或字通用戲也諧戶皆反漢書郎安為諧語諧者和韻之
也至是上得之怒曰以六經教人猶恐不化
乃進誹諧鄙說豈輔導之義耶流訥言於振

賢傳

開耀元年正月袁誼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

自宋太尉叔以來盡忠帝室謂琅邪王氏雖

奕世台鼎公上應台階鼎足永君故曰台鼎而為歷代佐命

恥與為此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為其世篤忠

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祿利者又惡

足貴乎時人是其言 二月以劉仁軌兼太

子少傅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

陸狀充通鑑卷五十五 唐紀十五 汲古閣

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

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

止匪舒又為上造鏡殿成上與仁軌觀之仁

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劇

令剔去歷他反上初幸嵩山處士田遊岩所

居徵遊巖為太子洗馬遊巖在東宮無所規

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

之俊節巢父許由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

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蜀先主

明於草遇子以商山之客商州商縣山也

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避秦漢書東園公綺里

而人商雒深山謂之四皓待子以不臣之禮

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漸子簾反漬也

一歲皇太子春秋鼎盛鼎成也聖道未周僕以

不才僕步谷反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僕雖罷

善注文選云走由僕也言已為父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卑之辭也 猶參庭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六 唐紀十六 汲古閣

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

一談唯于葵反言每事稱善悠悠以卒年歲

向使不食周粟食干安反不食周粟若伯夷叔齊也僕何敢言

祿及親矣以何酬塞想不為達謹書起子遊

巖竟不能答遊巖傳

永淳元年四月上以關中饑饉幸東都時出

幸倉猝扈從之士從才用反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

有餓死於中道者上慮道路多草竊好草

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

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

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

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許諾比及東

都士馬萬數不亾一錢禮部尚書聞

喜獻公裴行儉薨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

部侍郎前進士王勳咸陽尉樂城蘇味

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七汲古閣

次掌銓衡銓官衡言其平僕有弱息漢書注息生也

願以爲託是時勳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

炤鄰義烏駱賓王駱歷各反姓也皆以文章有盛名

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

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

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躁則到反豈享爵祿之器

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

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炤鄰惡疾不

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勳味道皆典選如行儉

言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最

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爲名

將行儉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齊反

說文南微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麝

神夜反麝似麋常食栢葉人取虬其香正在

膺腹前皮內別有膜裏之至寒香滿入春

患急痛自以脚剔出之人取帶之能辟惡

敕賜馬及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

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八汲古閣

輕之甚耶待之如故破史那都支得馬腦盤

廣二寸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

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

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傳本以黃

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祕書員外

少監檢校中書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

同竝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上欲用

待舉等謂崔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

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同四品
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爲名先是玄同
爲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以爲人君之體
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
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
是使羣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
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

辟必益
反除也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唐紀

汲古閣

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
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借使平
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炤有所窮況
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
漢之規以救晉魏之失疏奏不納出玄上

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

西嶽華山也東嶽泰
山也北嶽常山也南

嶽衡山也中嶽嵩
山也嶽通作岳

監察御史裏行

御史臺官
太宗朝始

有裏行之名高宗置監察御史裏行武
后置殿中裏行後亦專以裏行名官

李善

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
五帝比隆矣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
菽式竹反豆之總名殍
被表反餓死者曰殍四夷交侵兵車歲駕

陛下宜恭然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
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恭備國家耳目
竊以此爲憂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
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無敢逆意直諫幾
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唐紀

汲古閣

陽朝陟遙反爾雅釋山云山東曰朝陽毛詩
鳳凰鳴兮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出本上遣宦者緣江徙異竹欲植苑中宦

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過荊州荊州長史蘇
良嗣囚之上疏切諫以爲遠方異物煩擾道
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又小人竊弄威福虧
損皇明上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爲良嗣
所怪手詔慰諭良嗣令棄竹江中是歲突
厥餘黨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

大將爲誰應之曰辯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
象州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
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
大破之出本傳

弘道元年五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
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
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爲虜所擒朝議欲廢豐
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五 唐紀二十一

汲古閣

以爲豐州阻河爲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
列爲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
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爲邊境貞觀之
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
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
也乃止出休璟傳 十二月上有疾丁巳夜召裴
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甲子中宗卽位尊天
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出本紀 以裴炎

爲中書令劉景先爲侍中故事宰相於門下
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爲司空房
玄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
事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右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在位
三十四年壽五十六

考異曰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五 唐紀二十一

汲古閣

高宗儀鳳三年李敬玄與吐蕃戰敗還鄯州
朝野僉載曰中書令李敬玄爲元帥吐蕃
至樹敦城聞劉尚書沒蕃著鞭不得狼狽
而走遺却麥飯首尾千里地上尺餘言之
太過今不取

裴師德充河源軍司馬

御史臺記充河源軍

使今從舊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九十五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九十六

唐紀

則天順聖皇后

諱墨

之少切

姓武氏高宗皇后也初爲太宗

才人高宗見而悅之太宗崩才人出爲尼

高宗立召入宮得幸立爲昭儀進號宸妃

冊爲皇后高宗末年苦風眩萬機之事皆

令后裁決號爲天后生中宗睿宗太平公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汲古閣

主凡三子高宗崩太子卽位是爲中宗

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光宅元年

甲申

正月立太子妃韋氏爲皇后擢

后父玄貞爲豫州刺史中宗欲以韋玄貞

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

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

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

與張虔勗等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爲

廬陵王幽於別所流玄貞於欽州已未立豫

王旦爲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

不得有所預

睿宗卽豫王也中宗之弟固炎本傳

命劉仁軌

專知西京畱守事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

以關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

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

事以申規戒太后使祕書監武承嗣齎璽書

慰諭之曰呂氏見嗤於後代

唯赤之切笑也

祿產貽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汲古閣

禍於漢朝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

爲龜鏡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

爲懷無以暮年致請夏四月遷廬陵王於

房州又遷於均州初尙書左丞馮元常爲

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

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

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

以其言爲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

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
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
出為隴州刺史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旗
幟皆從金色八品以下舊服青者更服碧改
東都為神都宮名太初又改尚書省為文昌
臺左右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
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
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為左肅政臺增置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唐紀 汲古閣

右肅政臺其餘省寺監率之名悉以義類改
之出本紀及百官志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
危衆心憤惋鳥貫切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
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各
坐事遭貶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
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溫為之謀主
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
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

荊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
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賓王為記室旬日
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
氏者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包班交切左氏無乃包藏禍心以圖
之神時真切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謂大寶之位是天下神明之器君之愛
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
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
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唐紀 汲古閣

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
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偶語口甲切遇也
申遣左玉鈐衛上其廉切是年武后改左右鎮軍衛曰左右玉鈐衛大
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李敬業太后
問計於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
子得以為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
察御史崔營與察同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
在已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收

炎下獄炎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

宰相下獄安有全理 魏思溫說李敬業曰

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眾鼓行而進直指

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辭

仲璋曰金陵有王氣金陵如字昇州縣名楚威名以其地有王氣埋

金以鎮之故曰金陵今屬江寧府王于放切且大江天險足以為

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

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唐紀 汲古閣

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

事皆自蒸麥飯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

至下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

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

奇守江都將兵度江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

曰兵勢合則疆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

山東之眾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 丙申斬

裴炎於都亭籍其家無甌石之儲甌言一石之

儲也方言曰甌瑩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瑩蒼曰甌大瑩也裴炎弟子

太僕寺丞伯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

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伯先對

曰臣為陛下畫計耳安敢訴寃陛下為李氏

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

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

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

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唐紀 汲古閣

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

此言命引出袖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

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瀼

州 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斲棺上竹角切

斲也徐鉉曰復姓徐氏敬業李勣之孫勣本

斤以斲之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

之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

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

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
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
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
軍而前 十一月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
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
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
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
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

陸狀无通鑑

卷末

唐紀

汲古閣

於博徒不習軍事其眾單弱人情易搖大軍
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
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
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彊非計也孝
逸從之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 孝逸大破
敬業等敬業輕騎走入江都將入海奔高麗
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
駱賓王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等皆捕

舊唐書神都揚潤楚三州平

陟獄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
河洛專以匡復爲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
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直爲叛逆不敗
何待

初裴炎下獄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
理由是忤旨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
通謀十二月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卽軍中
陸狀无通鑑

卷末

唐紀

汲古閣

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
慶又爲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以王
方翼與務挺素相親善流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二月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

登聞鼓如字隋置令四方諸闕申訴有所未
便聽聽鼓有司錄狀奏之肺石達窮民注
肺石達窮民注不須防守有撾鼓立石者令

御史受狀以聞 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
爲朝廷遣使巡察四方不可任非其人及刺

史縣令不可不擇比年百姓疲於軍旅不可不安其略曰夫使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使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所益也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百姓是也百姓安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九 唐紀 汲古閣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則無所不至妖逆乘釁天下亂矣又曰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滅亡其爲殷鑒豈不大哉 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爲寺主懷義鄆人本姓馮名小寶賣樂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

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朝貴皆匍匐禮謁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二年三月太后命鑄銅爲甌以受四方之書圖以方色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九 唐紀 汲古閣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廩力錦切食也所言或稱旨則

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

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

索音各知切姓也

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

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

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

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

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

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源古閣

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共撰羅織

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

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

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

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倒縣石

絕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

梨

圈驅緣切曲鐵為圈轂黑角切梨急束也梨先結切轂也轂音尖

至有腦裂

髓出者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

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

數人甚於虎狼陳子昂上疏曰臣竊觀當今

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

而海內宴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

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伏見諸方告密

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一人被訟

百人滿獄天下喁喁

魚容切險喁魚口

莫知寧所夫

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二

源古閣

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

然而生矣

怵救律切恐也

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

此也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六月辛未

以蘇良嗣為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良嗣遇

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

命左右捽曳

捽昨沒切說文持頭髮

批其頰數十懷義

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

宰相所往來勿犯也秋仁傑為寧州刺史

右臺監察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薦之於朝徵爲冬官侍郎

三年夏四月命蘓良嗣畱守西京時尙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太后欲遣章待價將兵擊吐蕃章方質奏請如舊制遣御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汲古閣

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此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四年六月河南道巡撫大使冬官侍郎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

畱夏禹吳泰伯季札

側八切吳延陵季子

伍員

音云伍子胥

四祠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

霍王元軌魯王靈夔越王貞黃公誤雖免鄒琅琊王冲等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

八月冲募兵分告韓霍魯越各令起兵太后聞之以丘神勣討之冲欲取濟州俄而衆散爲人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初越王貞聞冲起亦舉兵應之聞冲敗乃自殺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其密狀珣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汲古閣

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魯諸王迫脅皆自殺親黨皆誅以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誑誤上古責切下五臣故切謬誤也 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

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
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
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
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
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
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
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
貞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五 唐紀 汲古閣
切四面皆成徑道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
以為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向方
斬馬劔向時亮切向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劔劔利可以斬馬也
也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
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太宗高宗之
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
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
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

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去宮太遠乃毀乾元
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為之使凡役數
萬人十二月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
方三百尺凡三層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
栴檀栴檀栴人之切栴龍都切說文栴屋栴切韻栴柱上附也栴抽栴切說文栴柱也栴頻脂切說文栴也栴謂栴藉以為
本下施鐵渠號曰萬象神宮侍御史王求禮
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茨才資切漢書注云屋蓋曰茨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六 唐紀 汲古閣
茅茨以茅覆屋也司馬遷曰采椽不斲采漢書注云屋蓋曰茨
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云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
也採注云採作木也音采又音菜鶩入雲鶩仕角切鶩鶩鳥各屬國語周之與也鶩鶩鳴於岐山鐵鶩以鐵為之
金龍隱霧昔商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
太后不報 太后欲發梁鳳巴瑯蕩早切南
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
陳子昂上書以為雅州邊羌自國初以來未
嘗為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必蜂起為盜臣愚

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孰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八 唐紀七 汲古閣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使寇人役則傷財且蜀人阨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爲戎矣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疎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人不在廣地也今山東飢關隴弊而徇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興大役自占國亡家敗未嘗不內黷武願陛下

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出子昂傳永昌元年諸王之起兵也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徙巴州而卒女東光縣主楚媛于願切美女之稱幼以孝謹稱適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娣姒娣姒謂爲娣姒也皆得歡心時宗室諸女皆以驕奢相尚謂楚媛獨儉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以何求楚媛曰幼而好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八 唐紀七 汲古閣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欺觀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爲美縱侈爲惡辱親是懼何所求乎富貴儻來之物儻土黨切儻來者物之暫寄也儻者意外忽來者何足驕人衆皆慚服及慎凶問至楚媛號慟嘔血口切數升免喪不御膏沐者垂二十年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八月張楚金郭正一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爲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

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譁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赦已既宣赦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魏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上乃代切忍也周興誣秦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陸狀无通鑑參宋唐紀十九汲古閣嗣君爲耐久太后怒閏九月賜死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使各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子昂又上疏以爲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

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僚咸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出子昂傳天授元年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左氏傳公五年日南至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極南又曰朔旦冬至曆數之所始治曆者因此明術數審別陰陽也太后享萬象神宮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正月陸狀无通鑑參宋唐紀二十汲古閣以十二月爲臘月臘力蓋切蔡邕獨斷曰臘首歲之終也夏正月爲一月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造作也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照爲獻天爲丙地爲坐日爲○月爲五星爲○君爲鳳臣爲思初爲庚丁亥行之太后自名車爲鳳年爲車正爲丙聖改詔曰制二月辛酉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元名坐

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擢思止爲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

識字豈堪御史對曰解豕何嘗識字解下懈切豕亦作馬解豕獸也似山羊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但能觸邪耳

太后悅卽以爲侍御史傳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

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唐紀 汲古閣

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有功名弘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扑上口交切短杖也下替本切捶也吏相約有犯

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道及也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

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厲力制切嚴也左右爲戰栗有

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公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尙平恕少

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

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出徐杜本傳八月殺南安

王頎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九月侍御史傳遊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二 唐紀 汲古閣

藝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壬午御則天樓赦天

下以唐爲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於神都以

傳遊藝爲左玉鈐衛大將軍遊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東萊評曰歐陽公修唐史列武后於本紀其贊謂春秋書篡殺之君皆不沒其實所

以著其惡考之春秋當時簒弑皆其同姓之卿有君人之理但得之不以道耳故不沒其實足以示貶也至於吳楚稱王雖欲不黜其淫名可乎善哉沈既濟之言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舊業雖中遭廢辱而天命未改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刊太后紀每於歲首書曰帝在房陵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汲古閣

則名不失正矣陸長源孫樵宋莒公孫之翰范淳甫皆以為當然豈其誠得春秋之旨歟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

側候切疾走

山

林而命懸庖厨周禮庖人計庖之言苞也言裹肉曰苞直厨庖屋也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世有功傳

二年正月御史中丞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為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

爰救切寬也周禮司刺然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臨時專決不復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汲古閣

聞奏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或告文官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上之石切炮也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

興曰有內元按此窺興惶恐叩頭

最罪法當死上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

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修臣競爲暴刻

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

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山周來本傳

以狄仁傑爲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太后謂

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

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五汲古閣

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歎

美之洛陽人王慶之等上表請立武承嗣

爲皇太子太后頗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

之杖昭德杖殺之因言於太后曰陛下身有

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

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太

后亦以爲然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

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

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乃下制獄來

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

卽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正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垂拱四年改明堂爲

萬象神宮臘月立故于闐王之子瑕爲于闐王

春二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

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

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六汲古閣

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

斗量權惟侍御史盃脫校書郎權音翟惟傳

四齒杷曰權新書云杷惟杷脫有舉人沈全

交續之曰翹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翹洪孤切說文

粘也眯莫禮切物入目爲御史紀先知所擒

劾其誹謗朝政請中莊子曰播糠眯目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

笑曰但使使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

知大慙太位收天下人心然不

者尋亦出刑誅挾刑賞之柄以

駕御天下政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

亦競爲之用出傳出寧陵丞郭霸以諂諛干

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

因嘗共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

也元忠大惡之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

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裴宣禮盧獻

魏元忠李嗣真謀反下獄仁傑對曰大周革

陸狀元通鑑卷之二十七宋末唐紀汲古閣

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仁

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

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

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

得書持之稱變會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

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

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

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

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

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

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

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流

行本嗣真於嶺南餘皆貶爲令出仁傑補

闕辭謙光上疏以爲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

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

相尙諛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

陸狀元通鑑卷之二十八宋末唐紀汲古閣

能制敵止驗彎弧上鳥還切牽也說文持弓

以角曰弓易繫關矢下洪孤切以木曰弧

辭弦木爲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

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

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劒起曰將者

提鼓揮桴芳無切本亦作臨難決疑一劒之

任非將事也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

足以克敵要文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

略考居官之文否文者賞罰而已文

禁天下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飯上表告之覺切明

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

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謝罪太后曰朕禁

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

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夏官侍郎

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

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九 汲古閣

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弑其父者況

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宰相

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

矍然曰矍然切朕未之思七月罷承嗣政事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

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即將

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

朴又來矣朴匹角切言其身必誅死為鬼也不旬月輒遭擒

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

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

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

振乃相與共構陷善思坐流驪州太后知其

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右補闕朱敬則以

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眾心已

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急趨無善迹促

杜少和聲促起玉切侯董筆賦曰急促促杜變調改曲卑殺纖妙微聲繁絲 汲古閣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九 汲古閣

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芻狗為狗祭祀用之莊子芻狗之已陳也行

者踐其春蘇者取而爨之牙角今成是其錦喻人集作已過以成於 伏願去妻非之

罪頓姦險之鋒芒頓讀曰鈍芒無方切 室羅

織之源室步栗切塞也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

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

泥耳籠頭枷研楔較摺臍籤研倪堅切切也 也後先結切

角切模機也穀急來也權子廉切指力
切又之涉切折也磨胃也史記折脅指齒
千廉切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
銳也貫也

迎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
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
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
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
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
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
陸狀元通鑑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
采其言制獄稍衰田敬則 太后春秋雖高
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齒落
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以九
月爲社
二年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
功賞皇嗣竇德妃父孝謹爲潤州刺史有奴
妄爲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

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
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詛龐氏當斬其
子希城古咸切 請侍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牒

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
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古巧切
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
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彊必
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
陸狀元通鑑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
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
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有功亦除名田徐薛

姚璿神六切 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
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 春一月以婁師德
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居効切
云校報也言見 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
使犯不報也

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

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
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
爲州牧榮辱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
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
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概七小切色變此所以爲吾
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
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傳本

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三

汲古閣

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
旣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
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
聞之令舉入宮中舉羊茹切昇車也使醫內五藏傳方太
納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遇切太
后親臨視之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
此卽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延載元年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以上輸兩

俸以贍軍拾遺王求禮進言曰陛下官
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姚璹曰
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姚璹爲識大體者邪
事遂寢禮傳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
宰相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
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
太后曰卿真宰相也傳本

天冊萬歲元年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四

汲古閣

其一以爲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
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
指期天澤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微
幸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民知禁
姦宄肅清其二以爲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
歲逢赦必賜階勳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
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其三以爲陛下
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

乃方之士芥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

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倏往蓬

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

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

尤甄賞罰甄稽天切察也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

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

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出太

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執之於瑤光殿

陸米元通鑑卷九十六唐紀三十五汲古閣

前樹下使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

寺焚之以造塔

萬歲通天元年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

憺寡欲憺杜覽切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

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攸緒遂優游巖

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買田

使奴耕種與民無異夏五月營州契丹松

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

攻陷營州乙丑遣曹仁師張玄遇李多祚麻

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八月仁師等度黃塵

谷上諸羊切如意初里歌曰黃塵黃塵草裏

與契丹戰於硤石谷唐兵大敗契丹設伏橫

擊之飛索以縋其字未詳玄遇仁節生獲之總管

燕匪石宗懷昌等全軍皆沒九月突厥寇

涼州執都督許欽明吐蕃復遣使請和親

太后遣右武衛尉曹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

陸米元通鑑卷九十六唐紀三十六汲古閣

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四鎮龜茲于闐

碎葉疏勒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十姓吐蕃五

侯斤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

振上疏以爲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

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宜以計

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今報之宜曰四

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今若果無東侵

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

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太后從之 契丹孫

萬榮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

澤令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

畏契丹猝至上第悉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備

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

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出仁傑碑傳 時契

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硤石姚元崇剖

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陸狀元通鑑唐紀三十七 卷末 汲古閣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

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潘好禮

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

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

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

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

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

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

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

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

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

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舜之

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

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上盧經切下偶 數挂

網羅數所角切 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

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

陸狀元通鑑唐紀三十八 卷末 汲古閣

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

寸之地徐廉曰方 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

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出有功本傳

神功元年正月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

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意

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

諭其意者 尚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

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

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
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
侍易之爲司衛少卿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
客晉卿皆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
六郎 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
靈夏朔代六州至是突厥默啜求六州降戶
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太
后不許姚璿楊再思以契丹未平固請與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唐紀 汲古閣
乃悉驅六州降戶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
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
其昏默啜由是益疆田歸道與閭知微爭論
於太后前歸道以爲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
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 前益
州長史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山東不
安起爲滑州刺史太后召見問以朝廷得失
及善陳治亂之事十餘條太后曰外州末事

爲根本卿不可出畱爲內史善傳 四月
遣武懿宗妻師德沙吒忠義將兵二十萬擊
契丹 司僕少卿來俊臣與皇甫文備共誣
李昭德謀反下獄俊臣又欲羅告武氏諸王
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
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
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
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太后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唐紀 汲古閣
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
唯怪來俊臣奏不下俊臣聚結不逞構良善
賄賂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
后乃下其奏六月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
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杜覽切俊臣
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挾一穴切挑也披
腹出心騰踴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
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

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

今眠者背始帖席矣帖記協切安也俊臣方用事選

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

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

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族

滅太后乃赦之傳本上林令侯敏素諂事

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

君宜遠之遠于願切離也敏從之俊臣怒出為武龍

陸狀元通鑑案末唐紀四十一汲古閣

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畱俊臣敗其黨皆

流嶺南敏獨得免擢吉頊為右肅政中丞

秋七月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

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

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

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

移罪於草野註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

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

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出本

傳九月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

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

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

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與俊臣死不

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

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

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

陸狀元通鑑案末唐紀四十二汲古閣

臣亦不自休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

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

以百口為陛下辭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

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

曰曷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

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出崇本傳

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冤者太后復召為肅政

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

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

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出本傳

冬閏十月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爲鸞臺侍

郎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爲天生四夷皆在

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書禹貢西

被于流沙疏云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

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是延澤計當在居延

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北橫大漠未各切北

王制曰西不遠流沙方沙漠也

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若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四唐紀 汲古閣

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

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

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

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昔

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

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尙虛名蓋

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立李思

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

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

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

阿史那斛瑟羅爲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

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

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

與螻蟻校長短哉螻蟻即侯切螻蟻蛄也蟻蚍

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

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四唐紀 汲古閣

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

賊深入則有顛覆之慮頭陟利切貽也淺入必無虜

殺之益亡也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事

雖不行識者是之出本傳及唐紀 鳳閣舍人李嶠

知天官選事始置員外官數千人出本傳及

聖曆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太后意

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

風沐雨櫛側瑟切櫛猶梳也親冒鋒鏑丁歷切以定天

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

祔符遇切祔謂合食於廟也

太后曰此朕家事卿

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四十五

汲古閣

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三月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戊子廬陵王至神都

出仁傑傳

六月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爲妃鳳閣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爲合州刺史八月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惟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四十六

汲古閣

種種之不生金銀非真物繒帛皆疎惡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爲昏我爲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監察御史裴懷古從間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瘁突騎譟聚以爲間謀欲取其首以爲功有果毅嘗爲人所枉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收之得全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修城衛州

史太平敬暉謂僚屬曰吾聞金湯亡郎切

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後漢注金取其堅湯取其熱皆喻險固也非粟不守

奈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

姓大悅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

傑舉其子司府丞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

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祁奚移切左氏傳襄公三

年祁奚舉其子午為中軍尉君子不以為比通事舍人元行冲博

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八 汲古閣

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脯力矩切乾肉也醢呼改

切肉參朮以攻疾參梳切朮本亦作蔞木直

有補生上黨山谷爾雅木山僕竊計明公之

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

吾藥籠中物籠力董切竹器又力紅切何可一日無也本

傳 遣武重規沙吒忠義張仁愿將兵三十

萬以討突厥默啜又遣闕敬容將兵十五萬

為後援癸丑默啜寇飛狐鴻孤切蔚州縣名

是之口陷定州殺刺史及吏民數千人 默啜

圍趙州長史唐殷若翻城應之殷音檢若

史高敞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輿之詰默啜

默啜以金師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

降則死敞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

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

贈敞冬官尚書諡曰節敞頌之孫也 皇嗣

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九月立廬陵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八 汲古閣

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甲戌命太子

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

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

盈五萬以狄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宋

玄爽為長史崔獻為司馬吉頊為監軍使時

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監

田令薛訥仁貴之子也太后擢為安東道經

略將行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

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
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 以
天官侍郎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
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
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摸稜各切稜盧登切
時入謂之蘇摸稜傳本突厥默啜盡殺所
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所過
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不
陸狀元通鑑卷十九 唐紀四十九 汲古閣
敢逼狄仁傑將兵十萬追之無所及默啜還
漠北擁兵四十萬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
中國之心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
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以狄仁傑爲河
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逼者
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願曲赦河北
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
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通還本貫散糧運以賑

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郵于求切郵驛謂行書舍也恐諸
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蔬糲上郎葛切
疏菜食也糲脫粟也張晏曰斛粟春七斗米爲糲禁其下無得侵擾
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二年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尙幼論欽陵兄
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
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爲中國
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
陸狀元通鑑卷十六 唐紀五十 汲古閣
昂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畋集兵
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欽陵自殺夏四
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 內史王及善
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
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爲
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旣高年不宜更
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
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

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
太后不許以及善爲文昌左相鸞臺侍郎同
平章事 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婁師德薨師

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
之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
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數

角切擠膜
西切排也

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

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汲古閣

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

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

矣仁傑旣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

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

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傳本

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

都尉爲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

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爲齋

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

學校殆廢而曷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

離未獲原有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爲時

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

以下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進又自楊豫

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

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泰

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忠枉遭按鞫亦皆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二

汲古閣

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爲菹醢矣

菹醢魚切
壺菹之稱

醢許亥切
肉醬也

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爲良輔何乃

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

甄稽延
切察也

臣恐曷之負冤得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

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

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

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

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

不能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爲之漸寬承慶爲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爲萊蕪令太后召謂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卽日拜鳳閣舍人

立傳

久視元年吉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汲古閣

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偃僂

上於武切下隴主切

曲也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

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與時詎可倚邪

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

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

一鐵鞭二鐵槓三七首

槓陟瓜切筆也七身履切通俗文曰七首

短而便用也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槓槓其

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斫其喉太宗壯朕之志

今日卿豈足爲朕七首邪頊惶懼流汗拜伏

求生乃止由是坐貶辭日得召見涕泣言曰

臣今遠離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

后命之坐問之頊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

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

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

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

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汲古閣

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臘月辛巳太

后問鸞臺侍郎同平章事陸元方以外事對

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

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旨庚寅罷爲司禮卿

元方爲人清謹再爲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

訪之元方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悉取奏

藁焚之

藁古老切草也

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

衰乎夏四月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

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陸狀无通鑑 卷六唐紀五十五 汲古閣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畱注官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縲索及騎射舞槊所屬切牙每陷陳如鶻入鳥羣鶻胡骨切鳥名所向披靡黃麋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爲所縲又有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其後二人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

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太后用其言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鈴衛將軍務整爲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太后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陸狀无通鑑 卷六唐紀五十六 汲古閣松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谷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旣死彼新爲將不習軍事諸貴臣子弟皆從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爲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 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其略曰今之伽藍上未迦切梵語云僧伽藍摩或云僧伽羅摩若中華

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

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又曰游僧

皆託佛法誑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陌莫白切田間

道南北曰阡闕闕亦立精舍闕戶闕切闕胡對切古今注云

闕市門也化誘所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

於制敕又曰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涕

浪五嶺騰煙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剎初切

梵言剎華言竿卽幡柱也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緇切

陸狀无通鑑卷末唐紀五十七汲古閣

黑色僧所服袈色衣也又曰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

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昨陵切尙憂未遍

自餘廊宇不得全無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

豈欲勞人以存虛飾又曰比來水旱不節當

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

隅虞俱切將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爲善

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太后信重內史梁文

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

仁傑好面引廷爭側逆切漢書注廷謂當朝廷而諫諍太后

每屈意從之仁傑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

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

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

煩公九月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

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

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

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

陸狀无通鑑卷末唐紀五十八汲古閣

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文學蘊

藉則蘇味道李喬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

才犖呂角切卓犖有才辯也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

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

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尙未用也太后

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

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

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州

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
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
為私也此出仁傑本傳冬十月制復以正月為十

一月一月為正月 章安石為鸞臺侍郎同

平章事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

面折之數所角切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

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

賈公戶切行賣曰商坐販曰賈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五十九 汲古閣

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

皆歎服出本傳

長安元年三月大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

入賀侍御史王求禮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

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進言曰

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

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

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

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 六月以夏官尚書

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賤

妻崔氏常叱媵婢上以證切送女從嫁為媵婢母聞之不

悅迥秀即時出之或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

過非七出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

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竟出之 武邑人

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六十 汲古閣

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寡

裳上起虔切樞衣也言周公復辟必亦切君

裳裳遜位以禪於禹周公復辟也復子明

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

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

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何不禪位東宮自怡

聖體怡與之切安也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

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

覆竝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
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閒簡臣又聞陛下有二
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
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傳敎其孝敬之道以
夾輔周室屏藩王家斯爲美矣疏奏太后召
見賜食慰諭而遣之出本 天官侍郎安平
崔玄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
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自卿改官以來聞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一 汲古閣
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
任乃復拜天官侍郎仍賜綵七十段出本
以主客郎中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先是涼州
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
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
城北境磧中上七迹切 置白亭軍控其衝要
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
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

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牧率之後
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
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
被野路不拾遺出本
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試武舉 五月蘇安恒
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
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
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二 汲古閣
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謂大
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
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
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
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出本
傳 九月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陸桑
吐蕃 宴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
亦預宴彌薩屢窺之上去隨 太后問其故對

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休

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

碣其竭切海邊山名營州柳城縣東

有碣石山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

傳山本

十月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都

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十一月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爲陛下既知

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

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按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三

唐紀 汲市閣

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

侍御史

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

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

平鄉尉猗氏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以

事嘉貞爲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爲

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太后善其奏

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已之官授之太

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

內殿與語大悅卽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

郎中賞其得人也

貞傳

三年秋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

相攻安西道絕太后命唐休璟與諸宰相議

其事頃之奏上太后卽依其議施行後十餘

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

太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謂諸宰相曰休璟

練習邊事卿曹十不當一 九月初魏元忠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四

唐紀 汲市閣

爲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執每

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

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太后召易

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

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

無以易辭季昶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

期少年不閒吏事曩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

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

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

蒙被恩渥

乙角切說文霑也

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

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

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

子淺切

太平公主之

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宴

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

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戩

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六十五

汲古閣

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

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

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

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謂說

曰名義至重鬼神雖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

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

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

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爲子孫

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

上音促

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

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

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

人宜并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

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

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

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六十六

汲古閣

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

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

巷怊怛

許容切擾恐也

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

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

髀部禮切股也

而籍

口於公朝畏迕

籍其廉切簡也迕五故切逆也

易之等意徒

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

譴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

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

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跡大怒
欲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魏知古係救得免
遂貶元忠爲高要尉戡說皆流嶺表殿中侍
御史王駿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
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冒莫報切犯也得無狼狽
乎駿曰魏公以忠獲罪駿爲義所激顛沛無
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告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六 唐紀六十七 汲古閣
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
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鞠之頃之中使督趣
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畱如此懷素請柴
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鞠
之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
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
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樂
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

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
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
臣推鞠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
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
貞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
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
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
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八 唐紀六十八 汲古閣
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
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
悚惕他歷切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
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
后知之故得免出璟本傳始安徐歐陽倩擁衆
數萬攻陷州縣朝廷患得良吏以鎮之朱敬
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
爲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

上邪書示以禍福情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
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
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
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歸所掠貨
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
定

四年二月朱敬則以老疾致仕敬則爲相以
用人爲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太后嘗與宰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六十九

汲古閣

相議及刺史縣令三月李嶠唐休璟等奏竊
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
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
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由於此望於臺閣
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
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韋嗣
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制各以本
官檢校刺史嗣立爲汴州刺史其後政迹可

稽者唯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鍾
而已鍾胡四月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

像於白司馬阪令春官尙書武攸寧檢校糜
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戶貧弱者衆
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

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極舊

切韻如蒸字之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

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七十

汲古閣

方作過後因緣豈如現在果報監察御史張
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
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減
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
務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爲之罷役仍
召見廷珪深賞慰之田嶠七月以楊再思
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
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

再思曰

酣胡甘切張宴
日中酒曰酣

楊內史面似高麗再

思欣然卽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

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

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左補闕

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

爲長社令 唐休璟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

寵不臣必將爲亂殿下宜備之相王府長史

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六 唐紀
七十一

汲古閣

愛死恐不益於王八月改春官尙書餘如故

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

崇以字行 九月以姚元之爲靈武道安撫

大使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

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

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

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出東
之傳

太后命

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令

岑義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爲累太后曰苟或

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諸緣

坐者始得進用 十二月太后寢疾居長生

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

疾少間

居寬切
少愈也

崔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

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

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

篤恐禍及已引爲黨援陰爲之備辛未許州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六 唐紀
七十二

汲古閣

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

廉切視兆也
相息亮切

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

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崔神

慶宋璟鞠之璟等奏昌宗包藏禍心法當處

斬太后不聽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不肯

行奏曰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

也臣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爲

昌宗包藏禍心而陛下不忍加誅此乃陛下

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宋璟復奏曰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聲色愈厲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赦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千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遣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袁恕已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六

汲古閣

之任如何搏伯各切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先是李嶠崔玄暉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竝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世彥範易之等傳

右武后在位二十一年壽年八十一

考異曰

天授元年司刑丞杜景儉

實錄及新紀表傳

皆作景儉蓋實錄以草書致誤新書以承之耳今從舊紀傳

長壽元年來俊臣羅告任知古狄仁傑等

舊

來俊臣傳云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長史

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

弘司賓卿崔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竝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六

汲古閣

為羅告李嶠傳云太后使給事中李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德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竝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為潤州司馬按嶠平生行事恐不如此今不取

聖曆元年十二月狄仁傑勸太后召廬陵王吉

項說張易之昌宗

世有狄梁公傳云李邕

其辭鄙誕始非邕所為其言曰后納諸武

之議將移宗社擬立武三思為儲副遷廬

陵王於房陵諸武陰計日夜獻謀曰陛下

姓武合立武氏未有天子而取別姓將為

後者也太后既已許禮問羣臣曰朕年齒

將衰國無儲主今欲擇善誰可當之朕雖

得人終在羣議諸宰臣多聞計定言皆希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六

唐紀

吉仁傑獨退立家無一言太后問曰卿獨

無言當有異見公曰有之臣上觀乾象無

易主之文中察人心實未厭唐德太后曰

卿何以知之公曰頃者匈奴犯邊陛下使

梁王三思於都市召募一月之外不滿千

人後廬陵王踵之未經二旬數盈五萬以

上觀之人心未去陛下將欲繼統非廬陵

王餘實非臣所知天后震怒命左右扶而

去之按廬陵王為河北元帥在立為太子

後且當是時睿宗為皇嗣若仁傑請以廬

陵王繼統則是勸太后廢立也此固未可

信或者仁傑以廬陵母子至親而幽囚房

陵勸召還左右則有之矣談賓錄曰聖曆

二年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逾分懼不全

請計於天官侍郎吉項項曰公兄弟承恩

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六

唐紀

有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享茅土

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項所謀易之兄弟泣

請之頃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

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立

廬陵以繫生人之望易之乃承間屢言之

則天意乃易既知項首謀乃召問項項曰

廬陵相王皆陛下之子高宗切託於陛下

唯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御史臺記曰則

天置控鶴府項與易之昌宗同於府供奉
與昌宗親洽昌宗自以貴寵踰分懼不全
請計於項云云如談賓錄蓋太后寵信諸
武誅鋤李氏雖已子廬陵亦廢徙房陵故
仁傑勸召還左右以強李氏抑諸武耳張
吉非能爲唐社稷謀也欲求已利耳若仍
立皇嗣則已有何功故勸太后立廬陵爲
太子而太后從之然則欲召還廬陵者仁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汲古閣

傑之志也立爲太子者張吉之謀也談賓
言聖曆二年及以項爲天官侍郎臺記謂
睿宗爲相王則皆誤也新秋仁傑傳云張
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
陵王可以免禍計仁傑亦安肯與易之深
言此事狄梁公傳又云後經旬召公入曰
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頌不見勝何也對曰
雙陸輸者蓋爲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

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天后曰
是朕家事斷在胸中卿豈合預焉仁傑對
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四海之內悉爲
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
股肱臣安得不預焉又命扶出竟不納按
於時皇嗣在宮中不得言無子及久虛儲
位也朝野僉載云則天曾夢一鸚鵡羽毛
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汲古閣

狄仁傑曰鸚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
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
也魏王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反
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
乃憶狄公之言謂之曰卿曾爲我占夢今
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仁傑曰陛
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宸
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齊

癰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救追廬陵河
內王等奏不許入城龍門安置賊徒轉盛
陷沒冀州則天急乃立廬陵王爲太子充
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
頭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按是時睿宗
未爲相上又仁傑若言內有賢子外有賢
姪乃是懷兩端也今採衆說之可信者存
之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
七十九

汲古閣

九月壬申立廬陵王爲皇太子

實錄云丙子

據唐曆甲戌皇太子顯充河北道行軍大

元帥狄梁公傳亦云皇太子爲元帥以公

爲副是先立爲太子後爲元帥也今從新

本紀

長安三年九月蘇安恒上疏理魏元忠張易

之等欲殺之朱敬則等係救得免

舊傳云易

之欲遣刺客殺之若遣刺客必不遣人知

敬則等安能保護蓋欲白太后殺之耳

鄭杲謂宋璟奈何卿五郎

新舊傳皆作鄭善

果按善果乃高祖時人新舊傳皆誤當從

仙史臺記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
八十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育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九十七

唐紀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諱顯高宗第七子也立爲太子高宗崩太子卽位武后欲專政革命立一年廢爲廬陵王遷于房陵狄仁傑從容開說太后復召歸立爲太子武后疾張柬之等斬幸臣張昌宗等奉之卽位後爲韋后所弑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七

唐紀

汲古閣

神龍元年

乙巳

春正月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

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存故切多祚之先本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

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

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

以冉切

相代同泛江

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古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七

唐紀

汲古閣

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

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

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

起居

左右羽林將軍掌統北衙禁兵曰北門張柬之謂李多祚曰將軍居北門幾何

矣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

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

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

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

先帝以神罷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

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南牙諸衛兵也同

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

蹇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

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諸公更爲後圖李

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

欲納之鼎鑊乎上胡郭切鼎大而無足請殿下自出止

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 汲古閣

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

昌宗於廡下上罔甫切堂下周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

殿環繞侍衛環音患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

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

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

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

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

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

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

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

謂崔玄暉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

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

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

日表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甲辰

制太子監國以恕已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卽位赦天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 汲古閣

下相王加號安國相王皇族先配沒者子孫

皆復屬籍仍量叙官爵丁未太后徙居上陽

宮其宮在東都禁苑之東接皇城之西北帝帥百官上太后尊

號曰則天大聖皇帝以張柬之爲夏官尙書

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暉爲內史袁恕已同

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爲納言竝賜

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自餘官賞有

差 二月帝帥百官問太后起居每十日一

往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

七稔切古宗廟前制

廟後制寢秦始出寢起百官旗幟服色文字

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

為并州老君為玄元皇帝太后之遷上陽

宮也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

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元之事則天

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

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

陸狀元通鑑卷七唐紀五派古閣

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

史出姚崇本傳立妃韋氏為皇后初韋后生邵

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之遷房陵也安

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

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

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

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

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

于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周后桓彥

範上表曰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

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

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伏願陛下覽

古今之戒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

朝于國政上不聽周本傳二張之誅也洛

州長史薛季昶丑兩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

雖除產祿猶在呂產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

陸狀元通鑑卷七唐紀六派古閣

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机居復切

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

吾不知死所矣朝臣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

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

圖噬臍無及噬時制切下祖兮切左氏若不

及不可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

官婉兒者婉於阮切上儀之女孫也儀死沒

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

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卽位又

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上卽涉切下羊諸切

婦官婕言接幸好言美稱也唐制婕妤爲世婦之首用事於中三思通

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

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東之等皆受制於

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爲

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執復振

張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東之等或

陸狀元通鑑卷七 唐紀 汲古閣

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

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

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執已去知復

奈何 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韋后惡而譖

之上由是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葉式涉切姓也靜能其名

皆以妖妄爲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畜力切時韋后

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于仄以普思爲祕
門降墨敕斜封授官號斜封官

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暉固執

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

卽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

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監孔穎達爲國子

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左拾遺李邕上疏

以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

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

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

陸狀元通鑑卷七 唐紀 汲古閣

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

國上皆不聽上卽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

要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 五月以

張東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十六人

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

死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革命之際宗室

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

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願陛下降其土爵

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

崔湜常職切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

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

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

愔於今切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戶叅軍

坐賊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

哀旣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

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

陸狀无通鑑卷九十九 唐紀 汲古閣

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

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

視執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

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

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上陟遙切朝露見

也而晏然尙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

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

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

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

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

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

奪之權上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

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已爲南陽

王崔玄暉爲博陵王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

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

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國桓彥範韋氏

陸狀无通鑑卷九十九 唐紀 汲古閣

思等 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

衆莫肯爲中書舍人岑義爲之語甚激切中

書舍人畢構大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旣得

志義改祕書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上嘉宋

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

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旣復子明辟王當以

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命右僕射豆盧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

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爲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爲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爲宰相矣 河南北七州大水八月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宋務光上疏以爲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門爲宰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唐紀十一 汲古閣

相言朝廷使之變理陰陽也又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祿賜又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十一月上御洛城南樓觀潑寒胡戲呂元泰上疏以爲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上色百切求也疏奏不納 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

皇后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冢宰大宰也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畸居宜切殘餘也 二年春二月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唐紀十一 汲古閣

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姜師度馬懷素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皆預焉 初少府監丞宋之問及弟之遜皆貶嶺南逃歸匿於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聞之密遣其子曇徒含切及甥李俊七緣切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俊及冉祖雍冉而剌切姓也上書告同皎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

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等按其事同皎等皆坐斬之間之遜竝除京官 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致書元忠以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傳而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三 唐紀十三 汲古閣

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 緇莊持切謂浮屠服壞色衣者 使遊走權門借執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執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為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

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忠傳 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 上所倚切履不攝跟 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趨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四 唐紀十四 汲古閣

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蘇珣 式亮切 徐堅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出璟本傳

范祖禹唐鑑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亾國者中宗愚闇足以取亾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

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武三

思使鄭愔告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

玄暉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唐紀十五

汲古閣

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已賓州

司馬玄暉白州司馬秋七月立衛王重俊

爲皇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

所爲多不法左庶子姚班屢諫不聽武三

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廢

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

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

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

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

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李朝隱奏稱

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上以暉等嘗

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

濠州柬之於瀧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

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出李朝隱爲聞

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

不許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唐紀十六

汲古閣

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乃以利用攝右臺侍

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暉已死遇彥範

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槎助肉

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尸而殺之別古瓦切

其骨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

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拊地上蒲錄切爪甲殆

盡仍極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桓彥範

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三思既

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

猶言世間耳避

太宗諱故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

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

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哥卿太府

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御

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

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

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出三思等傳

初李嶠為吏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七

汲古閣

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

廣引貴執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庫減

耗乃更表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初祕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宮監察御

史崔日用劾奏之上不聽普思聚黨於雍岐

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

之普思妻第五氏

第五姓也後漢書其先齊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大

第為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上敕瓌勿治及車

駕還西京瓌廷爭之上抑瓌而祐普思侍御

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

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

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

下曲為申理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

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

上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十二月突厥默

啜寇鳴沙

故靈州縣咸亨初以為安樂州治小說靈州有沙磧之有聲故曰鳴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八

汲古閣

沙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突厥

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

忠義官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

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

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

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

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

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

其義待元振如初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
其官屬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
一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

龍元年春正月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
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備上疏以

爲卻穀胡谷切卻穀晉文公之謀帥也悅禮樂敦詩書爲晉

元帥所類切中軍帥也杜預射不穿札側八切晉養由基善射射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九 汲古閣

微七札故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取

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

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

罰旣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

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

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

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

上善之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

三思尤忌太子安樂主言於上請廢太

子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

林大將軍李多祚李思冲李承况獨孤禕之

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

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太子與

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閣索上官

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

武門樓以避兵鋒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九 汲古閣

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

上問之上據檻俯上戶曉切檻欄橋也謂多祚所將千

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

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

况禕之忠義餘衆皆潰太子以百騎走終南

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憩於林下憩去列切息也

爲左右所殺子傳 裴邑尉席豫聞安樂公

主求爲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

乃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

官豫恥之逃去

初右臺大夫蘇瓌治

太平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珣密爲之申

璽上乃不問安樂公主及宗楚客使侍御史

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

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蕭至忠使鞠之至忠

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

人羅織害之乎

織質力切武言時有羅織經謂網羅無辜織成反狀也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七

唐紀

汲古閣

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

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

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吳兢因祖

雍之謀上疏以爲相王同氣至親而賊臣乃

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

則雖疎必重奪其執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

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

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

戶受誅一子以愆遠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

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

蠅余

蠅之爲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詩

良可畏也

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

免於難

相王即睿宗也

宗楚客使御史中

丞姚廷筠劾奏魏元忠與李多祚等謀反元

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冉祖雍

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七

唐紀

汲古閣

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

欲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宜數改輕重之權應

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楚客又令袁守

一奏言則天皆在上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

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

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

之入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

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

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

忠行至涪陵而卒

涪音浮邑名屬涪州

見曰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

豈若周來之慘元忠不懼武后而惕息

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

孟子有言德成者不為血氣所使何以能

成其德持志以養之而已矣簞食豆羹不

得則死然蹴而與之乞人不屑者血氣尚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

汲古閣

勝故也萬鍾之祿與不得則死者相去遠

矣然則有不辨理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

也知所以戒則志常為主血氣不能盛衰

之矣又曰血氣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夫此所謂聖學也元忠受材美矣而不

知學以養之故忘在德之成而罹殆辱之

患也

一年三月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

城於河上

愿魚怨切降下江切張仁愿築東受降城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屬豐

州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

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餘里於牛

頭朝那山北

拓撻各切那奴何切

置烽候千八百所以

左玉鈴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鋒遊奕

使戍諾真水為邏衛

上仰佐切遊兵也

自是突厥不

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滅鎮兵數萬人

仁愿建三城不置壘門及備守之具或問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

汲古閣

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此當併力

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

退惡之心也

惡女六切

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

管始築壘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傳本

四月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

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

為之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

從賦詩屬和

上之欲切下朝臣切

使上官昭容第其甲

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
宗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
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
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安樂
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邸國夫人上官婕妤等
皆依執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
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
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 二十五 汲古閣
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
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及皇
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諫略
曰臣聞古之諫官員不必備士有完行家有
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
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
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
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若以造寺必爲理體

之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
降皆聖明矣陛下重俗人之爲輕天子之業
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
衣之士猶尙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
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角切雨 沙彌不可操干戈 彌民卑切僧始落 水也 沙彌雖未具 戒亦入比丘數 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
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 二十六 汲古閣
省莫敢執奏卽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
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
一無所顧出朝隱 等傳
三年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
伯還我秋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
拜俯僂趨出僕力主切杜預云俯 共於僞僞共於僕 立於朝堂
司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
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

和簡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上數與近臣

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工部尚書張

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

太引長孫無忌以鳥羊毛為渾脫猶胡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近服妖也見五行志

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鑾左金吾將軍杜元談

誦婆羅門呪

職按切婆羅門蓋天竺國也俗尚浮圖法傳禁呪 中書

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郭山惲

獨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上許之山惲乃歌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七 唐紀二十七 汲古閣

鹿鳴蟋蟀

音悉率蟋蟀也國風刺晉僖公之詩義取好樂無荒良士翟翟

明日上賜山惲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

切衣服上下具曰襲猶言一副也 上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

波辭眾皆為諂語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

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厄

章穆切酒器古以角為之受三升字或作

微臣職在箴規

上諸深切誠也 侍宴既過三爵誼

諱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三月以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

太府卿韋嗣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品中書侍郎崔湜趙彥昭竝同平章事崔湜

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為相時政出多

門濫官克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

及員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者食封之

家其數甚眾為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

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臣頃在太府每

歲庸調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比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八 唐紀二十八 汲古閣

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勲始可分茅

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

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太半入私

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

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又刺史縣令近年以來

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史

吏部選人衰耄無手筆者方補縣令以此理

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

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弗聽唐本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俱掌銓衡傾

附執要賄賂狼籍數外畱人授擬不足逆用

三年選法大壞侍御史靳恒與監察御史李

尚隱對仗彈之上下湜等獄五月湜貶為襄

州刺史愔貶江州司馬唐選舉志八月上

將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九汲古閣

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裸古玩

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注云獻醴醴謂薦

血腥也裸之言灌也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

神時也瑤餘招切王也周禮注獻醴薦血腥

疏云王出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

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皇后當助祭天地

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為鄭玄注周

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

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國子司業褚無量

議以為祭天惟以始祖為主不配以祖妣故

皇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議注請依欽明議

上從之以皇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齊娘

上莊皆切戒繁也五行志曰景龍三年郊祀

韋后為亞獻以婦人為齋娘以祭祀之服執

妖也助執豆籩欽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為

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為終

獻明欽上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

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

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九汲古閣

不敢言之唐日知傳

右中宗在位六年壽年五十五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諱旦高宗第八子也與中宗太平公主皆

武后所生封豫王又封相王武后廢中宗

以王為王嗣姓武氏中宗復為太子王退

位中宗遇毒崩王子隆基率兵平內難奉

王輔少帝少帝遜位于王王乃即位

景雲元年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
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
者 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
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
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
日尤盛四月上幸隆慶池結綵爲樓宴侍臣
泛舟戲象以厭之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
爲逆亂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燕欽融復上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
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
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
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
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
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已卯上宴近臣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
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

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
矣 出欽明等傳 馬秦客以醫術楊均以善烹調
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
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餠中進
毒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祕不發喪自總庶
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
屯京城使韋捷韋灌高嵩等分領之太平公
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太子皇后知政事甲申發喪皇后臨朝攝政
殤帝卽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爲皇太后宗楚
客與葉靜能等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
事楚客請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相王
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
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
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 則前切馬韉具 從遊
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爲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三十三

敬宗

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陳鍾紹京王崇曄劉幽求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三十四

敬宗

辛巳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并宗楚客等斬之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擲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據益涉切本亦作摩說文一指按也或作擲公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

居宸極羣望所屬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
相王豈得尙守小節不早卽位以鎮天下乎
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
甲辰少帝制傳位相王睿宗卽位復以少帝
爲溫王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
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
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
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五 唐紀 汲古閣

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
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
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
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爲太子
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與太子共誅韋氏旣
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國三宗諸子讓
皇帝 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
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

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
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
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國八主傳 七月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尙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義罷爲右散騎常侍
兼刑部尙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
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
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追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六 唐紀 汲古閣

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八
月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
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罷斜封官凡數千
人 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爲左
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
始 太平公主以太子英武欲更擇闇弱者
立之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
立每覘伺太子所爲纖介居拜切介草喻事之小者必聞

於上太子深不自安 宦者閭興貴以事屬
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於獄上聞之召見朝
隱勞之曰卿爲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因
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
隱所爲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
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
可加一階爲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絹百匹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
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
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中宗之
末嬖幸用事選舉混淆何交切濁也無復綱
紀至是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
侍郎皆不畏彊禦偶許切詩不侮寡不畏
禦善之人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畱者三銓不過
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
先盧懷慎爲侍郎武選亦治 侍御史楊孚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 三十七 汲古閣

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
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時制切御史繩姦
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
矣

二年春正月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
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上嘗密召韋安石
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
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
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
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
乘輦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
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
宗廟社稷之主人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與姚
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
宗之長孫幽悲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
宮不安請出宋王及幽王皆爲刺史太平公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 三十八 汲古閣

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不許頃之
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
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
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
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殿中
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
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等建議
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怨今衆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

汲古閣

口沸騰

上甫味切下徒登切詩百用沸騰沸騰出也騰乘也衆口沸騰言如水之湧

沸而相

乘矣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

亦言之上以爲然制諸緣斜封別敕授官

先停住者竝量材叙用太平公主聞姚元之

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

離間姑兄請從極法貶元之爲申州刺史璟

爲楚州刺史韋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爲政

自是紀綱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五月更

以西城爲金仙公主隆昌爲玉真公主各爲
之造觀逼奪居民甚多用功數百萬十月
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
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爲災府庫
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竝
罷政事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爲自古失
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
覩臣請以陛下所目覩者言之太宗皇帝陛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

汲古閣

下之祖也

撥亂反正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

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

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克溢蠻夷率

服享國長久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

中宗皇帝陛下之兄棄祖宗之業徇女子之

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數百家

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

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姓口

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上
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
俱罄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
之自頃以來爲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陛
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棄太宗
之法不忍棄中宗之政乎陛下不停斯役臣
恐人之愁怨不減先朝之時人人知其禍敗
而口不敢言言則刑戮隨之時韋月將燕飲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唐紀四十一 汲古閣
融之徒先朝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直
言之有益於國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
惟陛下察之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十
二月上召天台山 上湯來切山名異苑曰道
會稽天台山雖非遐遠 道
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
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
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
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

曰廣成之言 莊子廣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
之上陸德明曰廣成子或云卽
老子也 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
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
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
之疾徑耳 疾昨悉切捷也徑邪道也離騷
經夫捷徑以窘步新史作 徑藏
用常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
之 用傳
右肅宗在位三年壽年五十五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唐紀四十二 汲古閣
考異曰
中宗神龍元年張柬之等謀誅張易之遣李
多祚李湛王同皎迎太子 舊李湛傳曰湛與
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
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
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
與南衙執事克期誅翦伏願殿下暫至玄
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

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候
後圖湛曰諸將棄家族共宰相同心匡輔
社稷殿下奈何欲陷之鼎鑊殿下速出自
止遇太子乃上馬就路按劉子玄中宗實
錄唐歷統紀皆以此爲王同岐之言而舊
傳以爲李湛進說今從實錄唐曆等參取
舊傳

東之等受制於三思 舊傳云誅易之明日三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四 唐紀 汲古閣

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
國政是數日五王皆失柄受制於三思矣
事似傷速今微加刪改

五月封敬暉等爲王 統紀曰太后善自粉飾

雖子孫在側不覺其衰老及在上陽宮不
復櫛類形容羸瘁上入見太驚太后泣曰
我自房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
賊貪功驚我至此上悲泣不自勝伏地拜

謝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謀按中宗頑
鄙不仁太后雖變容涕泣未必能感動後
其意其所以疎忌五王自用韋后三思之
言耳今不取五王尊卑先後不定實錄誅
張易之時以張柬之爲首賜錢參以崔玄
暉爲首封王及謫爲司馬長流皆以敬暉
爲首舊傳及開元簿官詔並以桓彥範爲
首按長安四年六月玄暉爲常寧侍郎平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四 唐紀 汲古閣

章事十月張柬之自秋官侍郎同平章事
十一月守鳳閣侍郎誅張易之時唯此二
人爲相神龍元年正月袁恕已自司刑少
卿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庚戌柬之爲夏
官尚書玄暉守內史敬暉桓彥範並爲納
言三月恕已守中書令四月柬之爲中書
令敬暉爲侍中五王還轉先後如此疑實
錄但以誅易之時柬之首謀故以柬之爲

首暉與彥範同爲侍中疑侍中在中書令
上故削諸武表及罷政事皆以暉爲首暉
鐵券時玄暉已加特進暉等罷政方加特
進而玄暉如舊疑特進雖散階而品秩最
高故以玄暉爲首彥範與暉同爲侍中而
彥範被禍最酷疑開元詔及史官特以爲
首未必以當時位次也天后中宗時侍中
疑在中書令上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

源古聞

二年閏正月以敬暉等爲刺史

實錄新紀新

舊列傳皆不見崔玄偉及暉等出爲刺史
年月惟舊紀及統紀唐曆有此三人蓋玄
暉先已出矣但不知何時然暉等貶爲司
馬時乃刺朗毫郢均四州蓋於後又經遷
徙矣唐曆統紀以爲在王同皎誅後今從
之

四月韋月將流嶺南

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

秋分一日平曉斬之有救捨之而不及統
紀月將死附於此年末唐紀在二月舊傳
唐曆皆在五王死後按此年七月殺敬暉
等若在後徐堅表不得云朱夏在辰思貞
不得云發生之月也今約其事附於此月

六月貶敬暉等爲司馬

唐曆統紀皆於王同

皎誅後卽云三思令宣州司功鄭愔誣東
之等與王同皎謀反又貶玄暉等四人爲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

源古聞

僻遠州刺史按愔若於時已告云謀反則
豈應猶得刺史又云告東之等而東之豈
得獨不貶今從實錄

七月長流敬暉於瓊州

實錄初云嘉州後云

崖州新本紀作嘉州舊傳作崖州今從統

紀新傳

睿宗景雲元年宗楚客武延秀等勸韋后遵

武后故事革唐命

舊傳安樂府倉曹符鳳說

武延秀曰天下之心未亡武氏誠云黑
神孫披天裳公神皇之孫也。大周之業可
以再興。勸延秀常衣皂袍以應之中宗。實
錄云宗楚客與弟將作大匠晉卿太常少
卿李悅將作少匠李守貞日夜潛圖令延
秀逃起事太上皇。實錄云楚客龍神初爲
太僕卿與武三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
及三思誅附安樂而韋氏尤信任之。楚客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 汲古閣
當 魏山始言在昇位尤愛宰相及居
之又思太極南面日足矣。雖附韋氏志
竊宸極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
所不取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九十八
唐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春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始封楚王。改封臨
淄。中宗爲韋皇后安樂公主所鴆弑。王率
兵入誅韋后等。奉睿宗輔政。睿宗卽位。立
王爲太子。景雲二年。令太子監國。先天元
年七月。傳位于太子。八月。太子卽位。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 汲古閣

先天元年壬子二月。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
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
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
勿謂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
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
自公主第門出。遇朱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
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

出塞虜亦不敢犯。秋七月。彗星出西方。

軒轅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形如騰龍援神異

曰軒轅十二星入大微。至于大角。記天官書

各所居也。大角天王帝庭也。晉書天文志大角在攝

提間大角天王坐也。又為天棟正經紀也。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

新。又帝座及心前。上思尋切史記天官書曰

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洪範五行傳

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

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主以是上曰。傳

陸狀无通鑑唐紀 汲古閣

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

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

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

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

在已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

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為嗣。懼不克堪。未

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

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者。皆汝力也。今帝座

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何疑邪。壬辰制

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

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

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耶。昔舜禪禹。猶親巡

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

之。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

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丙午立

妃王氏為皇后。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

陸狀无通鑑唐紀 汲古閣

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極樞而事集。刑部有

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索杖。集羣吏

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

能撓。蓮條切說文撓理也李日知嗔。受。上稱人切志也李日知

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

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上堅切眾共

謫之。

朱徽曰。唐史以先天系之睿宗。蓋紀實事。

通鑑系之明皇成帝志也

開元元年癸亥三月。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

政其略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

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

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

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

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

去佞邪。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

陸狀无通鑑 卷之六 唐紀 源古閣

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使簡而難犯。

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太平公主

体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

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

義蕭至忠崔湜常元楷李慈李猷賈膺福等

謀廢立。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

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

割。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

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

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

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

卿言。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

作亂。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王毛

仲姜皎李令問王守一高力士李守德等。定

計誅之。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廐馬。閑何開

廐居又切。周禮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注云。

每廐為一閑。唐制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廐之

陸狀无通鑑 卷之六 唐紀 源古閣

馬。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

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騊駼。六曰天苑。及兵

三百餘人。與同謀十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

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

出。執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太平公主逃入

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

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

死。賜姓李。官爵如故。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

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

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着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宦者傳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汲古閣

范祖禹唐鑑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信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寢干國政。其源一啓。

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壽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汲古閣

乃流新州。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懾之涉切懼也惟左軍節度薛訥。朔方道大總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陣。上深歎美慰勉之。甲辰獵于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

臣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上卽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旣至。上方獵。引見。帝曰。卿宜遂相朕。崇奏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能行。臣敢辭。上問之。崇曰。臣願政先仁恕。不賞邊功。法行自近。始宦豎不與政。却戚里之貢獻。不使戚屬任臺省。接臣下以禮。忠臣得批逆鱗。絕佛道。陸狀元通鑑 卷八 唐紀 汲古閣

之營造。以漢祿莽閭梁爲戒。帝曰。朕能行之。翌日卽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吏事明敏。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卽位。勵精爲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群臣競。抑上切。上皆納之。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

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陸狀元通鑑 卷九 唐紀 汲古閣

十二月。赦天下。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省。侍中爲監。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敕都督刺史都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姚崇旣爲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

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說左遷相州刺史。本傳

二年春正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通謂之律。陸狀元通鑑

也。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敷羊切。初有內教坊。置于禁中。都以中官為之。使蓬萊宮側。更置左右教坊于京。自是不隸太常。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法曲如字。初隋有法曲。其聲清而近雅。明皇愛之。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號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

客皆上疏。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樸。四角切。尚。樸素謂敦尚質朴。見機少私。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戶彊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

不能存趙。佛。符勿切。澄。本姓帛氏。天竺人。善大和尚。勸于季龍。立傾心事。澄後澄謂弟子曰。石氏當滅。吾及未亂。先化矣。遂卒。明年季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通鑑

龍死。遂大亂。石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鳩。居尤切。僧國號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鳩。居尤切。實入切。羅什。亦天竺人。姚興待以國師之禮。仍使人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眾經。姚氏僧國號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二千餘人。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敕紫微黃門覆按。姚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

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責戚束手。敕自今所
在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頽壞應葺者。詣有司
陳牒檢視。然後聽之。上思徐有功用。法平
直。以其子大理司直倫。龍春切為恭陵令。寶孝
謚之子光祿卿。幽公希臧等。上古咸切請以
已官爵讓倫。以報其德。由是倫累遷。申王府
司馬。功傳有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
珪為其府叅軍。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先
陞崇。无通鑑。卷六十二 唐紀十二 陞古南
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
行。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
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事遂
寢。由是請謁不行。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
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按問。
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上。曰。幽
求等皆功臣。乍就閒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
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乃

貶幽求為睦州刺史。紹京為果州刺史。求等
本傳。敕涪州刺史周利貞等。涪房切十三人。皆
天后時酷吏。比周興等情狀差輕。宜放歸草
澤。終身勿齒。吏傳五月。以歲饑。悉罷員外
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
吐蕃相盆達延遺宰相書。請先遣解琬至河
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方大總
管。故吐蕃請之。時琬已致仕。復召拜左散騎
常侍。无通鑑。卷六十三 唐紀十三 陞古南
常侍而遣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
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黃門監魏
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
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遣
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
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
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卿子才
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

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爲其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卯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撓女工切。又女教切。擾亂也。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累陸狀元通鑑卷之六十四 梁古蘭聖政矣。上久乃許之。知古罷爲工部尚書。崇傳本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之弟也。幽王守禮。上之從兄也。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諸王每旦朝於側門。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乙角切。帷幄四合象宮室也。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或講論賦

詩。間以飲酒博奕遊獵。奕夷益切。圍碁也。諸王或有疾。上爲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爲業煮藥。回飈吹火。誤蕪上須。飈鼻遙切。說文扶搖風也。字作飈。又亦作飄。通作飈。音紕招切。回風也。須。詢趙切。說文面毛也。徐鉉云。俗作鬚。非是。須。須之。須。本。惜。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陸狀元通鑑卷之六十五 梁古蘭刺外州。六月。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義兼幽州刺史。幽王守禮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餘州務皆委上佐主之。是後諸王爲都護都督刺史者。竝準此。諸子傳吐蕃使其宰相尚飲藏來獻盟書。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其舊

成錦繡聽染爲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
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
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
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
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丁未襄王重茂薨追諡曰殤皇帝禁百官
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禁人間鑄佛寫經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宋王成器

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

子虛賦離宮別館彌山跨谷秦作離宮三百
漢書注云離宮者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

也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

於宮側環音官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

花萼相輝之樓萼逆各切花附承花者也花
萼相輝取詩常棣之華萼不

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

歡資資優渥

宗說切賜也

先是二

月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
之史冊從之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
所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
以爲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
頒告中外

臣光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
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爲符命小臣
之誚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宋王成器

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

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敕以歲稔傷農稔忍甚切熟也令諸州修常平倉法

江嶺淮浙劍南地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突厥葛邏祿等部落請涼州降冬十月

吐蕃復寇渭源甲子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

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駿帥所

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谷達延將吐蕃十

萬屯大來谷。駿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于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角以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駿復夜出兵襲之。虜大潰。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陸狀元通鑑 卷八 唐紀 汲古閣

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輦奉御。養之宮中。立皇子嗣真為郾王。上慈陵切。故郾國在東海。嗣初為郾王。嗣主為郾王。上於申切。故郾地在濮陽。立郾王嗣謙為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於上。故立之。

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為卿相。

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謂於歌切。請也。告如字休。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于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陸狀元通鑑 卷八 唐紀 汲古閣

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參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未不肖用事。為其僚。

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

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

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媚莫切

媚也嫉昨昔切害也言如害其功書媚作冒蔽也報切

切狠也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與

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

哉秦晉曰如有一個臣斷斷荷無它技丁斷

亂切又音短又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

陸狀元通鑑卷八十一 漢書

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

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

民亦職有利哉懷慎之謂矣職主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上蒙通切

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都督州縣捕

而瘞之議者以為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疑

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

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

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

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蛇而愈疾蛇職

水蟲賈誼新書楚王食寒菹而得蛇恐左右

有仁德天之所輔也是孫叔殺蛇而致福蛇市

夜嘔而蛭出久疾皆愈孫叔殺蛇而致福市

見乃斷之其母曰汝有陰德必不死也奈何不忍於此而忍人之飢死乎若使殺蝗有

禍崇請當之本傳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

有所凝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

陸狀元通鑑卷八十一 漢書

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九月以懷

素為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

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親送迎

之待以師傅之禮以無量羸老特為之造腰

輿在內殿令內侍昇之上羊朱切說初監

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還陳磧西利害請

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枝汗那

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

了達爲王。發兵攻之。技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己至西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屬賓等。屬居例切八國皆遣使請降。勒石陸狀元通鑑卷九十八 漢古國紀功而還。會有言其賊汙者。坐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喝。上欺用切下許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如故。貶日知爲歙縣丞。歙失涉切屬歙州。屬本傳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

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四年春正月。皇后妹夫長孫昕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之。傑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心。冠冕被陵。誠爲辱國。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仍以敕書慰傑曰。昕等朕之密戚。陸狀元通鑑卷九十八 漢古國不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寘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凶人介意。介居拜切間也本傳傑以鄆王嗣真爲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爲安西大都護。二王皆不出閤。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二月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兼河南採訪使。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楊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遇

大梁若水餞之佇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

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遣宦官

詣江南取鵲鵲鵲等郭璞有切鵲倉經切鵲奇力切鵲鵲水鳥色黃赤有班文食短狐

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鵲苦今切鵲在水江東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煩擾道

過汴州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

鳥以供園池之觀遠自江嶺水陸傳送食以

聚肉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

陸狀元通鑑卷之二十一 梁古園

乎陛下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麒麟為凡獸

之切麒麟仁獸王者之嘉瑞也曰麒麟北曰麟孔衍圖曰麟仁獸木之精也況鵲鵲

鵲鵲曷足貴也上手敕謝若水賜帛四十段

縱散其鳥水傳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

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

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拒

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

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

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

敢違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

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傳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

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

人策惟鄆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

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

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左遷豫州刺史李

陸狀元通鑑卷之二十一 梁古園

朝隱左遷滑州刺史從愿典選六年與朝隱

皆名稱職初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

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濟

嗣立之子也本傳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

翠奇寶可往營置因言市舶之利船薄而久

欲往師子國求靈藥師子西域國居西南海

因以及善醫之姬威遇切真之宮掖上命監

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察

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姬。豈宜寘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

陸狀元通鑑

卷之六

唐紀

漢古

萬安公主爲女官。欲以追福。

十一月。黃門

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

希。竝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望垂

錄。上深納之。乙未薨。家無餘蓄。惟一老蒼

頭。上干剛切。請自衛以辦喪事。圖本。以尚

書左丞。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姚崇

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告。謂告。莊詩。廉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

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爲時所

陸狀元通鑑

卷之六

唐紀

漢古

譏。主書趙誨爲崇所親信。受胡人賂事。覺。上

親鞫問。下獄當死。崇復營救。上由是不悅。會

曲赦京城。敕特標誨名。杖之一百。流嶺南。崇

由是憂懼。數請避相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

代。圖本。十二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

尚書。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內侍將軍楊

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

不與。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有。

漢良父。前。月。姚崇罷為開府儀同

三司。源。姚崇罷為京兆尹。京留守。以刑部

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門監。紫微侍郎

蘇頲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

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

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

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

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荃且緣切默啜北擊校

陸狀元通鑑。卷之五十八。唐紀。深古閣

遇拔曳固逆卒。顏質畧自柳材突出斬之時

郝靈荃奉使在突厥。顏質畧以其首歸之。與

僭諂。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

事者競生心。傲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

靈荃慟哭而死。璟與蘇頲相得甚厚。頲遇事

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頲為之助。璟嘗謂人

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

為國器。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之

父矣。姚宋相繼。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

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

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

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

輒為之起。去則歸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

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

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

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

知今。問齊君。可以無缺政矣。並出。璟及頲傳

陸狀元通鑑。卷之五十九。唐紀。深古閣

道按察使。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

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

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

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

皆待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

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

不稔。幸東都。百司僕隸已備。不可失信。但應

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已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祔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辛亥。行幸東都。過崤谷。上何交切。二崤。函谷之地。屬陝州。道隘不治。上欲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汲古閣

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遂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

石敏若曰。學者多譏漢儒。言災異以惑惑世主。昔孔子嘗著天變於春秋。漢儒因而牽鑿。龜象類以應事。為不迂則怪。然其用

心歸于愛君而已。何以知其然耶。蓋先之迹。具載于簡編。中才庸主。率無篤信之心。以儒為詬病。以書為糟粕。為之臣者。獨憑古道以事上。一旦人君不肯聽用。則將如之何。漢儒曰。天地茫昧。有上宰存焉。常於幽冥間。伺察人君所為。一事不善。則振動之。災隨之。身亾國滅。可懼故也。故人君雖不稽古。猶有畏天之意。而不敢肆。漢儒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汲古閣

以爲適然耳。雉雖而不正事。禾偃而不出郊。人君尚可與之言乎。崇相明皇是矣。然不免挾數以事其君。其出張說。罷魏知古。響捷奇變。類戰國士所爲。至宋璟則徑行無文。救元忠如拯溺。疾二張如惡臭。天姿則然。未嘗舞智於明義間。嗚呼。廣平尤賢與。

奚契丹既內附。具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三

汲古閣

營州三月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兼平盧軍使。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卧內。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言。

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爲然。七月庚子。以晦爲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勲封皆如故。

本傳

貞觀之

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

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牙冠。

上宅買切衛牙也。唐置殿

中侍御史戴黑豸升殿糾不肅者。

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三

汲古閣

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祕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

依故事。冬十月。伊闕人孫平子上言。奏

譏魯躋僖公。躋。踐西切。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在。閔。下。而

魯。升。之。閔。上。春秋。譏。焉。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

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況弟臣於兄。可

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

置於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事下

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為七

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

陸叅元通鑑卷之六十四 汲古閣

君。若數以為代。則無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

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既升

新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

平子引躋僖公為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

論多是平子。上亦以為然。故議久不決。蘇獻

題之從祖兄也。故題右之。卒從禮官議。平子

論之不已。謫為康州都城尉。

南軒曰。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逆祀也。然

猶共為一廟。未至遷之他廟也。開元之際。

不惟躋睿宗於中宗之上。而又遷中宗於

別廟。比之于魯。則其過豈止於逆祀哉。知

魯之逆祀為文仲之罪。則知唐遷中宗於

別廟。乃宋璟之罪矣。

上命宋璟蘇頲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

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

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著名號。各三十

陸叅元通鑑卷之六十五 汲古閣

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

甚善之。傳 祕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散

亂訛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補。從

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

知章。桑泉。尉韋述等二十人。同刊正。以左散

騎常侍褚無量為之使。於乾元殿前編校羣

書。傳 本

六年春正月。廣州吏民為宋璟立遺愛碑。璟

上言。臣在州無它異迹。今以臣光寵。成彼諛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上從之。

於是它州皆不敢立。本傳 敕禁惡錢。如字

敢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照劉秩曰鑄錢不雜鉛鐵則無利難則錢惡惡錢謂雜鉛鐵者矣 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歛人間惡錢。

鎔之。更鑄如式錢。於是京城紛然。賣買殆絕。

宋璟蘇頲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

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售承呪切賣也 可充官用者。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六 深古閣

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

間。從之。食貨志 三月。天兵軍使張嘉貞入朝。

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

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

天下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減

死。上由是以嘉貞為忠。有大用之意。本傳

有薦山人范知璿。旬緣切 文學者。并獻其所為

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

當極言讜議。上多切 豈宜偷合苟容。文彥博

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夏四月。河南

叅軍鄭銑。酥典切 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書。匪匪也

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

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竝罷官。度為道士。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

息至倍稱。多破產者。祕書少監崔沔上言。請

計州縣官所得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六 深古閣

加以給之。上從之。食貨志 宋璟奏。括州員外

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竝有才畧。文詞。但

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

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

史。又奏大理卿元行冲。素稱才行。初用之時。

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為左

散騎常侍。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閑於政體。

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從之。

七年夏四月。王仁皎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誡例。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題固爭。以爲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當時無人極言其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爲之。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墳。何足爲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美耳。況今日所爲。當傳無窮。永以爲法。可不慎乎。上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然

陸洙元通鑑

卷六十八

汲古閣

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誠所望也。賜璟廼帛四百匹。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寮繁囚。賑飢乏。勸農功。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本傳九

月。徙宋王憲爲寧王。上嘗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棄餘食於竇中。怒。欲杖殺之。左右莫敢言。憲從容諫曰。陛下從複道中。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食於地者。爲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幾至濫刑。遽釋衛士。是日上宴飲極歡。自解紅玉帶。并所乘馬以賜憲。上以岐山令王仁琛。丑林藩切

陸洙元通鑑

卷六十八

汲古閣

邸故吏。墨敕令與五品官。宋璟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曠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再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事下中書門下。璟奏。嗣先兩選齋郎。主并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年中。常有墨敕處

分。謂之斜封。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唯聖能行。嗣先幸預姻戚。不爲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

考異曰

開元元年六月。太平公主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唐曆曰。宰相有七。四出其門。天子孤立而無援。新舊傳皆云。宰相七人。五出主

陸狀元通鑑

卷之四十一

汲古閣

門下。按是時。寶懷貞。蕭至忠。岑義。崔湜。與主連謀。其不附主者。郭元振。魏知古。陸象先。三人也。薛稷。太子太保。不爲宰相。或者新舊傳并象先數之。唐曆不數象先耳。

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四日作亂。

上皇錄云。公主謀不利于上。與今上更立皇子。獨

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玄宗以

三日甲子誅之。今從玄宗錄。

太平公主賜死。

新傳云。三日乃出。太上皇實錄

曰。公主聞難作。遁入山寺。數日方出。禁錮終身。諸子皆伏誅。今從新舊傳。唐宗實錄。

三年五月。姚崇奏遣御史捕蝗。

舊傳開元四

年。山東蝗大起。崇奏請捕瘞。按本紀三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姚崇奏請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撲焚瘞。從之。是歲田

陸狀元通鑑

卷之四十一

汲古閣

收有獲。人不甚飢。四年又云。是夏山東河南河北蝗蟲大起。遣使分捕而瘞之。又實錄今年十一月。制以閒者。河南河北災蝗水潦。明年正月辛未。以右丞倪若水爲兩州刺史。五月敕曰。今年蝗暴。乃是茲生所由。官司不早除迫。信蟲成長。看令畱苗。不恤人災。自爲身計。向若信其拘忌。不有指麾。則山東之苗。掃地俱盡。然則三年有蝗。

崇令討捕不能盡。明年又有蝗也。從本紀。

四年五月。試縣令。以理人策。盧從愿李朝隱左遷。

從愿傳曰。上盡召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人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唐曆試

在四月。從愿李朝隱貶在五月。朝隱傳云。

四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貶。今從唐曆。又

韋濟傳曰。時有人密奏上曰。今歲吏部選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八

唐紀

叙太濫縣令。非材。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

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試者一百餘人。獨

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為醴泉令。

二十餘人還舊官。四十五人放歸習讀。今

亦從唐曆。

六月癸亥。上皇崩。

唐宗玄宗實錄。皆作甲子。

按。下云。己巳。唐宗一七。齋。度萬安公王為

女道士。今從舊本紀。唐曆。

五年正月。幸東都。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諫。實錄。此年五月乙巳。以李朝隱為河

南尹。宋璟傳云。上久永寧之嶠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

失于部伍。上令黜其官爵。二傳相違。蓋當

時。河南尹不知何人。非朝隱耳。又明皇雜

錄曰。上幸東都。至繡嶺宮。當時炎酷。上以

行宮狹隘。謂左右曰。此有佛寺乎。吾將避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八

唐紀

暑于廣廈。或云六軍填委于其中。不可速

行。上謂高力士曰。姚崇多計。弟往覘之。力

士回奏曰。姚崇方纔締綰。乘小駟。按轡于

木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遂命小駟而頓

銷煩。乃歎曰。小事尚如此。觸類而長之。

天下固受其惠矣。按正月東幸。二月至東

都。未炎暑也。今不取。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九十八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唐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夏

開元八年春正月。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有魃。蒲撥切。詩大雅曰。旱魃。早禱也。鄭氏云。其氣生魃而害益甚也。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九 唐紀

汲古閣

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優人作魃狀。戲於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上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時璟與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頌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頌爲禮部尚書。以

京兆尹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并州長史張嘉

貞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於是弛錢禁。惡

錢復行矣。五月。復置十道按察使。以源

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乾曜上言。形

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於外。臣

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因下制。稱

乾曜之公。命文武官。劾之。於是出者百餘人。

張嘉貞吏事彊敏。而剛躁自用。中書舍人苗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九 唐紀

汲古閣

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進。常與之議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上常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覺。賓救死。恂貶錦州刺史。業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實殛之。卽與之宴飲。仍慰諭妃令復位。

九年春。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融致之玄孫也。攷古解字二月。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制州縣逃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卽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克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偽甚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陸狀元通鑑卷九 唐紀三 汲古閣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出融本傳蘭也。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有衆七萬。進逼夏州。命朔方大總管王峻。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共

討之。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解下懈切曉也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出象先本傳陸狀元通鑑卷九 唐紀四 汲古閣秋七月。王峻大破康待賓。生擒之。斬於西市。先是叛胡潛於党項通謀。党多曩切漢西羌別種攻銀城連谷。據其倉庾。張說將步騎掩擊。大破之。党項乃更與胡戰。胡衆潰。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討擊使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鎮撫党項餘衆。九月。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爲本。

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汝曹勿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為後法。出姚崇本傳十一月國子祭酒元行冲。上羣書四錄。凡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知兢所為。謬曰。劉五妹不相借。陸贄元通鑑。卷九 唐紀五 汲古閣兢起對曰。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本傳太史上言麟德曆浸疎。高宗時李淳風作甲子元曆以獻詔曰太師起麟德二年須用謂之麟德曆日食屢不効。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曆。一行姓張氏。鄭國公。謹之孫也。出家為僧。隱于嵩山。詔造新曆。一行于是推大衍數。立行以應之。撰開元大衍曆。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

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率府兵曹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梁令瓚以木為遊儀。一行是之。乃奏曰。李淳風黃道儀。法頗難。術遂廢。臣更造遊儀。使黃道交于奎軫之間。內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盈縮。動合天運。簡而易從。也。其儀以古尺四分。為度。旋樞雙環。其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縱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以測候七政。出曆志十年春正月。收職田。畝率給倉粟二斗。職質唐初文武官給職分田。貞觀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戶。視職田多少。每畝陸贄元通鑑。卷九 唐紀六 汲古閣給粟二斗。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數年。色衰愛弛。施氏切。解也。漢書以色事人者。愛弛。武惠妃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心不平。時對上有不遜語。上愈不悅。密與祕書監姜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泄其言。上怒。杖皎六十。流欽州。卒於道。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

名河之東岸行堆橋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分陰縣治雒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水在雒之北西流與河合顏師古曰以其形高起如人夙雅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鄭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雒故轉爲雒字耳漢舊儀云葵上有漢家后土祠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爲農祈穀上從之

十一年正月祭后土於汾陰貶平遙令王同慶爲贛尉上古送切贛虔州縣名坐廣爲儲侍文里切煩擾百姓也上置麗正書院聚

陸狀元通鑑卷九唐紀汲古閣

文學之士祕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本傳

西山先生曰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真儒在輔導弼諧之地日以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於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於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真之蠱媚王鉞宇文融之聚斂不

陸狀元通鑑卷九唐紀汲古閣

得進矣必修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宮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譏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祿山瀆亂宮闈之醜哉奈何張說之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儒帝雖有志於學而所以講明啓沃者僅如此是以文墨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宴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亡禍亂得

乎故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爲師以身
心爲主未見其有益也

秋八月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
同宜各從所樂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十一月祀南郊赦天下命尚書左丞蕭嵩與
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
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
役使志兵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一

汲古閣

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初監察御
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
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
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磧
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或薦暹往使安西
人服其清慎出選本傳

十二年四月命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
平地側日晷居清切日影也周禮大司徒以

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
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

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
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
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
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
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
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二

汲古閣

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
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極二
十度以上皆見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
之夕没于丁其下衆星古未名者史云乃
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者也閏天文志
六月制聽逃戶自首闕所在閑田隨宜收稅
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爲勸農使巡行州縣
與吏民議定賦役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

僧明悟爲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之。祝曰。佩此有子。當如則天皇后。事覺。廢爲庶人。移別室安置。八月己亥。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良融。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亦見。融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

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
 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
 耕耘以時出食貨志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曠
 騎上忽郭切張弩也府兵之法寢壞衛士耗散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又更號曰曠騎
 分隸十二衛隋制十二衛唐因之曰謂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爲左右焉曠騎總十二萬人爲六衛
 分隸十二衛每衛萬人
 出兵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
 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

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命將軍高力士賜之。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意快快。自言吾出守有由。上聞之怒。貶睦州別駕。

張說草封禪儀獻之。夏四月丙辰。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五

汲古閣

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上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上欲以說爲大學士。說固辭而止。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

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不及。卽奏行之。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於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晨擊鐘。機械皆藏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六

汲古閣

匱中。車駕發東都。十一月己丑。上備法駕至泰山足。御馬登山。畱從官於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上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爲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倣乾封故事。儀志。初隋末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

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上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七

汲古閣

爲群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加毛仲開

府儀同三司。

志

車駕發泰山。庚申幸孔

于宅致祭。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

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曩者屢遣使臣

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

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餽牽之外。一

無它獻。

餽許氣切詩小雅注云牛羊豕爲牲。然曰饗。歷曰餽。生曰牽。論語注云牲。

生曰餽。左氏傳牽謂牛羊豕也。魏州刺史崔沔。

僕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我。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羣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十二月還東都。王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八

汲古閣

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上

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

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

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

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

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

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觴。待璟。

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

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上疑吏部選試不公。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吏部爲十銓。甲戌。以禮部尚書蘇頌等十人掌吏部選。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以爲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邴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鬪死之人。況大唐萬乘。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九

汲古閣

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凡選人書判。竝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上雖不卽從。明年復故。是歲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關駟曰。明皇初用姚元崇。則郎吏序進。皆以委之而不省。及其用宇文融。則疑吏部之不公。欲分十銓以自考試。向也不侵宰相之職。今也自爲吏曹之事。一君之心。而

前後所爲。若出於二人者。豈非輔相之賢否有以致之與。

十四年春正月。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曾修纂。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陟切折衷平也。或作中未均云。折斷也。中當正也。若折斷其物與度相中當也。望與學士等討論古今。刪改施行。制從之。上召

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

陸狀元

卷九十九

汲古閣

說善。說薦爲御史大夫。上不從。以日知爲左羽林大將軍。以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上尺栗切訶也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爲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爲。四月。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

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敕源乾曜韋抗等鞠之。事頗有狀。上意憐之。但罷說中書令。出說本傳以李元紘平明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紘以清儉著。故上用為相。太子太傅岐王範薨。贈諡惠文太子。上為之徹膳累旬。

范祖禹唐鑑曰。太子君之貳。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為贈。何哉。雖

陸狀元通鑑

卷九唐紀二十一

汲古閣

親愛其弟。欲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為後世法也。

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護積西節度使杜暹同平章事。自王孝傑克復四鎮。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以唐兵三萬戍之。百姓苦其役。為都護者。惟田揚名郭元振張嵩及暹皆有善政。為人所稱。十月。上幸汝州。廣成湯楊思勗討反獠。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

首二萬級而還。是歲黑水靺鞨音末遣使

入見。上以其國為黑水州。仍為置長史以鎮

之。渤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

往者請吐屯於突厥。先告我。與我偕行。今不

告我。而請吏于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攻

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

水。門藝嘗為質陟利切子於唐。諫曰。黑水請吏

於唐。而我以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

陸狀元通鑑

卷九唐紀二十二

汲古閣

昔高麗全盛之時。彊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

掃地無遺。況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

與唐為怨。此亾國之執也。武藝不從。彊遣之。

門藝至境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

大壹夏代之。大氏也將兵召欲殺之。門藝棄眾

間道來奔。間居切制以為左驍衛將軍。武藝遣

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

西。畱其使者。別遣報云。已流門藝於嶺南。武

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爲此

欺誑。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

原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左遷。

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出北狄渤海傳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

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

門藝而罰武藝。爲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

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三 唐紀二十三 汲古閣

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效小人爲欺誑

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不

亦可羞哉。

十五年正月。涼州都督王君奐救畧切破吐蕃

於青海之西。獲其輜重。上莊持切下直用切

行者之所資羊馬萬計而還。上由是益事邊

功。出言夏五月。上悉以諸子慶王潭等領

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大都護經畧使實

不出外。初上卽位。附苑城爲十王宅。以居皇

子。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

書。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起居。其藩鎮

官屬。亦不通名。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

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上

命嬪妃以下。宮中育蠶。欲使之知女功。九

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遷郎佐切及燭龍

莽布支。攻陷瓜州。王君奐登城西望而泣。竟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四 唐紀三十四 汲古閣

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

帥衆拒守。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攻之。旬

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

蕃曰。明府旣不降。宜歛城中財相贈。吾當退

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諸邏知無財。乃引去。毀

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

遣精騎還視城中。知有備。乃去。師順岐州人

也。丙戌。突厥毘伽可汗遣其大臣梅祿噉

入貢吐蕃之冠瓜州也。遺毘伽書欲與之俱。

入寇。毘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

為互市。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

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北

伏突厥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

等副大使。嵩奏以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

眾築故城。板幹裁立。幹居案切板幹說吐蕃

猝至。沒上切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乃

陸狀元通鑑卷九 唐紀 二十五汲古閣

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

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時悉諾邏威名甚盛。

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

而誅之。贊普吐蕃王號吐蕃由是少衰。

十六年正月。宇文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

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

多不就。二月。以尚書右丞相致仕張說兼

集賢院學士。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

每有大事。上嘗遣中使訪之。改驢騎為左

右羽林軍飛騎。八月。特進張說上開元大

衍曆行之。九年僧一行受詔推大衍數作新

與曆官陳元景等次為曆行七篇。署例一篇。

曆議十篇。上之。起明年頒于有司。時善算。瞿

曇謙者。然不得預改曆事。二十一年。奏大衍

寫九執曆。而其術未盡。太子右司禦率南宮

說亦非之。詔侍御史李麟。太史令豆欽。主較

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德。纔三四九。執

等。而是否決。右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

蕃於祁連城下。時吐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

陸狀元通鑑卷九 唐紀 二十六汲古閣

將彊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

其大將一人。是歲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

九等。

十七年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

思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朔方節度使信

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仍分兵據守。要

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奕。拓境千

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國

子祭酒楊場上言。以爲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汲古閣

然之

出選舉志及場傳

八月癸亥

上以生日宴百

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范祖禹唐鑑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

皇享國既久。驕心浸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爲諂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爲名臣。不亦異乎。

工部尚書張嘉貞薨。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汲古閣

禁私賣銅鉛錫

餘專切說文青金也。錫銀鉛之閒也。

及以銅

爲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爲市取。

出食貨志

宇

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爲人疎躁。多言。

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上。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

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凡爲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融既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等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旣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賂賄事。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九

汲古閣

道卒。出融本傳

十八年二月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畱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皆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

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出選舉志及光庭傳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九

汲古閣

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爲此書。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勲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

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自是吐蕃復款附。吐蕃傳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開府儀同三司。內外閑廐監牧都使王毛仲。恃寵驕恣。日甚。上每優容之。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形於辭色。上由是不悅。後因事激怒。上乃下制。述毛仲不忠。怨望。賜死。吐蕃傳是時上頗陸狀无通鑑卷九十一唐紀三十一
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祭戟。上遣彌切載有衣曰祭戟。音訖。逆切。說文。奉使過諸州。有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賂遺。少者不減千緡。由是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參倉舍切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思勗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衛。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者。力士即決之。執傾內外。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

考異曰

玄宗開元九年四月。康待賓反。陷六胡州。實錄四月庚寅。康待賓反。命王駿討平之。斬都市。五月丁巳。既誅康待賓。下詔云云。王實叛胡康待賓。為稱葉護安慕容以叛。七月己酉。王駿擒康待賓至京師。腰斬之。前後重複。交錯相違。今從舊紀。十一月。元行冲上羣書四錄。集賢注。記在九陸狀无通鑑卷九十二唐紀三十二
十二年十一月。上御馬登泰山。實錄唐曆統紀皆云。備法駕。登泰山。開元傳信記云。上將封泰山。益州進白驪。上親乘之。不知登降之倦。纔下山。無疾而殞。諡曰白驪將軍。按泰山非法駕可登。白驪近怪。今從舊志。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實錄云。癸亥朔。按長曆是月己未朔。癸亥五日也。

顧況歌曰。八月五夜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實錄誤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
唐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秋

開元十九年正月。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爲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陸狀元通鑑 卷之七 唐紀 汲古閣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新將廉切流入也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

東坡曰。縱家之書。不可示之於橫。橫家得之。則縱破矣。橫家之書。不可示之於縱。縱家得之。則橫破矣。何則。權謀變詐之術。固不可示於人也。若夫六經則不然。中國得

之則中國治。諸侯得之則諸侯順。夷狄得之則夷狄服。又奚有不可示之者哉。漢東平王求史記諸子。而其書猶有權謀變詐之術。漢之不與。猶可言也。若吐蕃所求者。毛詩春秋禮記。是烏有權謀變詐之術哉。于休烈之疏。乃以東平所求之為比。是其待吾六經者。蓋亦淺矣。

三月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

陸狀元通鑑

卷百 唐紀

汲古閣

饗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禮志

臣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

緯于貴切。織橫也。南北為經。

東西為緯。戡定禍亂之謂武。

戡苦含切。勝也。自古不兼

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

子雖不試。猶能兵。蔡夷。萊郎才切。萊齊東夷也。孔子相魯定

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侯萊人以兵劫公。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為好。齊夷之伴。

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卻費人。媚切。諸侯也。齊侯心作。麾而避之。命。卻費人。媚切。昔季孫邑。孔子言于定公曰。今三家過制。請損之。季氏將。費費宰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可須臾。願下伐之。費人非遂墮費。

吾戰則克。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

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

抗衡哉。抗口浪切。爭衡也。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

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古獲

陸狀元通鑑

卷百 唐紀

汲古閣

切詩音頌。矯矯虎臣。在洋獻。莫不在學。所

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

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

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

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

高。狙下余切。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

哉。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

之師。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二十年。是歲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出食貨志

二十一年三月。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士孫

琬於院切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諡

曰克。其子稹訟之。稹止切上賜諡忠獻。上問蕭

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與右散騎常侍王丘善。

將薦之。丘聞之。固讓於右丞韓休。嵩言休於

陸狀元通鑑 卷百四唐紀 汲古閣

上。甲寅。以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

峭直。上干笑切峭直謂峻極也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

望。始嵩以休恬和。恬徒廉切安也謂其易制。故引之。

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

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

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

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

為相。陛下殊瘦。于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

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出休等傳六月。制自今選

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甲

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

便於已。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

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

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

陸狀元通鑑 卷百五唐紀 汲古閣

紀。出選舉志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東都。召京

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

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彼胡夾切隘也故棄輿時幸

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

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

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

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

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

數年之儲。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舡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正。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畱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深然其言。出曜卿本傳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韓休數與蕭

陸狀元通鑑

卷百六

汲古閣

嵩爭論于上前。面折嵩短。上頗不悅。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泣下。上為之動容。曰。卿且歸。朕徐思之。丁巳。嵩罷為左丞相。休罷為工部尚書。以京兆尹裴耀卿為黃門侍郎。前中書侍郎張九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

出嵩本傳

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畿關內河南

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非官有遷免。則使無廢更。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空從事。先行後聞。出地理志太府卿楊崇禮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為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

陸狀元通鑑

卷百七

汲古閣

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句踐省便。出錢數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為優。上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清疾智切說文。涇也。汚汪胡切。

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出慎神本傳唐書作隆禮
益舊史避玄宗諱新之

二十二年二月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

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啟此門恐小人棄農

逐利而濫惡更甚祕書監崔沔曰若稅銅

役則官冶可成治以者切鑄治計估度庸則私鑄無

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且夫錢之爲物貴以

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左

陸狀元通鑑卷百唐紀汲古閣

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

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

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于富富者益富而

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下海符懿切漢高

祖兄仲鑄錢所致也上乃止出本傳及吏

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如

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

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

清後改名珣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

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

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五月戊子以

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種麥於苑中

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師街切謂曰此所以薦

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

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

陸狀元通鑑卷百唐紀汲古閣

得實故自種以觀之上以裴耀卿爲江淮

河南轉運使爲河口置輸場八月壬寅于輸

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

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

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就切僦車上

賃也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

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

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入渭輸關中凡三歲

運米七百萬斛。省儲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耀錢。出本傳十月。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辟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典兵。陸狀元通鑑卷百唐紀汲古閣馬爭權不叶。悔說過折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眾來降。梟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二十三年正月乙亥。上耕籍田。九推乃止。通推回切進。公卿以下皆終畝。赦天下。都城脯三日。也。蒲胡切。王德布大歡酒。上御五鳳樓。觀者誼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不。廷徒難切。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

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手板笏也。繞。爾紹切。畫。胡麥切。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服。音負。箱。思大。東。口。曉。彼。率。牛。不。以。服。箱。注。云。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周。禮。車。人。牝。服。注。云。牝。服。也。服。長。八。尺。謂。較。也。疏。云。車。較。即。今。人。謂。之。平。爾。皆。有。孔。內。軛。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陸狀元通鑑卷百唐紀汲古閣之牝服也。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服。讀為負。以衆軛所依負然也。詩疏又云。兩較之內。謂之箱。蓋車內。容物之處。犀。先。齊。切。南。微。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象。長。鼻。牙。南。越。大。獸。三。乳。年。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羽。委。切。于。薦。者。元。德。秀。所。為。歌。也。帝。問。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考。異。曰。明。皇。雜。錄。作。于。薦。新。傳。作。于。薦。上。曰。懷。州。之。人。其。塗。于。未。詳。其。義。今。從。雜。錄。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藜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山。卓。行。元。德。秀。傳。東萊云。古者陳詩以觀民風。三百篇之作。

雖或出於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之言。然其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自三百篇既亡之後。詩之爲詩。止於風露之形。雪月之情而已。鮮有補於治道者。若元德秀于薦之作。其無愧於風雅與。

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

陸狀元通鑑

卷百十二

汲古閣

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卽以爲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齡傳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旣殺

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瑋。瑋皆幼。理胡

瑋息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復讎。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于斧。言父冤狀。欲

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年孝

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如此壞國法。上亦以爲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啟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于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爲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斂錢葬之於北邙。恣

陸狀元通鑑

卷百十三

汲古閣

萬頃家發之。仍爲作疑冢。凡數處。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中宗時。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爲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爲限。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不任以職事。公主邑入少。至不能具車服。左右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邪。且欲使之知儉嗇耳。上教測切老

莫若當河上公注云衛食也治國當愛惜民財不為奢泰左氏傳二十年務勸分杜預云橋秋七月咸宜公主將下嫁始加實封至千戶。公主武惠妃之女也。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十二月冊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

二十四年二月宴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舊制考功員外郎嘗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侮員外郎李陸狀元通鑑卷二百十四唐紀汲古閣

昂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三月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管穰苴誅莊賈直子余切司馬穰苴田氏之裔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也齊景公以為將軍

若行祿山不空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使為將領復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

在害忠良竟赦之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

名阿摩山舉音洛新舊書皆作軋摩山軋摩

營州柳城胡本姓康母阿史德為現居突厥中禱子于軋摩山及生有光昭穹廬野獸盡

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張仁愿搜廬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摩山

陸狀元通鑑卷二百十五唐紀汲古閣

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

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莫月

報切謂假稱猶人名祿山又有史宰干者

首之有覆目也與祿山同里開侯肝切說文開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開以驍

勇聞累遷將軍賜名思明出九齡及安史傳六月

初分月給百官俸錢秋八月壬子千秋節

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

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

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上賜書褒美。

出九冬十月。車駕自東都還西京。過陝州。

以刺史盧奐有善政。題贊於其聽事而去。

朔方節度使牛勣。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

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

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

來。推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

客本河湟使典。湟胡光切。湟水出金城臨羌東入河。今驟居清

陸狀元通鑑卷百十六唐紀十六汲古閣

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封實可乎。對曰。

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

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

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

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九齡

書生。不達大體。上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爲

言。九齡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

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

事有未久。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

微。如卿有何闊闊。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

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

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

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

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十一月。賜仙客爵隴

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初。上欲以李林甫

爲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

陸狀元通鑑卷百十七唐紀十七汲古閣

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

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爲上所重。林甫雖

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張九齡善。林

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

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

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上之爲臨淄王也。趙

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

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卽位。幸

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瑤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八 唐紀八 汲古閣

得也。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爲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炅爲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爲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九 唐紀九 汲古閣

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

薄。林甫爲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賊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爲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爲罪人。請屬所司。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爲阿黨。竝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卽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

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紱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陸狀元通鑑卷百二十一 唐紀 汲古閣

甫

二十五年正月。初置弘文館博士。每歲依明經舉。二月敕口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夏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上怒甚。命左右擗于殿庭。擗。切。博。雅。擗。擊也。又非切。亦擊也。絕而復蘇。乃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陸狀元通鑑卷百二十一 唐紀 汲古閣

貶九齡荊州長史。出九齡傳 楊洄又譖太子瑛於京鄂王瑤遠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廢瑛瑤。瑤爲庶人。賜死城東驛。瑤瑤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西山先生曰。天子以四海爲家。凡中外孰非家事者。而大臣天子之家老。凡中外事亦無不當與者焉。自李勣以此言贊高宗。

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效之。又以此言贊明皇。廢三子。而自結於惠妃。姦臣用心。欲逢其惡。而杜絕諫者之言。故進斯語。自是事關宮掖。人臣有議及之者。人主必拂然曰。此吾家事。外朝臣何預焉。於是宦官宮妾。始得以擅其斷制之權。而外廷無敢爭者。其開端自勅與林甫始。蓋萬世之罪人與。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

唐紀三十三

汲古閣

楊濟坐賊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量軍鎮閒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丁壯。長克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上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授以臺省。及法官。京縣官。敕曰。違道慢常。

義無私於王法。修身効節。恩豈薄於它人。斯於帥先。勵我風俗。秋七月。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上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南國公。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

唐紀三十三

汲古閣

請行糴法於關中。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畱輸本州。大常博士王璵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時上頗好祀神鬼。故輿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或焚紙錢。漢以來喪葬有瘞錢後世

但俗稱以紙為錢類巫覡。刑狄切男曰習禮

者羞之。出典本傳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

朱璟薨。初令庸調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

都。

二十六年正月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自

今鎮兵勿復遣在彼者縱還。令天下州縣

里別置學。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

壽王瑁。上以忠王瑒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

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

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

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

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

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意

遂定。六月立瑒為太子。後改戊午。冊南詔

蒙歸義為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

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

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

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徒監切新史六詔曰蒙

蒙舍今通鑑從實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

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

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

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強

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洱河蠻

河蠻也亦曰河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昱

為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

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

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大和如字城名夷

冬十月。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

焉。

二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先是祀

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

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追贈弟

子皆爲公侯伯。

出本紀及禮樂志

二十八年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陸狀元通鑑

卷二百二十六

唐紀
汲古閣

二十九年正月。制承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量事給訖。奏聞。上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上遣使求得之。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范祖禹唐鑑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楊雄曰。人心其神矣乎。人之有夢也。蓋亦誠

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人無人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肅肅之聲。見罔象之形。何也。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晉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怪之語日聞。諂成風。

陸狀元通鑑

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
汲古閣

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由是上益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以祿山爲營州都督。十一月。司空邠王守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

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上曰。弟兄有術。上問其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年。歲賜杖者數四。背癢甚厚。癢痕也將雨則沈悶。將霽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霑襟。上亦為之慘然。辛未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恫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諡曰讓皇帝。

陸贄元通鑑

卷二百

唐紀

天寶元年正月。分平盧別為節度。以安祿山為節度使。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自太宗平突厥。蠻夷附州縣大者為都督府。號為羈縻。音基迷繫也。凡府州八百五十六。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龜茲音丘慈。焉耆音煙支。于闐音電。又音田皆西域國。疎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

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瀚海軍鎮在西北庭天山。河西節度。隔斷吐蕃突厥。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音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節度。捍禦突厥。統經略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河東

陸贄元通鑑

卷二百

唐紀

節度與朔方犄角。左氏傳曰。晉人角之。諸戎犄之。犄。偏引之。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上口我切。下盧合切。軍在嵐州。忻代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府。唐成邊者曰守捉。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九軍。屯幽薊。薊音切。薊州名。易恆定漠滄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

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境。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茂漢門寧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天寶平戎昆明寧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雋柘松維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陸狀元通鑑卷二百 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人。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兵千五百人。東萊守捉萊郎才切萊州有東萊守捉亦曰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牟莫侯切登州東牟守捉亦曰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

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典出通

老泉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漢初大啟九國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粵尾末之勢如此。其大漢之關中得其九州之一。又安能使諸侯順服而不亂。此七國之變所以幾危山東也。唐太宗置十道府兵。凡六百而關內二百六十一。此強本抑末之術。陸狀元通鑑卷二百 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也。至于明皇乃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形勝之地。精銳之兵。莫不在其掌握。欲其不為跋扈。其可得哉。

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于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函谷關。尹喜臺傍求得之。同秀除朝散大夫。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玄元皇帝于天津。

橋北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畱守王倕知其詐按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流之而已 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爲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公切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克位而已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爲上所厚勢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唐紀三十三 汲古閣

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奏挺之衰老得風疾以爲詹事又以河南采訪使齊澣爲少詹事皆員外同正於東京養病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出林甫傳 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唐紀三十三 汲古閣

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夷爲之首羣議沸騰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夷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遙貶武當太守晉卿貶安康太守倚貶淮陽太守同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朮等上款尾切皆貶嶺南官 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上所簡切水出京 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壘自

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三月

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

郡名

艘蘇曹切船總名扁浦典切以各陳郡戶從冊戶冊者立門戶之文也

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

綠衫而褐之

勝苦化切服間也褐先的切袒褐之

紅袖首

上替切

通俗文曰帛三幅曰袖

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

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

檣慈良切埤蒼曰檣驅柱也驅音符咸切

又符泛切本亦作軋帆舟上幔所以汎風者

堅跪進諸郡輕貨仍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唐紀三十四

汲古閣

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

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

潭曰廣運

出堅本傳

三載

音宰載年也法堯舜時名年曰載

春正月改年曰載

三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

使裴寬爲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

北黜陟使

上竹力切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黜退也陟升也

稱祿

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

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初武

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

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

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

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

內讀

太真肌態豐艷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

意不替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

體皆如皇后

出楊貴妃傳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唐紀三十五

汲古閣

吳處厚曰天下之私欲無窮惟知足者能

止於所當止苟其知止矣則顏子一簞食

一瓢飲而不改其樂如其不知止則何曾

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苟其知止矣則

太王之愛厥妃而內外皆無怨曠如其不

知止則明皇後宮數千無當意者

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

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

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四載春正月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突厥妻號可敦帥衆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三十六唐紀汲古閣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貯之橐中上徒各以切囊也示不用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諜人伺其間隙史切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山一本李林

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蕭炅薦吉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上鄂格切晉周處不修細行爲人所惡父老歎三害未除處曰何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乃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搏蛟殺之勵志好學也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夷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鉗其廉切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時人謂羅鉗其廉切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七唐紀汲古閣希夷爲鐵鉗出上以戶部郎中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爲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

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鉞探知上
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
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
以鉞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鉞務為割剝以求
媚中外嗟然

出鉞本傳

考異曰

開元二十二年四月李林甫為黃門侍郎

舊

傳云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

陸狀无通鑑

卷二百唐紀三十八

汲古閣

材略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

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

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

擇相嵩久之以右承韓休對玄宗然之乃

令草詔力士遽漏于武氏乃令林甫白休

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

堪為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玄

宗眷遇益深按光庭妻一寡婦耳豈敢遽

引所私代其夫為相韓休正直雖得林甫
先報必不至薦之為相今不取

七月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

舊紀云克

江淮以南回遣使今從舊食貨志

八月耀卿運米省餽車錢三十萬緡

舊志云

四十萬貫今從耀卿傳舊志又云明年耀

卿拜侍中蕭炅代焉按耀卿二十一年建

此議今年為侍中始置河陰倉後三年方

陸狀无通鑑

卷二百唐紀三十九

汲古閣

見成效則非作侍中時解此職也

十二月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于傳

首舊守珪傳屈烈作屈刺契丹傳來年正月

傳首今從實錄

二十三年正月元德秀遣樂工歌于薦

明皇

雜錄作于薦新書作于薦于未詳其義今

從雜錄

二十四年十月帝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

齡執不可李林甫言九齡不達大體

舊林甫

傳曰林甫以九齡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見

上泣讓官爵按時不問仙客在京今從唐

略

十一月李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

明皇雜錄云林甫請見屢陳仙客實封九

齡頗懷誹謗于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

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新傳亦云

陸狀元通鑑

卷百

唐紀四十一

汲古閣

然按實錄仙客加實封在十月而九齡集

白羽扇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

敕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

與焉竊有所感立獻賦云云敕報曰朕頃

賜羽扇聊以滌暑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

夫棄捐篋笥義不同也然則上以盛夏徧

賜宰臣扇非以秋日獨賜九齡但九齡因

此獻賦自寄意耳

二十五年七月徐嶠奏鵲巢大理樹

舊紀作

徐帖今從刑法志通典

二十六年九月六詔蒙舍蒙越越折浪穹樣

備越澹

新書六詔曰蒙雋越折浪穹選駁施

浪蒙舍今從實海雲南別錄

天寶元年正月州三百三十一

舊紀云三百

六十二按地理志開元二十八年州府三

百二十八至此才二年不應遽增三十餘

陸狀元通鑑

卷百

唐紀四十一

汲古閣

州今從唐歷會要統紀

鎮兵四十九萬

此兵數唐歷所載也舊紀是

歲天下徙兒團結驍騎等總五十七萬四

千七百三十二此蓋止言邊兵彼並京畿

諸州驍騎鼓之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一百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清議資治通鑑卷一百一

唐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冬

天寶五載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已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因譖韋堅與皇甫惟明結謀欲弑立太子堅惟明下獄皆坐貶 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 唐紀

汲古閣

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墨莫北切瓜州西虜其全部而歸出忠嗣本傳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

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卽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楊貴妃方有寵每祭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 唐紀 汲古閣 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妒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是日上不憚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捶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傳文里切猶積蓄也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是思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贊善大夫杜有

鄰女爲太子良娣

詩禮切又去聲漢書曰太子良娣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三等

良娣之姊爲左驍衛兵曹柳勣妻

勣性狂疎好功名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

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邕與之定交勣與

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

交構東宮指斥蔡興林甫令吉溫與御史鞠

之乃勣首謀也有鄰勣皆杖死別遣羅希夷

往按李邕邕自謂耆舊久在外意快快李林

甫狀无通鑑

卷五三 唐紀

汲古閣

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六載春正月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

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

余遮切干將莫邪二劍名干將吳人也閻廬使造劍二枚一

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者干將之妻名干將作劍金鐵之精未肯流干將夫妻乃斷髮剪指投之爐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

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

出文藝本傳

上

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

舉人多卑賤愚瞶

五怪切恐有俚言上音里

污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

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

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旣而至者皆試以詩賦

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

賢

出林甫傳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

史大夫祿山體克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

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

陸狀无通鑑

卷五四 唐紀

汲古閣

留京師訶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賤

表者駱谷卽爲代作通之祿山在上前應對

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

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正有赤心

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

拜祿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

者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

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癡者惟知有陛下一

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榮寵命楊鉅楊綺貴妃三姊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李

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五十五

汲古閣

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畱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夏四月忠嗣固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大斗涼州有赤水軍大斗軍因大斗拔谷爲名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落之子也皆以勇略爲忠

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來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五十六

汲古閣

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于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克初而振切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

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

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

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卽黔州上佐忠嗣豈以

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

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曷者恐爲大

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

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

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魏林告忠嗣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七

汲古閣

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

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

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

但効忠嗣沮撓軍功三司奏忠嗣罪當死哥

舒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寃且請以已

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

與淚俱上感寤貶忠嗣漢陽太守出忠嗣傳李

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廷之親乃引以

爲援擢爲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撻使

之奏劾付羅希夷吉溫鞠之釗因得逞其私

志所擠陷誅夷者擠排也數百家幸太子

仁孝謹靜張垺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

甫終不能間也十二月命百官閱天下歲

貢物於尚書省旣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

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

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予岫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八

汲古閣

似救切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

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

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

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

自處不事威勢騁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

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

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驅在數百步外公

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上側牆中救切

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

唐仲友曰秦始皇之千戟森列桎梏十重不如漢光武之岸幘李林甫之重關複壁夕屢徙牀不如趙宣子之假寐

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上以爲安西四鎮節度使初仙芝爲都知兵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瘦

陸狀元通鑑

卷百九

汲古閣

類目

對切

一足偏短求爲仙芝嫌不納

念切

常清曰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畱之會達奚部叛走夫蒙靈管使仙芝追之斬獲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爲節度使卽畱常清爲判官仙芝出征常爲畱後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爲郎將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德詮走

馬自後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召德詮每過一門輒闔之既至常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爲畱後郎將何得於衆中和陵突因叱之杖之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邪及見常清遂不復言常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

陸狀元通鑑

卷百九

汲古閣

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

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七載夏四月左監門大將軍知內侍省事高

力士加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歲久中外

陸狀元通鑑

卷百十一

汲古閣

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

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

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於西京作寶壽寺寺

鍾成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畢集擊鍾一杵

減十杵然性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

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官力士

本傳 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

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

餘使六月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

事恩幸日隆 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

存政有恆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

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

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

而益奢蕩徒異切動散也人望怨而成禍使

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

陸狀元通鑑

卷百十二

汲古閣

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鉉繼遵其軌

居消切說文車微也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

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轍

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是歲雲南王歸

義卒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

刺史

八載春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

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

所征羅織為輕貨及丁徭地稅皆變布帛

輸京師屢奏帑藏克物帑他襲切藏才浪切金帛所藏也古

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釧紫衣金魚以

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

貴寵之家無有限極出食貨志三月朔方節度

等使張齊丘於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里木

刺山築橫塞軍以振遠軍使鄭人郭子儀為

橫塞軍使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三汲古閣

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

後遣之自募置曠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

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駄馬牛器械糗糧

上力切又丘救切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

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

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

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

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五月

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

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

夫亦恥為之其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

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

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

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

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出

志上命哥舒翰帥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汲古閣

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

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

食積樁木及石樁盧回切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

克翰進攻拔之獲吐蕃鐵刀悉諾羅等四百

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

九載二月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

姚思藝為檢校選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

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

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衛傳呼按書出其間宮

苑小兒數百奮挺於前華僅以身免 五

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七月置廣文館於國子監以教諸生習

進士者 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

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

等往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枉爭

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唐紀十五 汲市南

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

范祖禹唐鑑曰晉秦始皇削平六國漢武

帝驅攘四夷皆雄才之主也及其為方士

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欲

清虛以居上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

有所蔽鮮不為惑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

人爭為幻以惑之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

所以養成大亂也

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蓂莢

音蕩藥草木草云黃酒醉而阮之動數千人

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

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前此聽祿山於上谷

鑄錢五爐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楊釗張易

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庚辰制引易

之兄弟迎中宗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賜

一子官釗以圖識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唐紀十五 汲市南

忠

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

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帳奕

器皿 奕音亦周禮注云四合象宮室曰帳奕

承切克初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

上每令中使為祿山護役築第及造儲侍賜

物常戒之曰胡眼人勿令笑我上每食一物

稍美或後苑校獵獲禽 校獵人謂之校獵

技假皆大為開校以輒遣中使走馬見之絡

繹於路繹言不絕也祿山生曰上及貴妃賜

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

貴妃以錦繡為大襖祿上舉兩切下畏祿山

使宮人以綵輿昇之上舉兩切下畏祿山

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

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

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一唐紀七汲古閣

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

亦不疑也出祿山傳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二

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為左衛林將

軍以祿山代之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已出

日益驕恣自以曩時拜太子見上春秋高

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

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圖識勸之作

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及家

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

數萬匹多聚兵仗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

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

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璉玠拜

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

令珣能元皓能奴代切何氏姓田承嗣田乾

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承嗣治軍嚴整嘗大

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閣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一唐紀七汲古閣

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高仙

芝將蕃漢三萬眾擊大食大食與葛羅祿部

眾夾攻唐軍仙芝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李嗣

業勸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眾在前

人畜塞路嗣業前驅奮大挺擊之人馬俱斃

仙芝乃得過將士相失別將汧陽上輕煉切

州段秀實聞嗣業之聲詔曰避敵先奔無勇

也全已棄眾不仁也幸而得之同

業執其手謝曰臣追兵散不得俱色還至安西言於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為已判官

十一載十月南詔叛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為林甫所害貴妃亦為之請上謂國忠曰卿覽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懣莫早切又莫州切煩懣國忠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九 汲古閣

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十一月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

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出林甫傳以楊國忠為

右相兼文部尚書其列使並如故國忠為人

彊辨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已任

汝鳩切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據袂扼腕

上乙革切把也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

懼質涉切自侍御史至為相凡領四十餘使

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九 汲古閣

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

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

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

嵩山 吉溫為御史中丞凡朝廷動靜輒報

安祿山信宿而達信宿如字左氏一宿為信再宿為次十二

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

不肖選深者畱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

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時所欲故

頗得衆譽 故事兵吏部書知政事者選
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
自春及夏其事乃畢及楊國忠以宰相領文
部尚書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
定名闕

十二載春正月國忠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
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選人一日
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

陸贄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

其間資格差繆甚衆

差初加切舛也繆非切舛也

無敢言

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
侍郎韋見素張倚趨走門庭與主事無異京
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爲國忠刻頌立於
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爲改定數字仲通以
金填之 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
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
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爲父子上信之時

林甫尚未葬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

名流嶺南及黔中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襖金

紫

含胡紺切說文送死口中珠玉也襖丑勇切奪也

更以小棺如庶

人禮葬之 阿布思爲回紇所破安祿山誘

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祿

山以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

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

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

陸贄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

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楊國

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

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翰表

侍御史裴冕爲河西行軍司馬是時中國盛

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

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

遣使人奏嘗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 楊國

忠子暄舉明經興業荒陋不及禮部侍郎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唐紀

達奚珣畏國忠權遣其子照應尉撫先白
 之曰大人白相公郭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
 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
 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
 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
 遂置暄上第 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
 士廣平劉廼以選法未善上書於昱以為禹
 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再采有九德書傳云載行也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唐紀 汲古閣
 采事也稱其人必言其人 考績以九載近代
 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也
 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
 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
 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
 若喬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十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
 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
 祿山聞命即至上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唐紀

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
 不聽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
 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
 諸文辭嘗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
 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
 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
 畫胡卦切琴瑟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均皆翰林院供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唐紀 汲古閣
 奉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垪草制
 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
 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加祿
 山左僕射出張說及垪傳 祿山兼領閑廐唐制六
 閑亦號六廐聖 隴右羣牧等使自京師西屬
 厝中置閑廐使 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
 坊麟德中置隴 右三使領之
 千匹別飼之二月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
 契丹九姓同羅等勲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

資加賞仍好寫告才付臣軍授之是以令將
軍者五百餘人中即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
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三月祿山辭歸范陽
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
奏之疾驅出關乘船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
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
之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侍御史
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
陸狀元通鑑唐紀二十五 卷五 漢古關
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
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禽全軍皆
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
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
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
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
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
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

言朕徐思之忠傳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
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已以災診
歸咎於峴診即計切說文水不利也峴胡典切九月貶長沙太
守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
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瑄言
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
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
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
陸狀元通鑑唐紀二十六 卷五 漢古關
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出官者傳
西山先生曰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
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者是
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
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蓋人主畏天
災必求已過必更獎政必去小人此忠臣
之所樂而姦臣之所不便也故其操術不
同如此近世王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

詔吁莫大於天莫神於天而猶不足畏則
尊居人上復何所憚邪熒天欺君其罪不
在國忠下可勝誅哉

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
三十八鄉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萬
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
百八十八

十四載二月安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唐紀

源古閣

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

選舉志親品及
流外則判補告

給以符謂
之告身

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

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入見上

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

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其

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

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諸闕以賈

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晦爲平盧節度使楊

光翹呼外爲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
之已草制上畱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輔扶
雨切

姓也璆琳
其名也

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

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

上謂國忠等曰祿山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

等勿憂也事遂寢 十月上幸華清宮 安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

之厚欲俟上宴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唐紀

源古閣

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

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

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

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

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卽從軍衆愕然相顧愕
逆

各切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

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

反於范陽引兵而南祿山乘鐵驢

羊茹切步
昇車也

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

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粹聞范陽兵起遠近震

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

切言自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

所擒戮無敢拒之者出祿山傳上聞祿山定反

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

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

首詣行在時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

隆狀无通鑑卷百二十九唐紀源古關

以討賊方畧常清大言曰臣請走馬詣東京

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挑徒了計日取

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為范陽

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

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祿山

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杲古老切力不能拒與

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

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

履謙曰何為著此上陟畧切謂著祿山所賜金紫也履謙悟

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丙子上還

官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為

朔方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

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畱等十三郡以衛尉

卿張介然為之以程千里為潞州長史諸郡

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上魚許切百官志云武后以夏州都督領

鹽州防禦使安祿山反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守捉之使也以榮王琬為

隆狀无通鑑卷百二十九唐紀源古關

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

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

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十二月丙戌

高仙芝將飛騎驍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

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

令誠監其軍屯於陝丁亥安祿山自靈昌度

河以緹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緹居登切大索也

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

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上下制欲親征其

朔方河西隴右兵畱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

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

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

音峻豪深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

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

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

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三十一 汲古閣

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

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

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之傳本真

卿果卿之從弟也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

崔無詖拒之義切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

墜如雨祿山陷滎陽殺無詖聲勢益張封常

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

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

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

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

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墻

西去畱守李愷直陵切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

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愷

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愷潰去愷獨坐府中

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

左右皆散祿山使人執愷奕及采訪判官蔣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三十一 汲古閣

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

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出愷奕本傳

封常清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

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施

氏切豕惟觸突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

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

潼關賊尋至潼關官軍修完守備賊至不得

入而去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怛懼

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

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晤為睢陽太守

與楊朝宗東畧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

平太守嗣吳王祇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

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尉時單

戰切又音甫縣名屬宋州賈賁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

晤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

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汲古閣

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

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

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

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

謂韓號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

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

相與聚哭使三人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

遂寢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

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世本

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愬盧奕蔣清首

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執子光腰斬

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上薄胡切縛蒲草為其身也棺

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

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內穆寧共

斬道玄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詣長

史李暉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饒陽太守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興李隨皆

殺祿山所署官各有眾數千人共推真

卿為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五

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高仙芝之東征也

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

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

以賊搖眾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

士糧賜上七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仙芝

及常清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河西隴右

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上籍其威名且素

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

以討祿山蕃將火拔歸仁等火拔虜複姓元和姓纂云突騎

施首領火拔石矢各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

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使王

忠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

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關志安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五唐紀三十五漢市關

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

使郭子儀擊敗之子儀乘勝拔靜邊軍大同

兵馬使薛忠義寇靜邊軍子儀使左兵馬使

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濬左武鋒使僕固懷恩

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大破之阬其騎七

千甲辰加子儀御史大夫顏杲卿將起兵

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預其

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

真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

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

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擒之致

於郡中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

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

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

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臂上伊消切彼則

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五唐紀三十五漢市關

井陘奚經切井陘口亦曰士門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

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

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

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

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

郡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

兵合五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

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

陽招賈循邨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謀泄祿山殺之

右玄宗在位四十三年遜位又七年崩壽年七十八

考異曰

天寶九載十月王玄翼言妙寶真符

舊志王

陸狀元通鑑

卷百

源古閣

銑奏玄翼見玄元於寶仙洞中遣銑與張均王倕王濟王翼王徽靈於洞中得玉石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紀錄等獻之今從實錄

楊釗張易之之甥

鄭審天寶故事云楊國忠

本張易之之子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上仍去其梯母恐張氏絕嗣乃密令女奴墮珠上樓遂有娠而生

國忠其說曖昧無稽今不取

十載正月爲安祿山起第祿山出入宮掖

祿山事迹正月二十日祿山生日玄宗及太

真賜祿山器血衣服件目甚多後三日召

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繡繡縛祿山令內人

以絛與昇之宮中歡呼動地玄宗使人問

之報云貴妃與祿兒作三日洗兒玄宗就

觀之大悅因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

陸狀元通鑑

卷百

源古閣

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其出入溫舍天寶亂離西幸記祿山諸約楊妃誓爲子母自號國已下次及諸王皆戲祿兒與之促膝娛宴上特聞後宮三千合處喧笑密偵則祿兒在其內貴戚徐雜未之前聞凡曰叙環皆啗厚利或通宵禁掖曜狎嬪嬙和士開之出入臥內方此爲疎薊城侯之獲嗣刑餘又奚足尚王仁裕

天寶遺事云祿山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卽祿山以金牌子示之云準敕戒酒今畧取之

十一載十二月國忠建議選深者注官唐曆

此敕在七月二十七日統紀在七月舊紀

十二月甲戌國忠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

定畱放無長名按國忠作相始兼文部尚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唐紀九 汲古閣

書七月未也今從舊紀

十四載十一月甲子安祿山反平致美薊門

紀亂曰自其年八月後慰諭兵士磨厲戈

矛頗異於常識者竊怪矣至是祿山勒兵

夜發將出命屬官等謂曰奏事官胡逸自

京回奉密旨遣祿山將隨身兵馬入朝來

莫令那人知羣公勿怪便請隨軍那人意

楊國忠

十二月丁酉陷東京封常清戰敗西走常清

表云自今月七日交兵至十三日不已按

七日祿山猶未至榮陽蓋與賊前鋒戰耳

常清說仙芝守潼關肅宗實錄云仙芝領大

軍初至陝方欲進師會常清軍敗至欲廣

其賊勢以雪已罪勸仙芝班師仙芝素信

常清言卽日夜走保潼關朝廷大駭今從

本傳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唐紀九 汲古閣

辛丑制太子監國唐曆幸蜀記皆云十六日

辛丑按長曆辛丑十七日也實錄又作己

丑尤誤肅宗實錄云詔以上監國仍令總

範六軍親征寇逆按制書云今親總六師

帥衆百萬鋪敦元惡巡撫洛陽則是上親

征使太子畱守也今從玄宗實錄

翰將兵八萬號二十萬軍于潼關肅宗實錄

云以翰爲皇太子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

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

拒戰于潼關十二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

亦云先鋒兵馬使元帥舊傳云先鋒兵馬

元帥祿山事迹云翰爲副元帥領河隴諸

蕃部落奴刺頡跌朱邪契苾渾蹕林奚結

沙陀蓬子處密吐谷渾思結等十三部落

督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于潼關舊

紀云丙午命翰守潼關按玄宗實錄癸卯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

斬常清仙芝命翰爲兵馬副元帥統兵八

萬鎮潼關時榮王爲元帥故以翰副之蓋

誅仙芝之日卽命翰代仙芝舊紀丙午肅

宗實錄十七日軍發皆太早也玄宗實錄

所云八萬者蓋止謂漢兵隨翰東征者耳

并諸蕃部落及仙芝舊兵則及十餘萬因

號二十萬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一百二

唐紀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諱亨玄宗第三子也開元二十六年立爲

皇太子安祿山入朝太子識其有反相請

誅之玄宗不許天寶十四載祿山反次載

六月侍玄宗入蜀至馬嵬父老遮道請太

子會兵討賊玄宗乃分兵與之太子乃還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

七月杜鴻漸裴冕等勸進太子乃卽位于

靈武

至德元載

丙申

正月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

聖武顏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

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王承

業承業欲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

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縱兵殺萬餘

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

數色主切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

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

瞋稱人切汝本營州牧羊羯奴上居謁切營張目也

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

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

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

反也臊羯狗臊蘇曹切腥也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

并衣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梟之上古五切剔肉

陸狀无通鑑 卷重唐紀 汲古閣

也杲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

刀鋸者三十餘人出本傳史思明李立節蔡

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

殘滅於是河北諸郡復為賊守饒陽太守盧

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 上命郭子儀進

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

子儀薦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

人與之二月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

出降光弼謂思義曰汝久更陳行更古衛切

讀曰陣行視吾此眾可敵思明否今為我計

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丈夫

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

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

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

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

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

陸狀无通鑑 卷重唐紀 汲古閣

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明

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

直抵城下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

賊稍卻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

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小憩去例切以俟步

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

南逢壁度憩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

並水潛行並步浪切依也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

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出李郭傳

賈賁彼義切前至雍丘有眾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河東張

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

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

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

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為將使東擊淮陽

救兵于襄邑破之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出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唐紀汲古閣

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眾自稱吳

王先鋒使三月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

謝元同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莫有固

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

之彼必驚潰賊執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

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

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上頻亦切漢書注云辟易謂開

張而易其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

城樓堞皆盡礮按教切機石也環音患繞也堞達協切城上女垣也巡

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

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

之或夜縋斫營縋直偽切垂繩也春秋傳夜縋而出斫汁畧切積六

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

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

軍聲大振出巡本傳先是清河客李萼逆各年

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顏真卿曰公首唱大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五唐紀汲古閣

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

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

軍謂之天下北庫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

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

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

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為

乎萼曰公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

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慮

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

館復爲書說真卿以爲清河去逆効順奉粟

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

後轅于元切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

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懼詣

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

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

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崞音郭在

陸狀无通鑑 卷五唐紀 汲古閣

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

納舊大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

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平原清河帥

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

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

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

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

圖之變矣真卿曰善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

山糧道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

自井陘出四月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

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

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古咸字射李

立節殺之思明收餘眾奔趙郡河朔之民苦

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

爲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庚子攻

陸狀无通鑑 卷五唐紀 汲古閣

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

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

拔引兵還恆陽就食 楊國忠問士之可爲

將者於左拾遺博平張鎰及蕭昕鎰昕薦左

贊善大夫永壽來瑱他旬切丙午以瑒爲潁川

太守賊屢攻之瑒前後破賊甚眾加本郡防

禦使人謂之來嚼鐵 安祿山使平盧節度

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督殺之平

盧游奕使武陟劉客奴先鋒使董秦及安東
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真
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賈載
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纔十
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奴爲平
盧節度使賜名正臣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
董秦爲平盧兵馬使五月令狐潮復引兵攻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汲古閣

勞郎到切慰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

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
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郭子儀李
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
儀至恆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
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
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
出戰壬午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

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奔走于博

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

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將士家在

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議棄洛陽走歸

范陽計未決郭傳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

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爲

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

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汲古閣

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

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

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灊上令所親

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

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灊上軍隸潼關六月

召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

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

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始爲

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畱將失機會逗大透切畱力救切稽畱不進也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

陸狀元通鑑

卷重

唐紀

汲古閣

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已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

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翰以羣車駕馬爲前驅欲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羣車之前縱火焚之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

陸狀元通鑑

卷重

唐紀

汲古閣

軍望之亦潰瞬息間瞬息間切瞬謂開闔目也息謂喘也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自首陽山西渡河入關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送洛陽祿山以翰爲司空同平章事出翰等傳

范祖禹唐鑑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

其爲已不利動爲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就利避害小人之常也利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十二

汲古閣

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潼關既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劒南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乙未黎明如字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

而去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爲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已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重儲用切再也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唐制天子居曰衙衙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號衙內五衛皆帶刀捉仗列坐於東西廊下門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十三

汲古閣

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崔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畱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至咸陽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上郎葛切脫粟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在手曰掬須臾而盡上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上亦掩泣

范祖禹唐鑑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執相扶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合而從之則爲人君離而去之則爲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其人君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先王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長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安至咸陽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

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睹董五上切見也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以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付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馬嵬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驛上五回切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在咸陽西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揭切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也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爲亂兵所

槌腦血流地

槌陟瓜切捶之也

衆曰勿傷韋相公救

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事左右

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

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

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

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

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

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六

汲古閣

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

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

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

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

縊壹賜切絞也輿

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胄

釋甲頓首謝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士玄禮

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爲行

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

及號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

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

國貴妃國忠玄禮等傳

丁

酉上將發馬嵬父老皆遮道請畱曰宮闕陛

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去何之上

爲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後宜慰父老父

老因曰至尊旣不肯畱某等願帥子弟從殿

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

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七

汲古閣

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

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

跋馬欲西建寧王倓

音談太子之子

與李輔國執韉

諫曰韉苦貢切馬勒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

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

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

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

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

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七正切禮記為兒女

之戀乎廣平王俶呂六切亦勸太子畱父老共

擁太子馬不得行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

人伺之上丑正切問也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

軍二千人及飛龍殿馬從太子殿居又切通

內六開一曰飛龍二曰祥麟三曰鳳苑四曰且

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

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八 汲古閣

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

而已又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出玄宗諸

俶俶皆太子之子也已亥上至扶風士卒潛

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上患之會成都貢春

綵十餘萬匹至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諭

之曰朕比來衰老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

遠避其鋒知卿等皆蒼猝從朕不得別父母

妻子茭涉至此茂蒲撥切草舍一曰草木勞

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編小人馬

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

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可共分此綵以

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

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

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久曰去畱聽卿自

是流言始息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

俶曰殿下嘗嘗為朔方節度大使今賊入長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九 汲古閣

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

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出俶本傳太子至烏氏

漢安定縣名烏水出西北入河氏彭原太守

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平涼閱監牧馬得

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為六軍丙午上重

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

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 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

祐兵畱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

安使安思順將兵鎮關中陳希烈以晚節失

恩怨上與張均張垼等

上巨至切

皆降於賊祿山

以希烈垼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

勢大熾西脇汧隴

上輕煙切汧水在安定

南侵江漢北

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兇猛無遠略既克長

安自以爲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此

行亦無追迫之患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

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

却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初顏真卿聞

光弼出井陘卽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

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

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畱後杜鴻漸等相

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

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

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奉牋

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

以獻之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爲御

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

子從之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

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

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

則逆賊不足屠也秋七月太子至靈武裴冕

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卽皇帝

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

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

崎去奇切嶇音區山路也

遠涉沙

塞者莫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

殿下勉徇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

之是日肅宗卽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

上流涕歔歔上香衣又許既切尊玄宗曰上

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即位七月時

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

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

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

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

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旬日間歸附

者漸眾勉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

陸狀元通鑑唐紀汲古閣

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良娣每寢常居上前

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

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

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

時上以是益憐之上皇制以太子亨克天

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虜節度都

使南取長安洛陽置山南東道節度領襄陽

等九郡升五府經畧使爲嶺南節度領南海

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畧使爲黔中節度領

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爲東西二道東道領餘

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先是四方聞潼關失

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安祿山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

仁坊剗其心以祭安慶宗又殺皇孫及郡

縣主二十餘人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

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爲太子泌已長上

陸狀元通鑑唐紀汲古閣

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

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蕘春

上源之切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

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

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

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爲

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

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泌敕改扶風爲

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獲爲人千餘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之

諜達協切軍中反間者

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

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

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焉於虔切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畱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眾屯白沙沙地名遇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眾矯檀及胡兵悉斬之榮陽陳畱脇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出張巡本傳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置赦書真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回紇吐蕃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上皇下制赦天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以爲方今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卽以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靈武使者至

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制

自今改制敕爲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

重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

京朕不復預事仍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

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初上皇每酺宴先

陸狀元通鑑

卷重

汲古閣

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 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

之坐部伎 吹亦軍中樂馬上奏 繼以鼓吹 尺僞切北狄馬上之

戲散蘇早切明皇爲平王有散樂一部定章

邸樂以亢太常分兩明以角優劣置內教

坊於蓬萊宮側居新聲散樂倡優之伎 又

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

衣霓裳羽衣曲十二偏凡曲終必遽唯霓裳

引聲益緩 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

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 力各切

故雖茅茨土階 茅茨並切茅茨以草覆屋也茅茨不剪土階三等謂

也 惡衣菲食 上敷尾切薄也惡衣服菲飲食謂禹也 不恥

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

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 殫多寒切極也 窮

陸狀元通鑑

卷重

汲古閣

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

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已亦以誇人

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 窶容朱切私視 卒

致鑾輿播越 鑾盧官切鑾鈴也崔豹古今注云五路銜上金雀者朱鳥

也口銜鈴 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

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樂梨園弟

子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 上研計奴睨睨表視

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

擲直炙切投也

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

上佳

買切支分也祿山聞嚮曰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

得長安命大索三日

索色百切求也

并其私財盡掠

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

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

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

長安民日夜望之或特相驚曰太子大軍至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二十八

汲古閣

矣則皆走市里爲空

上于偽切

賊望見北方塵起

輒驚欲走京畿豪傑

畿渠希切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

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

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

上芳無切至並州名

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賊

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

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

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辭景仙

之功也

時景仙爲陳倉令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固本傳及祿山傳

九

月壬子史思明圍常山城陷殺數千人建

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兵

眾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前後血

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

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

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

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二十九

汲古閣

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元帥爲重泌曰廣

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眾心所屬在於

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

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

上乃以廣平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

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

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

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

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名無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不可者已之上許之 田泌本傳 上雖用朔方之眾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遣幽王守禮之子承家 此字切 使于回紇以請兵李泌勸上且幸彭原自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

上至順化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實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省息井切 昏定晨省也 上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

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專決於胸臆諸相拱手避之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十月上至彭原第五琦見上請以江淮租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庸市輕貨沂江漢而上 沂蘇敬切逆流而上曰沂 至洋川 上音祥 洋州漢成夫人生於洋川高帝寵之名其川曰洋以表誕生之休祥也 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推訖

岳切謂總利入官漢書音較出琦本傳 房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為御史大夫克嶺南節度使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

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

用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

上音板

蕩詩大雅二篇名上帝板板下民卒瘁板板反也言反先王與天之道也蕩蕩上帝下民之時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今房瑄專爲迂闊大言以立

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上

由是疎之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

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

度等使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

曳落河胡言壯士也

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爲三軍使裨將楊

希文將南軍劉貴哲將中軍李光進將北軍

瑄以中軍北軍爲前鋒辛丑二軍遇賊將安

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

咸陽地名

瑄効古法用車

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

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

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瑄自以南軍

戰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瑄敗

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出

本

傳 尹子奇圍河間

李真守河間

四十餘日不下

史思明引兵會之遂陷河間又使其將康沒

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

敵棄郡度河南走思明卽以平原兵攻清河

博平皆陷之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舉千鈞

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陷思明并力圍之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

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

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

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

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與兵指闕塗

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

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

賊求富貴耳譬如鷲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

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

明怒命張於水上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

死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

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

將兵入援十卷切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

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十一月回紇至帶汗

谷與郭子儀軍合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

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

唐紀三十四 卷百 汲古閣

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

或爲之用自餘皆脇從耳以臣料之賊之饒

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元真張忠志阿史

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

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

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

以兩軍繫其四將也繫陟立切繫也從祿山者獨承

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

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

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

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

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阿上

葛切遏絕其路也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

竝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上舉綺切執其

逐鹿晉人角之戎人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

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

唐紀三十五 卷百 汲古閣

攻之必成擒矣上悅是歲置北海節度使

領北海等四郡上黨節度使領上黨等三郡

與平節度使領上洛等四郡

二載春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

是不復睹物上董五切見也又病疽千余切性益躁

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笞撻或時殺之

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

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筆撻聞豎李猪

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爲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爲敢不敬從又謂猪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三十六

汲古閣

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以氈裹其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爲太子尋卽帝位尊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山傳李輔國本飛龍小兒僉開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

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上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緡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三十六

汲古閣

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爲曩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憎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旣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史思明蔡希德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

朔方餘團練烏令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爲

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

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

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

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

壕胡刀切作塹數十萬塹吉歷切說文甌甌

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

於內壘魯水切軍壁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八汲古閣

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

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

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居隘切怠

也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

之隨能使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

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罵光弼遣人從地

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

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

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

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

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

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穿地道周

賊營中搗之以木搗音支爾雅搗柱也至期光弼勒兵

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

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

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九汲古閣

思明歸守范陽畱蔡希德等圍太原頃之希

德爲光弼所破遁去慶緒以尹子奇爲汴

州刺史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

兵十三萬趣睢陽太守許遠告急於張巡巡

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

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

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

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

曰遠儒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

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

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出巡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

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

東二月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河東司戶

韓旻等旻者中切翻城迎官軍崔乾祐踰城走子

儀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唐紀 次古關

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從賊

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既定李

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眾如前策竝塞東北

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已集庸調亦

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擣都暗切而更引兵東北

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眾

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

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

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耐乃代切忍也若

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

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

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

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

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

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

不能待此決矣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唐紀 次古關

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

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戶孟切驕縱而暴橫也浸

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慶緒傳上皇

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

祭之厚恤其家出九齡傳尹子奇復引大兵攻

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止死耳

但念諸君捐軀上余專切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勲

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勵力制切勉也巡遂

椎牛

上傳追切擊也

大享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

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

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

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

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四月上以郭

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子

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潯西

上京切

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潯西

陸壯元通鑑

卷四十三

唐紀

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守忠僞遁子儀悉師

逐之賊以饒騎九千為長蛇陳官軍擊之首

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軍資器械盡

棄之子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

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

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

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

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

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

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

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

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

濫至是而極焉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

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

之達旦徹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

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霁

陸壯元通鑑

卷四十三

唐紀

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

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

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

而不識

射食亦神夜二切

乃剡蒿為矢中者喜

銳利也蒿呼高切中竹仲切

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

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

軍退還

出巡等傳

七月尹子奇徵兵數萬攻睢

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河南節

度使號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

漢傳木切

州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

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

葛今切兩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

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

至饋求位切餉也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

不堪鬪遂爲賊所圍八月張巡許遠分城而

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唐紀 汲古閣

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

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

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

城賊眾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眾左右馳射

賊眾披靡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

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

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旣拔卽

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

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

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時睢陽之人

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

坐擁強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

逆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蓄魚列切以

示進明曰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畱一

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爲泣下霽雲察進

明終無出師意遂去僅得入城城中將吏知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唐紀 汲古閣

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 閏月上

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

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九月

元帥廣平王俶昌六切將朔方等軍回紇西城

之眾十五萬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

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澧敦馮切水名在咸陽李嗣業爲

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眾十

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

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爲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趨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仍

更切飲之也

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

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

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

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由是氣索嗣業

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

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眾走入城迨夜驚聲不止

也又五刀切

遲明

謀至

遲音值待也謂待天明而反間者

安守忠

李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癸卯

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

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

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

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

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

護驚躍下馬荅拜跪捧王足曰當爲殿下徑

往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

城南過營於滹水之東

滹所簡切水出京兆藍田谷入滹

百

姓軍士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

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

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畱長安鎮撫三

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傳號王巨爲西京

畱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上涕泗交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汲古閣

頤卽日遣使入蜀奏上皇上召李泌於長安

旣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

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

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

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畱靈武勸進及今

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

意則可矣上卽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

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

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
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
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奈
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畱願陛下聽
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
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
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畱也上曰且眠矣異日
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況異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唐紀四十八 汲古閣
日香案之前乎咎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
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酖直陰切
毒易以羽
毛歷酒食
則殺人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
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
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
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
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
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

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
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 冬十月尹
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
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
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眾饑羸走必
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
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
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唐紀四十九 汲古閣
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
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
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
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
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
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皆侯智
切口皆
又才
諸切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
刀抉其口抉一決
切地也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

其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
吾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并南霽雲
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
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
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
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
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
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五十一 汲古閣
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執
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 吸迄及切
內息也
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
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
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興兵
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
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
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

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
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
力河南節度使張鎬 下老切 聞睢陽圍急倍道
丞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
太守閻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 上魚到切
下夏懇切
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
杖殺之 出巡等傳 張通儒等收餘眾走保陝安
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五十一 汲古閣
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已未廣平王俶至曲沃
回紇葉護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郭
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
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
其背賊驚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
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慶緒帥
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
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壬戌廣平

王俶入東京 成都使還上皇詔曰當與我
劔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爲
數日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
彷彿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
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
力也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
歸衡山敕郡縣爲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汲古閣

不絕舞躍呼萬歲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之甄
人切姓也 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采訪使秦
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
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
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
亦使人强昇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
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
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媿其心以濟

爲祕書郎 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

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張鎰

帥魯炅來瑱他何切 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節

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 十二月上皇

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卽日幸

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

不許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

反及李林甫王鉞胡公切 楊國忠子孫不在免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汲古閣

例立廣平王俶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
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
階賜爵加食邑有差李愬持陵切 盧弈顏杲卿
袁履謙許遠張巡等皆加追贈官以蜀郡爲
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 議者或罪
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
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以爲巡以寡擊
衆以弱制彊係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

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
巡以守死善過惡揚錄瑕棄用臣竊痛之巡
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
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
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臣猶
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
觀休明唯其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
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撰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唐紀

汲古閣

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臣眾議由是始息
韓文等傳及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彊遣阿史那
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裨將烏承玼
烏姓也玼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
日禮切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欵朝廷以自
湔洗上則前切洗也易於反掌思明以爲然乃囚承
慶等遣其將寶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
兵八萬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上大喜以思

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顯官
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棣大計切雖相州未下
河北率爲唐有矣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
背國從僞準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
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
下親戚或勲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
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
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唐紀

汲古閣

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殲于廉切滅也脇從罔理
脇虛業切諲器守文諲伊切不達大體惟陛下
圖之爭之累口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
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
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
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
杖者於京兆府門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
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

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出酈吏器本傳

臣光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希

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

上方廢切如肝肺之

相附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

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海

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

稱臣為之陳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五十六

汲古閣

不如儻更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

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

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

孤城整粉寇手

整粉西切凡醢醬所和細切為整粉謂粉碎也何

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

義之薄而係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

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聞親征

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

不亦難哉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置左右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克其制皆如四

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

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升河中

防禦使為節度領蒲絳等七州分劍南為東

西川節度東川領梓遂等十二州又置荆澧

節度

禮音禮州名

領荆澧等五州夔峽節度領夔

峽等五州更安西曰鎮西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五十七

汲古閣

乾元元年春二月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

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夏五月制

停采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張鎰性簡

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

因亂竊位力彊則眾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

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

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多詐臨難必變請

徵入宿衛時上以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

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

爲不切事機罷爲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

崔光遠爲河南節度使出編本傳贈故常山太

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以其子威明

爲太僕丞杲卿子泉明爲王丞業所畱因寓

居壽陽爲史思明所虜送於范陽會安慶緒

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

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

陸狀元通鑑

卷百

唐紀五十八

汲古閣

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爲蒲

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

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

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爲賊所擄

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已女閔其姑愁悴先

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

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

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二

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膳給久之隨其所

迴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

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六月山人

韓穎改造新曆初行穎曆 初史思明以列

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

承恩爲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思明思舊恩

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說思明降唐李光

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爲思明所親信

陸狀元通鑑

卷百

唐紀五十九

汲古閣

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

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

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明遂殺承恩

而復叛承恩弟承玼奔太原李光弼表爲昌

化郡王克石嶺軍使 秋七月初鑄當十大

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

也第五姓也琦渠空切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

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漢

中王瑀鮮于叔明爲使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曷者唐與諸國爲昏皆以宗室女爲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婿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

陸狀元通鑑 唐紀六十一 卷五十一 汲古閣

爲可敦舉國皆喜 出回紇傳 九月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與平李奂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侃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爲觀軍容宜慰處置使觀軍

容之名自此始 出宦者朝恩本傳 冬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魯炅等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之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旣而與慶緒戰僞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李光弼引兵繼至慶緒窘急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遙爲慶緒聲勢 十二月置浙江西道節度使 浙列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領蘇潤等十州以昇州刺史韋黃裳爲之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越睦

陸狀元通鑑 唐紀六十一 卷五十一 汲古閣

等八州以戶部尚書李恆爲之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出希逸傳懷玉一名正已在藩鎮淄青傳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汲古閣

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

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

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

覷上音冀下音踰覷幸也其在周易上天

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

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

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執均何以

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安

正上下之禮以紀綱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汲古閣

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懲彼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爲下者常眊眊焉伺其上眊音覷切顧也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爲上

者常惴惴焉畏其下

惴之瑞切 憂懼也

苟得間則

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係

養爲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

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

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

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

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

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唐紀六十四

汲古閣

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

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

以階級相承有小違犯咸伏斧質

斧斫也 質錐也

古者斬人加於 錐上而斫之

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

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

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

之遠哉

是歲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

二州又置陝虢華及豫許汝二節度使安南

經略使爲節度使領交陸等十一州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

大聖燕王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爲

流矢所中而薨兵馬使荔非元禮

荔郎計切 荔非虜複

姓代將其眾初嗣業表段秀實爲懷州長史

知畱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

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唐紀六十五

汲古閣

道 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

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

構棧而居

灌古玩切澆也 棧仕諫切棚也

自冬涉春安慶緒

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千人皆

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旣無統帥進退無所

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

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

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遙脇

之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上即佐切巡也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六唐紀六十六
為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兗先與之戰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係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諸節度各潰歸本鎮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子儀議

捐東京退保蒲陝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薦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與士慶緒不知所為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軟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六唐紀六十六
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為太上皇計賊豈受爾佞媚乎即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畱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畱

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自稱大燕皇帝

明思

四月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

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

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

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

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

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

小輔國口爲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及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六十八

汲古閣

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

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賞其正

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輔國由是忌峴

六月分朔方置邠寧等九州節度使 魚朝

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

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爲朔方節度使兵

馬元帥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畱子儀子儀給

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

以河東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

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

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

嚴光弼本傳

冬十月史思明引兵攻河陽思

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

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

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

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六十八

汲古閣

思明怒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

于野水度以備之旣夕還河陽畱兵千人使

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

上側革切

賊將高庭暉

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

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

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

旣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

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

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
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
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
顥曰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
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
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腹心高庭
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二將降何易也光弼
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 汲古閣

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
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
明復攻河陽光弼諸將致死擊之賊眾大潰
思明乃遁 第五琦作乾元錢重輪錢按食貨志
日第五琦爲相命絳州諸爐鑄重輪乾元錢
徑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爲
重輪故稱與開元錢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
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通鑑切韻被
上言者皆歸咎於琦貶忠州長史出本傳及

上元元年閏四月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
司空自武德以來思禮始不爲宰相而拜三
公 追諡太公望爲武成王選歷代名將爲
亞聖十哲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至
與文宣王比以歷代良將爲十哲象坐侍奉
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相諸葛亮唐
衛國公李靖英國公李勣列于左漢太子少
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
河太守吳起燕昌國君史思明入東京
樂毅列于右以良爲配

五月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侍中晉卿練達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 汲古閣

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以京兆
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克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
歸卽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
大明宮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
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梨園弟子常娛侍左
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
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常召將

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素微賤雖暴
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
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
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
下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垣于元切墉餘
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
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汲古閣

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
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
七月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如西內居甘露
殿所畱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高力士流巫
州陳玄禮勒致仕宮人皆不得畱左右上更
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四方所獻珍
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如輩人
恕切食之也下辟穀浸以成疾辟實亦切除
許云切臭菜也

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上初猶往問安既而
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
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九月
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爲江陵府仍置永平
軍團練兵三千人以扼吳蜀之衝從節度使
呂諲之請也出會要

二年春正月荆南節度使呂諲奏請以江南
之潭岳郴邵永道連黔中之涪州皆隸荆南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三

汲古閣

從之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春
遇切哥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觀軍容使
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
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
方節度使僕固懷恩男而懷麾下皆番漢勁
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之每用兵
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法無
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

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

弼不得已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攻

洛陽二月戊寅陳於邙山上莫即切在河南洛陽光弼

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

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

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

其陳未定進兵薄之上伯各切迫之官軍大敗死

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光弼懷恩度河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唐紀七十四 汲古閣

走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

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

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於思明思明

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

為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朝義憂懼不知所為

其部將駱悅等因思明縊殺之朝義即帝位

出思明傳 五月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初李輔

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

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

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

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法熒切然畏張后尚

不敢詣西內出張后傳復以李光弼為河南副

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等八道行營節

度出鎮臨淮 八月李輔國驕縱日甚求為

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

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上密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唐紀七十五 汲古閣

謂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

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徒玩切截

也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出本傳 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

年以建子月為歲首建子月以十一月為歲首時肅宗改制度故不

以數紀月以斗所建辰為名至明年建巳月復稱四月月皆以所建為

數自今每除五品以上清望京官及郎官御

史刺史令舉一人自代觀其所舉以行殿最

「丁練切」上功
日最下功日殿

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

如正旦儀

正諸成切正
月朔旦也

東萊評曰某始意建寅爲正者天也不信
學者言商周改正朔事及考之春秋書十
月霜降殺菽三月無冰則知謂周以建子
爲正者有之矣考之書太甲元年十有二
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祇見厥祲則知謂
商以建丑爲正者有之矣然論語則云行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汲古閣

夏之時觀孔子之意亦以夏時得天歟漢
初仍秦之繆以建亥爲歲首至武帝始用
孔子之言改定正朔天下避之後世莫敢
異也惟魏明帝納高堂隆議稱曹氏舜後
當得地統以建丑爲正既見非於前史矣
今肅宗復以建子月爲正其意尤鄙蓋聽
術者之言禮禳災厄耳當是時也天子用
婦寺讒間囚其父於別室無復定省之禮

自古唯修德可致祥欲禳禱災厄孰若
子如初乎不能出此徒紛紛然更制改號
不半年而殂果何益哉

京兆尹劉晏坐事貶通州刺史以御史中丞
元載爲戶部侍郎克勾當度支鑄錢鹽鐵兼
江淮轉運等使載初爲度支郎中敏悟善奏
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
專掌財利

出晏傳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汲古閣

寶應元年建寅月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
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
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
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
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
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直略切民有
貲產無因而
強取之故曰白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
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爲羣盜州

縣不能制 初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資儲

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思禮薨管崇嗣

代之爲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

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鉤校所出

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遂作亂殺景山上

以景山撫御失宜所以致亂不復推究亂者

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辛

雲京爲節度使建卯月以雲京爲河東節度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使是歲絳州突將王元振以儲積不克殺朔

方等諸道行營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

兵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爲

節度使朝廷皆因而授之 絳州諸軍標掠

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從連賊

以利合 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爲

汾陽王知朔方河中等軍副元帥建辰月子

儀將行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

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

定切開 上召入卧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

卿 上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瑒

樂在襄陽其將士亦愛之乃諷所部將吏上

表畱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

老泉曰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肅宗克

復兩京中興唐室此天下有道之時也當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是時絳州士卒得以擅殺李國貞而朝廷

不加罪鎮西白孝德得以殺荔非元禮而

朝廷因以授之襄陽來瑒不欲赴召諷將

士上表畱已而朝廷因使之還鎮則當時

國命豈特陪臣執之哉然則安史雖平而

唐之號令迄不復振者由此故與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請罷其相上

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

戊申華罷爲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
支轉運使如故 建巳月楚州刺史崔旼
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恍惚廣切見上
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
羣臣表賀

范祖禹唐鑑曰晉堯命重黎絕地天通蓋
惡神人雜揉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
世主昏于上民迷于下黷亂天地無所不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唐紀
汲古閣

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人典故姦僞得
以惑之獲寶不一而二帝崩吉凶之驗
亦可睹矣

甲寅二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上以寢疾
發哀於內殿蕃官勢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上
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
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爲正月月
數皆如其舊 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

權用事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
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
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
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
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
二人皆陛下勲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
致震驚恐不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
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唐紀
汲古閣

乃命內謁者監段恆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
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后以上命召太子
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
之太子至以難告以兵送太子於飛龍殿且
以甲卒守之是夜收捕越王係等百餘人繫
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丁卯上崩輔國
等殺后并係是日始行監國之令戊辰發太
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已巳代宗卽位

出張后輔國
元振等傳

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上

皇崩號慟嘔血而卒

范祖禹唐鑑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阜隸
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
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沒張后二王以戮
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
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八十二 汲古閣

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
兵外尊禮之 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
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
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
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
一卒之私邪五月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
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案殺鄧景山者數
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六月

以劉晏爲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克度支轉運
鹽鐵鑄錢等使 八月郭子儀自河東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
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
撫之子儀遂畱京師 九月上遣中使劉清
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上在
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
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十月壬戌夜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八十二 汲古閣

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
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爲刻木首葬之 出本紀

丙寅回紇可汗屯於河北戊辰諸軍發陝

州軍于同軌 地名 唐書 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

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空
悉衆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
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乙亥官軍陳于橫
水賊衆數萬立柵自固僕固懷恩陳於西原

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紇竝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眾而賊陳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賊眾大敗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十一月露布至京師以戶部侍郎劉晏兼河南道水陸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八唐紀八十四汲古閣轉運都使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恆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鬪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眾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為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為善擢為先鋒兵馬使史朝義走至具州僕固瑒與回紇逐之大戰

于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懷恩都知兵馬使僻兼訓等會于下博進圍朝義于莫州

右肅宗在位七年壽年五十二

考異曰

至德元載正月顏杲卿起兵纔八日史思明

蔡希德引兵至城下河洛春秋云十二月乙未思明希德齊至城下杲卿丙午始殺李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八唐紀八十四汲古閣

欽湊云乙未誤也今從諸書

三月李萼乞師於顏真卿顏氏行狀作李華

今從舊傳

五月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河洛

春秋以此為光弼語汾陽家傳作子儀語

蓋二人共議耳

壬午戰于嘉山大破史思明寶錄云六月壬午

按長曆六月癸未朔壬午五月二十九

日也汾陽家傳舊祁山傳亦云六月戰嘉

山河洛春秋云六月二十五日光弼破賊

於嘉山今從實錄而改其月

六月崔乾祐以草車焚前驅幸蜀記曰野中

先有官草積數十堆因風焚之今從舊傳

乙未上出延秋門幸蜀記云丙申百官尚赴

前此乙未日事宋巨謀也

父老留太子建寧王倓李輔國勸之舊宦者

陸狀元通鑑卷五唐紀八十六汲古閣

傳李靖忠收太子請留張良娣贊成之按

太子獨還宣慰百姓良娣不在有何以得

贊成計今不取天寶亂離記云大駕至

岐州上取褒斜路幸蜀儲皇取彭原路抵

靈武此誤也

七月遣使召李泌謁見于靈武舊傳云謁見

於彭原今從泌子繁所為鄭侯家傳云即

位八九日矣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大破之張中丞傳自三

月二日潮至雍丘城下攻守六十餘日潮

大敗而走然則於時已五月初矣又云未

潮又帥眾來攻謂巡曰本朝危蹙兵不

出關則是潼關未破也又巡答潮書主上

緣哥舒被劫幸于西蜀孝義皇帝收河隴

之馬取太原之甲蕃漢雲集不減四十萬

取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門蜀漢之兵吳

陸狀元通鑑卷五唐紀八十七汲古閣

楚驍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統已到申

息之南門竊料胡虜游魂終不臘矣則是

七月十五日丁卯以後也其曰前月二十

七日兵到土門蓋圍城中傳聞之誤也又

云相守四十餘日潮收兵入陳畱不敢出

其下乃云五月魯炆敗於葉六月哥舒翰

敗於潼關上皇幸蜀皇帝北巡靈武六月

九日賊將瞿伯玉據圍城十二日賊屯白

沙溝十四日夜巡襲破之七月十三日
伯玉至雍丘又破之其日月前後差殊不
可考按益李翰亦得於傳聞不能精密今
但置闕破以前事於五月闕破以後事於
七月耳

十月第五琦請市輕貨令漢中王瑀陸運以
助軍唐紀侯家傳云薦元載令於鄖鄉縣置院
以督運按載傳是時在蘇州及洪州未嘗

陸狀元通鑑唐紀卷五十八
在鄖鄉今不取
汲古閣

賀蘭進明短房瑄上由是疎之唐曆上以房
瑄有重名虛已以待之禮遇加等瑄推誠
寔諤亦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爲其所引
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雅有宰相望
其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
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瑄遂請兵爲
元帥許之今從實錄

二載正月張良娣李輔國譖建寧王倓上賜
倓歿唐紀侯家傳曰肅宗自馬嵬北行至同官

縣食于土豪李謙家張良娣稱腹痛不能
乘馬并小女寄謙家而去上卽位使人迎
之迎者或有它說建寧聞而數以爲言舊
傳曰倓屢言良娣頗專恣與輔國連結內
外欲傾動皇嗣未知孰是實錄新舊本紀
皆無倓死年月列傳云倓死明年冬廣平

陸狀元通鑑唐紀卷五十九
王復兩京然則倓死在至德元載也按鄴

侯家傳上從容言曰廣平爲元帥經年今
欲命建寧爲元帥則是至德二載倓猶在
也又云代宗使自彭原迎倓喪放置於此
也

八月南霽雲啗指韓愈書張中丞傳後云因

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
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按柳宗元霽雲碑

云自嗟其指曰噉此足矣今從舊傳

十月張巡許遠謀若棄睢陽是無江淮

唐人

皆以全江淮為巡遠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賊若欲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

賊陷睢陽巡等被殺

新傳曰號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巨勸勿行不納賜百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緣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

巡被害按巨在彭城若走臨淮陸姊在睢陽城何以得遮之今不取

張鎬杖殺譙郡太守閻丘曉

舊傳作亳州刺史

史新傳作濠州刺史統紀作亳州刺史按

亳州在淮南去睢陽遠亳州與睢陽接境

必亳州也今從統紀

十二月史思明遣寶子昂奉表降乙丑至京

師 河洛春秋乾元元年四月烏承恩受命入

南州陳福福思明乃有表今從實錄實錄

曰明日遂拘承慶斬守忠之首以徇舊傳

亦曰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以徇

新烏承恩傳曰思明斬承慶按實錄明年

二月承慶守忠遣人貢表狀歸順舊郭子

儀傳明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然則

此際未死也蓋二人既被拘則降于思明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復為之用耳

以思明為范陽節度使

河洛春秋及舊傳皆

云河北節度使按安祿山為范陽節度使

兼河北採訪使思明蓋襲祿山舊官耳今

從實錄

乾元元年六月初史思明事平盧軍使烏知

義

舊傳知義為節度使按安祿山始為平盧

節度使舊傳誤也

二年七月以李光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郭志曰四月肅宗使丞相張公錦東都慰

勉諸軍郭公陳饒於軍張公不坐而去軍

中不悅則肆流議居十日有中使遣郭公

汾陽家傳曰六月公朝于京師三讓元帥

上許之乃詔李光弼伐公為副段公別傳

曰五月李光弼伐子儀為副元帥守東都

今因寔錄七月除趙王係為元帥并言之

唐紀

九十二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百二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一百三

唐紀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

諱豫初名俶肅宗長子也封廣平王肅宗
即位為元帥與郭子儀率兵討祿山收復
兩京乾元元年立為太子寶應元年四月
肅宗有疾張后欲立越王係中宗之弟中
官李輔國等殺係遷張后是月肅宗崩太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唐紀

汲古閣

子即位

廣德元年正月以國子祭酒劉晏為吏部尚

書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晏本傳

初來瑱

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

譖瑱言涉不順王仲昇在賊中以屈服得全

賊平得歸與元振善奏瑱與賊合謀致仲昇

陷賊瑱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於路由是藩

鎮皆切齒於元振

自安祿山史思明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之地付

仙始更三姓傳五世劉總入朝六月朱克
史朝

反傳十三世有州九日幽涿營瀛莫平

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

衰故奏畱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

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恩傳六月禮部侍郎楊綰烏綰上疏以為古

之選士必取行去聲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

帝上余亮反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

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

陸狀元通鑑卷三三唐紀汲古閣

朝義獨與胡騎數百欲北入奚契丹李懷仙

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子六反縊於林中懷仙

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

義首至京師儒史思閏月以史朝義降將

辟嵩為相衛邢洛具磁六州節度使磁增田

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魏博藩

承嗣始傳五世至田共正入朝七年復亂更

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曰具魏相磁洛博衛

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盧龍藩

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一十條對策三道

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所景反任各占一經

今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

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

括古括反謂為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

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

括括括而謂之律者試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

二篇通文明託叶反永隆二年以劉思立建言乃詔

加帖明經試帖從十得六以上進上試雜文

陸狀元通鑑卷三三唐紀汲古閣

帝亮反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

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

陸狀元通鑑卷三三唐紀汲古閣

帝亮反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

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

陸狀元通鑑卷三三唐紀汲古閣

帝亮反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

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

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
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
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為今試學者以帖字為
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謂以聲律求疵病也風流
頹弊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
居鄉土僑渠遙反奇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係桑
梓者梓音紫詩云維桑與梓者言父之鄉里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四唐紀汲古閣
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
聞綰又請置五經秀才科秀才問經義二十
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
胡廣云凡官名祭酒者皆一位之元長古者
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
為稱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
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
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通選舉志及綰傳
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舉

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唯老弱耕種
年間有眾十萬又遣其驍健者萬人自衛為
之牙兵通承七月吐蕃入大震關龍州人
震溪後改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
取河西隴右之地唐武德以來開拓邊境拓
各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
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
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五唐紀汲古閣
糗糧設監牧糗去九反書傳三糗備之糧也
數蕃息於岐豳涇寧間直入坊為六畜馬牛
十四監以牧之監牧之名始於此
軍城戍邏郎佐反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
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畱兵單
弱胡虜蠶食之蠶祖舍反謂稍數年間西北
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
為左衽矣衽忍甚反衣襟也左衽謂吐蕃
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

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爲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自司竹園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汲古閣

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遂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漣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齊豐王珙等爲主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元帥

令力正反郭子儀時爲中書令故稱令公廢

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請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汲古閣

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州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比至商州行收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給之曰郭令

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為然

悉眾遁去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子儀傳

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

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

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徵諸道

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

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口浪反上

疏以為良醫療疾療音料治也當病飲藥藥不當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唐紀八汲古閣

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

繇讀曰由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

下悉出內史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

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

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見緣反止也

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

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

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削

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吐蕃還至鳳翔

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

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

河西入赴難轉鬬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

眾持滿外向帥音率通用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

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

虜復逼城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

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傳本十二月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唐紀九汲古閣

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謂上先謁陵廟然

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

再壞耶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

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

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傳本

二年正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

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

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請諭懷恩入朝對

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李抱真曰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

懷恩子儀等傳

僕固懷恩既不爲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

李竭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設備

陸贄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
汲古閣

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二月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

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僕固瑒圍榆次旬

餘不拔其將白玉焦暉率衆攻瑒殺之傳首

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

致勲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

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

功臣皆感歎

並出懷恩傳

郭子儀如汾州懷恩

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

其晚也

出子儀傳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

陸贄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
汲古閣

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

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畱守以察其去

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

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

遇之加厚

出光弼傳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

真反塞也

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三月

以太子賓客劉晏爲江南江淮以來轉運使

議開汴水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

聽從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

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接穗以給禁軍接奴回反又奴

禾反手縈摩也穗徐醉反禾成秀也宮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

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中外相應

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

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

云出晏本傳五月初行五紀曆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司

天臺官屬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禮部侍

寫大衍舊術帝為制序題曰五紀曆禮部侍

郎楊綰奏歲貢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孺科

皆僥倖悉罷之出選率志七月稅天下青苗錢

唐祖庸調之法壞代宗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時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稅之

號青苗錢以給百官俸出食貨志太尉兼侍中河南

副元帥臨淮武穆王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

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

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

田神功等不復稟良光弼愧恨成疾薨出本傳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驚有守遭祿

山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

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父亡終父喪

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

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

自明閹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極

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方攘袂徇

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

陸狀元通鑑唐紀十三汲古閣

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耶嗚呼光

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

將時之不幸歟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

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

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

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

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

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

世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

也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

嚴警備也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

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

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

敢言戰者斬子儀夜出陳於乾陵之南乾渠焉反

在奉天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

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涉涇而趣涇堅丁反水名在涇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四唐紀四汲古閣

州徒行厲水曰十一月郭子儀自行營入

朝郭晞在邠州晞子儀之子也縱士卒為暴節度使

白孝德患之以子儀故不敢言涇州刺史段

秀實自請補都虞候孝德從之既署一月晞

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刀刺酒翁壞釀器

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

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

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

實盡辭去選老嫗者一人覺必益反跋持馬

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

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論曰常侍

負若屬耶若屬猶言若汝也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

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

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

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郭氏

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四唐紀五汲古閣

晞以道恩甚大敢不從命顧叱左右皆解甲

散還火伍並如字兵志十人為火伍中敢譁者

死由是無患晞傳十二月子儀還鎮河中

是歲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

百九十餘萬

永泰元年正月加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

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真

為澤潞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

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

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徑給弓矢使農隙

習射歲暮都試如字謂總閱試習武備也霍光傳出都隸即孟康註都試也

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

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

步兵為諸道最出抱真傳三月命左僕射裴冕

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

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六唐紀汲古閣

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頃者陛下雖

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

實遂使諫者稍稍鉗口鉗其廉反鐵有飽食

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鯁古杏反亦作梗骨強四支喻若有

忠臣謂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今師興不息

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柚杼直呂反謂賦斂之多杼柚為

空也詩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

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陛下不以

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天下惟

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

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番禺音番

藩禺音魚縣名屬廣州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

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

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

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屏履之資

屏父佛反草履也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七唐紀汲古閣

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

乎上不能用出本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

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

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

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

巡涇原以覘之出吐蕃傳四月命御史大夫王

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誦

思呂反入奏事上問權酤之利權音角設一木以度水曰權謂

官自酤賣酒獨收其利也歲入幾何謂久之不對上復問

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也菽豆

農夫愁怨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

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

拜左司郎中出嗣本傳五月畿內麥稔京兆尹

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

一之法也上從之出琦本傳時成德節度使李

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八唐紀深古關

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

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朝

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出承嗣等傳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

渾党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懷恩又以朔

方兵繼之郭子儀請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

以扼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

死於鳴沙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

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前後制敕未

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為左

右所誤耳甲辰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

恐詔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自丙午至甲

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丁巳吐蕃大掠男

女數萬而去十月己未吐蕃退至邠州遇回

紇復相與入寇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

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吐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九唐紀深古關

蕃聞僕固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

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

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

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

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

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

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從子儀曰此

適足為害也郭晞叩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

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陳音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謂兜鍪也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唐紀汲古閣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

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左右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子儀遺之綾三千匹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唐紀汲古閣引兵趣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閏十月郭子儀還河中出子儀傳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許斤反上言學校不可遂廢出昕傳大曆元年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出選舉志以戶部尚書劉晏爲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錢鹽鐵等使分理

天下財賦傳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命宰

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參舍反謂朝會也唐制文官五品以上及兩

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

號常參官也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

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為

六參官洪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

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其文武官帥

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朔望而已

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

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

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辛卯命有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 汲古閣

司修國子監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

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

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

事煩多所言多譏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

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

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

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譏何不察其言

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

為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記此

為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

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秦昔反謂未得通人籍出入禁門者

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仗家謂無儀衛者

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

相深嫉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

上達蒙蔽暗鳴暗於金反語卒成幸蜀之禍

陵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 汲古閣

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盡言況令宰相大臣

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

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

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

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

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中竹仲反猶不敢明令百

官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

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

卿誹謗貶峽州別駕傳八月國子監成

釋奠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送龜反

覆公餗餗釋云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

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常袞上

言成均之任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董仲舒策成均五帝之學也垂拱元年改國子監曰成均監後復舊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

不聽傳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節度使

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四汲古閣

四萬常袞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

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

不聽恩朝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

其重多流亡十一月日南至赦悉停什一稅

法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

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

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儀傳

二年正月分劔南置東川觀察使鎮遂州

二月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

互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上禮重

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常與昇平公

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

子不為公主恚渠未反奔車奏之上曰此非

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

家所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

上曰鄙諺有之諺魚戰反俚俗不癡不聾不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四汲古閣

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閨說文曰特立之

主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儀傳七月

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以資章敬

太后冥福衛州進士高郢以并上書略曰先

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康寧

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又曰古之

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

禍不勞人以禳禍禳音楊今興造急促晝夜

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爲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

陸衆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出郭傳

十二月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出子儀傳

三年二月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出蕃鎮酒等傳

初上遣中使徵李泌

必音於衡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敕然後爲宰相耶後乃命中使爲泌葬二親又爲泌娶盧氏女爲妻資費皆出縣官賜第於光福坊令泌數日宿第中數日宿蓬萊院

出本傳

六月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

昌平朱泚

此禮反

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

希彩自稱留後朝廷不得已以王縉盧龍節度使以希彩知幽州留後

出本傳

十一月元

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
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
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
鎮涇州使子儀以朔方鎮邠州諸將皆以爲
然十二月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
三州隸朔方

四年正月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
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子儀軍吏告子儀曰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吏亦告諸將將
士請衷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
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
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僮徒紅反奴也朝恩
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
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
者能無疑乎出子儀傳以左僕射裴冕同平章
事初元載爲新平尉冕嘗薦之故載舉以爲

相亦利其老病易制受命之際蹈舞跌地載
趨而扶之代爲謝焉傳

五年正月觀軍容宣慰處置使魚朝恩專典
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
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
有寵於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
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上
聞之由是不懌元載測知上旨乘間奏朝恩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
載爲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
百人自衛載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
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三月寒食上
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
將還營上畱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辨
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加劉希暹
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命盡釋

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竝宜仍

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本傳 罷度

支使及關內等道轉運常平鹽鐵使其度支

事委宰相領之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

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

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

無度上悉知載所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

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

陸贄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知朝恩之謀

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上

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

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也裝懷

乃以泌爲江西川官且屬少游使善待之之屬

欲反託也

六年八月上益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

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

江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

由是稍絀教律反亦作誅 是歲以尚書右

丞韓滉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

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爲

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

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

倉庫畜積始充本傳

七年七月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悖慢

陸贄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瑤因衆怒伺間

殺之經略副使朱泚權知畱後遣使言狀十

月以泚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此朱

八年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毫

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庫充實時藩鎮率皆

跋扈跋甫發反跋扈尤強梁也一說扈籬也

扈而出水居者於水米至爲籬水去則大魚跋

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饋皆不受所過

秋毫不犯疾亟召掌書記齊映與謀後事映
勸彰請代人遣子歸私第彰從之遺表稱臣
今必不起倉庫蓄牧先已封籍秦首反籍謂
疏錄之也
軍中將士州縣官吏按堵待堵音觀言不
遷動如堵墻
也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
太事願速以代臣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
第彰薨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
三月以李勉爲永平節度使御彰
本傳御史大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
唐紀汲古閣
夫李栖筠劾奏元載之黨徐浩薛肅皆貶外
州朝廷稍肅回紇自乾元以來
及元載傳回紇自乾元以來
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苦嫌
反動至數萬
匹馬皆驚瘠無用驚農都反駘也
瘠素昔反瘦也朝廷苦之
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
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七月
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十餘乘回
出
傳紇
命反九月晉州男子郇模郇須
命反以麻辮髮辨
婢

與反說文交也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
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
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
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
使也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也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
使田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
益驕慢出承
嗣傳六月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贈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
唐紀汲古閣
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諡曰大辯正廣智不空
三藏和尚藏才浪反謂經律論
也見釋氏法苑叢珠京師旱京
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
小雨又禱于文宣王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
節用秋七月戊午雨
十年春正月朱泚入朝表請畱闕下以弟滔
知幽州盧龍畱後許之出泚
傳初成德節度
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爲魏博節

度使田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已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四月貶承嗣為永州刺史仍命諸道發兵進討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已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

八月郭子儀入朝復還郃州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勲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嘗委曲從之此無他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田子儀傳十月李寶臣大破田承嗣將盧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承嗣懼初李正已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又圖正已之像焚香事之

正已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馮承倩俞絢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緡承倩詬訾擲出道中寶臣慚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田寶臣傳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十一年二月田承嗣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田承嗣傳

十二年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上舍容累年載縉不悛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子肖反醮祭也圖為不軌者上御延奏章以達其誠

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賜載自盡貶縉
括州刺史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
物稱是傳本四月以楊綰為中書侍郎常

袞為門下侍郎竝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
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
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驪從甚盛
驪側親友從才用反從御也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

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初元載以仕進者

陸狀无通鑑陸狀无通鑑 卷三唐紀三十六 汲古閣

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
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
袞奏京官俸太薄遂有詔加京官俸歲約十
五萬六千餘緡五月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
諸州團練守促使又令諸使非軍事要急無
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
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
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

糧醬菜者謂之團結自兵興以來州縣官俸

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刺史月給

或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以下至

主簿尉俸祿倍多益寡倍薄侯反克也謂聚也上下有

叙法制龜立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

綰有疾七月薨上悼痛之甚謂羣臣曰天不

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傳本元載

王縉之為相也上日賜以內厨御饌可食十

陸狀无通鑑陸狀无通鑑 卷三唐紀三十六 汲古閣

人遂為故事八月常袞與李岷上言餐錢已

多餐此安反謂稟祿之外復有餐錢也乞停賜饌許之袞又欲

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為朝廷

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唐制宰相

堂封歲三千六百緡典元後纔千二百德宗時復舊出袞本傳

臣光曰君子恥食浮於人袞之辭祿廉恥

存焉與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詩云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袞者亦未可以深

說也

楊綰常袞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召還以

爲刑部尚書

出眞卿傳

九月以段秀實爲節度

使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

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出秀實傳

先是秋霖

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

胡廣

反恐鹽戶減稅十月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

瑞鹽生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

陸狀无遺錄

卷三十八唐紀

汲古閣

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

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

令劉澡

了略反

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

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

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

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

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

問滉十一月蔣鎮還奏瑞鹽實如韓滉版

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

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出滉本傳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

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

靈曜本汴州都

莫候也大曆十一年汴宋留後田神王卒朝

廷以靈曜代之靈曜不受詔而反詔李忠臣

李勉等討

而斬之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已

有又得曹濮

音徐宛耶反

王問

五州擁兵十萬

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

陸狀无遺錄

卷三十九唐紀

汲古閣

相衛洛貝澶

市連反

七州李寶臣據恆易趙定

琛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

房復鄧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

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

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

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

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

國名藩臣實如蠻貉異域焉

出藩鎮正已等傳

十三年二月吐蕃寇靈州奪填漢御史尚書

三渠水口三渠謂填漢渠御史渠尚書渠也在虛州以弊屯田

六月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

者以為瑞常袞率百官稱賀中書舍人崔祐

甫獨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

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

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出本傳

十一月以吏部尚書轉運鹽鐵等使劉晏為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 汲古閣

左僕射知三銓及使職如故銓月緣反唐制吏部兵部皆有

三銓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二尚書所掌為尚書銓侍郎所掌其一為守銓其一為東銓

銓各有印 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常袞

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

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

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出泌傳

十四年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二月魏

博節度使田承嗣薨詔以其姪悅為魏博節

後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

政委妹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

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因眾心怨怒與大將丁

嵩等共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有

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以希烈

為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俗出本傳 五月上崩德

宗即位諒陰中動遵禮法 常袞惡中書

舍人崔祐甫奏貶祐甫為河南少尹初肅宗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 汲古閣

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

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

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

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三人署

名奏祐甫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

卿向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

上以袞為欺罔大駭百官袞經序立於月華

門有制貶袞為潮州刺史以祐甫為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聞者震悚上時居諒陰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屬之欲反連也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甄居延反察也別彼列反分別也賢愚同滯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三

汲古閣

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謫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詣其才行而用上以為然田祐甫傳

臣光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

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眾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眾人所共然也豈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三

汲古閣

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古諫反書云無曠庶官注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

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又罷黎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所畱者悉隸太常詔尊郭子儀為尚父太公為周師尚父說者謂何尚何父天子師也加太尉兼中書令增實封滿二千戶月給千五百人糧二百馬食子弟諸壻遷官者十餘人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田子儀本傳澤州刺史李

魏於諫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

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文選卿雲輔

馬長卿楊子雲也後言瑞者以慶靈芝珍禽

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

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

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諸國

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費豢養而違

物性反胡慣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 汲古閣

豹女滑反獸名似狗蒼黑無鬪雞獵犬之

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

潘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

反乎以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承百井

之敗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

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業稱

其所衣稱昌孕反宜也衣以便進趨又造戰

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奔

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奔

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本傳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

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劔南至是晏

始兼之上素聞滉培克過甚故罷其利權出

為晉州刺史至德初第五琦渠宜反第五復

倫始權鹽以佐軍用推乾岳反權者步度橋

約是也禁閉其事利總入官下無由得如渡

水之權因以立名漢武帝初權酤酒是也

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 汲古閣

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大曆末計一

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

大半以鹽為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

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

煩州縣而集事固本傳及六月詔天下冤

滯州府不為理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

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

聽過登聞鼓通涉瓜反杖也亦以擊鼓自今

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於是撾登聞

鼓者甚衆右金吾將軍裴諝私出上疏以爲

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

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舉先天故事六

品以上親望官雖非供奉侍衛之官日令二

人更直待制以備顧問以朱泚爲鳳翔尹

出此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

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一 唐紀四十六汲古閣

不悅以爲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

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

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

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上素知

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

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上聞之怒

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

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以神策

都知兵馬使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爲東都

園苑使以司農卿白琇珪代之琇以九反更

名志貞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上恐

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

已視事矣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

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

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一 唐紀四十七汲古閣

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爲太

平之治庶幾可望焉出祐甫傳七月禮儀使吏

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苦本反宮

中道始增祖宗之諡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

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

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

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

累聖諡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

從初諡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
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
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
袁孝反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
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廟玉冊
所刻乃初諡也出真卿傳初代宗之世事多留
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於
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
陸狀元通鑑唐紀四十八 汲古閣
者失職浪如字未敘者亦寘其中動經十
歲常有數百人并部曲畜產動以千計度支
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疎理拘者出之事竟
者遣之當敘者任之歲省穀一萬九千二百
斛 毀元載馬璠劉忠翼之第初天寶中貴
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
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亂後法
度墮弛墮非規反毀也大臣將帥宦官競治

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時將帥官競治第舍殫耗林木
者 減常貢宮中服用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罷天下榷酒收利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
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涉入禁
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
親重無比八月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
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竝同平章事
陸狀元通鑑唐紀四十九 汲古閣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
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
之琳太原人性龔率喜諛諧龔倉胡反猶言忽畧也諛枯同
反譏戲也諧雄皆反散也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
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楊
傳 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為選用之
法三科而已同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
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詞俯仰而

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
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
矣今人未土著直畧反言著土也而有不可
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事於吏部臣謹詳
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
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
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
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慎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一唐紀五十一 汲古閣

不知其他也黎受徒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
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
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人
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
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唐賦役之法有
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租出自判官副將以
下皆使自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
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一唐紀五十一 汲古閣

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
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
而自退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選法皆
擇於吏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
任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
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量音良尚書掌
七品以上選侍郎掌八品以下選皆有不保
銓量之書所以序其資地而進退之也不保
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

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親觀令諸使僚佐盡
受於選曹選須絹反文武各有其選漢之選部是也主銓選之事即唐之兵部
則安能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乎唐志
初衡州刺史曹王阜有治行湖南觀察使
辛京果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在
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爲衡州刺史始阜
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
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卽貶于潮以遷入賀及

是然後跪謝告實阜明之玄孫也 九月改

淮西為淮寧 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崔寧

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強恣為淫侈朝廷患

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本傳 上用法嚴百

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

隸郎計反 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

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

為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為之地也郭公

陸狀元通鑑 卷百三唐紀五十二 汲古閣

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為羣臣附之者眾吾

發其不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

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葬代宗將發

引上送之見輜輶車輜鳥昆反輜龍張反說文卧車也侈因載喪飾

以柳絮遂為喪車之德 不當馳道稍指丁未之間問其

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

曰安有在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輶直午而

行也輶輶 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

諫之下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得進周

太上掌三兆之法太祝掌六祝之辭璵羊諸反黎僻題反姓也左道禮亂名改作執左道

以亂政殺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

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本傳 舊制天下

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藏才浪反帑藏之外庫 四時上

其數比部覆其出入比音彼掌內外諸司公廨及勾覆錢物唐時嘗

改為司計又唐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及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也

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

陸狀元通鑑 卷百三唐紀五十二 汲古閣

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

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

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

多少校其贏縮上于今反有餘利也縮所六反不足也 殆二十

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

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

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

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

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

蠹敝蠹多故反敝意備反若蟲之蠹木而多敝壞於物也莫甚於此請

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

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

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

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庫災以片言移人

主意議者稱之出炎本傳湖南賊帥王國良阻

山為盜阻莊所反恃也言依恃山谿之險也上遣都官員外郎

陸狀元通鑑卷百三十四唐紀汲古閣

關播招撫之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

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

下詔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為

理乎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詞

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

上悅出搆本傳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

或休假古訝反休閑也在第十大事令中使咨決出本傳

右代宗肅文孝武皇帝在位十七年

壽五十二

考異曰

代宗大曆十一年八月加朱泚同平章事實錄

錄閏八月已亥遣朱泚如奉天行營按去

年已云泚出鎮奉天行營至此又云明年

九月又云蓋泚每年往奉天防秋至春還

京舊實錄不載其入朝耳

十四年七月吐蕃入寇一出陝州一出扶文

陸狀元通鑑卷百三十五唐紀汲古閣

一出黎雅建中實錄此月吐蕃三道入寇在梁益之境而來年四月乃云去冬吐蕃三

道來侵一自靈武一自山南一自蜀又云

贊普謂韋倫曰今靈武之師聞命輟矣而

山南已入扶文蜀帥已趣瀘口追且不及

與此自相違今不取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百三終

唐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一百四

唐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上

諱适代宗長子也初封奉節郡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以討賊廣德二年立為皇太子大曆十四年四月代宗崩五月太子即皇帝位

建中元年正月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四

唐紀

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等緩作兩稅

法德宗相楊炎作兩稅法夏稅無過六月秋

定輪無過十二月視大曆十四年墾田數為

外庸調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

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

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版補籍反籍秦昔反

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

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

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膏

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

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

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戶其

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

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

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

中如字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四

唐紀

年十六以上人一項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

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上堅竟其利

也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

省徭徭餘招反徭賦也租庸調雜徭

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食貨志初

左僕射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

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

權眾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楊炎為宰

相欲爲元載報仇乃建言尙書省國政之本
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
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租庸青苗
監鐵等使田晏傳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

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

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洪姓也共工氏之後
本姓共後改爲洪氏

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聞令

還農悅陽順命罷之旣而激怒之曰汝曹久

陸狀元通鑑卷四三唐紀汲古閣

在軍一旦爲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衣食乎

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

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田悅傳崔祐甫

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讎

爲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又欲發兩京關

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中使

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爲

今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爲沮

已徵秀實爲司農卿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

兼涇原節度使以畱後劉文喜爲別駕懷光

始爲邠寧帥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

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

求段秀實爲帥不則朱泚乃以泚兼涇原節

度使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四月據涇

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

懷光討之田炎傳遣韋倫歸吐蕃之俘俘入

陸狀元通鑑卷四四唐紀汲古閣

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洽於中國

吐蕃大悅除道迎倫發使隨倫入貢致賻上

禮接之田吐蕃傳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

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爲貢獻貢獻多者

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言括克其
民若漁獵

然癸丑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

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久而不拔

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

疲音皮謂蘇息其民疲困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曰微孽

不除孽魚列反庶子也猶木之有孽生故以為喻何以令天下文

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事海賓言於上曰臣

乃陛下藩邸部曲邸至也言所歸至也凡郡國朝宿之舍率名邸

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

文喜必息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

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於是衆知上意不可

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城中勢窮海

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出朱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薨

出本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

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

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維六

軍之士築奉天城圖方伎道初回紇風俗

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

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自蕃

可汗之居代宗時始用命之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

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

壞吐蕃傳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

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

證成之上下詔賜死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數年間天下戶口什去八九州縣多為藩鎮

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

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費不

貲仰魚向反待也給贍給也貲音資財也不貲者謂費用不少皆倚辦於

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

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置遞遞驛覘

報四方物價覘丑廉反又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

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常以爲辦集然

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

用之精強勇悍也至於句檢簿書句古候反句稽也檢居奄反檢

也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

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

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

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然惟晏能行之

它人效者終莫能逮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汲古閣

一時之選故晏沒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

之故吏也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

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

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豐稔也歉吉也

也一曰食不滿也又苦簞反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

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

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由至某月須若干蠲免

其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

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

亾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

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

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

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

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

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

度支主之汴渭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汲古閣

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

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

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

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

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

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

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惠鹽利不

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鹽先是運關東

長安者以河流湍悍他官反水之急率

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

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使宜造運船教漕

卒上在到反水運也下藏江船達揚州船自

名為江船與汴船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

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

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

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

陸狀元通鑑卷九唐紀九汲古閣

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晏於揚子置

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

半虛費大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

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

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

若遽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

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

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

其半及減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

船益脆薄易壞脆之肉反說文漕運遂費矣

晏為人勤力事無閒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

使畱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出晏

九月將作奏宣政殿廊壞十月魁岡未可修

魁枯回切北斗魁星之上曰但不妨公害人

則吉矣安問時日即命修之 大曆以前賦

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

陸狀元通鑑卷十唐紀十汲古閣

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殆二十年

惟江西觀察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

流之上以宣歙觀察使辭邕文雅舊臣徵為

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

御史員寓發之員士問反姓也貶連山尉於

是州縣始畏朝典不敢放縱上初即位疎斥

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辭邕以

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

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遠人疾苦是歲天下稅戶五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

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初寶臣與陸衆元通鑑陸衆元通鑑 陸衆元陸衆元 汲古閣

淄青李正己魏博田承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至是悅屢爲寶臣子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謀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然驚駭出悅等傳 御史中丞盧杞奔之子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辨上悅之擢爲京畿觀察使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常住問疾

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旣殺劉晏朝野側目上惡之遷炎中書侍郎擢盧杞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出杞本傳 發西京

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陸衆元通鑑陸衆元通鑑 陸衆元陸衆元 汲古閣

將士神策軍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臣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兵樂曰凱司馬法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城漢之戰相旅愷以入于晉相與爲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鉅罌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五月以軍興增商稅爲什一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子儀爲上將擁大兵程元振魚朝恩譏謗

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謫
詢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因望拜之
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
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畱之惟子儀物不敢
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
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貨山積
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為朝廷顯官諸孫
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已

領五威反首肯

陸贄无通鑑

卷一百一十三

汲古閣

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

王公常願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

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益

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

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

官為名臣者甚眾

盧杞譖楊炎十月

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崖州縊殺之

本傳

三年帝遣馬燧等諸軍討田悅軍于漳濱田

悅遣將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

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水淺

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

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

為三橋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

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

悅所據州

畱百騎於營

中乃抱薪持火伺悅軍畢度焚其橋悅果率

陸贄无通鑑

卷一百一十四

汲古閣

軍四萬踰橋掩其後燧結陣縱銳兵擊之悅

軍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

死不可勝紀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燧與

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悅入

城旬餘日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三月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陽定兵

萬人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

送朱滔滔言於眾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

不遂今欲與諸君敕裝共趨魏州

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

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

其遣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

將士亦各蒙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

僥冀僥古亮反幸也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

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上聞之以力未能制

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

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遂將步騎發深州至未庶詰旦將行詰云吉反平旦

也士卒忽誼譟先呼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

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牙官蔡

雄等矯謂士卒曰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

為也眾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為士卒終不

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深州休

息數日相與歸鎮耳眾然後定滔即引軍還

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為亂者得二百餘

人悉斬之餘眾股慄乃復舉兵而南眾莫

却出藩鎮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

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

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括古括反接也

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

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詔借商人

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

賈所有貨賈音古行賈曰賈意其不實輒加榜

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六

捶上音彭下正藥反榜捶擊也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

語然上許驕反又五力反誼也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千

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出郎就反質也櫃求位反匣也德宗時以

軍費行借富商錢杜餘為度支又取僦櫃納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

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害居效反百姓為

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

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

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出食貨志反京傳

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髻中

蠟書置髻中為彈圖置其

中故曰蠟書髻吉

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

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知上驛召泚於鳳

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

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畱

之長安秋第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

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

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七

汲古閣

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各位素崇鳳翔將

校班秩已高非宰相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

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

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

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

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乃以鎰兼鳳翔尹

隴右節度使

出泚杞等傳

上初即位崔祐甫為

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為有貞觀

之風及盧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

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八

月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稅鹽使二人度支總

其大要而已以涇原畱後姚令言為節度使

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

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

面血

紙其反

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

反遽也

然恨之益甚

出真卿傳

盧杞秉政知上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八

汲古閣

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乘間薦吏部侍郎關

播儒厚可以鎮風俗十月以播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

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

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

足下端慙少言

慙克甲反謹也

故相引至此羈者奈

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

出關播傳

十

二月司天少監徐承嗣請更造建中正元曆

卷之十
志

四年正月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
執別駕李元平元平爲湖南判官薄有才藝
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奇之薦於上以
爲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爲
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卽募工徒治城
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
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
陸狀元通鑑唐紀 卷一百一十九 梁古關
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爲人眇小
無須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爲之曰盲
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視曲關 乃遣將四
出官軍數爲所敗上問計於盧杞杞曰希烈
年少驍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
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
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
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命真卿

許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
至東都畱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畱須
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
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畱之又使邀真卿
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
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
千餘人環遶慢罵拔刃擬之爲將刺陷之勢
也則旨充反細割也陷徒監反食 真卿足不移
陸狀元通鑑唐紀 卷一百一十九 梁古關
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畱之不
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
表稱臣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
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
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李
烈稱失陷王武俊田悅李納爲 何謂四王相
四王顏真卿反之稱爲四凶 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
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他

日又與四使同晏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誘與久反脅虛業反以利動之曰誘以威迫之曰脅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

陸狀无通鑑

卷四十二

汲古閣

以一劒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出真卿傳初行稅間架趙贊奏行稅間架明年詔罷其法除陌

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

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反所以籌算也其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二數而成六觚爲一握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畱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買莫候反約易財也

陸狀无通鑑

卷四十二

汲古閣

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者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出食貨志初上在東宮聞監察

御史嘉興陸贄名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御將之方在乎操德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

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驅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戰側立反藏兵也詩載我干戈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三

汲古閣

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漢關中之三輔也曰京兆尹曰左馮翊曰右扶風唐爲關內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汾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出各保安居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四

汲古閣

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上綿婢反止也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宣公奏議李希烈圍襄城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餒犒口到反軍餉也衆怒蹴而覆之七蹴

也反因揚言曰吾皆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

實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

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擐胡

串反串也春秋傳擐甲捷兵操無到反羣呼也還趣京城令言入辭

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以兵

擁令言而西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

兵界征死亾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

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自居市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二十五汲古閣

壓爲販鬻上方援反負也下余六反賣也司農卿段秀實上

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卒倉沒反忽也將

何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

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倓

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後宮諸王公主不

及從者什七八此傳初魚朝恩既誅宦官

不復典兵有竇文場霍山鳴者嘗事上於東

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此傳宦官

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第滔之

故廢處京師心嘗快快臣嘗謂陛下旣不能

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母貽後患今亂兵若

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與卒

同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此傳姚令

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

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

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泚入宮房舍元殿設警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二十六汲古閣

嚴自稱權知六軍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

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

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上至咸陽思

桑道茂之言乃幸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

已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

望衆心恃之稍安先是源休以才能張光晟

以節義蔣鎮以清素彭偃以文學敬釭以勇

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此傳泚

又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快
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往見泚
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
之使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
闕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已皆為朝廷所
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
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帝臣支反姓黃
帝時有岐伯
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
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為援聞羣臣
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
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弱防慮不可不
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
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實傳盧杞及
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
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
臣皆畏憚不敢行金吾將軍吳淑徐日獨請

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
以為臣吾幸託肺腑上方廢反謂若
肺腑之相附著非不知
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
上苦章
反恨也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為受
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泚傳泚遣涇原兵
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
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
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
陸狀元通鑰陸狀元通鑰
陸狀元通鑰汲古閣
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
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上音洛下音
亦駱谷關之
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
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
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
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自
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
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

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
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
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
忠臣前助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
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向前殺
之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實秀傳

鳳翔節度使張鎰性懦緩不習軍事聞上

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子行在後

陸壯元通鑑

卷四十九

唐紀 汲古閣

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爲泚所厚夜與其黨
作亂縊縋城而走賊追及而殺之始上以奉
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
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
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
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
試爲卿畱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

張鎰傳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姚令言與

源休共掌朝政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

皆稟於休休勸泚誅剪宗室在京城者以絕

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樊系爲

泚撰冊文旣成仰藥而死

泚傳

姚令言之

東出也以兵馬使馮河清爲涇原畱後河清

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

器械百餘軍通夕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

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爲涇原節度使

後爲

陸壯元通鑑

卷四十九

唐紀 汲古閣

其下所殺

河清本傳

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崔寧

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

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爲盧杞所惑以至於

此因潜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上遣

中使司寧就幕下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

聞之乃赦其家

寧本傳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

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

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陛

下徵師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
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
亂繼起怨讟並興黠徒谷反春秋民無怨讟陛下有股肱
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
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
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意又
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
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祖伊商紂臣名見商書曰我生
降狀无道鑑參高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
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
理也自頃征討頻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
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
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固非悉
知算術皆曉占書別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
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
恐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

既往不可復咎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
克勵而謹修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動
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祇氛盪他浪反滌反
猶言蕩滌氛數旋復宮闕而已固本傳及文反祇氛也
田悅說王武俊使擊李抱真於臨洛抱真遣
賈林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
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
捨之共事朱泚乎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滔
陸狀无道鑑參高唐紀三十二 汲古閣
既亾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
道也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陽反揎扶出臂曰攘女秋彌弊反衣袂也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
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
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固田悅傳 十
一月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聞上幸奉
天引兵出飛狐道上音平縣名屬蔚州縣有飛狐故以名縣晝夜
兼行至代州詔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固本傳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

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

乞一襦袴

上汝朱反短衣也下苦故反腰衣也

上為尋求不獲

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

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蕪菁盈反本草註云蕪菁北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之

詩采蕪葑采菲疏云陸璣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豐齊曾謂之蕪關西謂之蕪菁

趙郡部謂之大芥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三十三

汲古閣

陷危亾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

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

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

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晝夜倍道至河

中有眾五萬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軍

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

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於是

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

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救於泚泚內

以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城中死傷者不可

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時士卒

凍餒又乏甲冑瑊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

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賊乃引退入夜泚復

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

自蒲城引兵趣涇陽竝北山而西癸巳敗泚

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為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三十四

汲古閣

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

皆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

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

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

五故反

甚稱之

及朱泚渾瑊等傳

朱泚至長安據府庫之富不愛

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

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李晟者泚皆給其家

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

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此

李懷光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

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既

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

以懷光之言告盧杞杞懼言於上曰懷光勲

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

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今聽其入朝必

當賜宴畱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五 漢古

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急引軍屯便橋

與李建徽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

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

見天子意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

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畱二日乃行懷光本傳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曩日致亂由

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

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

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

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

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

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

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臣同

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

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

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六 漢古

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臣不升於軒

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

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上備鄙反否泰之

否為真偽雜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疏奏旬

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曰

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

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

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

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爲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其欲反曲也陸狀充通鑑卷三十七汲古閣

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焚絹反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並如字禮記曰陸狀充通鑑卷三十八汲古閣

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切以斯言爲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

陸狀元通鑑 參同 三十九 汲古閣

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德彌積

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之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 眩黃絹反屬日無常主 威嚴恣彊復 強復也 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謂

陸狀元通鑑 參同 四十一 汲古閣

諛顧望畏懷奴亂反又奴卧反此三者臣下懷畏懼而怯懦也

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

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勦初交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上眩明必臆度而

虞人以詐臆乙力反胸臆度達各反以胸臆之意材度之論語億則屢中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

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

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懷者避辜而情

理之說不申矣自黎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

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

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者猶有九弊居其

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又曰昔趙武啍啍

如劣反言難也又奴骨反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奴骨反論語剛毅木訥近仁注云木質樸訥遲鈍也而爲漢元輔然則口給者

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

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汲古閣

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汲古閣

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汲古閣

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

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

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

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

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

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

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

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

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汲古閣

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

諫之德先矣上頗用其言李懷光頓兵不進

鼓音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咎

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貶杞爲新州司馬白

志貞爲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出本傳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

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

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

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狂將悍卒上侯肝反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贊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虞切以知過非陸狀无通鑑陸狀无通鑑卷四十三唐紀汲古閣

考異曰

德宗建中元年八月姚令言為三州畱後舊

傳孟暉尋歸朝遂拜令言為四鎮北庭行

營涇原節度使按實錄建中三年八月以

涇原節度畱後姚令言為節度使此年必

始為畱後也

二年七月馬燧李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

舊田悅傳口七月三日師自壺關下收賊

盧家砦燧傳云十一月師次邯鄲恐誤今

從悅傳燕南記

陸狀无通鑑

卷四十四唐紀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一百五

唐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中

興元元年春正月朔赦天下改元制曰朕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

餉武亮反饋運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也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

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

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

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覲貌

上地典反罪面慙也

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

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

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御

乖方致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

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

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

盜竊名器暴犯陵寢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

脅從將吏百姓等去逆効順竝從赦例其所

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

停罷

墊都念反陷也即趙贊所請除陌錢法十兩相易者約有為率至是而罷

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

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爲子言山東宣布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

平也

出唐文粹

朱泚更國號曰漢改元天皇王

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出泚傳

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

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爲禮官

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即皇帝位

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

希烈本傳

上於行宮廡下

上罔撫反堂下周屋也

貯諸道貢獻之物

榜曰瓊林大盈庫

榜備義切亦作勝本片題勝也

陸贄以為

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

望無復鬪志上疏諫之上即命去其榜

並出贄傳

及奏議唐文粹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已

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

事

掖吏益反宮中掖庭

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

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

杞黷亂朝政

黷音讀蒙也亦作瀆易曰再三瀆

以致今日陛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唐紀三

汲古閣

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

苟免臣寔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

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

曰蕭復輕朕遂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

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

撫使寔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

畱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已來江淮遠方

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

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為之悵恨累

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如何人

其不欲行意趣安在

趣遂遇反向也

贄上奏以為復

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

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畱從一

安肯附會今所言矛盾

食允反矛戈矛楯甲楯也矛所以傷敵楯所以扞身其用相反故

事之不協者為矛盾

願陛下明加辨詰若

使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唐紀四

汲古閣

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

辨明乃直為此悵恨也上亦竟不復辨

及辨

傳

二月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

白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

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

陽西陳濤斜

並如字陳濤斜地名也斜又音余遮反

築壘未畢

此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

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

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
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
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畱不進上屢遣中使趣
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許觀反諸
玦釁也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
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
軍東渭橋上從之 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
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丁卯
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渾瑊聞之遽上
請決幸梁州上從之命戴休顏守奉天懷
光及
晟 除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加平章事晟
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所佐曰長安宗廟所
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
治城湟胡光反說文云池也有水曰
池無水曰湟易城復于湟繕甲兵
為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

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
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
二疆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
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
書遺懷光辭禮卑遜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
慙恧女六反愧
也亦作忸未忍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
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
官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北謂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眾決
志平賊是時韓遊瓊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
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愛李晟節
度晟軍聲大振李晟
等傳三月田悅為其姪
緒所殺緒權知軍府事使奉表詣行在城守
以俟命懷
光傳始李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
懷光書以兄事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
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

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為變

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河中將士在道

散亡相繼此傳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

上長女也此公主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

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為

爵位恆宜慎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

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

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

陸狀元通鑑卷七 汲古閣

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

焉青朱雜沓於胥徒沓徒合反沓金紫普施

於輿皂音造左氏傳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

裁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

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

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

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

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

不趨誕謾徒早反謾莫故國家命秩之制有

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

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

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

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

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

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突天忽反觸也銛思廉反利刃

也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

陸狀元通鑑卷八 汲古閣

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

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

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

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陸贄在翰林為上所

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

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

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

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

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迓上意盧杞雖貶官
上心庇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
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僚登用贊
恩遇雖隆未得為相陸贊傳及奏議 車駕至梁

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

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

數縣及大駕駐蹕上音注止也下音畢警蹕

故稱車駕之糧用頗窘嚴震百方以聚財賦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唐紀 汲古閣

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 李晟家百口及

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

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

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

爾敢為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

衣裘褐音曷備寒之服詩無終無叛志出城

渾瑊帥諸軍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

逼長安出戰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

之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
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
薄以副軍須之急上使謂陸贊曰唐安造塔

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

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贊上奏

以為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上

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出公輔上問陸

贊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唐紀 汲古閣

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規

數廉反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

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

贊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冒陟險遠來赴

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

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

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

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

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

豁達大度豁乎括反顏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天子之士至者

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

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

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

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

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

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之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

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

意寓王矩反猶言宇宙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炤羣

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

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

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蓋徐乃反詩王之蓋臣著勲

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

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

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

無疆之休出贊本傳及奏議山南地熱上以軍士

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上右給反複衣說文曰衣無絮也五

月鹽鐵判官主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充

給將士然後御衣出紹本傳韓滉欲遣使獻綾

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

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

則家之薪米儲侍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汲古閣

欲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厠籌滉皆手筆記列

無不周備每擔兵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

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

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爲防援有

寇則叩舷相警舷胡王反船邊也五百弩以穀矣比

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

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爲人彊力嚴毅自

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渠云反下衣也與渠同破然後

易上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疑反馬絡頭也下牛蓋反阻礙也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鋒戈戟刃也鏑丁歷反箭鏑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三唐紀汲古閣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掣昌列反挽也肘尺有反臂肘也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于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瘠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

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出見庚寅李晟收復京城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朱泚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大將高明曜取賊騎尚可孤軍士擅收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人情安如堵堵乃不動秋毫無犯六月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露布不封之以示勦差中外漢李雲之軍中露布皆書於帛建於漆竿上行在曰臣以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簴音具說文鍾鼓之附以猛獸爲飾前書音義身神獸也曰簴鹿頭龍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晟在渭橋焚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焚惑退舍焚惠嗣反星名焚惑曰南方夏火主禮也視禮虧失則罰見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旣克長安乃謂之曰曩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竦縮無常竦恰成反縮所六反五萬星早出爲竦晚出爲縮

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亾至彭原西城屯其將梁庭芬等斬之傳首行在出晨傳

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

裹頭內人贄上表以爲今巨盜始平疲瘵之

民疲瘵反勞也瘵瘵之卒瘵初良反瘵延瘵側界反病也

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

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

陸狀元通鑑陸狀元 卷五十五唐紀十五 汲古閣

所賜瑊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

求之出贊傳 詔改梁州爲興元府出本傳 車

駕至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

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

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勲臣

賞賜豐渥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

次之出晨傳 初肅宗在靈武上爲奉節王學

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爲太

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以泌爲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上問李泌河中

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

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

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

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

足爲意懷光旣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亾之

陸狀元通鑑陸狀元 卷五十六唐紀十六 汲古閣

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

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掠殺

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魘於冉反驚夢也一曰瞿

中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

也出秘傳 李希烈聞希倩伏誅希倩希烈之弟也將兵從

李晟所殺爲忿怒八月遣中使至蔡州殺顏

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

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

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真卿傳 李晟

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乃以晟兼鳳

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時涇原節度使馮可備已

為其下所殺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

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

罪上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一唐紀十七 汲古閣

漸集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

之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

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宦者文場本傳

議者言韓滉聞鑾輿在外鑾人君鑾車四

馬鑾八鑾鈴象鸞聲和則欽也故謂之鑾車聚兵修石頭城陰蓄

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

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

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滉性剛嚴不附權貴

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令韓臯謁告歸覲渠客反面省其親也面賜緋衣論以卿

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因言關中乏糧歸語

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悅發米百萬

斛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

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

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出滉傳 吏部

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八唐紀十八 汲古閣

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畱言於上

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

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兼淮南使善惡

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

耳語而去諸相還問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

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

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

諸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

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期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罷爲左庶子

出復等傳

貞元元年正月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爲饒州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十九

汲古閣

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不可復用上不聽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補闕陳京趙需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

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乃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於是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爲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切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出高本傳

時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二十

汲古閣

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許之八月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亂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朔方將牛勣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

二十七日

出辰燧等傳

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

抱暉

復生也

煇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

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

李泌曰若蒲陝連衡

蒲河中即李懷光之墳也

則猝不可

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

江淮所運皆由

進陝乃以泌為陝州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

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

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

貫逆命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

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

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為臣用也

上曰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

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

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它人

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

疾駢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

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

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

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

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

城反刃者皆自安泌但索薄書治糧儲明日

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

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旬汝餘生汝為我齋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

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亡命

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

而還

泌傳

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

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

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

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

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

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

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

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

以屢微幸不可以常覲微堅堯反倖也臣姑

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陛下

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宜敷之

際敷余章反舉也亦作揚聞者莫不涕流假王叛換之

夫削偽號以請罪觀彙首鼠之將一純誠以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三 汲古閣

效勤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

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治

咫尺朱氏反賈逵尺八寸為咫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

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倖臣禮拒天誅

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

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

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

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臣

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

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

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

不能不自覲他典反面慙也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

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

求助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

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上乃詔諸道與淮西連

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徒結反又音逸突也不須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 汲古閣

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

姓一無所問出贊傳及奏議十二月戶部奏今歲

入貢者凡百五十州

二年春正月以吏部侍郎劉滋為左散騎常

侍與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

事造少居上元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

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在朝廷

敢言故不次用之出本傳李希烈在蔡州兵

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舉衆來降兵馬使吳少誠復殺仙奇自爲畱後

山藩鎮本傳

關中倉廩竭禁

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卽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山滉傳

以

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爲陳許節度使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山環本傳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

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

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

洮他刀反

水出西羌中北至袍罕東唐爲洮河道

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汲古閣

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

蒸熨仍反火氣上行也熨紆勿

反持火所以申繒也

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

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

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

繫陟立反繫也

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

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

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

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

張騎上虛郭反張也弩滿也兵志曰唐有天

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驍其後益為六軍

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

著直略反言著土地而有又無宗族不自重

惜怠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歸使府兵

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

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

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九月詔十六衛

陸狀元遂鑑卷五唐紀汲古閣

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為左

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為殿前左右射

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

三年正月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

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

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

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

懼哉出延二月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

賞出延

混薨混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

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混與

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後數

日署為隨軍所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

無敢妄出入者分浙江東西道為三浙西治

潤州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各置觀察

使以領之出本初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

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

陸狀元遂鑑卷五唐紀汲古閣

且請修盟而歸侵地使李相請於路燧信其

言畱屯石州不復濟河為之請於朝李晟曰

時李晟自鳳翔入朝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與張延賞

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計遂

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以邢君牙

代為鳳翔尹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

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

余切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

余切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

爲非勲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
宰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爲臣叔度慙而
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沉密
未嘗泄於人世辰本傳五月渾瑊自咸陽入朝
以爲清水會盟使使將二萬餘人赴盟所本傳
閏月大賞州縣官員收其祿以給戰士
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
者千餘人怨嗟滿路世辰本傳渾瑊奏吐蕃決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九唐紀汲古閣
以辛未盟張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
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
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音垂
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
爾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
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
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乃與瑊連營相次距
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

踰也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
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
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衝
馳十餘里衝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
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擒或殺之瑊
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
成陳以待之虜追騎乃還元光與瑊收散卒
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將曰今日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九唐紀汲古閣
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時燧入朝柳渾曰
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
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
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
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上大驚明日
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由
是惡馬燧六月以燧爲司徒兼侍中罷其副
元帥節度使以李自良爲河東節度使初吐

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

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

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

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不視事吐蕃燧

晟元涼等傳以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泌

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

靈武已應為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

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 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素所善及有恩

者率已顯達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

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

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

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

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

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爾人臣苟蒙人主愛

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

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為太

尉而懷光愈懼乃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

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

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

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

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

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

聽卿剖析上普肩反判也乃知社稷之至計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 唐紀三十一 汲古閣

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

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

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瑊曰不可陛

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

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

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

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

言是也泌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

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其所以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二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選息絹反兩經銓選也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上皆從之詔先所減官竝宜復故傳上復問必以復府兵

陸狀无通鑑

卷五唐紀三十三

汲古閣

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及府兵也上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粟麥日賤府兵亦成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

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寔減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命行之必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

陸狀无通鑑

卷五唐紀三十四

汲古閣

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畱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賈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

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其圖吐蕃今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屯田者什五六

出本傳

八月柳渾與張延賞俱為相議

事多同與由是交惡

出本傳

初郃國大長公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三十五

汲古閣

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為太子妃上恩禮甚厚主常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皆疾之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切責太子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至於是陛下惟有一子奈何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怒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幸賴陛下言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羈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

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

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免問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

出本傳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三十六

汲古閣

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其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諸降赦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

出本傳

自興元以來至

是歲最為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十二月庚辰上畋於新店入民趙

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徭餘招反徭役也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寔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卹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臣光曰甚哉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

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四年正月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從之初李泌奏以元友直爲河南江南勾勘兩稅錢帛使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乃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惆悵場反失意也悵五亮反望恨也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

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弭德婦反止也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

扞侯肝反抵扞也禦偶許反止遏也

正月吐蕃必

大下當爲朝廷破之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唐紀三十九

汲古閣

之上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城解體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大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倘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爲榮矣上從之上從容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

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起之所以奸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它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亾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唐紀四十

汲古閣

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龐傲胡反或作憍下五到反龐狼倨傲也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然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朕時有逆耳之

言如歸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

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

而氣色和順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出必本傳

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樊谷之北

李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

出本傳

九月

元友直勾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

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

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

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五年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屢乞更

命相仍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

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爲不可晉爲人重慎所

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

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

者不足道也三月泌薨泌有謀略而好談神

仙詭誕故爲世所輕出必本傳

考異曰

德宗興元元年杜黃裳宣慰江淮

實錄去年

十二月癸酉已云黃裳使江淮此又有之

按舊紀去年十二月裳爲給事耳實錄誤

也

五月韓滉運米餉李晟

柳玘叙訓曰上初至

梁省素甚悅又知西平聚兵錢乏糧糗命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汲古閣

運米百艘按五月初梁州尚未春服月末

已克長安梁潤相去數千里詔命豈能遽

達乎今不取

貞元三年李泌言陛下惟有一子

按德宗十

一子諡諫其所生外猶有九子而必云惟

有一子者蓋當是時小王或未生或太子

諡源之外尚有昭靖子也

四年李泌言盧杞奸邪

舊李勉傳勉對德宗

已有此語與鄴侯家傳迥泌語與勉略同
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六年三月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

新傳曰可汗爲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可汗之弟乃自立今從實錄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四十三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一百六

唐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下

貞元八年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畧

李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

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

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庚午玄佐薨將士擁玄

佐之子士寧爲畱後士寧以財賞將士請於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朝詔以士寧爲宣武節度使以尚書左丞

趙憬兵部侍郎陸贄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

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

上都莫切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下殿罰同

并以升黜舉者五月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

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

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空自擇勿任諸司

贄上奏其畧曰國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

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益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

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竝列於選曹上須綸切

文武各有其選漢之選部是也其後倖臣專主銓選之事即今之兵部吏部

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僉七廉切咸也皆也謂衆議廢公舉

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

則莫致也又曰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

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

陸狀元通鑑卷三唐紀汲古閣

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

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某人受賄某

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

罰誣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

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

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

能徧諳多士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

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揚以闇投情故必

多爲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謫雖則

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

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則徃

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

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

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

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蓋尊者領

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

陸狀元通鑑卷三唐紀汲古閣

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

才貴廣考課貴精徃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

不次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然而課

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

朝賴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

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

詔不行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

師古知畱後詔以師古爲平盧節度使七

月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異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爲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空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竟以延齡判度支事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

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

陸狀元通鑑

卷東唐紀四

汲古閣

使賑撫

上之刃切瞻也賑贍而慰撫之

上曰聞所損殊少卽

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畧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許爲遣使而曰淮西貢賦旣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以爲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空矜恤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況帝

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八月遣中書舍人奚陟等

奚音兮姓也

宣撫諸道

水災 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

蓄斂乖宜其畧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

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

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

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

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揀

陸狀元通鑑

卷東唐紀五

汲古閣

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眾寡不敵

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

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并

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所謂蓄斂乖空者陛

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

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

爲苟且專事纖奇

殺則切纖廉纖奇儉奇也

歲稔則不時

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

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

親羈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

又多支絺紵上丑飢切細葛也下文呂切說文絺屬細者為絺紵者為紵

克直窮邊寒不可衣鬻無所售鬻余六上既切賣也

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

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利軍司

以所得加價為羨餘雖設巡院轉成囊橐上奴

當切袋也下他各切無底囊也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因倉計

陸狀元通鑑卷六唐紀六汲古閣

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

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有

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

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

習利近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到秋成之時

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兩

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

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

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近歲

關輔屢豐公儲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

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關輔以穀賤傷農宜

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

以糴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

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米斗直

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米糙

且陳徹即就切賃也糙七竈切粗米未春尤為京邑所賤據市

陸狀元通鑑卷七唐紀七汲古閣

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

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

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

畱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畱三十萬

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

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

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

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大運至東渭

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
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
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請令
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糶米以補渭
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
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餘
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其江淮米
錢餽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絕綿上始移切緡似

陸狀元通鑑

卷真

唐紀

汲古閣

布曰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九月詔西北

邊貴糶以實倉儲邊備浸充左神策大將

軍柏良器

柏皇氏古帝號後為氏顯帝師募柏亮父帝嘗師柏超之裔也

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實文場惡之會

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官舍十二月良器坐左

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

九年正月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
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

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
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
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
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錢為銅
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
私賣上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
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彘父晉卿往
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

陸狀元通鑑

卷真

唐紀

汲古閣

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除外官勿使

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

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

鞭馬鞭也靴許茄切鞭屬

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畧曰昨臣所奏惟趙憬

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

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

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於朝

刑人必於市惟恐眾之不覩之不彰君上

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
作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人所以宣明典
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譴訴之事多非信
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
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
迹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
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
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汲古閣

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聽
訟辨讒必求情辨跡情見跡著辭服理窮然
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又曰
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
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
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
窒于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
不止谿壑成災矣

谿率溪切水注川曰谿
經虛各切溝也

又曰

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
通矣若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
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五月以趙憬爲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賈耽爲右僕射盧邁守本官
竝同平章事憬疑陸贄恃恩欲專大政排已
置之門下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汲古閣

機失於遙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
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
正切屈指計歸張頤待哺頤盈之切養也或利王師
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遙遠近之
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既
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
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
於朝將之號令旣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

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取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

感國者不懷於愧畏

債音奮張晏曰債僂仆也債軍謂軍不嚴整若

僂仆也

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此義士所以

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

陸狀元通鑑

卷東

唐紀十二

汲古閣

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眾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疆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

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

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

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

眾以弱為彊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

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

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

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

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

陸狀元通鑑

卷東

唐紀十三

汲古閣

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

上口浪切衡車上橫木抗衡謂兩相

抗拒若車衡相抗也

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

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夫兵

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

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

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

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

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歟

缺音缺怨望也

今窮邊之

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
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
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
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人有素非禁旅本是
邊軍將校詭為媚詞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
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
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
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

陸狀元通鑑

卷真

唐紀十四

汲古閣

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
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
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
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
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骨脆
切謂奔馳迅如風颭舉遙切說文駟書上聞
駟人質切說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
駟傳也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

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
摺獲則張百而成一

摺居運切說文拾也

將帥既幸於

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
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謂宜罷
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
卒願畱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
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
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
陸狀元通鑑

卷真

唐紀十五

汲古閣

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
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
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
制以和眾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
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
疆居良切界也場羊益切畔上雖不能盡從
也謚弥畢切安靜為寧謐心甚重之 韋臯遣董勔破吐蕃拔堡柵五
十餘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

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請草
阜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阜所與書
爲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
并遣阜帛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蕃贊普
義弟日東王阜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
上賜異牟尋詔書令阜遣使慰撫之賈耽
陸贄趙憬盧邁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七
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十六

汲古閣

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戶部侍
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
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買錢三百萬緡呈
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贍季庫以
掌之耗呼倒切虧減也贍定證切增益也染練物別置月庫以
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
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
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

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
簿書而已京城西污涇地生蘆葦數畝延齡
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
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
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克羨餘
以爲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克別
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
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十七

汲古閣

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市
朝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
聖慮而察之上不從八月太尉中書令西
平忠武王李晟薨十月韋阜遣其巡官崔
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爲帛書答之劉
士寧旣爲宣武節度使諸將多不服士寧淫
亂殘忍出畋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
馬使李萬榮因士寧出畋而逐之士寧以五

百騎逃歸京師上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今
軍州已定宜且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
差失其畧曰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
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彊弱之機也願陛下審
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
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畱後
其制則從內出贄復上奏曰夫制置之安危
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八

唐紀
汲古閣

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授授驗其
力則踣蒲比切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

露微求之情

微於消切與邀同邀遮而有所求也

殊無還讓之

禮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敗則債

軍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

左傳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謂滋長而連蔓

不若絕之於萌芽又曰

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

曰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

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
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
亦關謀逆之端上不從以通王誡爲宣武節
度大使以萬榮爲畱後

十年春正月崔佐時至雲南羊苴咩城苴徐咩切
咩彌嗟切南詔地名雲南王異牟尋所築延
袤十五里去雲南城二百里舊傳作陽苴咩
城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

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九

唐紀
汲古閣

牂則郎切柯古俄切漢爲牂柯郡唐爲牂州
屬江南道羈縻縻州牂柯係船代也楚滅夜郎
軍至且蘭牂船於岸因以名其佐時不可曰

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

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

右失色業已歸唐乃獻欵流涕俯伏受詔鄭

回密見佐時教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

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

金印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仍刻金契

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濤等與佐時盟於
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
死傷頗眾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
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
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
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川大破之取鐵
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眾十餘萬遣使
來獻捷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源古閣

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群臣
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陸贄上奏諫
其畧曰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
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
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又曰以一言稱懌
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
忠邪其稱懌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
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

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上不聽贊又
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
畧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人受
田百畝歲輸粟二石爲之租每戶各隨土宜
出絹若綾若純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土輸
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
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爲家法制均
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汲古閣

定制及羯胡亂華羯居列切虜別號兆庶雲擾版圖
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
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
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
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
其法所爲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無
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調庸法分
遣使者棖撻郡邑較驗簿書每州取大曆中

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兩稅定額夫財之所
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
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
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
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上音愈
裴嗣曰
病也說文
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
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
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襍懷囊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 源古開
詰協切
箱篋也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
困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流通蓄息之貨數
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
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
算緡空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
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
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
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剗制之首不務齊平

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
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
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
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竝存望稍行均減
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
數其畧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
宜故所入者唯布麻繒纈與百穀而已繒帛也
又絮也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 源古開
難準又定泉布之法
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
出以供百物而待邦之
用注其載曰
泉其行曰布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
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
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
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綰
調出繒纈布帛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
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
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

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
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
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
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
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
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
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
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陸狀元通鑑 卷真唐紀二十四 汲古閣
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
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
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
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
戶口稅闢田爲課績闕也亦切開也績則歷切課治課也績勞績也
故古有考課考績之法其畧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
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
亡莫耕切民也亦作民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通

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爲新收而有復倏
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
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
之人恆代惰游賦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
澆訛上古堯切薄也下五禾切謬也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
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齊人久無不弊理
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
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
陸狀元通鑑 卷真唐紀二十五 汲古閣
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
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
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
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
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畧
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
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
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

縣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
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
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
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
水旱其畧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
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昨也
庾以主切
官倉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
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唐紀二十六 汲古閣
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
稅其畧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
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
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
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
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
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
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

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
可捨也
范祖禹唐鑑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
於天下則爲用積於府庫不爲利也何以
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爲也錢
出於官而民不可爲也取其所有而與其
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爲賦則
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唐紀二十七 汲古閣
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
有棄之必賤矣民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
帛輕則民爲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
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圯
抽空由取其所無故也然則以錢爲賦官
豈得其利乎爲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
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

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又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簡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悉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唐紀

汲古閣

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古穴切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詆丁禮切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錡

思廉切

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其畧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捨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竊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陛下若意其負謗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唐紀

汲古閣

則誠宜亟爲辯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

規其太銳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贊於上趙憬之入相
也贊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贊密以贊所譏彈
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
信延齡而不直贊贊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
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贊罷爲太
子賓客

十一年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李充張滂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

李銛黨於贄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
爲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史初陽城自處士
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
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
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
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
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
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

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
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卽帥拾遺
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
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上大怒欲加
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論
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
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
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

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
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
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自八年以
後至此位

出贄傳及奏議及良器延齡陽
城等傳良器附見李光弼傳後

東萊評曰相得其人則天下安相非其人
則天下危荀子謂人主職在論相而善觀
天下者視其所相之人賢否而已矣陽城
居諫議之職者九年未嘗言事韓愈作諍

臣論以剋之及德宗黜陸贄欲相延齡誠人主大失而治亂之機也城始出庭諍之至欲壞其麻由是名重四海則城非緘默取容者蓋有待而言耳歐陽公祖愈之餘意識城若不遇陸贄之貶則無所成其名也夫君子之諫其君特以天下安危爲慮意豈在夫名哉向使德宗始終任贄不用延齡則天下將日益安曉曉然言細碎不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唐紀三十二

汲古閣

切之事以微虛名城之所恥也

五月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薨監軍王定遠奏以行軍司馬李說爲畱後說深德定遠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定遠始七月朔陽城改區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八月司徒兼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薨

十二年三月以閑廐宮苑使李齊運爲禮部尚書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於上

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暴薨眾推其子季安爲畱後六月以寶文場霍仙鳴皆爲神策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唐紀三十三

汲古閣

寵文場邪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皆中書降敕明日上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寶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

門者矣

出細本傳

初上以奉天宮之故還宮以

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

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畱常賦或

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

人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

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

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贊卒

判官嚴綬掌畱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

陸狀元通鑑

卷頁

唐紀三十四

汲古閣

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出食貨志

初上不欲

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爲儲帥李

景畧爲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

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

過景畧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

州李端公邪又拜遂就下坐座中皆屬目於

景畧說益不平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

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憂之以豐州當虜

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畧九月以景畧爲

豐州都防禦使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畧以

勤儉帥眾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

悼惜之

出景畧及延齡傳

十一月以右補闕韋渠

牟爲左諫議大夫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

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

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

陸狀元通鑑

卷頁

唐紀三十五

汲古閣

齊運戶部郎中王紹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

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

密無損益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

和年二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牟形神

忼躁

出餘昭切憂也忼也

尤爲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

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欸狎

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

士

出渠牟等傳

十三年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邠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三十六

漢古關

畢畱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畱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胥井上於袁切又烏官切廢井也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四月朝

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唐紀

六月光祿少卿同正張茂宗許

尚義章公主未成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拾遺

蔣乂上疏諫以爲兵革之急古有累衰從事者袁倉回切衰喪衣左氏晉襄公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墨謂累衰也未聞

駙馬起復尚主也上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三十七

漢古關

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昏

吳筠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自先王禮教之不明然後委巷之禮得以

用於朝廷之上苟其禮教明矣則夫禮之失者尚可以求諸野況於朝廷之上乎德宗使茂宗尚義章公主借吉成昏是以委巷之禮而施於朝廷之間矣豈特小功不爲位也哉

十二月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爲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汲古閣

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斂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徹業閉門

徹直
剗切

也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與

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歐

宦者

歐擊也

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

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汲古閣

問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出建
封傳

十四年名申光蔡軍曰彰義八月初置左

右神策統軍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軍稱行營皆統於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

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畱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

陸狀元通鑑

卷二
唐紀四十一

汲古閣

逸去

十五年二月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爲節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董晉薨長源知畱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爲之備是日軍士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

刺史劉逸準久爲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己丑以劉逸準爲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 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八月吳少誠遣兵掠臨潁少誠遂圍許州節度使上官浣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

陸狀元通鑑

卷二
唐紀四十一

汲古閣

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地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浣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庚辰宣武節度使劉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韓弘爲畱後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

顧必堪其事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

諸道進兵討之 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

瑊薨于河中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

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

由是爲上所親愛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

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

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傳諸軍討吳

少誠者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四十二

汲古閣

壹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澗水委棄器械資糧

皆爲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十六年宣武軍自劉玄佐薨凡五作亂士卒

益驕縱輕其主帥韓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主

名有郎將劉鏐常爲唱首三月弘陳兵牙門

召鏐及其黨三百人數之以數預於亂自以

爲功悉斬之血流丹道自是至弘入朝二十

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譴呼於城郭者 義成

監軍薛盈珍爲上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

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

於上上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

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

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與之同寢夜殺

之沈盈珍表於厠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

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日門

不啟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尸傍上聞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四十三

汲古閣

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益深

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詔

釋之召見上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

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

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

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盈珍又言於上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

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

江中而死

湖南仲傳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

歷亭

切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

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陵下

爲事上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爲無如之何頔

誣鄧州刺史元洪賊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

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頔遣兵劫取歸襄州

中使犇歸頔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爲吉州

長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史比敕下頔怒已解復奏畱爲判官上一一

從之

山頔本傳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薨濠州

刺史杜兼性狡險彊忍建封之疾亟也兼陰

圖代之自濠州疾驅至府幕僚李藩與同列

入問建封疾出見之泣曰僕射疾危如此公

宜在州防遏今棄州此來欲何爲也宜速去

不然當奏之兼錯愕出不意遂徑歸建封薨

藩歸揚州兼誣奏藩於建封之薨搖動軍情

上大怒密詔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

日不忍發因引藩論佛經曰佛言果報有諸

藩曰有之佑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

詔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慎

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

召藩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

惡者邪卽除祕書郎先是韋臯聞諸軍討

少誠無功上言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楚以窮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若少誠

一旦爲麾下所殺則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

一少誠生一少誠爲患無窮矣上然之十月

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

十七年六月李錡旣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

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

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

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

鹽鐵之弊因言銷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阮於道旁已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阮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七月詔以副使王士真爲節度使

十八年浙東觀察使裴肅阮以進奉得進判官齊總代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三月詔擢總爲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書曰衢州無它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群情若總必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衆疑詔遂畱中上召孟容慰獎之

出孟容本傳

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

伾音五

山陰王

叔文善恭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言宮市叔文曰太子職當

視膳問安不宣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忌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汲古閣

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十二月京兆尹嗣道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監察御史韓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愈坐貶陽山令

二十年春正月丙戌天德軍都防禦團練使

豐州刺史李景畧卒初景畧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醢進判官京兆任廸簡以景畧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畧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欲奉以爲帥監軍抱置別室軍士發局取之監軍以聞詔以代景畧 四月名陳許軍曰忠武

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以手

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卽授之時大

陸肱元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

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

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

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

鉞

王伐切節以專殺斧鉞以專斷

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

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

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句當

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

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以從史爲節度使出從史及本傳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右德宗在位二十五年壽年六十四

范祖禹唐鑑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

宗享國二十有六年亦不爲不久矣以其

時君考之糝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

陸肱元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本

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

物尊賢使能以爲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

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

之亂而心隕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既

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

倍刻益甚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

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

其過也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諱誦德宗長子也大曆十四年立爲皇太子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太子卽位

永貞元年

甲申

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

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

隆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唐紀

汲古閣

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

宮安否癸巳德宗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

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

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

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

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綢等從而和之議始

定

出次公傳

甲午宣遺詔太子卽皇帝位於太

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

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帝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以杜佑攝冢宰

壬子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

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

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道欲示無外

遣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

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

隆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唐紀

汲古閣

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

於汴宣武節度使韓弘使謂曰汝越吾界

而爲盜邪有以相待毋爲空言元素告急弘

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

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

之應師古詐窮變索且聞上卽位乃罷兵

辛酉詔數京兆尹道王實殘暴掎斂之罪貶

通州長史市里譴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

由間道獲免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爲左散

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爲

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

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

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

林而伾入至栢林院栢鈕李切院以木得名

也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

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

陸肅元通鑑

卷五十二

汲古閣

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

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也采

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

曰伊曰周曰管曰葛憫然自得憫下親切詩

曰寬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

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赦

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

奉貞元之末政事爲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

兒之類悉罷之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

閭里者皆爲暴橫以取人錢物橫下孟切強

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

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卽痛

歐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

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

歐罵或時畱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

雀而捕之者今畱付汝幸善飼之上祥吏切

陸肅元通鑑

卷五十二

汲古閣

之謂勿令飢渴賣者媿謝求哀乃攜犂而去

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卽位首禁之罷鹽

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進羨餘而經入益

少至是罷之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群臣以

微過譴逐者皆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三

月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

刺史韓皋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贄之秉政

也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旣而

徙忠州刺史贊昆弟門人咸以爲憂而吉甫
至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贊初猶慙懼後遂爲
深交吉甫柄筠之子也贊與陽城皆未聞追
詔而卒 侍御史竇群奏屯田員外郎劉禹
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王叔文揖之
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群曰去
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遽巡
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之上胡感切
遂立淳爲太子更名純 賈耽以王叔文黨
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諸宰相會
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
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
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
執誼遽巡慙赧女版切面慙赤也或作赧竟起迎叔文就
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皆停筓以待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
群素有彊直名止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
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
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
之宦官俱文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
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絪
衛大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
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革睿惡之綱不復請

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
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
珣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
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
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六月韋
臯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
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
愈上且緣切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
病除也

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牋以爲聖上違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以太常

隆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唐紀

汲古閣

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庚

子制令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徙居興

慶宮誥改元永貞

以上並出王伾王叔文衛次公等傳及韓文順宗實

錄 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伾

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卽位

於宣政殿 荆南獻毛龜二上曰朕所寶惟

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

自今凡有佳瑞但準令申有司勿復以聞及

珍禽奇獸皆無得獻 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臯薨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爲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爲土神家家祀之副使劉闢自爲畱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徵爲給事中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唐紀

汲古閣

度支奏裴延齡所置別庫皆減正庫之物別

貯之請併歸正庫從之 遣度支鹽鐵轉運

副使潘孟陽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權稅利害

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 九月監修國史

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 貶韓泰爲撫

州刺史韓曄爲池州刺史柳宗元爲邵州刺

史劉禹錫爲連州刺史 十一月貶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執誼以嘗

與王叔文異同故獨後貶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爲刺史貶之太輕再貶韓泰爲虔州司馬韓曄爲饒州司馬柳宗元爲永州司馬劉禹錫爲朗州司馬又貶陳諫爲台州司馬凌準爲連州司馬程异爲彬州司馬 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十二月以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爲今陸贄元通鑑 唐紀五十八 卷五十八 汲古閣 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

右順宗在位八月 壽年四十六

考異曰

德宗貞元八年四月以劉士寧爲宣武節度

使

實錄士寧位未定遣使通王武俊劉濟曰緒以士寧未受詔有國使皆留之舊傳

以士寧未受詔於國皆留之新傳云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然則舊傳是也

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

實錄云凡積

米三十三萬斛按陸贄論守備狀云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又云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蓋實錄所言今年之數贄狀通計來春也

十年正月崔佐時至羊苴咩城

舊傳作陽苴

陸贄元通鑑

唐紀五十八

汲古閣

咩城今從新傳

異牟尋斬吐蕃使歸唐

舊草臯傳云四年五

月臯遣判官崔佐時至苴咩城按西南夷

事狀四年臯微聞異牟尋之意始因諸蠻

寓書於牟尋自是比年招諭至九年牟尋

始遣使分臯書以來朝廷賜之詔書臯乃

遣佐時齎詔以往牟尋酋欲使佐時易服

而入臯傳誤也

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韓愈順宗實錄

曰德宗在位稍久益自攬機柄親治細事
夫人君大體宰相並不得行其職而議者

乃云由贄而然按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
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

歸咎於贄豈人情也又贄論朝官闕員狀
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

員致勞瘁思巨細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漢古閣

宰相親治細事之辭也

十三年三月方渠三城成

實錄先是邠寧楊

朝成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

地以備之詔問須幾何人邠志曰十三年

春詔問楊公曰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

城之可乎若以為可更要幾兵二月十一

日起復除本官十四日制書到軍十八日

發軍二十六日軍次石堂谷三月二十八

日功就三城今從邠志而不取其日

八月蔣乂諫張茂昭起復尚主

實錄作蔣武

按舊傳又本名武

十四年九月已巳左遷陽城道州刺史

實錄

新舊傳無年月柳宗元陽公遺愛碣曰四

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

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延爭懇至帝允其

遷為國子司業又四年九月已巳由歸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漢古閣

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儉盧江何蕃等百

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闕籲天願

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已巳詔今從之

十六年十月赦吳少誠

實錄九月壬寅宰相

對於延英賈耽奏一昨轉全義五樓退軍

賊不敢追赴者應望國家恩貸恐須開其

生路上是之按全義自五樓退保潞水少

誠逼潞水下營全義又退保陳州非不敢

追趙也又云諸軍討蔡州未嘗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吳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上既納賈耽之議又得監軍善奏遂復其官爵按少誠知王師無能為則愈當侵軼豈肯從監軍求昭洗蓋少誠起兵以來不能無疲弊故求休息耳今不取

十九年十二月韓愈貶陽山令

韓愈河南令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張署墓誌曰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

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又祭署文曰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又曰我落陽山以尹廳孫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號與署同貶當在此年冬

順宗永貞元年正月甲午宣遺詔

德宗實錄

癸巳宣遺詔今從順宗實錄

唐史記

卷五十一

七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一百七

唐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

諱純順宗長子也初封廣陵王永貞元年

三月立為皇太子八月詔皇太子即位

元和元年丙戌春正月上皇崩于興慶宮紀本

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謂西川東

川山南西道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

陸衆无道鑑卷一百一十一唐紀派古

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

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莆田方矩反邑名屬泉州闢

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

殺但敲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

之曰豈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礪石邪闢顧

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為唐昌尉上欲

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

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慙書生也慙陟降切愚也通作慙

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

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

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

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

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

馬使李元弁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

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

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

陸狀元无道鑑卷一百一十一唐紀派古

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

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

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

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

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

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

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

並出黃裳傳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

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械胡戎切

無盛曰穢糗丘收切又去久切熬一無所闕

甲午崇文出斜谷上余遮切李元奔出駱谷

名同趨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

旅折人亡筋者七界履切取飯用崇文斬之

以徇行示也劉闢陷梓州執李康出本

二月嚴礪拔劔州斬其刺史文德昭上與

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

陸狀元通鑑卷三唐紀汲古閣

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

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

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

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

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

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

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

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

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殄

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

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

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

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出本三月

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趨梓州劉闢將邢泚引

兵遁去刑奚經切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

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陸狀元通鑑卷三唐紀汲古閣

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

金斬之傳首京師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

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

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以崇文爲東川

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潘孟陽所至專遊宴

從僕三百人多納賄賂上聞之罷其度支鹽

鐵轉運副使策試制舉之士於是較書郎

元稹監察御史獨孤郁較書郎下邳白居易
前進士蕭俛沈傳師出焉

東坡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
得人亦多至於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
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
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
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
所業直召至殿庭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
陸采充通鑑
卷五
唐紀
源古閣

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之制宜於今者其
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堯舜奏言試功之
舉則魁偉傑特之才不困於崑穴簞揚陶
汰而國家收士之實用矣
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李翼自代丁未加
佑司徒罷其鹽鐵轉運使以翼爲度支鹽鐵
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莫能繼之
翼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

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出佑及以元稹

爲右拾遺獨孤郁爲左拾遺白居易爲整屋

尉整張流切屋陟柴切水曲爲集賢較理蕭

俛爲右拾遺沈傳師爲較書郎稹上疏論諫

職以爲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

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

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

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

陸狀充通鑑
卷六
唐紀
源古閣

行就列行胡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

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

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

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

詰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綵綸

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

所懷豈可實於其位而屏棄疏賤之哉頃之

復上疏以爲自古人主卽位之初必有敢言

之士人主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

爲忠讜小人亦貪得利不爲回邪矣如是則

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

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括古活切結也

方音云閉也廣雅云塞也囊乃岡切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

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

昔太宗初卽政孫伏伽求加切以小事諫太宗

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

陸狀走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嘗以觸忌諱爲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

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

陛下踐阼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

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

位屏氣鞠躬屏必逞切閉息也鞠居六切罄折也不敢仰視又

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泥跡遠

之臣乎此蓋群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

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積

又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

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擇修正之士使

輔導諸子以爲太宗自爲藩王與文學清修

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

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瞶廢疾不任事

者眊莫報切目少精也瞶五怪切聾也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

爲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爲冗散之甚搢紳

皆恥由之就使時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

陸狀走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

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

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時召

見之並出稹本傳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

常疎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

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

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

之知六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

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

事好畫及醫策

儲必古切策力質切

師古謂

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問

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

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

他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

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工

人賤事以為己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圖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唐紀

之閏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祕不發喪潛

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上以劉闢

未平以師道為平盧節度使九月高崇文

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關長驅直指成都所

向崩潰軍不畱行辛亥克成都劉闢帥數十

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及擒之崇

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

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也

檻圍斬闢

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從容指

搗

許為切搗亦指也指搗謂以指披斥事務也

一境皆平闢有二

妾皆姝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

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

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配將吏之

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

畧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

潼濟之弟時為係義軍節

使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潼相代故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唐紀

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

卿之功也

王十朋曰憲宗剛明果斷討平藩鎮征伐

四克無不如意當其即位之初畏一劉闢

之阻兵乃以兩川節度而授之其姑息藩

鎮無異於德宗之為者蓋為易將擊必匿

其形其進銳者其退速憲宗之不討劉闢

所謂驚鳥之擊乎故其姑息之政雖見於

一時而果斷之威終有成於其後

伊川曰德宗姑息藩鎮晚節益甚視朝廷如無人焉憲宗一日當宁賢相良將忠言嘉謀竝出輦轂之下具僚之中不待招於四方而後得也故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惟患人主無大有爲之志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矣

詔徵少室山人李渤

蕭沒切

爲左拾遺渤辭不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汲古閣

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輒附奏陳論

十月劉

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

十一月以內常侍

吐突承璀

七罪切

爲左神策中尉承璀事上於

東宮以幹敏得幸

二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正月乙巳以黃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陞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

李吉甫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吉甫聞之

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垪曰

上巨至切

吉甫流落江

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選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垪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出黃裳吉甫傳

龜山曰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

任而任卿大夫所任各得其人雖唐虞不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汲古閣

越是矣或乃量褊迫而多疑沮則怙寵專

位惟恐人之軋已故譖訴疎斥之計日生

於胸中忠賢智能之士盡置於度外如李

林甫盧杞終亦何益矣李吉甫不得在端

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

垪能輪訪問之惘一旦用垪所疏三十餘

人曾不猜忌知人之明雖在裴垪得人之

名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

少嘗耶

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黃賊獲其酋長黃承慶

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衛將軍范希朝爲

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神策鹽州定遠兵隸

焉以革舊弊任邊將也 夏蜀旣平藩鎮惕

息楊惠琳知夏綏雷後元年拒命多求入朝兵馬使斬之惕它歷切恐懼貌

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

錡實無行意屢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

陸衆老通鑑

卷三

源古

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卽政錡求朝得

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

爲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冬十月制削

李錡官爵以淮南節度使王鐔統諸道兵爲

招討處置使以討之 高崇文在蜀其年一

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一卒幸有功致位至

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豈

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

死邊陲上擇可以代崇文者而難其人乃以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充西川節度使

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

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

錡必敗同謀討之引兵夜還趣城錡聞子良

等舉兵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足匿樓下左右

執錡械送京師羣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

愀七小切色變貌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

陸衆老通鑑

卷三

源古

之愧也何賀之爲十一月錡至長安并其子

師回腰斬之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

士裴垕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

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

聞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

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

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卽從其言出元衡及絳

傳 上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

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
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
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
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度達各切
忖度也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
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
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出傳
整屋尉集賢較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五 汲古閣

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
林爲學士
東萊評曰詩者古人譎諫之文故曰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世則不然楊惲
詠南山之句梁鴻賦五噫之歌以宣帝之
聰明肅宗之長厚猶不能平而或加之罪
況其下者乎居易爲諷諫詩憲宗擢之翰
林有古人採詩之遺風賢於漢之二主遠

矣

十二月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
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
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橫渠曰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圓矣初欲斥
諫官及問絳絳直告之乃命宰相以事當
十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
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其中興不亦宜乎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爲子季友
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翰林學士
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
宜更擇高門美才上曰此非卿所知十二月
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頔之
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是歲李
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
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

鳳翔鄜坊

方二州名

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

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

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

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

失古切

淮南江西鄂岳

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

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

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

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汲古閣

三年春正月赦天下自今長吏請闕無得進

奉三月御史中丞盧坦奏彈

唐于切彈糾也為章奏以糾人

之罪故謂之奏彈

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

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

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

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戾陛下法奈何存小

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坦本傳

夏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

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

承切

前進士李

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戶部侍郎楊

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為考策官貫之署

為上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分李吉甫

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裴垍王

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無所異同

上不得已罷垍涯學士垍為戶部侍郎涯為

都官員外郎貫之為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以楊於陵為

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

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

僧孺等傳

以荆南節

度使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

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

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

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

坦尋改右庶子五月翰林學士左拾遺白

居易上疏以爲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竝出爲關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均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疎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旣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漢書

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卽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問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爲左補闕今僧孺等所言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

三山先生曰召之以直言而其言直索之以極諫而其諫極可謂舉得其人矣始以直言極諫而求之反以直言極諫而黜之

將何以得天下之實材乎仁祖皇帝嘗舉直言極諫科蘇子由對策盛言宮中飲酒過度歌舞失節仁祖初無是事而舉士妄言可黜仁祖曰以直言極諫而求之焉可以直言極諫而黜之乎小臣疎遠乃能如此特旨取之嗚呼仁聖之慮遠矣

秋七月辛巳以右庶子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漢書

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旣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出坦本傳

九月淮南節度使王鏐

入朝鏐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以爲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今又除鏐則如鏐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之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

然望俸門一啟無可如何且鍰在鎮五年百計誅求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鍰以進奉得之競為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出居以戶部侍郎裴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垪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

陸贄元通鑑

卷五十二

漢書

擢宰相推心委之常謂垪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垪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垪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畱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畱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民及垪為相奏天下畱州送使物請

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息出垪本傳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垪獨賞之垪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垪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去聲求京兆判司垪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日有盲宰相憐公者盲武庚切日無瞳子李希烈馬關播云謂其選人不當也

陸贄元通鑑

卷五十二

漢書

不妨得之垪則必不可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庚寅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賑止乃章忍二切瞻也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賑救百姓賑之由切則賑之由切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

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上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綱循默取容二月罷綱為太子賓客擢藩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三月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四

源古關

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空省費省所征切費音沸省簡也省費謂簡其浮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克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已未兩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

上龍張切移徙也謂得解遠責者遇赦量徙近地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巽奏郴州上丑林切司馬程异吏才明辨

請以為楊子留後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

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异句檢簿籍古句

侯切稽也檢居奄切押也又精於巽卒獲其用魏徵玄

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

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詔居

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四

源古關

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餘兩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卻之上遽命出銀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上從革

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

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垪曰李納跋扈不

恭跋扈音魁戶跳梁也一說履雖也水居者於水未至為履水去則大魚跋扈而由小

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

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

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

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

陸贄无通鑑卷五十六 源古

為非貫古患切貫習謂況承宗已總軍務一

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劉魏博安易

定張茂昭溜道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

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

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瓘欲希上意奪裴垪

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

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近信臣宜委以

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

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瓘故上此奏卿

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左軍中尉吐突

承瓘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高

大一準華嶽碑先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

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

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

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

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

陸贄无通鑑卷五十六 源古

以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瓘適在旁上命曳倒

碑樓曳以制切挽也承瓘言碑樓甚大不可

曳請徐毀撤直列切冀得延引乘間再論上

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瓘乃不敢言凡用百

牛曳之乃倒出絳本傳秋七月御史中丞李夷

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貪污僭

侈貶為臨賀尉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

徐晦獨至藍田與別京兆有藍田山出美玉因以為邑太常

徐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
爲厚矣無乃爲累乎上力謂切事對曰晦自
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陽華切豈得不
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
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
簡奏爲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
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
賀肯負國乎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唐紀

老蘇曰或問徐晦李夷簡所行孰難曰晦
不以夷簡負恩事之夷簡方彈劾楊憑不
遷怒於晦非宅心以理者不能較之二子
夷簡賢矣凡人鮮能不遷怒者以甲有罪
必并甲之父兄弟姻戚黨友而惡之至
或取反親賣友之人以示向背從違之利
害於是交際之道缺士大夫之行惡矣由
是論之夷簡之賢豈易及哉

東坡曰受人恩而不肯忘者其爲臣必忠
爲子必孝古之君子蓋嘗以是閤人矣呂
布事丁建陽董太師背其恩而不肯念劉
備請曹操殺之蓋背恩之人不可以恩結
之故也若夫陳平不負魏無知高祖以謂
不肯本其後呂后問高祖以受遺託孤之
任而高祖以陳平爲言是以得之於不肯
本矣徐晦送楊臨賀是亦受人恩而不肯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唐紀

忘故夷簡薦之智者以此觀人思過半矣
上密問諸學士曰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
其物故顏師古曰物故死也言其同於鬼物
用之物皆已故耳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
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
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群臣見
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爭獻策畫
胡麥切謀
策計畫也
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

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

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

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臂指之臣義切

指軫視切臂指之臣謂相為運用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劉闢李錡獨

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大軍一臨則渙然離

耳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膠固之能固如

外則蔓連勢廣蔓無販切如蔓之多連延也其將士百姓

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九 汲古閣

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萬一餘道或

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

窺竄其為憂患可勝道哉願陛下審處之時

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

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

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

不從可議征討願赦承宗以收鎮興之心坐

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

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遣京兆少尹裴武

諸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

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王承宗為成

德軍節度恆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

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

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

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

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九 汲古閣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貸

德切從人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

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

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

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

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畿張希切天子

言之則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豈不可得

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孟傳 上遣

中使諭承宗使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
十月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
承瓘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慰等道
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
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
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
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
節度使卽承瓘乃制將也又克諸軍招討處
置使卽承瓘乃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
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
御史李元素李鄴許孟容李夷簡孟簡呂元
膺穆質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
日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
出居易及承瓘傳 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
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使爲之
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源古閣

直惟利是嗜常利切得賂則譽踞踞爲廉良
距之石切盜踞也踞訖約切莊踞也賈誼賦云謂隨夷謂今謂踞廉故李奇注曰踞泰之大盜踞楚之大盜蓋踞柳下惠弟踞楚莊王弟也怫意則毀龔黃爲
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
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
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
乎已亥吐突承瓘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恆州
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初吳少誠寵其大將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源古閣
吳少陽名爲從弟署爲軍職出入少誠家如
至親系遷申州刺史十一月少誠薨少陽自
爲畱後上以河朔方用兵力不能討乃以少
陽爲淮西畱後未幾以爲節度使
五年春正月吐突承瓘至行營威令不振與
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鄴定進戰死定
進驍將也軍中奪氣 諸軍討王承宗者久
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爲河非本不當用兵今

出師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陛下觀此

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何

則若係有成卽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可

卽不合虛費貲糧費芳味切貲音支悟而後

行事亦非晚今遲較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

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臣又恐

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

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卽義無不許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 源古開

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

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

權盡歸河北臣爲陛下痛惜者此也 盧從

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與師從史逗

畱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

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

狀裴垪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很且必爲亂

今聞其與承瓘對營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

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從史性

貪承瓘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

喜益相昵狎上尼質切近也三月甲申承瓘

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縛之內

車中馳詣京師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

兵趨譚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

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

部伍上嘉重胤之功欲卽授以昭義節度使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 源古開

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

使孟元陽鎮昭義上悅以重胤爲河陽節度

使元陽爲昭義節度使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

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

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

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

令明日三殿對策白居易嘗因論事

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
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客卿直
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
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
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
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
必諫不如且止

出居易
及絳傳

范祖禹唐鑑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汲古閣

王與相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太王王季
曰克自抑畏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夫
爲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
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直臣
之諫而不敢盤于游畋其可謂賢乎

無垢曰鄭公問太宗曰向聞陛下有山南
之行旣辦而止何也太宗曰畏卿遂停耳
玄宗或宮中宴樂及後苑游獵小有過差

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表至憲宗近
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
不如且止唐之所稱者三宗而皆以從諫
致治此爲君者之所當法也

七月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
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
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無功制洗雪承宗
以爲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汲古閣

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
劉濟有疾其次子總因寘毒而進之乙卯
濟薨總總領軍務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
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
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
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
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
憂無堯舜之壽乎

出藩
本傳

鄭鑑曰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白
日輕舉其言誕甚而多惑之何也曰介也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懼者死
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說乘彼白雲至于帝
鄉豈非甚願自天地以來未有如是者鼎
湖之事出於燕齊方士詭譎相乘秦皇漢
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李藩之論甚正
而不足以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高宗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
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遜志於帝王
之學則不好浮屠必好黃老其術固然誠
使學爲王者事日月緝熙彼知所不足欲
罷不能異端何自而入也

九月吐突承瓘自行營還復爲左衛上將軍
克左軍中尉裴垪曰承瓘首唱用兵疲弊天
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

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
膺言承瓘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瓘它
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上乃罷承瓘中
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裴垪得風

疾上甚惜之中使候問勞于道

裴垪得風

也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欲舉族

入朝河非諸鎮互遣人說止之茂昭不從凡

四上表上乃許之以左庶子任迪簡爲義武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書管鑰授
迪簡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汚
俗茂昭旣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楊伯玉作亂
囚迪簡辛巳義武將士共殺伯玉兵馬使張
佐元又作亂囚迪簡迪簡乞歸朝旣而將士
復殺佐元奉迪簡主軍務時易定府庫罄竭
閭閻亦空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
共食之身居戟門下經月將士感之共請迪

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迪簡爲義武節度使甲午以張茂昭爲河中慈陞晉絳節度使從行將較皆拜官 庚戌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鐔爲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鐔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爲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鎮非大忠大勲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汲古閣

鐔既無忠勲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爲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德輿傳翰林學士李絳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臣負陛下下言之而陛下聽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

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時艱切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春正月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侍郎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汲古閣

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絳傳上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扶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

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出德
與傳

夏五月以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隴

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汲古閣

流及它方

山本
傳

秦少游曰童子爭桑吳楚連兵者累年至於滅國是知守邊之策惟在夫禁纖芥之隙不貪小功不報小忿則邊事無虞而國家安矣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

田畝者十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汲古閣

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袞為相始立限約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

出吉
甫傳

秋九月

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敕

復讎據理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爲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汲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

陸狀无通鑑

卷五

汲古閣

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出本傳及韓文

吏部奏準

敕併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

七百六十九人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受

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萬緡爲求方鎮事覺

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吐突承璀乃以承璀

爲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

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鼎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其罪之輕如一毛耳十二月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爲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

陸狀无通鑑

卷五

汲古閣

考異曰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高崇文爲前軍

實錄云

爲左軍按有左必有右而云李元奔爲次

軍則崇文必前軍也

三月崇文斬李康

劉崇遠金華子雜編曰高

駢在淮海周寶在浙西爲節度使相與有

隙駢忽遣使懷叙離絕願復和好請境會

於金山寶謂其使者曰我非李康更要作

家門功勳欺誑朝廷耶注云元和中李康

鎮東川傳有異志駢祖崇文鎮西川乃為

設鄰好康不防備來會於境為崇文所斬

補國史曰劉闢舉兵下東蜀連帥李康棄

城奔走崇文下劔閣日長子曰譚不當矢

石欲戮之以勵眾師次綿州斬李康疏康

擅離征鎮不為拒敵注云當時議論云康

作懷州刺史日杖殺武陟尉即崇文判官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五

源古關

宋君平之父乘此事為之復讎按金華子

言固不知李康為劉闢所圍事而云崇文

誘誅之補國史又不知被擒事而云棄城

走此皆得於傳聞不可為据今從舊傳

二年十月高崇文願效死邊陲

舊崇文傳曰

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按牘諮稟之繁且

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

戍恐疏累上舊武元衡傳曰崇文理軍有

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今從補國

史參以舊傳

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

孫光憲北夢瑣言曰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

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驢馬

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吉甫相以武

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

掌武啟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六

源古關

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開於早成

矣今從實錄及舊傳

十一月斬李錡

實錄誅錡後數日上遣中使

齎黃衣二襲命有司收其尸并男以庶人

禮葬焉國史補曰李錡之擒也得侍婢一

人隨之錡夜則裂襟自書笺擢之功言為

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

容奏對必當為宰相楊益節度不得從容

當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當
以此進之及錡伏法京城大霧三日不解
或聞鬼哭憲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寃內出
黃衣二襲賜錡及子枚京兆收葬按李錡
駱逆何寃之有今從實錄

于頔子尚主遂入朝實錄不見頔入朝月日
今因尚主終言之

三年二月盧坦彈柳晟閭濟美進奉舊晟傳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汲古閣

曰罷鎮入朝以違詔進奉為御史元稹所

劾詔宥之今從實錄舊濟美傳自福建觀

察使復為浙西觀察使新傳曰自福建觀

察使徙浙西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

獻無所還故帝為言之今據實錄云離越

州後方見赦文則是浙東新舊傳誤也

九月王鐔求加平章事白居易上言

按舊李

藩權德輿傳白居易集李絳事集皆有

諫加王鐔平章事觀其辭意各是一時居

易所論者云淮南百姓日夜無繆又云鐔

歸鎮與在朝望並不除宰相則是自淮南

入朝未除河中時也權李同在中書受密

旨云可兼宰相則初除河中時也李司空

論事云至太原一二年間財力贍足則是

除太原以後六年十一月李絳作相前也

今附居易疏於初除太原之時又舊鐔傳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云在淮南四年元和二年入朝族實錄鐔

以貞元十九年鎮淮南居易狀云五年誅

求又云昨日裴均除平章事故置此

四年三月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

李司

空論事及居易集皆有此奏語雖小異大

指不殊蓋同上奏耳

十月李元素等諫以吐突承璀為招討

舊承

璀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

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邵段平仲尤激切呂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据承瓘傳則是九人又平仲時爲諫議大夫非補闕恐誤今從實錄

五年四月吐突承瓘縛盧從史

承瓘傳曰承

瓘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

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爲解仍奏昭義節度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汲古閣

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爲承宗求節鉞乃

誘潞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今

從裴珣等傳

六月上欲令白居易出院李絳諫

舊居易傳

曰吐突承瓘爲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

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

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

納惟諫承瓘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

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而無禮於朕朕實難

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諫事無

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陛下

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

是也絳是多見聽納今從李司空論事

七月李師道等請雪王承宗

實錄云淄青幽

州累有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素與成德

有怨攻之最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汲古閣

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又豈

緣劉濟一人憫恨而不顧天下遠圖然則

濟豈肯請赦承宗今不取

十一月命王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不可

舊

李藩傳曰鐔以錢數千萬賂遣權倖求兼

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鐔

可兼宰相空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

字却奉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空

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會要崔鉉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分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旨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為疎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諫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汲古閣

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興傳曰初錡來朝貴倖多譽錡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興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

六年十二月己丑李絳同平章事

舊傳曰吐

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前一日出璀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同平章事新傳曰絳所言無不聽帝欲遂以

為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同平章事今據實錄出承璀至絳入相五十四日舊傳云翌日誤也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汲古閣

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一百八

唐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中

元和七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

陸狀元通鑑

卷夏唐紀

汲古閣

聰明上曰朕詰李絳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惶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謂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三月上御

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革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厝音切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李絳真宰相也

陸狀元通鑑

卷夏唐紀

汲古閣

致堂曰吉甫太平爲樂之言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人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輟者陳叔寶也執絲竹萬八千人酒卮不離口者隋煬帝也吉甫位爲上相乃以樂招君陷於穆提婆江總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賤之甚乎

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它

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鉉出）
絳傳

范祖禹唐鑑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惟不從諫也是以君子日疎小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四

漢書

人曰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疎而遂易其心哉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君從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君惡正直而悅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憲宗之責宰相其以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

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

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

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

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

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

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

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四

漢書

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曰四月以翰林學士崔群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上嘉群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群連署然後進之

群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上乃從之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

陸飛元通鑑 卷東唐紀 派市關

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肝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畱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諸將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

知軍務時年十一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懷諫乳臭子乳土切臭尺教切言其穉猶餘乳哺臭氣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所惡莫甚

陸飛元通鑑 卷東唐紀 派市關

於此彼必倚朝廷之援以自存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上奮身撫按曰撫雙父切拍也按於肝切几按也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榮惑聖聽者榮戶扁切惑胡國切以巧佞惑人謂之榮惑猶言眩惑也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旣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衆皆忿怒田與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

而拜請為畱後與度不免乃謂眾曰汝肯聽

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

法令申版籍上補縮切下秦昔切請官吏然

後可皆曰諾與乃遷懷諫於外十月魏博監

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

若符契揣楚委切摩也符音扶契李吉甫請

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

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

陸壯元通鑑 卷東 唐紀 汲古閣

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

請節鉞上子結切長一尺一寸凡為使者持

切大斧節鉞必上賜之然後與之則是恩

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為重直隴切輕重之

朝廷為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上從之以與

為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與感恩流涕士

眾無不鼓舞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

索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

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

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

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

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

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

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

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

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

陸壯元通鑑 卷東 唐紀 汲古閣

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

菲食蓄積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

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

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

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王問切二

名州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

何益乎個藥物切偏彊不柔服也度為與陳君臣上下之

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典又奏所

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耶蔡恒遣遊客間說百方與終不聽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狀元通鑑卷九唐紀九源古關

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

不諳其才諸烏舍切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

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

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以上並出李絳本傳

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

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犄居蟻切執其足也左傳譬如逐鹿晉人角之戎人犄之言叶力共

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

陸狀元通鑑卷九唐紀十源古關

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也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春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德輿罷守本官出德輿傳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徵前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

夏六月大水。上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

二百車。秋七月。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

受降城。兼理河防。時受降城為河所毀。降下切

屬豐州。景雲三年。朔方軍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其地濱河。常為河所圯。至是欲修之。

兼理河防也。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德故城。降中切

西二百里。大同城。有天德軍天寶十二載置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大同城地。至是李吉甫奏修復舊城也。

上從之。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

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

陸狀元通鑑 卷東 唐紀 派市關

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倖下梗切。謂候倖之竊弄權柄者。

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

時豫畱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

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自

餘稱是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

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上問

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

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

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

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

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群小欲

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

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

邪。

九年春。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罷為禮部尚書

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至

陸狀元通鑑 卷東 唐紀 派市關

是上召還承瓘。先罷絳。相承瓘。至京師。復為

左神策中尉。瓘絳及承瓘傳翰林學士。獨孤郁權

德興之壻也。上歎郁之才。美曰。德興得壻。郁

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貴戚及勲臣之

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

清貫者。貫古玩切。貫事也。清貫猶言清職也。諸家多不願。惟杜

佑孫。棕不辭。七月。以棕為殿中少監。駙馬都

尉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有賢行。杜氏大

於尊行不翅數十人

翅讀曰當

公主卑委怡順一

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

為貴驕始至則與棕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

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

制可

御之使奉

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閨月

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其子元濟自領軍務

少陽判官楊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

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吉甫

陸肅元通鑑

卷東唐紀三

源古開

告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

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

取後難圖矣上從之十月以李光顏為節度

使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

元濟

安定曰憲宗敬憚李絳不使吐突承璀居

中善矣而有未善者焉絳與承璀若是班

乎以趙高李斯相俯仰以蕭傅恭顯相軒

輒卒之外勝內負者胡亥漢元所為也憲

宗何乃取則於二君耶湯之盤銘曰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不知學則無進益之

功而有虧損之失方憲宗志欲中興勉聽

輔弼寧出登位而相忠賢若其知學明道

則此志不廢絳必不去相位承璀必不離

淮南雖成湯之德可勉而進方行萬里信

宿而晝豈特復歸于故又且不逮其初故

陸肅元通鑑

卷東唐紀四

源古開

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未有一

定無進退者然則人君得不以學為急乎

十年春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制削元

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詔鄂岳

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

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

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藥

襲迎之

藥姑牢切襲居言切後漢馬融傳蒐獸頌曰命師於襲注襲以藏箭藥

以藏弓韃紀言切囊音高孔子曰武王克商
倒載于戈包以虎皮名之曰韃囊鄭玄注云
韃讀曰鎗音其蹇反謂
藏閉之此馬鄭異義公綽以鄂岳都知兵

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
六千以屬聽戒其部較曰行營之事一決都
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
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
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卒皆
喜曰中丞爲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

陸肅元通鑑

卷東博紀

源古關

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圍人

踶徒祁切踶也
莊子馬怒則分

背相踶又
大計切

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圍人自

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驚何足

惜也竟殺之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

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

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三月皆以爲遠州

刺史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朗州司

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

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

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爲禹錫言曰

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爲死別良可傷

上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

重可責也度曰陛下侍太后恐禹錫在所

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人子者耳

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

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宗元善爲文嘗作

陸肅元通鑑

卷東博紀

源古關

梓人傳以爲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

尋引規矩繩墨度群木之材視棟宇之制相

高深圖方短長之宜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

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功受祿三

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

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

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

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

體要術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听听於府庭

听魚隱切笑貌漢書亡是翁听然而笑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

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橐駝何切

駝也其背如橐故名爲橐駝柳宗元作郭橐駝傳蓋寓言以爲諷曰橐駝之

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

使木壽且孳也上子之切息也一曰汲汲生也凡木之性其

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

顧其時也上石至切植立也更種也音時若予其置也若橐

駝狀元通鑑卷五十四源古關

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植者則不然根拳而

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

而復顧甚者乃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

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

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

爲政亦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

憐焉而卒以禍之旦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

其耕獲督其蠶織吾小人輟饗飧以勞吏之

不暇勞力報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凡病

且怠職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吳元

濟遣使求救於恆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

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

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

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

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

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爲淮西三小州殘弊困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源古關

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

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朝陳

用兵利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

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

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

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

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

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邨落百姓悉有兵

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
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
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
代之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上以裴度
爲知人

出度本傳

陳傅良曰有杜黃裳則可以得高崇文有
崇文則劉闢不患其不能誅有裴度則可
以得李光顏有光顏則淮蔡不患其不能

陸贄元通鑑

卷東唐紀九

源市關

討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
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
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
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卽
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爲吳
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
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 六月癸卯天未

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
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

顱龍都切首骨

又入通化坊

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纔帽厚得不死儼
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

荒故切

賊斷義臂而

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

張弦露刃以衛之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

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

恆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

陸贄元通鑑

卷東唐紀九

源市關

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乙丑以
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
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
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
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
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
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
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山元衡及
師道等傳

秋七月庚午朔靈武節度使李

光進薨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

妾以家事母卒光進後娶光顏使其妻奉管

簫簫財物歸于其姒詳里切婦姒也長光進

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

易也因相持而泣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

絕其朝貢八月東都留守呂元膺設重購

以捕賊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上方討

陸狀元通鑑卷東唐十一源古關

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九月癸

酉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欲

倚賊以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

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

美婦人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

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乃大饗

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

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

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

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

卽於席上厚以綰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

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

同戴日月死無貳矣十月始分山南東道

爲兩節度以李遜爲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

高霞寓爲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

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

陸狀元通鑑卷東唐十一源古關

之

十一年春正月翰林學士錢徽駕部郎中蕭

俛各解職守本官時群臣請罷兵者衆上患

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制削王承宗官爵

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

夏四月司農卿皇甫鏞伯各切以兼中丞權

度支鏞始以聚斂得幸六月高霞寓大敗

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

張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能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出度本傳秋七月貶高霞寓爲歸州刺史以袁滋爲彰義節度申光蔡唐

陸狀元通鑑

卷東唐紀

汲古閣

給事中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

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十二月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元濟境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隋鄧節度使愬聽之兄也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汴淮入潁至項城入澠輸於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陸狀元通鑑

卷東唐紀

汲古閣

萬餘緡十二年春正月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鄆坊步騎二千

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

通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

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劊其心剗空胡切剗也

愬命釋其縛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士

良言於愬曰吳秀琳力等切擁三千之衆據文

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

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

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

陸梁元通鑑卷五十五 源南

歸三月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愬慰

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

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入據其城於是唐鄧

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

道官軍與淮西兵夾澱水而軍諸軍相顧望

無敢度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度澱水

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

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

三萬於鄆城殺士卒什二三吳元濟以蔡人

董昌齡爲鄆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

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

是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鄆

之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

之歸國懷金乃請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

吳元濟聞鄆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守洄曲

上胡切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

陸梁元通鑑卷五十六 源南

之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

里環胡關切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

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

五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

淮西平乘其勝勢取恆冀如拾芥耳上猶

豫久乃從之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李愬

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

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祐帥士卒

於張柴邨刈魚肺切獲也愬使廂虞侯史用誠

擒之將士以祐晁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

不許釋縛待以客禮傳李愬遣兵攻朗

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

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者三千人號曰突

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

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初國子祭酒孔戣渠歸

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蚶火甘切蚌屬

陸狀元通鑑卷東唐紀源古關

蛤古合切雀入水爲蛤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會

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

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

求其人與之乃以戣爲嶺南節度使戣本傳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

鹽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

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

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

勢實窘蹙子六切促也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

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請行營諸將悉臣奪

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六月以度爲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克淮西宣

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群爲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度奏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

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

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

陸狀元通鑑卷東唐紀源古關

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戣本傳

八月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

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

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

言其章制失辭罷楚爲中書舍人先是諸道

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

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

專其軍事戰多有功九月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李逢吉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
罷逢吉爲東川節度使 李愬將攻吳房諸
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
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
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或勸
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
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
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
爲切 陸狀元通鑑 參東唐紀 汲古閣
瘠也 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
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辛未李愬命馬步
都虞候史旻等畱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
突將三千爲前驅自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
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夜至
張柴村盡殺其戍卒據其柵命丁士良將五
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
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

色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
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
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
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
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
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
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
以先登 鑿厥縛 陸狀元通鑑 參東唐紀 汲古閣
切大鈕 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
殺之而畱擊柝者 上他各切漢書曰宮中衛
周廬擊 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城中皆不
之覺雞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
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
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於庭聞愬
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餘人元濟始
懼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 古者軍行有牙尊
所治爲衙曰牙 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
城者即衙城也

洞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不戮一人屯於鞠場上蔡六切以蹴鞠處也以待裴度董重質之去洞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入城李愬具橐鞬上音高下居言切藏弓箭物也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

陸狀元通鑑

卷東唐紀

澤市關

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上側呂切州吁阻兵而安忍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陸狀元通鑑

卷東唐紀

澤市關

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

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

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

獷古猛切惡貌戾很也過於夷貊故以三州

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自萬軍淮西以下至此
拉出度惣及逢吉傳

范祖禹唐鑑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
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
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
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
所以守之者哉

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

陸狀无通鑑

卷東唐紀三十三

源古蘭

總爲淮西節度使 初吐突承璀爲淮南監

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

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爲相鄘恥由宦官

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遂止爲戶部

尚書百官到門者皆辭不見

出鄘本傳

范祖禹唐鑑曰管子有言曰禮義廉恥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士之有恥

所以重朝廷也既爲天子之相而可以無

恥乎李鄘不與宦者結而其進由之以爲

垢汙卒辭相位可謂知恥者矣若夫爲大

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頑

鈍無恥見利忘義聞鄘之風亦可少媿哉

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

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

重質以不死

考異曰

陸狀无通鑑

卷東唐紀三十四

源古蘭

元和八年七月李光進請修受降城 實錄云

李光進請修東受降城兼理河防又云以

中受降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

隸于天德軍舊傳盧坦與李絳叶義以爲

西域張仁愿所築不可廢三者不同莫知

孰是今但云受降城所闕疑也又李司空

論事云中城舊屬振武有鎮兵四百人其

時割屬天德交訓惟有五十人人數如此

不同或者一千一百四十人是三城都敬耳

十年三月劉禹錫爲播州刺史改連州

舊禹

錫傳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爲播州刺史禹錫集載其詩曰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按當時叔文之黨一切除遠

陸狀元通鑑

卷東唐紀三十五

汲古閣

州刺史不止禹錫一人豈緣此詩盡以此得播州惡處耳實錄曰中丞裴度奏其母老必與此子爲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憲宗曰爲子尤須謹慎恐貽親之憂禹錫更合重於他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連州趙元拱唐諫諍集度曰陛下

方侍太后以孝理天下至如禹錫誠合哀矜憲宗乃從之明日制授禹錫連州既而語左右裴度終愛我切趙璘因話錄曰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城俄而柳爲柳州刺史劉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

陸狀元通鑑

卷東唐紀三十六

汲古閣

言上有愧色劉遂改爲連州按柳宗元墓誌將拜疏而未上耳非已上而不許也禹錫除播州時裴度未爲相今從實錄及諫諍集

九月韓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

舊傳

曰弘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弘

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爲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按弘承宣武積亂之後鎮定一方居疆寇之間威望甚著若有異志與諸鎮連衡跋扈如反掌耳然觀其始末未嘗失臣節朝廷若疑其有異志而更用爲都統則光顏重胤更受其節制非所以防之也且數日不怡有何狀可尋恐毀之過其實耳今

陸贄元通鑑

卷東唐紀三十七

汲古閣

從其可信者

十一年十一月柳公綽杖殺神策將

柳氏叙

訓曰公穆宗朝爲大京兆有禁軍校冒騁卒唱駐馬斃之明日延英對上云云朝退上顧左右曰爾輩大須作意如此神采我亦怕他因話錄曰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在取則之地臣初授陛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法

不任試臣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軍將按公綽憲宗穆宗朝俱嘗爲京兆尹此事恐非穆宗所能爲叙訓之誤也今從因話錄

十二年九月蔡之精兵皆在河曲

舊元濟傳

李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時曲按李尤顏傳云董重質奔河曲軍李愬傳云分五百人斷河曲路又云河曲子弟婦求寒衣然則

陸贄元通鑑

卷東唐紀三十八

汲古閣

元濟傳誤當爲河曲

十月辛未李愬襲蔡州

舊愬傳曰其月七日

使判官鄭澥告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爲先鋒愬自帥中軍三千前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元濟傳曰十一月愬夜出軍令李祐爲前鋒其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實錄曰愬以十月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據先七

日卽是平蔡錄所云八日甲子也而懇傳
誤云七日而又云十日夜帥軍行亦誤元
濟傳十一月懇出軍尤誤裴度傳十月十
一日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元濟亦誤按十
月戊午朔韓愈平淮西碑云壬申愬用所
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
卽十五日也又曰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
元濟以獻卽十六日也實錄已卯執元濟

陸狀元通鑑

卷三東唐紀

汲古閣

乃奏到日也今從平蔡錄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一百九

唐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三年春淮西旣平奔師道憂懼不知
所爲李公度說之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
之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 二月
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裴度之
在淮西也布衣相者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
陸狀元通鑑 卷三東唐紀 汲古閣
旣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
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
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
吏上許之夏四月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
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 出者及 幽
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
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
深根固蒂 都計切 根蒂也 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

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
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
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
兵騷騷北來騷音侵馬行疾貌趙人已獻城十二忠
深爲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
矣遂專意歸朝廷出藩鎮劉總傳詔洗雪王承宗
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李師道暗弱軍府
大事獨與妻魏氏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
陸狀元通鑑卷見唐紀源古關
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言於師道曰自先司
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師
道乃大悔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
意討之秋七月下制罪狀師道令宣武魏博
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上方委裴度以
用兵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
及度求出鎮乃以夷簡同平章事充淮南節
度使淮西旣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

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
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八月鎛以本
官异以工部侍郎竝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
下朝野駭愕上下楷切下逆各切皆驚也至於市道負販
者亦嗤之上尺之切笑也裴度崔群極陳其不可上
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
上疏以爲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
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所可惜者淮西
陸狀元通鑑卷見唐紀源古關
盪定上讀曰蕩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興
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
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
九何忍還自隳壞上許規切毀壞也使四方解體乎
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
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時內出
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

其綰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於上鋪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靴許茄切製屬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爲然由是鋪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傳及度五坊使楊朝汶音問妄捕繫人迫以考捶主爾切杖擊也所繫近千人中丞蕭俛劾奏其狀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裴度崔群亦以爲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死盡釋繫者出度傳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雖知

之力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

二月上遣中使帥僧衆迎之上嘗語宰相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出度本傳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畱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

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
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
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
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
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
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
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
陸狀元通鑑 卷見 唐紀 汲古閣

先以挑蒯被除不祥蒯亦樂切說文芳也禮記注挑蒯可爲帚掃除不祥被數勿切除災求福亦祭也又音廢令無故取朽穢之物親
視之巫祝不先挑蒯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
史不舉其罪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
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
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
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
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
陸狀元通鑑 卷見 唐紀 汲古閣

愈極刑裴度崔群爲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
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爲潮州刺史自戰國
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
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
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
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蠹當故切其耗竭也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
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

隱默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朱黼曰楊墨之學不見於後世說者皆曰孟子之功也而韓愈論秦人之禍雖後世不見經書之全皆以爲禍起楊墨謂孟子之力能存什一於千百固不能使之熄滅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唐紀

汲古閣

也竊嘗論之楊氏之學後爲老子墨氏之學本之晏嬰申韓慘酷說者謂原之老子凡非毀聖人而譏薄禮教嬰之書則然秦之尊君抑臣嚴刑峻法豈爲我之弊其是今非古坑燔儒學豈兼愛之激也哉釋氏出入言最宏闊其罪福報應之語既足以鼓惑愚鄙而其見心明性超出形器之外又足以陷溺高明其徒坐食冗費既足以

耗蠹海內而斯民之和聲附影忘本背親又足以幻亂風俗比楊墨之禍不啻數十百倍也晉宋魏梁陳以來爲論排之者雖未嘗絕其究心竭力終其身而不之置獨愈一人而已愈之用心懇惻深切固見之與孟簡一書而其精微詳備兼著本末之論於原道序文暢見之佛骨一表忠諒有餘其猶未見於詳乎憲宗時館方士剗藥物以祈長年愈以古今人主享國短長享年壽夭告之宜其讀不終篇諱惡而震怒也釋氏之禍雖不以愈言而息然天下知其非是而著論者自愈之後愈衆史氏謂功齊孟子而其力倍之詎不信然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唐紀

汲古閣

林之奇曰宋人資章甫以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夫釋氏之教西方之教也吾儒之教中國之教也使中國自爲中

國西域自爲西域所謂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俗不易其宜者蓋如此爾烏可以中國之教而雜以西域之俗哉晉漢以來釋氏之說流於中國學士大夫以西方之教而施於吾儒文物禮樂之中可謂不知本矣夫生民之初人與禽獸雜處而無別吾儒之教既興然後自別於禽獸不爲異類之歸以與天地相爲長久而不窮者由

陸狀元通鑑

卷夏十唐紀

汲古閣

此故也釋氏之教則曰去其三綱滅其五常與禽獸同群然後天下可治此豈長久之道哉溫公謂韓退之之排佛老其言多矯激惟文暢師序最得其要可謂擇之之精語之詳矣

二月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鄆音運塹七也城水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

馬使劉悟勒兵捕師道與其二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捷奏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

陸狀元通鑑

卷夏十一唐紀

汲古閣

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庚午以劉悟爲義成節度使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易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旣入鄆悉除苛禁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旣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八劇切謂元和

十一年盜斷建陵
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

京師沮撓官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曩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三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月戊子以馬總爲鄆曹濮等州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王遂爲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曩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

州兵竝令刺史領之夏四月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畧等使所統支郡兵馬竝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范祖禹唐鑑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爲法者必開盛衰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綱網之相維臂指之相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強橫海一師制之得宜而數世

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傳

史館修撰李翱上言以爲定禍亂者

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

陸狀元通鑑

卷覓

唐紀十四

汲古閣

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旣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不以此爲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此則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

士元等十六人詔鞠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畧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畧問其故對曰恆鄆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恆人事成遂竊以爲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爲罪釣終不免死故承之上悉殺之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

弘獻馬三千緡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

陸狀元通鑑

卷覓

唐紀十五

汲古閣

汴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傳

自淮西用兵已

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

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

尊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禮

食貨志

沂海究密

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

上古縣切

無

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

治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

平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而斬之弁自稱留後朝廷聞沂州軍亂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充密觀察使八月朝廷議興兵討王弁皮變切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道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滅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柎械乘驢入關九月腰斬東

陸狀元通鑑

卷見

唐紀十六

汲古閣

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本傳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乘許慎切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

陸狀元通鑑

卷見

唐紀十七

汲古閣

上同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
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
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
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
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
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
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
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出群本傳）上服柳
陸狀无通鑑卷見唐紀十八汲古閣
泌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濟上言以爲除
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
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
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
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此深潛
巖窟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
衒奇伎驚衆者（衒笑綽切自媒也）皆不軌徇利之人
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

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
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
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僞可自辨
矣上怒貶濟江陵令（出濟本傳）初羣臣議上尊
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群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譖群於上曰
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賜
與多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不可服用軍士
陸狀无通鑑卷見唐紀十九汲古閣
怨怒流言欲爲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
訴於上上不信京師恐懼群具以中外人情
上聞鎛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
忽如此者由群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
上以爲然十二月以群爲湖南觀察使於是
中外切齒於鎛矣（出群本傳）中書舍人武儒衡
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渥於角切）人
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

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謩才行擢爲左拾遺內供奉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佑中宗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爲人

衡傳

十五年春正月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

澧王惲爲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未息太子聞而憂之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

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

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

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

也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

承璀及澧王惲

出承

閏月穆宗卽位于太

極殿 貶皇甫鏘爲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杖殺柳泌餘方士皆流嶺表 二月上御丹

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爲陛下宜延對群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

出虞卿傳

上見夏

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爲右

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

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派古關

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公權公綽之弟也

出公權本

傳

初膳部員外郎元稹

止忍

爲江陵士曹

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

詩而善之及卽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

篇上問稹安在對曰今爲散郎夏五月以稹

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

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

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

衡意氣自若田稷本傳

秋一月以鄆曹漢節

度爲天平軍 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

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及親兵立承

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

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

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

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

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

陸衆元通鑑

卷三十三

汲古閣

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

視事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得謂已爲留後

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 群臣入閣

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

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

知乘輿所在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當乘輿以行天下故

乘輿以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

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

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便使有

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

之上吾駕切疑也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

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

不能用也田稷本傳 乙酉徙田弘正爲成德節

度使以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劉悟爲昭義

節度使李愬爲魏博節度使又以田布爲河

陽節度使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汲古閣

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誼

譁不受命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

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

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右憲宗在位十五年壽年四十三

歐陽修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

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

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爲賣直而不能容用

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卽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爲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

陸狀元通鑑

卷更唐紀二十四

汲古閣

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感焉未有不爲患者也昔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然享國日淺不幸疾病莫克有爲亦可以悲

考異曰

十四年四月皇甫鏐之黨擠裴度

舊傳曰鏐

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故出鎮

按逢吉時在東川楚在昭義皆不爲相不取

十五年正月帝暴崩時人言陳弘志弑逆實錄但云上崩于大明宮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慶等弑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祕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

陸狀元通鑑

卷更唐紀二十五

汲古閣

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裴延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然茲事曖昧終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

十月王承元年二十

舊傳作年十八按承元

大和七年卒年三十三則於今年二十矣

今從實錄

鄭覃崔郾等諫宴樂畋游

舊崔郾傳曰上卽

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鄧與同列鄭覃等
延英切諫上甚嘉之畋遊稍簡杜牧鄧行
狀曰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遊聲色
爲事公於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
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
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
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樵
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九

唐紀

誠至氣直天子爲之動容敕袖慰而謝之
按是時未失山東杜牧直取穆宗時事文
飾以爲鄧諫辭耳新傳承而用之皆誤也
今從實錄舊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一百九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一百十

唐紀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

諱恆憲宗第三子也元和七年立爲太子

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太子卽位

長慶元年

辛丑

春正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

俛介潔疾惡爲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

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爲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十

唐紀

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屢於
延英力爭言播纖邪物論沸騰不可以污台
司上不聽俛遂辭位二月癸酉改爲吏部尚
書出俛本傳盧龍節度使劉總旣殺其父兄心
常自疑數見父兄爲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
使晝夜爲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
室則驚悸不能寐晚年恐懼尤甚已卯奏乞
棄官爲僧卒於定州之境三月以張弘靖爲

盧龍節度使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單之弟裴謨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陸狀元通鑑

卷二

唐紀

微及牛李德裕等傳。范祖禹唐鑑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群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是以穆宗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五月壬子鹽鐵使王播奏約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右拾遺李珣等上疏以爲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斂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張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劉總與之鄰

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驚魚到切桀點驕驚也

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總又盡擇麾下宿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

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

位之志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畱

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畧不知

安危大體克融輩久竊旅京師至假勾衣食

假居夏切借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

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

融輩皆憤怨弘靖雍容驕貴賓客將吏情意

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

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裁刻軍士恩賜

繩之以法數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

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

怒秋七月士卒連營作亂囚弘靖於薊門館

殺幕僚韋雍等相與迎舊將朱泚奉以爲畱

後泚克融之父也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爲之

衆從之詔貶張弘靖爲吉州刺史 初田弘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

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畱以自衛奏請

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倭以爲魏鎮各

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

兵歸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性果悍陰狡悍侯

果敢猛悍也狡潛謀作亂尚以魏兵故不敢

發及魏兵去庭湊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畱

後魏博節度使李愬聞弘正遇害素服令將

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
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
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
皆慟哭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八月起復前
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
鎮布固辭不獲妻子賓客訣曰上古允切別也吾不
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居于堊室上烏故切
白飾也有喪者所居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
陸曄元通鑑 卷車唐紀 汲古閣
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詔
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
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卽進討以深
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庭湊遂引幽
州兵圍深州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
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
部尚書楊於陵以爲錢者所以權百貨貿易
有無貿易莫候切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

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
爐歲入百萬今才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
於商賈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
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
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
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
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朝廷
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纈苦謗切絮也又細絲也禹貢厥
陸曄元通鑑 卷車唐紀 汲古閣
獨鹽酒課用錢出食貨志冬十月裴度自
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 翰林學
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
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
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
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
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比皮至切朋黨比附
也蠹音妒謂嫉害也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

明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宣肅清朝
廷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
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
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
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
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積爲工部侍郎積雖
解翰林恩遇如故田積及度傳宿州刺史李直
臣坐賊當死宦官受其賂爲之請御史中丞
陸狀元通鑑卷草唐紀汲古閣
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
對曰彼不才者無溫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
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
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自
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卽位賞賜左右
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
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
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

討庭湊上從之以克融爲平盧節度使
二年春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
史憲誠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
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世爲魏將
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
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
而將士驕惰無鬪志憲誠陰蓄異志因離間
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光顏使救深州
陸狀元通鑑卷草唐紀汲古閣
於是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
人還魏至魏州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
蹇上於懷切下居偃切不振貌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
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
歎曰功不成矣卽日作遺表具其狀畧曰臣
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卽死伏願
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
河朔屠害矣屠同都切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奉表號

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

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

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舊事衆悅擁憲

誠還魏奉爲留後詔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

憲誠雖喜得旄鉞上莫袍切說文幢也下王伐切大斧也行節制者持

之書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

結出弘靖蕭德美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

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深州圍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 汲古閣

並急朝廷不得已二月以庭湊爲成德節度

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

愈爲宣慰使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畧定蕭俛

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空消兵請密詔

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

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

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

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

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

旣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

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

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

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羸力爲切瘠也懦奴禍乃亂二切柔怯也

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

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

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 汲古閣

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

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

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縉爲相皆庸才無遠

畧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

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

于唐亡不能復取出僊等傳初上在東宮聞天

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卒以求

姑息三月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

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卽升

脫烏貫切

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扼於革切持也

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

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旣行衆皆危之詔愈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汲古閣

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刀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

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存今尚有士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三

汲古閣

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詔以度爲淮南節度使言事者皆謂度不宐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夏四月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糴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糴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

使又請以糴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又乞
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國係給一年鹽使其因
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
截喧訴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
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
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貨貿易鹽
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
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糴非得見錢必不敢
陸狀元通鑑 卷百十唐紀四 源古閣

其糴以醴務 醴才何切禮云鹽曰醴實非
說文鹹也河內謂之醴
所空寶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名利難兼
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
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
矣事遂寢 出食
貨志
無垢曰自古哀刻之臣未嘗不以商賈之
事而爲公家之利至於算計結效大抵所
入微而所費廣所益少而所損多何則商
賈之事其貿遷有無之際固有可否之相
權乘除之相際非一端足者此豈有司之
所能行哉善乎蘇東坡論青苗之法曰今
有人爲其主牧而以一牛易五羊者一牛
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得指爲勞績此
言深中有司爲商賈之弊觀韓愈論糴鹽
之弊則可以見矣
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 上傳孤
切欠也 江州刺史李

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

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

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出渤本傳六月裴度罷爲右僕射以兵部尚書

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上

得風疾不能履地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十

二月上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

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上疾浸瘳

陸狀元通鑑

卷車唐紀十六

源古關

是歲初行宣明曆

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

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已

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出牛李本傳

五月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

使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

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

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出公綽傳

六月以

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

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八月以

左僕射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

平章事李逢吉惡度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

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九月李逢吉爲

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

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疑狀至內庭紳

陸狀元通鑑

卷車唐紀十七

源古關

多所減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

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

之地以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

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它職

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

十月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愈

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復以愈爲

吏部侍郎紳爲戶部侍郎

出紳等傳

四年春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上疏以爲神慮澹以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

陸狀光通鑑

卷三十八

汲古閣

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窺知忠義欲裨萬一耳

裨補切接益也

上甚善其言

使求之不獲上疾作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

卿釗之通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情

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

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敬宗卽

位于太極東序初穆宗旣畱李紳李逢吉

愈忌之日夜謀議恐上用之乃令王守澄言

於上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

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上時

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

陸狀光通鑑

卷三十九

汲古閣

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

二月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等猶忌紳日上

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會閱禁中文書

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

疏請立上爲太子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譜紳

書雖未卽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紳本傳

上視朝每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

至僵踣

上居良切仆也下蒲北切顛也

旣坐班退左拾遺劉

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

當宵衣求理

宵音宵夜也天子憂勤而嗜寢則未明求衣日晏而食

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

彰

令即定切聞文運切聲所至也

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

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

墀見血不已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

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上命中使宣慰令

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

陸狀无通鑑

卷車唐紀二十一

汲古閣

不拜歸東都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

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

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麗力

附依也麗著也莊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為八

關十六子

按李逢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遭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與

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

權與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

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

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

及栖楚等傳

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

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盡殺之

六月上聞庭湊屠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

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

勲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

河北山東必稟朝算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

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

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

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

陸狀无通鑑

卷車唐紀二十一

汲古閣

置之散寮

上息早切散寮冗散之官

黜之遠郡如此則在

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

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

答聖明下達群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

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排蒲

橫去也沮子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

禮於度乃加度同平章事出度本傳秋七月夏

綏節度使李祐入為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

五十匹上却之侍御史溫造於閤內奏彈祐
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
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
於溫御史矣出造本傳九月波斯李蘇沙獻沈
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
室上雖怒亦優容之冬十月戊戌翰林學
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
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漢古開

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
其言賜錦綵百段銀器四十二月徐泗觀
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
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
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輳江淮尤
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
裕上言若不鈐制上其廉切與鉗通至降誕日方停
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世傳

右穆宗在位四年壽年三十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諱湛穆宗長子也長慶二年立為太子四

年正月穆宗崩太子即位

寶曆元年

乙巳

正月上祀南郊赦天下改元先

是鄂令崔發

鄂胡古切邑名屬京兆府

聞外喧囂問之曰

五坊人歐百姓發怒命擒以入曳之於庭時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漢古開

已昏黑良久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御
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
十人執挺亂捶發破面折齒絕氣乃去數刻
而蘇復有繼來求擊之者臺吏以席蔽之僅
免上命復繫發於臺獄而釋諸囚上遊幸無
常昵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六箴虞隱豈切
戶牖間也箴諸深切戒也古者君有闕一曰
臣子作箴以戒之如庭燎之詩是也

管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

異二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海以諷

侮棄諫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曰防

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海箴畧曰漢驚流湏

驚牛刀魚到二切漢成帝名舉白浮鍾魏廠倭汰上赤志切下他

蓋切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

璵它典切以玉克耳也是謂塞聰防微箴畧曰亂臣猖

獗上赤張切下古穴切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什

陸衆无通鑑唐紀二十四汲市閣

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上

優詔答之出德裕傳及唐文粹上既復繫崔發於獄

給事中李勣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

應歐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

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若不早

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

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畧曰鴻恩將布於

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

崔發上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曳

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韋貫之之姊也

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

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

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其有老母如

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

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四

月群臣上尊號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

陸衆无通鑑唐紀二十五汲市閣

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

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

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

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

州長史出處厚傳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

絹百萬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克而

羨餘相繼出播本傳昭義節度使劉悟薨其子

從諫以悟遺表求知留後議者多言上黨內

與河朔異不可許上用李逢吉王守澄議
竟以從諫爲昭義畱後 十月上欲幸驪山
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万等屢諫
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
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
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
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
以驗彼言十一月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
陸狀元通鑑

卷二百六

汲古閣

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李絳好直諫
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
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
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
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
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
初爲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
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

官詳定議者多從降議上聽行舊儀至是以
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 言事者多稱
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
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

二年春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

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

天上有口被驅逐

謠余招切徒歌曰緋衣小兒者裴字也坦其腹者

度也天上有口吳字也被驅逐者謂度將擒吳元濟也又長安城中有

陸狀元通鑑

汲古閣

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

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

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初

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畱客飲京兆尹劉栖楚

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

應許所由官帖囁耳語

顏師古曰帖語附耳語也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

安趨出二月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

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白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求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丈尔切壤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八唐紀汲古閣

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跪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處分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九唐紀汲古閣

也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三月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疎惡執畱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

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並出度本傳四月以昭儀畱後劉從諫爲節度使九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殺延嗣權知畱後數其罪以聞冬十月以李載

義爲盧龍節度使 上遊戲無度狎昵群小
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
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
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偏急宦官小過動遭
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
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球軍將蘇
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
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
遂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 汲古閣
弑上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上旨以絳王悟
權句當軍國事壬寅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
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
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
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
起蒼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
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不暇復問有司凡
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乙巳文宗卽

位更名昂尊母蕭氏爲皇太后王太后爲寶
曆太后是時郭太后居興慶宮王太后居義
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三宮如一
每得珍異之物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
御出宦 以翰林學士韋處厚爲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 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
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
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
事量畱較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
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
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近歲
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
繡雕縷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
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
宰相群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
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

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右敬宗在位二年壽年十八

考異曰

穆宗長慶元年二月劉總乞棄官為僧舊溫

造傳曰長慶元年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

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

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乃拜起居舍

人克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源古閣

劉總具棗鞭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

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

移家入觀按實錄長慶元年正月己巳以

造為太原鎮州等道宣慰使二月己卯劉

總奏乞為僧計造奉使尚未還三月癸亥

總已卒八月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為

起居舍人克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造前

以京兆司錄宣慰兩河眾推其材故有是

命舊傳誤也

七月再貶張弘靖吉州刺史舊傳貶撫州刺

史按明年乃改撫州今從實錄

田弘正遣魏兵歸舊弘正傳云七月歸卒於

魏州王庭湊傳云六月魏兵還鎮崔俊傳

曰遣魏卒還鎮不數日而鎮州亂今從之

二年四月張平叔請官自糶鹽韓愈處厚

言不可實錄因三月壬寅平叔遷戶部侍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源古閣

郎事遂言變鹽法及處厚嚴議按韓愈時

奉使鎮州猶未還又壬寅三月十一日愈

論鹽法狀云奉今月九日敕不知其何月

今附於四月之末

十二月立景王湛為太子劉軻牛羊日曆曰

穆宗不念宰臣議立敬宗為皇太子時牛

僧孺懷異圖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於朝

曰梁守謙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

卿漢公輩宣言於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牆上施榜每於不宗行幸處路傍或苑內草間削白而書之與謀大亂其兇險若此出於朋黨之言不足信也

三年五月柳公綽誅舞文吏

柳氏叙訓曰公

爲襄陽節度使有名馬人爭畫爲圖圍人潔其蹄尾被蹴致斃命斬於鞠場賓吏請

陸衆无通鑑

卷三十四

唐紀

汲古閣

曰圍人備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馬

之貌合駑馬之性必殺之有齊衰者哭且

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爲津吏所

遏不得出公覽狀召軍候擒之破其十二

柩皆實以稻米時歲儉隣境尤甚人以爲

神明之政按韓愈與公綽書曰殺所乘馬

以祭跽死之士乃在鄂岳時事叙訓舊傳

皆誤也察齊衰者乃是閉糴非美事今不

取

四年四月八關十六子

按宰相之門何常無

特所親愛之士數蒙引接詢訪得失否臧

人物其間忠邪溷殺固亦多矣其疎遠不

得志者則從而怨疾之巧立品目以相譏

誦此乃古今常態非獨逢吉之門有八關

十六子也舊逢吉傳以爲有求於逢吉者

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亦恐未必

陸衆无通鑑

卷三十五

唐紀

汲古閣

然但逢吉之門險誼者爲多耳此皆出於

李讓夷敬宗實錄按柄楚爲吏敢與王承

宗爭事此乃正直之士何得爲邪侯之黨

哉蓋讓夷德裕之黨而柄楚爲逢吉所善

故深詆之耳

敬宗寶曆二年正月張權輿言裴度名應圖

識舊逢吉傳曰寶曆初度連上章請入覲

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擗身乃相與爲

謀欲沮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謠傳
於閭巷言度相有天分名應謠識而韋處
厚於上前解析言權輿所撰之言按權輿
若撰謠言當更加以惡言不止云天上有
口被驅逐而已蓋民間先有此謠權輿因
言度名應謠識非撰之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百十一
唐紀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

諱昂穆宗第二子也初封江王寶曆元年
十二月敬宗崩無子劉克明等欲立絳王
悟樞密使王守澄等奉江王立之而率兵
誅克明等

太和元年

丁未

三月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一

汲古閣

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於延
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出處厚傳
忠武節度使王沛薨以太僕卿高瑀爲忠武
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
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
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
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沛薨裴度韋處厚
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信仄界切帥所類切通負曰債言是時方鎮貸錢而得位至鎮而未償出偶本傳

五月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同捷託爲將士所留不受詔八月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等各帥本軍討之

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上親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汲古閣

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纂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閭寺侍廢立之權陷先君

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

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旣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汲古閣

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暴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

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

一命之寵哉

時賢良方正裴休李邵

易合切

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四

汲古閣

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譁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紀綱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本傳

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

上欲討之九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韋處厚薨以翰林學士路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二月李祐拔德州李同捷請降於祐及其家屬送詣京師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六月魏博軍亂殺史憲誠奉衙內都知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八月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五

汲古閣

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以衛尉卿殷侑爲齊德滄景節度使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

益也

殖倉廩充盈

本傳

徵浙西觀察使李

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吏部侍郎

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乃以宗閔同平章事
上性儉素九月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
綾羅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
嘗畱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著只略切上謂
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
其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

西山先生曰臣按文宗可謂好學之君矣
而卒無救於禍敗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汲古閣

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而知此義則玩乾
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既剛且明
則於威福之權必能別白何至柔懦不立
聽用非人使闕寺之執益張甘心以報獻
自比於其書史了無毫分之得正坐以之
自娛故耳夫好書而以之資空談銷永日
鮮有不爲文宗者

壬辰以李德裕爲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

已故出之冬十月路隋言於上曰宰相
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
皇甫鎛皆姦臣所爲不足法也上以爲然於
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四年正月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同平章事於
是二人相與排擠排擠皆切擠舉振切李德

裕之黨稍稍逐之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

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唐紀

汲古閣

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興元兵有常額詔新
募兵悉罷之二月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
遣之仍賜以廩餼皆快快而退監軍楊叔元
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
庫兵趨使牙絳方與僚佐宴不爲備走登北
城或勸絕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遂
爲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詔以尚書右丞溫
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

李絳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陳叔元激
亂兵上寤悟三月溫造行至褒城遇與元
都將衛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
其兵八百人爲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
守諸門造視事饗將士於牙門造曰吾欲問
新軍去畱之意宜悉使來前旣勞問命坐行
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旣合唱殺新軍八百
餘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許茄切求生造
降狀元通鑑卷五十一唐紀派古閣

命囚之具事以聞流叔元於康州 上患宦
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
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
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
偏筆力切迫上也以申錫沈厚忠謹沈持林切
可倚以事秋七月以申錫同平章事錫傳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爲觀察判官由
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

元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冬
十月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
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
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
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閒訪以山川城邑道路
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德裕
乃練士卒葺堡鄣上七入切中傳抱切下之
障所以積糧儲以備邊蜀人轟安
隆狀元通鑑卷五十一唐紀派古閣

五年春正月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
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謀
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上召宰相謀之
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
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
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
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順逆上從之載義
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

事朝廷恭順二月以載義爲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爲盧龍留後

臣光曰晉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司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

隆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汲古閣

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其以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爲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平袁切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

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卽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及遣捕申錫等於禁中鞠之三月申錫罷爲

隆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汲古閣

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覈胡革切由是獄稍緩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遂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申錫竟卒於貶所出申錫守澄注等傳秋八月以陝虢觀察使崔郾於建切爲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羣盜剽行舟無老幼

必盡殺劫掠也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蒙

衝追討戰船所以突敵歲中悉誅之郾在陝

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

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苦撫之不

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慄狡爲姦婢

小切輕也狡卯切猾也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

蓋謂此也出郾本傳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

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二唐紀汲古閣

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

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

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

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

以治之無不堅利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

謀請降德裕遣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陳

出師之利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

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

維州未能損其執比來修好約比毗罷戍兵

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

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

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

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

極其慘酷德裕猶是怨僧孺益深

六年十一月以段文昌爲西川節度使西川

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二唐紀汲古閣

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

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

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疎

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

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

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

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

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

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以僧
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出）德裕及僧孺傳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
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
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
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閭寺專
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
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
陸狀元通鑑 唐紀十四 卷五十四 梁古剛

能詰也軍旅數興賦斂日急骨肉縱橫於
原野杼柚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
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
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
以盜名罪孰大焉

七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加平
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
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

託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以兵部尚書李

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

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

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

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

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人求

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

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

陸狀元通鑑

唐紀十五

梁古剛

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諡及德裕為
相仲方稱疾不出五月以仲方為賓客分司
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刺史它
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
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
而何宗閔失色

（出）德裕宗閔等傳

六月以工部尚

書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
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

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它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德裕又言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六

派古蘭

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之

志誠始以工部尚書加檢校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不受杜牧憤

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七

派古蘭

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執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

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備

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

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其身所部之

兵散舍諸府散謂分散之散舍謂居舍之舍上府不越千二

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

畝力解執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

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

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梓豈暇異略

陸梁元通鑑卷上唐紀十八汲古閣

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

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

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

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

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

府兵內創其字未詳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

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

掀然根萌燼然七聖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

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

鍵哉鈴其廉切鍵巨展切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

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法

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

弊復爲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

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

復無慷慨感繫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

疆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

陸狀元通鑑卷上唐紀十九汲古閣

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

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

都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

壽則受割生人略市天下市作答切亦作匪是以天

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

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

論以爲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

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于戰耕加以土

息健馬

息謂華息也

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

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

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

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

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

以塞虜衝不可它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

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汾淮已

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

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四支財去矣

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

乎又作守論以爲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

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

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拳擾虎狼秦胡

圈養也下音繞馴也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

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

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

適以此爲禍也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

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筭於家刑罰

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

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

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

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

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爲之序以爲兵者刑

也刑者政事也爲天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

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武離

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

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

亡失根本斯最爲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

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

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

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
移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縱子用切
緹指示獸也人也顏師古注云發縱謂解
緹而放之也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
狗獲免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
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八年六月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
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為仍歲大旱非聖德不
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二唐紀二十一 汲古閣

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

歸東都 上欲以李仲言後改為諫官寘之

翰林李德裕曰不可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

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

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

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指之上回

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

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

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出德裕同平
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復以仲言為翰林
侍講學士 冬十月幽州兵亂逐節度使楊
志誠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詔以元忠為
盧龍留後 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選

志建中二年進士以箴論表章 十一月成

德節度使王庭湊薨軍中奉其子都知兵馬

使元達知留後詔以為成德節度使元達改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二唐紀二十一 汲古閣

父所為事朝廷甚謹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

留京師乃以德裕為兵部尚書李宗閔言李

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於是復以德裕為

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

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

易去朝中朋黨難出宗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

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

小人得位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人度德而敘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隆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 汲古閣 燭彊不能斷邪正竝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已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蚋集醯呼奚切酸味也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

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土分切除苗間穢也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九年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故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 隆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 汲古閣 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詔宰相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為賓客分司 以路隋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坐救德裕故也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

幸揣知上意揣初委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切度也

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

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之不疑遂以密誠

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相挾朝

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執烜赫烜火速切明也

盛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

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

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唐紀二十六 汲古閣

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

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以士良

爲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 鄭注素惡京兆

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上怒六月下虞卿

御史獄李宗閔救之貶明州刺史七月以御

史大夫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訓

鄭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

復河湟胡光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

上以爲信然寵任日隆訓注連逐三相威震

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時人皆

言鄭注朝夕且爲相待御史李甘揚言於朝

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

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時訓

注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虛

日班列殆空廷中惴惴許容切謹擾之意上亦知之

訓注恐爲人所搖九月勸上下詔應與德裕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唐紀二十六 汲古閣

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

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鹽鐵使王涯奏改江

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出食貨志 憲宗之崩也人

皆言宦官陳弘志所弑時弘志爲山南東道

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

以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

及執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執以誅

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

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禮部
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
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
不測之禍卒辭之以御史中丞舒元興爲
刑部侍郎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元
興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
得爲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
餽及元興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二十一 汲古閣

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
訓注之陰狡 古巧切 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
矣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
持白梃 部項切說文梃也謂木杖 懷其斧以爲親兵十一
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澧水 上所簡切水出京兆藍田谷入霸
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
臣中尉以下盡集澧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
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二十一 汲古閣

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
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
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
俊久爲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
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
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其將敗矣
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冬十月
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

左杖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
等數人謀之他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
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
榴夜有甘露百官稱賀訓元興勸上親往觀
之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
左杖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

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左杖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卽迎上扶升輿決殿後果恩上房尤切下薪疾趨北出訓攀輿呼請事於此復重思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源古閣

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迤邐入宣政門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禁兵出閣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

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死者六百餘人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酷販在中者皆死死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藉塗地王涯賈餗舒元興等皆爲所擒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甲子以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將奔鳳翔擒斬之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出左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源古閣

右神策兵六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獻於廟社命百官臨視腰斬於獨柳之下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自宋申錫獲罪以下至此並出訓注舒元興及宦者

仇士良王守澄等傳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憤歎其冤臣獨以爲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餗

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姦究險力取
將相涯餽與之比肩不以爲恥國家危殆
不以爲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
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
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
折刑劓身谷切又音握按劓制蓋天誅之
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知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唐紀

李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
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使斬注滅其家自是天
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
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
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
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此石及李訓
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全操追忿

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
賤當盡殺之十二月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
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
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
帶輶而乘馬者發切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
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
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
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
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
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
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
其衆立望僊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
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晡奔漢
也切申時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皂執弓刀北望
見皇城閉卽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
幾再亂矣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

詰宰相以其不勝任以司農卿辭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卽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跽巨几切長跪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元賞曰屬有公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汲古閣

開成元年春二月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

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五

汲古閣

三月從諫復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上則前切湔洗也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上召見其使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出官者士良諫從諫傳夏四月凡李訓所指爲李德裕宗閔黨者稍稍收

復之 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鄭覃曰

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

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

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

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出覃本傳李固言薦崔

球為起居舍人鄭覃再三以為不可上曰公

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

下者矣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

按益坐賊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

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

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

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

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冬十月貶

益梧州司戶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

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毬巨鳩切鞠渠竹切鞠鞠也以皮為

之今通雖宴享音伎雜還盈庭選徒合未嘗

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上他弔切視也或獨語歎息

至是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

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

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

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

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執未

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

之罪也出官者及李石傳

二年春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聞寶易

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

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三月有彗星出於張

長八丈餘詔徹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

日 四月上對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

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

三澣矣上戶管切濯也眾皆美上之儉德公

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

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乃以公權為諫議大夫

世公權傳

三年春正月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僅而得免上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時百官入朝者九人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派古蘭

而已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及紀綱廢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乃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世石

本傳

上命起居舍人魏謩獻其祖父貞公笏

傳

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世

傳

以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李珣並

同平章事李固言與嗣復珣善故引居大政

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鋒銳容切如三月河中奏賜虞

見

虞仁獸也百官稱賀上謂工部尚書杜

棕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

世承

乃知

瑞物非國之慶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

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

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派古蘭

七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上善之它

日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

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

君

微居影切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夏五月

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太子承頗好遊

宴昵近小人

昵亦作昵

楊賢妃日夜毀之九月上

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

惡議廢之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

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上意稍解太子

猶不悛十月暴薨諸子本傳上好詩嘗欲

置詩學士李珣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於理

乃止河中節度使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

求歸東都十二月辛丑詔度入知政事遣中

使敦諭上道是歲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

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白是僅能自守久

不爲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誣災異相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派古爾

繼吐蕃益衰

四年春閏正月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上勞

問賜賚使者旁午一從一橫三月丙戌薨諡

曰文忠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

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

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

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夏四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覃罷爲右

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覃行清儉夷行

亦耿介故楊嗣復等深疾之上以鹽鐵推

官檢校禮部員外郎姚勗能鞠疑獄命權知

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不聽上奏稱郎官朝

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

郎中依前鹽鐵推官六月上以其事問宰相

楊嗣復對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

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爲陛下理之恐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派古爾

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十月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不

可曰記注兼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

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曷嘗觀之對曰此曩

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

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田著十一

月上有疾少間上始沼切下居坐思政殿召

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

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堯曰彼下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臣者仇

是歲天下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五年春正月上崩武宗卽位

上之弟也

初上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唐紀

汲古閣

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執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上徒登切藹也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

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敘敕而已此政事所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唐紀

汲古閣

西山先生曰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爲宰相而德裕卒爲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其邪正也及相武宗深陳二者

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
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
故也德裕松柏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
人以直道自將雖於人主猶無所容悅況
肯他有依憑以進乎邪人以枉道求合故
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附近習
嬪妃有寵則附嬪妃卑陋猥賤無所不至
德裕此言足以辨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四

漢古剛

臣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爲不私其身慨然
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求之計甚
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
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各自歸之此君
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
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
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
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

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
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
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
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
其可以槩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羣臣之邪
正惟以德裕浚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
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爲朋黨獨不
思君子其無朋類矣乎我以朋黨議我矣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四

漢古剛

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
惡則爲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及度也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薨軍中推其子都知兵
馬使重順知留後十二月以何重順知魏博
留後事後賜名弘敬

考異曰

右文宗在位十四年壽年三十三

文宗太和八年六月李中敏請斬鄭注

新舊

中敏傳皆云六月夏上此疏今據開成紀事大和推兇記皆云八年六月又中敏疏言申錫臨終按申錫去年七月卒若六年則申錫尚在今從開成紀事

九年四月上與李訓鄭注密謀誅宦官

舊傳

以為上出易義以示羣臣之時已與訓有

誅宦官之謀按補國史云許康佐進漸注

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問關弼吳子餘

陸狀元通鑑

陸狀元通鑑

漢古閣

祭事康佐託以春秋義與臣窮究未精不

敢容易解陳後上以問李仲言仲言乃精

為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

禍安得不慮仲言曰陛下留意於未萌臣

願遵聖謀實錄今年四月癸亥許康佐進

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乙巳朔以御集

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然則上

與訓謀誅宦官必在此際矣然文宗與訓

語時宦官必盈左右恐亦未敢班班顯言如補國史所云也

九月杖殺陳弘志

舊傳李訓既秉權衡即謀

誅內豎陳弘慶自元和末負弒逆之名遣

人封杖決殺按此時李訓未為相今從實

錄

十一月韓約奏甘露李訓奏未可遽宣布

按

訓與韓約共謀詐為甘露而自言恐非真

陸狀元通鑑

陸狀元通鑑

汲古閣

帝者蓋欲使宦官盡往金吾覆視因伏兵

誅耳故二十二日令狐楚所草制書亦

云兇渠仍請其覆視今從實錄

十二月辟元賞杖殺神策軍將

開成紀事以

祕書少監王會為京兆尹按辟元賞已為

京兆尹紀事誤

開成三年五月詔停奏祥瑞

實錄初上謂宰

相曰歲豐人安豈非上瑞宰臣因言春秋

不書祥瑞上深然之遂有此詔補國史以爲因杜棕進言今兼取之

四年十一月上問周墀可方何主

高彥休唐

闕史曰文宗開成後常鬱鬱不樂五年春風痺稍閒坐思政殿問周墀云云旣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俯伏嗚咽再拜而退自是復不視朝以至厭代按實錄明年正月朔上不康不受朝賀四日帝崩恐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四十八

漢古閣

非五年春今從新傳仍置於此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百十一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百十二

唐紀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

諱炎穆宗第五子也初封潁王先是文宗太子永薨無子立敬宗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開成五年正月文宗崩中尉仇士良等矯詔廢太子立潁王爲皇太弟卽位

會昌元年

辛酉

九月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唐紀四十九

漢古閣

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畱務閏月軍復亂殺行泰立牙將張絳初行泰逐史元忠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執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請勿遣使以觀之旣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

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恭
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
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向之李德裕問雄武士
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德
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
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
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
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唐紀

汲古閣

德裕奏行秦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
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表請發兵爲朝廷
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
仲武尋克幽州 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
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
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悉取
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上出畋稍希五坊

無復橫賜

田懿安郭
太后傳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九月
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
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
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
且有器識乃以敏中爲翰林學士 先是穆
宗與回鶻和親以太和公主妻之 穆宗妹也至是
回鶻屢寇邊上遣使賜公主冬衣命李德裕
爲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唐紀

汲古閣

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爲甚
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
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
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
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爲詞 上幸
涇陽校獵乙卯諫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閣中
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
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

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已未以少逸爲給事中朗爲左諫議大夫

三年春三月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唐紀

汲古閣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唐紀

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之涉切山南八國皆願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絕忠欸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

李之是非臣以爲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唐紀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唐紀

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爲非竊謂其言之過矣夫維州李唐地也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以棄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旣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爾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借使吐蕃據秦州下鳳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

陸米无道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

夏四月李德裕乞退就閒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祕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爲留後上

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

陸米无道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跋蒲撥切扈侯古切猶强梁也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

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汲古閣

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執

車昌遮切牙但車也通作輶

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厚昆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適弘敬得詔悚息聽命於是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稹不從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仲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

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執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汲古閣

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郭公抱真郭五奚切城名在東海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未習尚專一可以盡見若使河陽萬人爲壘窰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

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惔有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惔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

陸米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派古閣

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五月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五元達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河中節度使陳夷行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

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卽命下詔討之五元達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仇士良以左衛上

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陸米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 派古閣

拜謝而去

出宦者仇士良傳

范祖禹唐鑑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已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爲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以蕩君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爲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

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德裕言於上曰臣見曩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指令五元遠取邢州何弘敬取潞州王茂元取澤州劉沔取潞州毋得取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唐紀

汲古閣

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李彥佐行甚緩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爲晉絳行營節度副使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上居勞切下居言切所以藏弓矢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出德裕及藩鎮從諫

傳

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

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九月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卽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上得捷書喜甚冬十月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唐紀

汲古閣

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徙劉沔爲義成節度使以李石爲河東節度使初沔破回鶻留兵二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

詔河東以兵三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皮變切將之詣邈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石初至軍用之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楊弁因衆心之怒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石奔汾州詔王邈以易定宣武兵討弁上遣中使馬元寶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疆弱弁與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酣飲三日且賂之元寶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寶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寶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止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舟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寶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

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寶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賤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上好神僊

道士趙歸真得幸諫官屢以爲言李德裕亦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及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必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以并切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仲郢公綽之子也秋七月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邈將兵屯翼城上曰

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

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

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

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

蝗胡光切益也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

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

左散騎常侍李泌兵媚切取桐葉搏破以授欽

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

陸狀元通鑑卷百十六唐紀汲古閣

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

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

奇士上聞揚州娼女善為酒令敕淮南監

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選

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

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曰杜

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才也朕甚

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以悰同平章事兼度

支鹽鐵轉運使及悰中謝上勞之曰卿不從

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

一魏徵矣出悰本傳八月鎮魏奏邢洛磁三州

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

三州降則上黨兩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稹謀

主也必梟劉稹以自贖梟堅堯切挂首置木上德裕曰

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斬稹收稹宗族至襁褓

中子盡殺之函稹首降函胡護切匣也宰相入賀上

陸狀元通鑑卷百十七唐紀汲古閣

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驂孺子

耳駭語駭切癡也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執孤

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

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

然乃詔召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

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

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

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為若在先朝赦之

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乃以盧鈞爲昭義節度使郭誼旣殺劉榘日望旌節旣久不聞問乃曰必移他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悉執送京師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斬剉之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執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

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霽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旣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女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汲古閣

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大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並出德裕傳

九月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受人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出稹及德裕傳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胡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旣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李德裕怨牛僧孺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

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上大怒貶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五年五月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陸波多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爲一弓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閒靜處爲蘭若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許也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先毀山野招提蘭若釋典記云梵語招闢提奢猶華人言四方僧物也從省故云十方常住有常住之寺爲招提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皆勒歸俗寺非

應畱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鍾磬以鑄錢八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唐紀二十二

源古閣

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間人更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爲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爲靈武節度副使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

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羈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旣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爲寬矣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唐紀二十三

源古閣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官左右言其太事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德裕傳上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上祕其事是歲天下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六年春上疾久未平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

錡魚倚切又渠宜切妾鄭氏生光王怡盈之切怡幼時

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

遊處未嘗發言及上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

定策三月辛酉下詔立怡爲皇太叔更各愧

時上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太叔見百官哀

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

焉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丁酉宣宗卽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唐紀二十四汲古閣

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卽位之日德裕奉冊

旣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

使我毛髮洒淅上所賣切下先的切夏四月辛未朔上

始聽政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

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

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

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爲忠州刺史

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爲崖州司戶皆

德裕之黨也出德裕傳杖殺道士趙歸真等數

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六月禮儀

使奏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敬宗文宗武

宗同爲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爲九代十一

室從之出禮樂志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爲衡州

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爲郴州司馬恩州司

馬崔瑛爲安州長史潮州刺史楊嗣復爲江

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珣爲郴州刺史僧孺等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五唐紀二十五汲古閣

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本遷宗閔未

離封州而卒出僧孺傳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

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

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

雨潰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

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

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

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

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宦達
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捶土藥切擊也景讓在

浙西有左都押牙廷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

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

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

方面國家刑罰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

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

廷使垂象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

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唐紀 汲古閣

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褫丑豕切奪衣也將撻其背

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

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

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

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

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

是始及第 冬十月上受三洞法錄於衡山

道士劉玄靜

右武宗在位六年壽年三十三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

聰懿道大孝皇帝

諱忱憲宗第十三子也封光王為人嚴重

寡言宮中咸以為不慧武宗疾大漸中官

馬元贊立為皇太叔會昌六年三月武宗

崩皇叔即位

大中元年丁卯二月上以旱故減膳撤樂出宮

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唐紀 汲古閣

女縱鷹隼隼尹切鳥名止營繕命中書侍郎盧商

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

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極罪者一切

免死彼官典犯賊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

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

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咎周饑克殷而

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

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兩省官議宜如

植所奏 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

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執敏中乘上下之怒

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

自東都畱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敏中秉政凡

德裕所薄皆不次用之德裕尋貶潮州司馬

出德裕等傳

閏二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

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

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二十八

汲古閣

上謂白敏中曰朕嘗從憲宗之喪道遇風

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長而多髯

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

對曰長子緒少病風痺

毗志切 溫病也

次子緇

徒刀切

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即擢為考功郎中知

制誥綯入謝上問以元私政事綯條對甚悉

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

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

王有疾嘗親至臥內存問憂形於色 九月

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三百

八十三員

二年正月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彥立清直

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彥立為右

補闕德裕貶潮州彥立上疏訟其冤坐阿附

貶南陽尉 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

不盡言其罪貶端州刺史 二月以知制誥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二十九

汲古閣

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

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

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

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

而讀之

出綯本傳

五月以周墀同平章事初墀

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渙為判官

渙乙六切

及為相

謂渙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渙曰願相公無

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渙曰官賞刑罰與天下

其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秋九月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戶

三年春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

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

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

其子宙為御史

出循吏本傳

二月吐蕃相論恐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熱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詔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靈武節度使朱叔明邠

寧節度使張景緒等出兵應接悉定其地

夏四月盧龍節度使張仲武薨軍中立其子

直方六月以直方為盧龍節度使

是年幽州軍亂逐直

方詔以衙前張允伸代之懿宗咸通十三年

卒平州刺史張公素代之信宗乾符二年李

茂勳逐之而自立三年致仕子可舉代之光

啓元年其將李全忠殺之而自立二年卒子

匡威代之昭宗乾元二年為其弟匡籌所逐

乾寧元年李克用拔幽州匡籌走死以劉仁

恭鎮之事見於後

八月改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

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

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閏十一月

宰相以克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

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

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諡以昭功烈

四年秋八月党項為邊患發諸道兵討之連

年無功成饋不已右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上怒貶柳州司馬溫裕歿之子也 十二月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

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

矣溫業歿之弟子也

五年春二月以兵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

使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

吏卒侵盜沉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

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

渭倉者百二十萬斛 党項既服復寇邊上
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
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乃以右諫議
大夫李福爲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
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由
是遂安 六月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
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
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唐紀三十二 汲古閣

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卽
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
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
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
門諫官上言遽爲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
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
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
百姓猶得以息肩也 出唐文粹 冬十月中書門

下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諸寺尚未畢功望
且令成之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
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 吐蕃沙州刺史
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
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
於是河湟之地盡入於唐十一月置歸義軍
於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
六年夏党項擾邊上欲擇可爲鄯寧帥者而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唐紀三十三 汲古閣

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畢誠論
邊事 誠胡 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吾
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爲朕行乎
調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資履六月先以誠爲
刑部侍郎乃除鄯寧節度使 出誠本傳 冬十月
誠奏招諭党項皆降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
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
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

迹許修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缺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七年夏四月敕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杖臂一折笞五使吏用法有常準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舅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入朝上與之論爲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畱爲右羽林統領狀元通鑑唐紀三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汲古閣

軍使奉朝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權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八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罷元會上自卽位以來治弑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竄甚衆二月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

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爲睦州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旣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田牛叢傳 秋九月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陸狀元通鑑唐紀三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汲古閣

也令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執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

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紹鼎爲成德留後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爲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老父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畱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厲衆始知之夏閏四月詔以州縣差

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鑲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上聰察彊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

廝音斯析薪養馬者或作廝

才性所任

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上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

處昌慮切制也定也分符問切所當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然也它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十年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月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爲京兆尹澳爲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上舅鄭光莊吏恣橫爲閭里患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其狀上曰卿何以處之澳曰欲實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庭

用臣爲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爲蠹得寬重辟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鄭光殍我不置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聽臣且繫之俟徵租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朕爲鄭光故撓卿法殊以爲愧澳歸府卽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出

本傳

十一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爲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汲古閣

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爲歸長等佑之卽手書慎由名及新命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

十一年春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爲之止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

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盥手而讀之二月以門下侍郎

盥手而讀之

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

爲相議事於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

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而出之出

謩

教坊祝漢貞滑稽敏給滑稽敏給也以言辨捷之人言

非若是說是若

非言能亂異也上或指物使之口占謩詠有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汲古閣

如宿構由是寵冠諸優一日在上前抵掌談

諧上枯回切下雄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

畜養爾曹正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自

是疎之會其子坐賊杖死流漢貞於天德軍

樂工羅程善琵琶樂器胡中馬上所鼓推手

曰琵琶却手曰琶因以爲名

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恃

恩暴橫以睚眦殺人睚牛懈切毗士繫京兆

獄諸樂工欲爲之請因上幸後苑奏樂乃設

虛坐置琵琶而羅拜於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等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上晚節頗好神僊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十二年春正月以河東節度使劉瑑同平章事瑑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

陸梁未通鑑

陸梁未通鑑

陸梁未通鑑

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出瑑本傳

軒轅集

至長安上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

范祖禹唐鑑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

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強勉焉老而教誨焉修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事凡藥所以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寢遠異端競起由秦漢以來乃有神僊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

陸梁未通鑑

陸梁未通鑑

陸梁未通鑑

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惑於方士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夭其天年亦可以爲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賜爲諱惡豈不敝甚矣哉夫心術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足以語學矣而況可爲聖賢乎
初安南都護李涿爲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

怒導南詔侵盜邊境

南蠻國名本哀牢夷後易蠻別種也夷語王為

詔其先非帥有六自號六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之東姚州之西

峰

州有林西原舊有防東兵六千其旁七綰洞

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

知峰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邊

於是由獨執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

以書誘之由獨遂帥其眾臣於南詔自是安

南始有蠻患是月蠻寇安南 秋七月右補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漢古開

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為藩府代移之際皆

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朝廷亦

因而甄獎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

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

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

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

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

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

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冬十月建

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

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

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延

陵悸懾失緒悸其季切心動也懾之涉切失氣也上撫而遣之

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令狐綯擬奔遠

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

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漢古開

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

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

綯嘗徙其故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

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

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

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

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擬有權時

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

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他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宋史

伸不論十二月以伸同平章事

十三年上餌道士藥疽發於背八月上崩壬辰下詔立鄆王溫爲皇太子權彙當軍國政事仍更名漼祖同切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

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丙申懿宗卽位十二月浙東賊帥裘甫上巨鳩切姓也本作仇避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上時切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祇德遣討擊副使劉勅渠京切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已者中外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宋史

側目宣宗旣崩言事者競攻其短出爲河中節度使

右宣宗在位十三年壽年五十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

諱漼宣宗長子也始封鄆王宣宗愛夔王滋欲立之又鄆王長久而未決大中十三年宣宗有疾屬夔王於中官王歸長等而中官王宗實等矯詔立鄆王爲太子而殺

王歸長等八月宣宗崩太子卽位

咸通元年

庚辰

正月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

觀前范屠植死劉勅僅以身免朝廷知祇德
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
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牙中無可語者前
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
名聞遠近可任也諸相皆以爲然遂以式爲
浙東觀察使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汲古閣
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
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
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
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
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隔絕不通則上自
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
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
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又分

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

子皆爲菹醢

上孫魚切菹菹之稱下許亥切肉醬也

況財貨能

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
浚溝斷橋爲固守之備夏四月式行至柿口
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
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
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
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汲古閣
入越州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
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
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
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
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請爲烽燧音遂
警則舉火夜以誦賊衆寡調火週切又虛政
日烽畫曰燧切知處告言之
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
爲候騎衆不敢問五月庚申官軍大破賊於

海遊鎮賊入甬溪洞

甬余隴切

戊辰官軍屯於洞

口賊出洞戰又破之賊自黃罕嶺遁去六月

甲申復入剡府中聞甬入剡復大恐式曰賊

來就擒耳命趣軍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

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

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

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

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襲甬劉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

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械送京師斬之

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公之始至軍食方急

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飢

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

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

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盡行城中無

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

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

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

皆拜曰非所及也

三年夏四月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

三日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又於禁中設

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數幸諸寺施與無度

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爲玄祖之道慈儉爲

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汲古閣

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

勝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

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

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

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從

四年春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

舒芮切

上疏

曰今西涼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奪南蠻侵軼

干戈悉在於道塗旬月以來不爲無事陛下

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
娛遊以待遠人父安未遠弗聽 三月南詔
陷交趾進寇左右江浸逼邕州桂管觀察使
鄭愚懼自言臣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
乃以康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
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八月敕以閣門使
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
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
叔一言而復封之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
玄素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
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
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五年春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
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
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

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給之走
亥切欺也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
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朝廷知之以驍衛將
軍高駢蒲眠切代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
使駢崇文之孫也世在禁軍駢頗讀書好談
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累遷右神策都虞候
党項叛將禁兵萬人戍長武屢有功遷秦州
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七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在鎮十年
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紹鼎之子都
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
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軍政歸汝努力
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隣藩勿墜吾兄之業汝
之功也言竟而薨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
敬薨軍中立其子全皞為留後咸通十二年其將韓允中
殺全皞而代之僖宗乾符元年卒其子簡代
立中和三年復為其將樂彥貞所殺彥貞自

立文德元年卒衛將羅弘信代之昭宗光化六年卒子紹威立梁太祖開平四年卒子問翰立乾化元年以楊師厚代之均王貞明元年師厚卒分爲兩鎮

高駢進

擊南詔屢破之遂圍交趾城督勵將士攻城克之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十一月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爲節度使自李涪侵擾羣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陸壯元通鑑 卷五十三 梁古閣

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八年樂工李可及善爲新聲三月上以可及爲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

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口含切杜瑋徐行健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爲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殺都將王仲陸壯元通鑑 卷五十三 梁古閣

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勛等至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置高郵岸峻而水深狹音郵屬尤邑各兖州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荻亭歷切荻屬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

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

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至徐州執崔

彥曾殺之散庫財募兵至十萬遂圍泗州表

求節鉞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徐州

行營都招討使大發諸道兵隸之以討勛承

訓奏乞沙陁三部落使朱邪赤心邪余為切本西突厥

之別部其後號為沙陁以朱邪為氏帥其眾以自隨詔許之康

承訓及崔彥曾傳

陸狀光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

柳子之西壁壘相屬徐兵分成四境城中不

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

陁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

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

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槌陁瓜切衝圍拔出承

訓賊執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

軍屢敗承訓乘勝長驅遂克徐州龐勛將兵

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承訓引步

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

鋒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

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上嘉朱邪

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度

使召見留為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

賞賚甚厚

十一年秋八月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

陸狀光通鑑

卷三

唐紀

汲古閣

翰林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

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諫官莫敢言者乃自上

言以為修短之期人之分定昨公主有疾深

軫聖慈宗劭等診療之時惟求疾愈備施方

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

狀亦可哀矜而械繫老幼三百餘人物議沸

騰道路嗟嘆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

不明之謗蓋由安不慮危忿不思難之故也
伏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覽疏不悅瞻又
與京兆尹溫璋力諫於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路巖譖劉瞻云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丙
子貶瞻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亭年切
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畋之居仍非已有却
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
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唐紀

汲古閣

十二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與韋保衡
素相表裏執傾天下既而爭權浸有隙保衡
遂短巖於上夏四月癸卯以巖同平章事充
西川節度使巖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權京
兆尹薛能巖所擢也巖謂能曰臨行煩以瓦
礫相餞能徐舉笏對曰鼎來宰相出府司無
例發人防衛巖甚慙能汾州人也

十四年春三月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

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宴駕
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
帳香舉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
珠翠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
矣秋七月上崩僖宗卽位十二月詔送
佛骨還法門寺再貶路巖爲新州刺史

右懿宗在位十四年壽年四十一

朱黼曰世之佞佛者其人品有四高明者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唐紀

汲古閣

佞浮誕愚者溺罪福久困憂患者以果報
爲實自悼愆尤者以懺悔爲真若宣宗之
立浮屠非有所左右也直以反會昌之政
而已懿宗效尤而加甚焉設講席自唱經
手錄梵夾數幸諸寺施與無度迎佛骨而
侈奉之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誠愚下無知
也相傳佛骨六十年一出而歲稔民安故
德宗正元憲宗元和懿宗咸通乃三迎之

正元之間既不獲福憲宗以次年懿宗以是年皆至不諱其報應又果安在乎

考異曰

武宗會昌元年閏九月幽州軍殺陳行泰立

張絳舊紀十月幽州雄武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言行泰慘虐請以鎮軍加討

許之是月誅行泰遂以絳知兵馬使二年

正月以絳知留後仍賜名仲武以兩人為

陸狀元通鑑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唐紀

汲古閣

一人誤也今從舊仲武傳伐叛記實錄

三年四月李德裕請討澤潞

按舊紀傳及實錄所載德裕之語皆出於伐叛記伐叛記

繫於四月劉從諫始亡之時至此君相誅

討之意已決百官集議及宰臣再議皆備

記耳德裕之言當在事初實錄置此誤也

九月以石雄代李彥佐

實錄召彥佐入奉朝

請俟罷兵日赴鎮按彥佐前已罷武寧今

又罷晉絳復赴何鎮實錄誤也

十月庚申上稱石雄良將

獻替伐叛記皆云

十月五日上言石雄破賊而實錄已已奏

到庚午對宰臣言乃是十五日恐誤

四年六月減州縣佐官一千二百一十四員

獻替記曰減得二千二員新傳曰罷二千

餘員舊柳仲郢傳曰減一千二百員今從

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唐紀

汲古閣

五年八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

會要元和

二年韓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大和

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

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六年三月辛酉立怡為皇太叔

舊紀三月一

日立為皇太叔武宗實錄云壬戌宣宗實

錄云辛酉按獻替記云自正月十三日後

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延英蓋二十一日

則宣宗見百寮也今從宣宗實錄

四月李德裕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實錄新

表傳皆云德裕自守太尉檢校司徒爲荆

南節度使按制辭皆無責降之語豈可遽

自守太尉檢校司徒今從舊紀又貞陵遺

事日上初卽位於太極殿時宰相李德裕

與行無禮及退上謂宦侍云云聽政之二

日遂出爲荆門舊德裕傳曰五年武宗上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汲古閣

徽號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

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

度使數月追復知政事宜宗卽位罷相出

爲東都留守按舊紀新表及諸書武宗朝

德裕未嘗罷免此年九月方自江陵除東

都留守舊傳謬誤今從實錄

宣宗大中元年二月白敏中排李德裕實錄

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

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

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

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令其黨人

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罷德裕留守

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按舊傳綯以大中

二年自湖州刺史入知制誥鉉以三年自

河中節度使入爲相此時未也實錄誤

十年五月韋澳爲京兆尹貞陵遺事東觀奏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唐紀

汲古閣

記皆曰帝以崔罕崔郾併敗官面除澳京

兆尹按大中制集澳代罕郾代澳云罕郾

併敗官誤也今從實錄新紀舊紀新傳耳

澳杖鄭光莊吏東觀奏記曰太后爲上言之

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

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內明日則不得矣

上入奏太后曰韋不可犯且與送錢納

却頃刻而租入今從柳玭續貞陵遺事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百十三

唐紀

僖宗惠聖恭定皇帝

諱僖懿宗第五子也初封普王咸通十四

年懿宗有疾宦官劉文浹等立為太子七

月懿宗崩太子即位年十二

乾符元年

甲午

正月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

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

陸狀元通鑑

卷百十三

汲古閣

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

上薄同切

則

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

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磴蓬實

為麵

磴五對切說文磨也古者公輸班作磴

蓄槐葉為蘘或更

衰羸亦難采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隣境今所

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

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

錢督趣甚急

趣讀曰促

動加捶撻

上止藥切

下他達切皆擊也

雖撤屋伐木屋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

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稅租之外更有他徭

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

所欠殘稅竝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

義倉亟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牙繼

以桑樵

食荏切桑實也

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

為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救從其言而有司竟

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路巖行至江陵救

陸狀元通鑑

卷百十三

汲古閣

削官爵長流儋州

儋都甘切州名

巖美姿儀囚於江

陵獄再夕須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巖

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

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

所死之處乃楊牧賜死之地也

上年少致

在臣下南牙北司

相矛楯

時允切矛謂戈矛楯者捍身蔽

目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

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

百姓流殍

被表切餓死曰殍

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

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

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

濮音卜

王仙

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

二年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

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

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

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汲古閣

關白於上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鉗其廉切以鐵有所

劫束也

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

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

郢等論訴不獲遂劫庫兵作亂行收黨眾近

萬人攻陷蘇常乘舟往來泛江入海轉掠二

州南及福建大為人患

後復為鎮遏使為劉巨容所殺

王

仙芝及其黨尚君長陷濮州曹州眾至數萬

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芝所敗冤

句人

冤於袁切句音劬邑名屬曹州

黃巢亦聚眾千餘人應

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

射喜任俠龔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

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

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羣盜浸淫剽

掠十餘州至於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

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

監軍丞加討捕及招懷

出巢本傳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汲古閣

三年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

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

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

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

東萊評曰敵國入寇諸侯稱兵與夫大將

首難皆不足以危社稷至於民起為盜則

其國未有不亡者也是以六國不能勝秦

陳勝則亡之七國不能亂漢黃巾則亡之

安祿山史思明朱泚之徒不能滅害及黃巢起而唐始亡矣其故何哉強侯悍將之爲難若我紀綱未紊人心猶存彼亦何能爲也及夫風俗奢靡上下驕侈崇宮室盛輿服嗜音酣酒女富溢尤其用度無藝而府庫之空竭不自樽節方崇獎聚斂之臣使肆爲威虐剝膚及骨以供其費耕者食不足以充其腹織者衣不足以蓋其體道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殪相望曾不加恤民九死無一生之望怨毒憤怒鋤耰荆棘羣起奮呼於是亂者四應而天下土崩矣夫如是安得不亡乎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覆舟有國者可不畏哉

鄭鑑曰漢之末宦官執盛而黨錮禍起不旋踵而黃巾反黃巾既破而漢亡唐之末宦官執盛而衣冠道喪不旋踵而王仙芝

與黃巢俱反二賊既破而唐以亡二者之禍起於宦官若合符契此萬世之龜鏡也

五年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蠭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衆然李振武功大官高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北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待之克用遂帥其衆趣雲州行收兵二月至城下衆且萬人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爲防禦留後械文楚等五人送之克用令軍士丹而

食之

門音寡割也

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

敕命朝廷不許招討使曾元裕大破王仙

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

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

歸之推巢爲主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

官屬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

有功補石鏡鎮將是歲曹師雄寇掠二浙杭

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

陸衆元通鑑

陸衆元通鑑

陸衆元通鑑

孟安等各爲之都將號杭州八都昌爲之長

臨安人錢鏐

力求切

以驍勇事昌以功爲石鏡

都知兵馬使

六年春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繼

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舉師鐸等

數十人巢遂趣廣南冬黃巢在嶺南士卒

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

事巢從之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山南東道

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最

知領切

合兵屯荊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

設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

破賊衆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

巢與尚讓收餘衆度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

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存撫

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

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由是賊執復振

陸衆元通鑑

陸衆元通鑑

陸衆元通鑑

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巨容本傳

廣明元年春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

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

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

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尤

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堵曰朕若應擊毬進

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

恐陛下不免駸放上笑而已 度支以用度

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救借其半鹽鐵

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

富戶胡商未耳乃止 三月以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鄭從讜充河東節度使康傳圭既死

傳圭鎮河東專事威刑軍亂為衆所殺 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

鎮之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為

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汲古閣

為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

為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為推官時人謂

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龜崇魯政會之

七世孫也時承晉陽新亂之後日有殺掠從

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者

從讜輒先覺而誅之奸猾惕息 淮南節度

使高駢遣大將張璘等擊黃巢屢捷門下侍

郎平章事盧攜奏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

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士客之

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荷之 田叛臣駢本傳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兵執

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

為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

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

復制必為中原大患駢自度力不能制遂稱

風痺 必至切 不後出戰 李國昌與克用及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唐紀 汲古閣

宗族北入達靼克用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

鞭木葉或懸鍼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

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

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

子若赦吾罪當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

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 十一月

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弓弩手守潼關以

張承範王師會趙珂等相策應丁卯黃巢陷

東都畱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宴然乙亥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是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至是多雇病坊貧人代行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無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守將齊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一

唐紀十一

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誼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院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徒登切茂密如織一夕踐爲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餽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闕開禁院臣之失

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關關上兵皆潰甲申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二

唐紀十二

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黃巢遂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爲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但安居毋恐巢館於田令孜第其徒爲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

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

范祖禹唐鑑曰揚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先王患德之不達於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惠澤下吏猶或不能究宣而況君爲聚斂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蓋怨

陸梁元通鑑

陸梁元通鑑

陸梁元通鑑

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爲吏而使民愛之如父母則愛其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讐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

上趣駱谷

上盧各切下音欲在盤屋

鳳翔節度使鄭畋謁

上於道次請車駕畱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隣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

澁色入切不滑也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傳

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

壬辰巢卽皇帝位國號大齊改元金統

巢本傳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執方

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

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

上方遇切又蒲北切倒也斃傷

其面斃側救切并斃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會巢使

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之宴樂奏將佐

陸梁元通鑑

陸梁元通鑑

陸梁元通鑑

以下皆哭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

賊授首無日矣乃完城塹繕器械

胡介切有盛曰器械無

盛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隣道皆許

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

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

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畋本傳

河中

節度使王重榮先降黃巢巢遣使調發不已

吏民不勝其苦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

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不如拒之衆以爲然乃殺巢使者舉兵固守巢遣朱溫等擊重榮重榮與戰大破之時從兵浸多興元儲侍不豐儲陳如切侍文里切猶蓄積也田令孜勸上幸成都上從之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黃巢遣其將王暉齋詔召鄭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丁丑車駕至成都館於府舍黃巢以

陸壯元通鑑

卷三十五

唐紀五

朱溫爲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陷之執刺史趙戎因戍鄧州以扼荆襄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坡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有書尚書省門爲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

之大索城中能爲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羣臣追從車駕者稍稍

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忻悅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

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

陸壯元通鑑

卷三十六

唐紀六

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未幾鳳翔司馬李昌言作亂畋奔行在而薨畋本傳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卽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

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瀝浪秋切以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遛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

陸衆元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郾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瘡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脅腸出線縫復戰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吮粗充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適廣陵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

陸衆元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墓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至丁酉乃止

二年三月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爲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 初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稍加信任用之

陸衆光通鑑

卷九

唐紀

梁古關

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其蠱惑駢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王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爲理公善遇之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爲神補鹽鐵劇職殷病風疽瘡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用之自謂潘溪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

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爲欺罔駢不之寤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爲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口不敢言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 五月加淮南

陸衆光通鑑

卷九

唐紀

梁古關

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 六月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各聚衆數千人以應阡能楊行遷等與之戰數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西川節度使陳敬瑄須綠切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日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

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爲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臣敬瑄傳

黃巢

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不報溫見巢兵執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

謝曉

徒紅切

勸溫歸國九月溫殺其監軍嚴實

舉州降諸道行營都統王鐸承制以溫爲同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

華節度使未幾賜名全忠

五代史太祖紀

黃巢

兵執尚彊河中畱後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國之志誠以朝旨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趣

河中旣能黨愈熾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旣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旣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詞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怒汝曹皆良人爲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唐紀

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旣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遂遣之仁厚引兵至旣能寨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旣能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無所控訴自譟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仁

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鷄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黑故謂之鷄軍

三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 二月李克用進軍乾陀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衆屯於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衆大敗三月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唐紀

克用進軍渭橋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四月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執最彊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克用爲河東節度使 六月黃巢圍陳州立宮室百司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

人爲糧生投於碓磑并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春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宣武節

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則驕軍難制外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唐紀

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爲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令孜惡之復恭因稱疾歸藍田

四年春三月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犇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

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以救之五月黃巢聞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克用追及巢於中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眾降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就置酒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算罷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唐紀

酒從者皆霑醉全忠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親兵辭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克用登尉氏門絕城得出絕馳有切繩所絕也三年四年諸事並出五代史唐紀梁紀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

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爲子名回鶻胡骨切卽回紇也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六月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眾殆盡走至狼虎谷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以降秋七月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使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唐紀

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恃皆無所稟畏矣

五代史
後唐紀

田令孜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

光啓元年春二月車駕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凄然不樂時朝廷號令所在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稱

帝於蔡州置百官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爲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右補闕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唐紀

汲古閣

常濟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竝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乃貶濟萬州司戶尋賜死

范祖禹唐鑑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濟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

無敢言者唐亡之兆亦已著矣何必天變彗孛之爲妖乎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爲墟也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爲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唐紀

汲古閣

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資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已者輒圖之五

陸肅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月令孜徙重榮爲泰寧節度使以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爲田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節度使朱玫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如先除君側

陸肅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之惡退擒全忠易矣克用引兵赴之表請誅令孜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京兆尹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爲亂兵焚掠無子遺矣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

陸肅元通鑑

卷五

唐紀

汲古閣

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引兵追逼乘輿上發寶雞留楊晟時正切守散關時軍民雜揉鋒鏑縱橫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長驅進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煊於云於問二切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爲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出官者令孜及重榮朱玫傳三月車駕至興元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乃奉襄王煊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

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於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卽聽命遣使請討朱玫以自贖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璩等勸進於襄王煊十月煊卽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爲太上元皇聖帝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鏐

唐紀三十一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汝鏐曰然不取終爲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

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徒耐切浙

東將鮑君福帥衆降之鏐與浙軍戰屢破之

進屯豐山昌以鏐知杭州事楊復恭傳檄

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攻

將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玫與其下謀曰

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

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甲寅行瑜自

鳳州擅引兵歸京師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爲迎奉執煊殺之詔以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以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

杭州刺史昌徙鎮越州削奪三州都監田

陸狀元通鑑

唐紀三十二

唐紀三十二

令孜官爵長流端州山南西道節度使楊

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

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

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

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

葭萌四戰之地葭音家萌音音難以久安閬

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

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

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公嘉陵江而下襲
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
招納亡命軍執益盛守亮不能制 四月高
駢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
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爲所誅師鐸自以黃
巢降將常自危起兵誅用之辛亥師鐸兵奄
至廣陵城下城陷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丙
寅師鐸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唐紀三十三 汲古閣

州詔以扈駕都將李茂貞爲隴州招討使以
討昌符 茂貞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初東都經黃巢
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殘
暴僅存壞垣而已張全義初爲河南尹白骨
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
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
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仍給一旗
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墟落中植旗張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唐紀三十四 汲古閣

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笞
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
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
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
上紆勿切茂也 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
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
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
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

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

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

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繭吉典切有田荒

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隣

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

釋之於是隣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

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五代史本傳八月李

茂貞斬李昌符滅其族詔以茂貞充鳳翔節

陸狀元通鑑唐紀三十五 汲古閣

度使 九月高駢在道院無食至然木像鬻

革帶食之甲戌秦彥殺駢并其子弟甥姪無

少長皆死同坎瘞之十月楊行密圍廣陵且

半年城中無食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

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外圍益急彥師鐸出

奔東塘行密如城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

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自稱淮南

留後腰斬用之怨家剝裂立盡竝誅其族黨

文德元年正月以朱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

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二月全

忠奏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 上不豫已丑

至長安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旣 巳亥

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

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

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國軍事右

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居少

陸狀元通鑑唐紀三十五 汲古閣

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於靈符殿

遣制太弟傑更名敏昭宗卽位體貌明粹有

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

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

始中外忻忻焉 夏四月孫儒襲揚州克之

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

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爲進取之計從之

詔以郭禹爲荆南留後荆南兵荒之餘止有

一十七家禹勵精爲治撫集凋殘通商務農
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
養民爲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
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
郭出成汭及五代史韓建傳朱全忠大發兵擊秦宗權
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克北關門宗權退守
中州全忠分諸將爲二十八寨以環之

右僖宗在位十五年壽年二十七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七

唐紀
汲古閣

考異曰

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王仙芝起長垣

寶錄

二年五月仙芝反於長垣按續寶運錄濮

州賊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

內諸募都統傳檄諸道檄末稱乾符二年

正月三日則仙芝起必在二年前今置於

歲末

二年前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

續寶運錄口上

是年十五歲中朝故事曰僖宗皇帝以咸
通三年降誕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卽位年
十二按舊紀亦云僖宗咸通三年五月八
日生於東內卽位年十二今從之

三年七月宋威擊王仙芝破之

實錄去年十

二月宋威自青州與副使曹全最進軍擊

王仙芝仙芝敗走按仙芝若以去年十二

月敗走中間半年豈能靜處蓋實因威除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唐紀
汲古閣

招討使連言之其實仙芝敗在此月不在

十二月也

五年二月黃巢敗元王霸

續寶運錄乾符元

年黃巢聚衆於會稽反建元曰王霸元年

舊傳先是尚君長弟讓以兄見誅率衆入

查牙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依

讓月餘衆至數萬陷汝州虜刺史王鐐大

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爲所敗其衆十餘萬

尚讓乃與羣盜推巢為主曰衝天大將軍
仍署官屬藩鎮不能制新傳曰尚君長弟
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主號衝天大
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
掠淮南建元王霸今從之

廣明元年十一月上趣駱谷鄭畋謁於道次

續實運錄戊子帝至駱谷水驛乃下詔
與牛顓楊師立陳敬瑄云今月七日已次

陸狀元通鑑

李皇唐紀

涿古閣

駱谷水驛按此月庚辰朔戊子九日而
詔云七日九誤爲七也實錄辛卯車駕次
鳳翔鄭畋候謁於路舊畋傳云候駕於斜
谷新紀辛卯次鳳翔丁酉至興元按甲申
上離長安辛卯始次鳳翔太緩丁酉已至
興元太速又路出駱谷則不過鳳翔及斜
谷蓋車駕涉鳳翔之境而畋往見耳非鳳
翔與斜谷也實錄賊以數萬衆西追車駕

而不言追不及又不言爲誰所拒而還諸
書皆無之今不取

中和二年三月旣能爲盜

張彭錦里耆舊傳

作千能句延慶錦里耆舊傳作旣能續實
運錄作玓能實錄新傳作旣能按北夢瑣
言安仁土豪旣能注云姓某無此蓋西南
夷之種今從之

四年五月全忠攻克李克用於上原驛

梁太祖

陸狀元通鑑

李皇唐紀

涿古閣

編遺錄甲戌并帥自曹南旋師上出封丘
門迎勞之克用堅請入州內上初止之乃
於門外陳設次舍將安泊之克用不諾因
縱蕃騎突入馳至上原驛旣不可遏上乃
與之並轡送至驛亭是日晚備宴宴罷復
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酣使氣廣須樂妓
頗恣無厭之欲又以醜言陵侮於上時蕃
將皆被甲胄以衛克用上旣甚不懽遽起

圖之遂令都將楊彥洪潛率甲士入驛戮之時夜將半克用沈醉忽大雷雨暴至克用不覺近侍人乃滅燭推於床下藏之蕃戎與我師鬪戰移時方敗楊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黑克用遇一卒背負登尉氏門因得懸縋而出乘牛行數里以投其衆餘親衛數百人皆勦之其後克用至太原以是事表訴於唐帝蒲帥亦繼馳書請上

陸梁光通鑑

陸梁光通鑑

陸梁光通鑑

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後唐武皇紀曰班師過汴汴帥迎勞於封禪寺請武皇休於府第乃館於上原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敘破賊事以爲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攻傳舍按全忠是時兵力尚微天下所與爲敵者非特惠克用一人而借使殺之不能併其軍奪其地也蓋克用恃功語或輕慢全忠出於一時之忿耳今從

陸梁光通鑑

陸梁光通鑑

陸梁光通鑑

光啓元年三月秦宗權稱帝

舊宗權傳但云

巢賊既誅僭稱帝號實錄明年十月襄王卽位宗權已稱帝不從新舊紀皆無之不知宗權以何年月稱帝今日時傳爲都統書之

二年正月上發寶雞王建前驅

毛文錫王建

紀事云光啓二年正月辛巳車駕次陳倉
二月辛亥朱玫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號
縣三月甲午將移幸梁洋以上爲清道斬
斫使戊戌郊師至石鼻已亥石鼻不守庚
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引今但取其事
不取其月日

文德元年三月立壽王傑爲皇太弟

唐年補

錄僖宗御樓後不豫暴崩楊復恭等祕喪

陸狀元通鑑

卷百十三

汲古閣

不發時十六宅諸王從行乃於六宅中推

帝爲監國帝之上有盛王儀王皆懿宗之

子帝居六宅之第三人舊紀羣臣以吉王

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之唯楊復恭請

以壽王監國按昭宗懿宗第七子吉王保

第六新舊傳懿宗八子無盛王儀王今從

舊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百十三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百十四

唐紀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

諱敏懿宗第七子也功封壽王文德元年

僖宗疾大漸中官楊復恭請立壽王爲皇

太弟三月僖宗崩太弟卽位

龍紀元年

已酉

春正月蔡將郭璠送秦密權於

汴二月朱全忠送宗權至京師斬於獨柳全

陸狀元通鑑

卷百十四

汲古閣

忠旣克蔡州軍執益盛十一月上改名

上將祀園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襍衫侍從

襍衫桂切

僖宗之世已具襦笏至是又令有

司製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爲不可上

出手扎論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

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劔珮侍祀

已西祠園丘赦天下上在藩邸

丁禮切

素疾宦

官及卽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不法上

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
大中故事抑宦者權 朱全忠求領鹽鐵孔
緯獨執以爲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
非與兵不可全忠乃止

大順元年春二月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
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
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河東軍多叛降
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夏四月赫連

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
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
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
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
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
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已任每
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濬
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

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
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
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
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
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
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
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
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濬欲
倚外執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
陀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
不能制今兩河藩鎮皆請討之此千載一時
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
悔無及孔緯曰濬言是也上曰克用有興復
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
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
也上以二相言叶僂僂從之曰

僂僂盡切
爾雅也

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月詔削奪克用

官爵屬籍上殊王切附也下秦昔切以濬為

河東行營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

之壬子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上芳

無切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更名義成軍曰

宣義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節度使全忠以

方有事徐揚徵兵遣戍殊為遠濶乃辭宣義

請以胡真為節度使從之然兵賦出入皆制

陸狀无通鑑參舊唐紀 叙古剛

於全忠一如巡屬及胡真入為統軍竟以全

忠為兩鎮節度使罷淮南不領焉 秋八月

孫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

子西谷中類師古曰長讀曰長短之長今俗為長幼之長非也潞州之縣揆

建牙杖節褻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擒

之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

以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

分也豈能復事鎮使耶克用怒命以鋸鋸之

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

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 冬十

月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於汾州李克用遣

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鎮國節度使韓

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

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

禁軍自潰河東兵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

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

陸狀无通鑑參舊唐紀 叙古剛

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建自含口遁去失

亡殆盡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冤

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麗勛翦黃巢黜

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

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朝廷當貼危之時

帖丁念切則譽臣為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

則罵臣為戎羯胡夷羯居謁切說文羊段況

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

之弱而後取之邪表至濟已敗朝廷震恐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濟至晉州全忠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從中沮之故濟軍望風自潰

二年春正月制以孔緯爲荆南節度使張濟爲鄂岳觀察使再貶緯均州刺史濟連州刺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唐紀

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再貶張濟繡州司戶

並出濟傳及五

代史後

唐紀 三月以王師範爲平盧節度使師

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令不敢當師範命客將挾持令坐於聽事自稱百姓王師範拜之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八月王建攻西川陳敬瑄開城迎之建入城自

稱西川留後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建旣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景福元年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六月行密聞儒疾瘡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行密將田頌

紆倫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唐紀

行密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楊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隣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

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苦苦推

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鞞取其

金

鞞雖由切說文馬紂也

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

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

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

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

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

復承平之舊

出行密傳

初邢洛磁州留後李存

隆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八

唐紀

源古閣

孝與李存信俱為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

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

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存

孝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

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詔以存孝為邢洛磁

節度使宣明曆浸差太子少詹事邊岡造

新曆成十二月上之命曰景福崇玄曆

穆宗時以舊曆世續緒必更曆紀乃詔日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至昭宗時以曆數漸差詔太子少

詹事邊岡與司天少監胡秀林等改治新曆賜名崇玄

二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鎮興

元詔以茂貞為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

徐彥若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園二州隸武

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以渝州刺

史柳玘

蒲眠切

為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

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玘為御史大

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故久謫於外玘嘗

隆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八

唐紀

源古閣

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

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

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

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

小有疵類

上才支切玉病也下盧對切絳節也

眾皆指之此其

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空加勤行空

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田玘本傳

幽州將劉仁恭

討平成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奉仁恭為

帥還攻幽州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仁恭奔
河東李克用厚待之 李茂貞恃功驕橫上
表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命太尉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
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以爲
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
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
藥弗瞑眩上莫通切下絃通切困極也厥疾弗瘳朕不能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敬宗 貶古朗
甘心爲屏懦之主惜愔度日情惛切坐視陵夷
卿但爲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
以責卿讓能曰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
顧時有所未可執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
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弭母規切止也
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
畫調度月餘不歸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爲京
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錡火外切副之九月

以錢鏐爲鎮海節度使乙亥覃王嗣周帥禁
軍三萬軍於興平李茂貞約邠寧節度使王
行瑜合兵進六萬軍於盤屋以拒之盤張流切屋附
栗切山曲曰盤水曲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
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
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
進攻三橋京師大震茂貞陳於臨旱驛表杜
讓能罪請誅之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尋賜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敬宗 貶古朗
自盡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爲司徒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爲戶部侍郎同平
章事胤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
故得爲相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復以
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
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邠隴秦等
十五州之地
乾寧元年春二月以右散騎常侍鄭綰康禮切

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繁好談諧

議戲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為有所蘊

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

繁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繁

吏曰特出聖意繁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

賀客至繁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

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出繁本傳三月邢州

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

陸崇光通鑑

象主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

而從仇讐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

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

罪曰兒初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克用

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亦存

信教汝乎囚之歸於晉陽車裂於牙門存孝

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所

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架獨舞鐵槌陷陣

萬人辟易

辟頻易切易夷蓋切每以二馬自

隨馬稍乏就陣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

才既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旬日

八月李

茂貞獻楊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事之由云承

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

吾以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

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冬十月劉仁恭數

獻策於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分

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盧龍節度使

李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十一月

大舉兵攻匡籌匡籌挈其族奔滄州義昌節

度使盧彥威殺之盡俘其眾克用進軍幽州

表劉仁恭為盧龍畱後引兵復還晉陽

是

歲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上民

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

崇龜召補右都押牙未幾表為封州刺史

元年以賂結木全忠得為清海節度使 義勝節度使董昌為

政苛虐於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由是朝廷以為忠寵命相繼昌求為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我累年貢獻無算而惜一越王邪有諂之者曰王為越王楊若為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世將變競相帥填門喧譟請昌為帝昌大喜

二年春二月董昌即皇帝位自稱大越羅平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紀古

國改元順天移書錢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懊悔尚可及也昌不聽 楊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璠行密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以賜其將徐溫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溫以是愛之使掌家

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五代史南唐世家

上以郊畿多盜至有踰垣

入宮或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已交章論諫上不得已夏四月下詔悉罷之 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

鏐討之 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紀古

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郃陽鎮郃音合縣名屬同州詩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邠在郃之陽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珂丘何切珙居容切居勇二切爭河中行瑜建及李茂貞皆為珙請不能得恥之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人入朝甲子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

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俟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籠述入朝之山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乃還鎮

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七

唐紀七

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行瑜弟行實時爲左軍指揮使請車駕幸邠州上不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或傳行瑜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爲所迫出啓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上遣趣李克用令進兵克用遂發河中八月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

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已丑克用進軍渭橋李茂貞懼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於是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十二月行瑜兵敗走入邠州遣使請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七

唐紀七

三年五月錢鏐等克越州斬董昌傳首闕庭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疎表章驕慢秋七月茂貞進逼京師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奉表請幸華州上從之茂貞遂入

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俱盡

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

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

平上以爲然以朴爲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

朴爲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行

論及五代史冬十月錢鏐命兩浙吏民上

表請以錢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鏐

爲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

陸狀元通鑑唐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吳市關

四年春正月韓建惡諸王典兵秦防城將張

行思等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

劫車駕幸河中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

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

兵預政上不得已詔諸王歸十六宅其甲兵

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

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垂

無偏無黨之道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

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爲節度留成兵

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

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欲與

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

入寇須兵捍禦請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

趣之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

仁恭抵書於地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戍

陸狀元通鑑唐紀十九 卷一百一十九 吳市關

將遁逃獲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不

克 武威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爲觀察副使

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命審

知知軍府事十二月潮薨審知自稱福建留

後表於朝廷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

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卽位未幾明習國家

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

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海表之國莫

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切迫也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光化元年春韓建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為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敬思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視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三月朱全忠遣副使韋震入奏事求兼鎮天平朝廷未之許震力爭之朝廷不得已以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三鎮節度使全忠以震為天平留後以前台州刺史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内七州皆為楊行密等所據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姚彥章勸殷以李瓊及秦彥暉為將未幾盡復嶺北之

地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隣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奔魏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為義昌監後仁恭兵執益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為守文請旌節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苑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為累章見拒為吾言之其悻慢如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此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八月車駕發華州至長安上欲藩鎮相與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平為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

三年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泣狀无遺。胤乃請上曰：「王搏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遣朱全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復以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貶搏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修長流愛州，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執震中。」

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修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謀廢立。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季述謂崔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爲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上在乞巧樓，季述先伏將士千人於門外，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入，宣化門上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亦。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乃扶上與

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嬪有九嬪九

御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槌畫地數上曰某時

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

乃手鎖其門鎔鐵銅之上音固鎔塞之也遣左軍副

使李師虔將兵圍之穴墻以通飲食季述等

矯詔令太子裕監國迎太子入宮辛卯矯詔

令太子嗣位以上為太上皇崔胤密致書朱

全忠使與兵圖返正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

陸飛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張古剛

南還十二月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

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會遣

佐議之天平節度副使李振曰王室有難此

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

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

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

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阿於何切劍名楚有龍泉太阿全

忠大悟即囚希度遣振如京師訶事左神策

指揮使孫德昭自劉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

平憤房吻切慙也悅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

子踐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

密以胤意說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

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

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孫德昭擒

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

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

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

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

師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挺所斃薛齊偓赴

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

弘為左右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出

及宦者季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上曰裕

幼弱為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為

德王朱全忠聞劉季述等誅由是益重李振

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來朝進爵岐王

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

患

肘腋切臂節也腋夾益切腋也在肘後

欲以外兵制之諷茂

貞畱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左諫議大夫韓

偓曰畱此兵則國家兩危不畱則國家兩安

胤不從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

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

陸狀无通鑑

卷一百一十六

唐紀

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

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訶察

其事盡得胤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

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

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誼譟訴胤

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

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

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遣

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

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

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爲他人

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十月大舉兵發

大梁 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至東都京

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

闕前寂無人十一月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

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

陸狀无通鑑

卷一百一十七

唐紀

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

上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

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上不

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上馬慟哭聲

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車駕遂至鳳

翔 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

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

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

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論上屢詔全忠
鎮全忠乃拜表奉辭

二年三月賜楊行密爵吳王以討朱全忠六
月全忠復進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
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
也遂爲五寨環之十一月朱全忠攻鳳翔

日久城中食盡死者不可勝計茂貞出戰累

敗儲特已竭儲陳如切特丈里切猶蓄積也上乃召李茂貞

陸狀元通鑑唐紀卷二十九 肅古關

等議與全忠和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

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收全誨

等斬之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爲左軍中尉宣

徽南院使仇承坦爲右軍中尉遣使囊全誨

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鼎來脅留車駕

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

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全忠遣

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甲寅鳳翔始啓城

門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

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

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已入長安崔胤

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

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爲左右神

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三千人爲

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其

陸狀元通鑑唐紀卷二十九 肅古關

爲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

鬻獄上余六切賣也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

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

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

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

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

其出使方外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

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上怒可範等或無

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

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

六軍十二衛事並出胤及宦者全海及五代史梁紀李茂貞韓建等傳

臣光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

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

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

有性識儼利上呼緣切詩云揖我謂語言我儼兮儼利也又慧也

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 漢古廟

斥之患使令則有稱應之効應詰切自非

一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

日以事明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

請有賄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

移於過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說文不流

也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

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

官最名驕橫胡孟切不然皆假人主之權

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

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

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許偉切如唐世者

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

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

明皇始墮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

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 漢古廟

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

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

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

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上其季切代宗踐

祚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

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

如奴虜是以來填他旬切入朝遇讒賜死吐

蕃深侵郊甸匪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

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

不保丘壘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勲庸

更爲叛亂德宗卽位頗振綱紀宦官稍紬

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渾瑊胡昆切

按鐵勒諸部傳渾瑊釋之子也爲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

竇文場霍仙鳴爲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大

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

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竇曆狎暱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羣小劉克明與蘇佐明爲逆其後絳王及

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爲宦官所立執益

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

述韓全誨爲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

子爲門生根深蒂固計切疾成膏肓不可

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

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爲反受其殃況李訓

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誦詐之謀翦累

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

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

酒瘖於金切飲泣吞氣自比赧獻赧女板切周貞

王之字也諡法云無赧然曰赧謂應恥之稱也不亦悲乎以宣宗

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

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

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闕

兩幸梁益皆令孩所爲也昭宗不勝其恥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所行不由其

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

之執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

心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素上

何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

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

丹羅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上去久丘戚

乾王侯斃踣於飢寒踣蕭墨切然後

陸贄元龜

卷一百一十五

陸贄

也字或從門按春秋傳寺人披杜預注云本作侍人披

自三王之世

蠹害蒸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

寺時吏切奄官

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

慎其始哉此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

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

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

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

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子遺而

載於詩禮所以謹閭閻之禁

閭音圭閭土易切閭中小

門一曰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

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眾之辭賞呂彊之

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

上母婢切

也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

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

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

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

陸贄元龜

卷一百一十五

陸贄

斯之謂矣

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

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

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

說文作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

淺切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

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

陸贄元龜

卷一百一十五

陸贄

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

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禪

魚姓也及致仕嚴遵美為李克用劉仁恭楊

禮音因行密王建所匿得全二月上議褒崇朱全

忠欲以皇子為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

崔胤請以輝王祚為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

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請之乃以祚為諸道兵

馬元帥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

為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

恣天子言之朝臣刑賞繫其愛憎

外長之重足一迹 八月加西川節度使西

平王建守司初進爵蜀王 初崔胤假朱

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

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

外雖親厚私心漸異全忠疑之

天祐元年春正月全忠密表胤專權亂國離

陸贄无通鑑卷三十一 唐紀 漢市關

間君臣并其黨鄭元規陳班等皆誅之 初

上在華州朱全忠屢表上遷都洛陽上雖不

許全忠常令東都畱守張全義繕修宮室丁

巳上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

邠岐兵逼畿甸上渠希切天子千里地曰畿下堂練切書曰五百里甸服

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巳得全忠移書

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

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

至此老幼繼屬上舉兩切下之欲切繼索月也屬聯也若繩索之相屬

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

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

取其材浮渭汾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

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

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

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

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

陸贄无通鑑卷三十一 唐紀 漢市關

襟左右莫能仰視 二月乙亥車駕至陝以

東都宮室未成駐畱於陝丙子全忠自河中

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

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三月上遣間使以

綢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

滑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所幽閉詔

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 夏四月朱

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

繼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
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
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
丁酉車駕發陝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
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
而東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
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於衣
既切服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
之也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八

唐紀八

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 鎮海鎮東
節度使錢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
為之言於執政乃封吳王 六月李茂貞王
建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引兵自大梁
西討茂貞等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
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主淵涓
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
爭執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

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
和親結為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場
有事則規其機事觀釁而動釁訓釁切隙也亦作釁可
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彊悍之名
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
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王建
賦歛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
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九

唐紀九

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 初朱全
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
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
豈可復畱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
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
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
沈飲上持林切沈酒於酒也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
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

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氏姓也琮祖宗切八月壬寅帝在椒殿上即前切亦稱椒房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源古閣

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出五代後梁紀及玄暉傳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請討賊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尋賊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源古閣

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亂臣賊子曾莫懲與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

右昭宗在位十五年壽年三十八

昭宣光烈孝皇帝 先諡曰哀帝

諱祝昭宗第九子也朱全忠以弑昭宗以帝年幼矯詔立為皇太子天祐元年八月即帝位

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朱全忠使蔣玄暉邀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二 漢市開

昭宗諸子德王裕棟王祐 祐利 虔王禊沂王

禋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禎 禎之人 瓊王

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三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充靜海

節度使裴樞為左僕射崔遠為右僕射並罷

政事初柳璨 拿按 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

巧輕佻 吐彫切爾雅 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

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

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傳 朝廷範

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

範勲臣幸有方鎮何籍樂卿恐非元帥之旨

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

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

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

五月彗星長竟天 彗徐醉切妖星 占者曰君臣俱災

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三 漢市開

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 上胡孟切 怨望腹非

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王欲圖

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

全忠以為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為刺

史陸展王溥趙崇王贊皆為司戶自餘或門

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

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虛日

搢紳為之一空 搢音晉搢也紳音中大帶也搢紳之士搢笏垂胸也 未

幾再貶裴樞爲瀧州司戶獨孤損爲瓊州司戶崔遠爲白州司戶六月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樞柳裴樂等

樂等

十一月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汲古閣

封大國加九錫殊禮

一日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

納陛六曰虎背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鉞

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

部尚書裴迥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玄暉懼自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間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

天子耶 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其

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弘

農郡王 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

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

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

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爲相國總百揆以

宣武宣義等二十一道爲魏國進封魏王仍

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月甲午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四十五

汲古閣

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

也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

玄暉張廷範朝夕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

泣遣宮人阿秋阿虔達意玄暉語以他日傳

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

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

爲誓期與復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等

繫河南獄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

之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追削爲凶逆百姓王殷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已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於積善宮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甲寅斬柳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三年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患欲先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六

唐紀

取滄州引兵發大梁九月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穉孺之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於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徒濫切食也亦作啖十月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

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執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七

唐紀

我則可以拓境上捷各切開也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閏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以潞州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

右昭宣帝在位三年壽年十七

唐二十帝又女主一共二百八十九年

起戊寅終丙寅

范祖禹唐鑑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人心歸而悅之則王離而去之則亡故凡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君人者勤於德以待天下之歸而已至於後世有天下者其德不足而以執力劫持之天下之人非心服也力不能勝也故天下易離然而漢唐之有天下也除其暴亂而

陸狀无通鑑

卷四十八

漢古關

代之以寬人心悅而從之故其享天下皆長久雖不足以三代亦其次也魏之代漢非由積德故天下不服分而爲三數十年而亡若朱全忠之篡唐又不足以及曹氏直爲盜賊而已矣言之可醜豈足道哉然唐之所以亡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故舉其大略而著之

溫公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

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遂

降李密係建德擒世充芟武周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爲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爲君子呻吟轉爲謳歌飲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係頸闕廷海北之濱悉爲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野喪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縉紳迹其本原有自來矣中宗久罹憂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糞土之塲安可朽也睿宗鑑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議有斷再清內難開元之

陸狀无通鑑

卷四十九

漢古關

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浸淫於貞觀之風矣及其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讒諛竝進以遊娛爲良謀以聲色爲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爲方虎癘疽結於心腹而不寤豺狼遁於藩籬而不知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廟堂執轍而心醉

陸狀无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猛將望塵而束手腥膻汙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播蕩生民塗地禍亂竝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間干戈爛熳而不息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羣帥翦除兇醜使大河南北復爲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

足以燭理鼎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用回紇之衆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惑於張后不能庇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光弼不得入朝慙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爲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

陸狀无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爲之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鉞使強暴縱橫下陵上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宗之爲也德宗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情淺資性猜愎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斂繁重果於誅殺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困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

拜於賊廷鋒鏑集於黃屋尚賴陸贄盡心
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惡
還奉宗社自是之後消剛爲柔方圓爲方
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於祖考矣順宗不
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
稷足爲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
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議論輻奏而
不爲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爲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唐古閣

懼卒能取靈夏清劔南誅浙西俘澤潞平
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
狼顧鼠拱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
一旦廓然矣而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
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旣平之緒授任非材
爲謀不臧使匣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網
中之魚自脫躍於深淵元和之功於茲墜
矣寶曆輕易荒縱自貽顛覆文宗優游不

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
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遠委任能臣克上
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享國日淺功業
未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祚人之
情僞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
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俗順軌求
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懿宗驕奢無度
賊虐不忌輔弼之任委於嬖寵四海之財
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
於茲決矣且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藩
主跋扈如羸病之人以糜粥養之猶恐
不濟又況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
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
蒿塞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
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唐古閣

考異曰

昭宗龍紀元年二月斬宗權

舊紀二月已丑

漳州行軍司馬李璠監送宗權并妻趙氏以獻斬於獨柳實錄三月全忠獻宗權斬於獨柳新紀二月戊辰朱全忠俘宗權以獻已丑宗權伏誅按宗權正月離汴不應三月始至長安戊辰獻俘不應已丑始伏誅故但云二月

景福二年九月錢鏐為鎮海節度使

今年五

陸狀元通鑑

陸

唐紀

源古開

月以李延為鎮海節度使今赴鎮今復除鏐者按是時安仁義已據潤州又孫惟晟除荆南時成內已據荆南二人安得赴鎮蓋但欲罷其軍權其實不至鎮而返耳實錄云仍徙鎮海軍額於杭州按吳越備史是歲鏐初除鎮海節度使猶領潤州刺史至光化元年始移鎮海軍於杭州實錄誤也

乾寧元年二月鄭綮同平章事

舊傳云光化

初為相恐誤北夢瑣言曰綮雖有名無廊廟之望嘗與廬州吳王楊行密為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答責之然其懦懦清慎弘農常重之昭宗時吳王維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因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却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諡號中加陸狀元通鑑陸唐紀源古開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按明年李克用舉兵至渭北綮已罷相今從實錄新紀

三月李克用誅李存孝

太祖紀年錄先獲汴

將鄧筠安康八軍吏劉藕子潞州所俘供奉官韓歸範皆與存孝連坐同日誅之驍將薛阿撞懼自刺按舊紀克用擒歸範尋遣歸因附表訴策不聞復往晉陽也薛居

正五代史鄧季筠傳後復自邢州逃歸汴
紀年錄誤也存孝傳曰武皇出井陘將逼
真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
先獲汴將安康八耳

二年二月辛卯董昌卽帝位

吳越備史云癸

卯昌僭號按會稽錄昌自云應免子之議
欲以二月二日僭號取卯月卯日也而實

錄長曆皆云二月巳丑朔非當時曆誤卽

陸衆元通鑑

卷五十六

唐紀

今日曆誤要之昌必以二月辛卯日僭號

八月克用遣子存勗詣行在

實錄作存貞據

後唐實錄辭居正五代史莊宗未嘗名存

貞實錄蓋誤

三年八月朱朴同平章事

舊傳曰朴腐儒木

強無他才伎道士許崑士出入禁中嘗依

朴爲姦利從容上前薦朴有經濟才昭宗

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卽日拜平章事在中

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爲笑端唐補紀

曰朴亦有文詞託識諸王下吏人以通意

旨言于今宰相皆非時才致令宗社不安

頻有順動若使朴在相位月餘能致太平

諸王以爲然乃奏天聽翼日宣喚顧問機

宜便入中書令參知政事諸相座愕然莫

測聽其籌議經四五月並無所聞遂貶出

嶺外按朴雖庸鄙恐不至如舊傳所云唐

陸衆元通鑑

卷五十七

唐紀

補文亦悉得之舊聞非詳實今從新傳

光化三年十一月庚寅劉季述等廢立

按此

月乙酉朔巳丑五日庚寅六日也廢立之

日舊紀云庚寅舊宦者傳唐年補紀皆云

六日無云五日者而實錄新紀云巳丑誤

也唐太祖紀年錄先云六日後云七日尤

誤也崔胤所恃者昭宗耳季述議廢立安

肯卽從之補錄紀年錄云脅之以兵是也

唐補紀云皇后穴牆取太子又云令

告大臣與社稷為主又云后白軍容令聖

上養疾皆程匡桑為宦者諱耳不可信也

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韓全誨等劫上幸鳳

翔續寶運錄其年十月朱全忠發士馬十一

月入長安聖上幸鳳翔宰臣裴諗翰林學

士令狐渙等扈從其皇后王氏及千官太

子玉印龍服竝是汴州迎在華州相次修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唐紀

源古閣

東都宮室旋迎赴東都其年十一月初鳳

翔士馬入京劫掠街西諸坊寶貨士女至

甚及七日汴州士馬入京赴救長安士庶

走攢在開化坊其說妄詔今不取

人祐元年三月上遣閒使賜王建楊密李

克用等絹詔

續寶運錄天復四年三月

二日丑時襄宗在陝府行營密遣絹詔告

晉楚蜀末云三月二十三日四月二十七

日責到西川頒示管內州縣責錄此月絹

詔在四月据中國紀年楊行密三月王建

四月得詔與寶運錄略相應今移置此月

四月全忠殺內園小兒二百餘人

後唐紀年

錄云五百人實錄据之今從舊紀

昭宣天祐三年閏十二月丁會降河東

唐太

祖紀年錄丁酉丁會開門迎降閏十二月

太祖以李嗣昭為潞帥薛居正五代史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唐紀

源古閣

紀在閏月後唐紀在十二月今從新舊唐

紀薛史梁紀及編遺錄

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百十五

後梁紀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

諱晃姓朱氏宋州人本名溫唐僖宗時黃巢爲盜溫從之巢入京師僭號僞署溫同州防禦使與唐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戰屢敗溫見巢勢日蹙遂降重榮天子賜名全忠拜宣武軍節度使昭宗光化三年進封

隆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汲古閣

梁王哀帝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

開平元年丁卯春正月梁王休兵于貝州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旣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

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

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

帥有受禪之意矣三月唐昭宣帝降御札禪

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冊使攝侍中

楊涉爲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

金寶使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

館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

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

隆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汲古閣

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

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

等傳

大事記歐陽氏曰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

誰乎甚乎作俑者也予嘗至繁城讀魏受

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

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

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

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

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

陸狀元通鑑

卷三後梁

汲古閣

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

盧龍唐之藩鎮也節度幽涿營瀛莫平薊檀

凡九州治幽州劉仁恭深州人唐昭宗乾寧初爲幽州盧龍節度至梁初其子守光因之遂有盧龍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顛令民間用董泥爲錢
董渠中切又禁

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爲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爲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四月直抵幽州城下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虜仁恭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壬戌梁王更名晃

更工衛切晃胡廣切

王兄全昱

陸狀元通鑑

卷四後梁

汲古閣

聞王將卽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

鹵郎古切炙轂子雜錄云輿駕行幸羽儀

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按字書鹵大桶也字亦作轡以甲爲之所以扞敵也甲楯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凡儀衛皆具五兵獨以甲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也其事見馮鑑所纂續事始又唐蘇鶚演義云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謂鼓駕成於部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伍也其說非

王被袞冕卽皇帝位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

酒酣全豎忽以投瓊擊盆中

投或作散博戲也以玉爲之故

云投瓊所以擲采而行

基者列子謂之明瓊

切邪視

也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

碭徒浪切又音唐泰之碭郡古唐爲

碭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

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

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爲帝不憚而罷戊辰

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

以汴州爲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爲西

陸飛元通鑑

卷五

梁

都廢故西京以魏博爲天雄軍遷濟陰王于

曹州梅之以棘

梅在旬切以棘圍之

使甲士

守之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爲楚王

馬霸圖許州鄂

陵人唐乾寧中拜武安軍節度使鎮

以宣

武節鎮本治宋州

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

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

宰相而行之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及已

受旨應復請者皆具記事因崇政院以聞得

旨則復宣於宰相翔爲人沈深

上持

有智略

在幕府三十餘年軍謀民政帝一以委之翔

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

帝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趣

或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帝意

已悟多爲之改易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是時惟河東鳳翔

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

陸飛元通鑑

卷五

梁

朔稱臣奉貢蜀王遺晉王書云

王建字光

陽人唐僖宗初陳敬瑄節制西川田令孜爲

監軍召建欲致麾下敬瑄疑止之建怒以兵

攻成都殺敬瑄令孜昭宗授以西川節度

使至梁受禪遂稱帝於成都國號大蜀

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

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

節唐末之誅宦官也詔書至河東晉王匿監

軍張承業於斛律寺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

以爲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爲之竭力歧王

治軍甚寬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成卒黃巢犯京師茂貞以功補扈使昭宗時封為岐王

鳳翔隴右節度使昭宗時封為岐王待士卒

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

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眾心悅服然御

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虜地蹙不敢稱帝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說舒銳切誘也舉兵

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

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

陸狀无通鑑

卷五後梁

漢古關

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

甚義之五月以辭貽舉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

契丹

契音乞北狄之國號在秦漢為匈奴在隋唐為突厥居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

遣其臣袍笏梅老

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順報之順渠初契

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

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

通未有習爾者為王

習爾契丹王唐書本傳作習爾之在咸通末其

國土宇始大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為王契丹

部之族入繼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

機為王其何部人為人多智勇別自為一部

滅七部遂併為一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

室韋達勒威役屬之奚本匈奴之別種唐末

南分五部一曰阿耨部二曰墨訖支部其三曰

去諸以別部徙焉州始分焉東西奚去諸自

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徇獨

陸狀无通鑑

卷五後梁

漢古關

契丹之遺種居奚契丹之東北後為契丹所

攻而部族分散其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

勒阿保機姓邪律氏恃其疆不肯受代久之

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

如約阿保機不能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九

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

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之漢城者故後魏滑

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

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為一國又北侵室韋

女真西取突厥故地突厥古匈奴北部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

繁衍至吐門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

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

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

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

冬共擊梁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讎

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

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後梁 梁古廟

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

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出契丹傳以河南

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魏王鎮海鎮東

節度使吳王錢鏐爲吳越王加清海節度使

劉隱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梁封爲南海王卒其弟

陟襲位盡有嶺表之地僭號威武節度使王

於廣州改元乾亨國號漢

審知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周始人唐末黃巢

王至其子延均乃即帝兼侍中封閩王仍以

位改爲龍啓國號閩

隱爲大彭王以權知荆南畱後高季昌爲節

度使荆南舊統八州高季昌字昭孫陝州硤石人梁初鎮荆南節度

十州後爲諸道所侵季昌所有江陵一城而已至唐莊宗時封南平王乾符以

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爲鄰道所據獨餘江陵

季昌到官城邑幾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

散民皆復業 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

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懷貞至潞州晉昭義

節度使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後梁 梁古廟

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壘而守之蚰以周切切壘名內外斷絕晉王以周德威爲行營都

指揮使將兵救潞州八月德威壁於高河康

懷貞遣秦武將兵擊之武敗帝以李思安代

之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

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

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築

甬道上尹竦切應劭曰屬於夾寨屬之欲切

築垣墻如街巷

史 5-716

德威與諸將互住攻之排墻填堦一晝夜間
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
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九月蜀主
卽皇帝位國號大蜀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
書生談論麓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
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
章文物有唐之遺風本傳 初帝在藩鎮用
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 梁 汲古閣
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
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
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
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集山澤爲盜大爲州
縣之患壬寅詔赦其罪自今雖文而亦聽還
鄉里盜減什七八
二年春正月癸酉蜀主登興義樓有僧挾
一目以獻蜀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翰林學

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已幸矣不
宜復崇獎以敗風俗蜀主乃止 辛巳蜀主
祀南郊壬午大赦改元武成 晉王珣發於
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克
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等上居立
其子存勗爲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
事爾曹善教導之且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
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二 梁 汲古閣
救之言終而卒存勗襲位以李存璋爲河東
軍城使先王之時多寵惜胡人及軍士侵擾
市肆存璋旣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
間城中肅然唐紀 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
諡曰唐哀皇帝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
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余音徐
水名也在朔方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
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三

月帝發大梁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畱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畱旬月以俟之帝從之夏四月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爲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自澤州南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汲古閣

已巳晉王軍於黃碾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塹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礮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旣與嗣昭相見遂歡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汲古閣

好如初

山本傳

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

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

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亾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攝武節

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

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

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

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畱絕以避險

陸懷元通鑑

卷五

後梁十五

汲古閣

分道竝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

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初晉王克

用平王行瑜唐昭宗許其承制封拜時方鎮

多行墨制王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

晉王存勗始承制除吏晉王德張承業以兄

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賜遺甚厚潞州圍

守歷年士民凍餒死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

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通鑑後唐史

淮南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

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

謀弑王分其地以成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

祥等弑王於寢室已卯顥集將吏于府廷厲

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

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

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

速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

陸懷元通鑑

卷五

後梁十六

汲古閣

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

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

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

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

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

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畱後

既罷副都統諸瑾

渠進切

詰可求曰瑾年十六

七卽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

顯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顯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惜之不獲顯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為溫與可求謀誅顯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可求為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汲古閣

揚州司馬溫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溫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駱盧各切姓也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秋七月殷奏於汴荆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纈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

是富贍

出楚

九月荆南節度使高季昌遣

兵屯漢口絕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勳將水軍擊之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呂師周將兵擊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殷土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冬十月蜀主講武於星宿山步騎三十萬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汲古閣

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三年帝遷都洛陽夏四月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孫琰以冉切置綸於竿首坐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披教切機石也或從包

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

遣錢鏐四燒切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

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鈴郎丁切魚

鼃過皆知之吳越遊奕都虞候司馬福欲潛

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

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

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

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

陸狀无通鑑後梁卷五十九汲古閣

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

畜之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

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淮

南將周本夜遁又追敗之於皇天蕩鍾泰章

將精兵二百為殿丁練切軍多樹旗幟於菰

蔣中菰攻乎切蔣資追兵不敢進而還淮

南初置選舉以駱知祥掌之八月虔州刺

史盧光稠以州附于淮南於是江西之地盡

入於楊氏淮南遣使者張知遠修好於福

建知遠倨慢閩王審知斬之表上其書始與

淮南絕審知性儉約常躡麻屨府舍卑陋未

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歲自

海道登萊入貢沒溺者什四五出吳世家十月

蜀司天監胡秀林獻永昌曆行之王彥章

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

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蜀

陸狀无通鑑後梁卷五十九汲古閣

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成都杜門不出

蜀主疑其矜功怨望加檢校太保固辭不受

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

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

其志而許之賜與有加出前蜀世家

四年夏四月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

一莖三穗帝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

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詔責友諒以惠

王友能代爲宋州畱後人傳左金吾大

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橋有民不避道投

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於帝帝以彥卿才幹

有功久在左右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

御史司憲崔沂魚衣切劾奏彥卿殺人闕下請

論如法帝命彥卿分析彥卿對令從者舉置

欄外不意誤死帝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

勢力使令爲首下手爲從不得歸罪從者不

陸狀元通鑑後梁深古關

闕而故毆傷人毆一口切擊也加傷罪一等不得爲

過失乃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彥卿揚言有得

崔沂首者賞錢萬緡沂以白帝帝使人謂彥

卿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由

是稍肅岐王屢求貨於蜀蜀主皆與之又

求巴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

與之地是棄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

布帛七萬遺之世前蜀吳越王鏐築捍海

唐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唐富庶盛

於東南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

士爲子以自彊由是諸將亦効之而蜀主尤

多惟宗懿等九人及宗特宗平真其子宗裕

宗鑑呼外切宗壽皆其族人宗翰姓孟蜀主之

姊子宗範姓張其母周氏爲蜀主妾自餘假

子至百二十人封王者數人皆功臣雖冒姓

連名而不禁昏姻上疑趙王鎔貳於晉且

陸狀元通鑑後梁深古關

欲因鄴王羅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

發兵屯涑水上郎才切縣名屬易州欲侵定州上遣供

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

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

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

遽命開門移公立于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

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

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

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梁人有
有以奔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未幾廷
隱等閉門盡殺趙成兵乘城拒守鎔乃遣使
求援於晉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
溫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
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我若
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
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
陸狀无通鑑後梁 卷五十三 梁古關
井陘屯趙州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
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上聞趙
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
擊之景仁等會羅周翰兵合四萬進軍柏鄉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李存審守晉陽
自將兵自贊皇東下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
德威合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
乾化元年春正月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

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
韓勅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
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
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
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鬻我兵整而
靜我必勝戰自已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
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
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
陸狀无通鑑後梁 卷五十四 梁古關
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
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
昃之後昃徒結切 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
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
捷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
陳於西至晡奔謀切日 梁軍未食士無鬪志
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
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

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畱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人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勅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

陸梁元通鑑

卷五十五

梁古園

以梁將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於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爲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爲憂鎔捧卮爲壽僕自帥衆當之禮器也古以角作受三升謂晉王爲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爲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傳本八月燕王守光卽皇帝位

陸梁元通鑑

卷五十六

梁古園

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二月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晉王歸晉陽畱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三月清海靜海節度使南平襄王劉隱卒其弟巖襲位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爲刺史刺史無武人七月趙王鎔

燕人驚擾九月帝有疾稍愈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庚子發洛陽甲辰至衛州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洛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冬十月晉王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

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
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勲曰吾受命於唐朝為
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他國
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
乎承勲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為臣不然
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甲寅夜帝發相
州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進軍或告云
沙陀至矣士卒怙懼多逃亾嚴刑不能禁既

陸壯无通鑑

卷五 後梁

汲古閣

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貝州秦晉兵
寇東武尋引去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
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上則到切下撫
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
而晉趙兵竟不出十一月帝南還 燕王守
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叅軍景城馮道以
爲未可守光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亾奔晉張
承業薦於晉王以爲掌書記十二月晉王遣

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
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三鎮兵進攻燕祁
溝關下之遂圍涿州刺史劉知溫以城降德
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議自將
擊鎮定以救之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
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
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道左散騎常

陸壯无通鑑

卷五 後梁

汲古閣

侍孫隲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雋祖峻
最後至帝命撲殺之乙亥帝至魏州命平
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畱後袁象先圍
蓳縣上音條漢書作蓳同音屬信都國唐屬冀州董衝音他彫切帝晝夜
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初帝引兵度河聲言
五十萬晉忻州刺史忻許斤切李存審屯趙州患
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
及賀德倫攻蓳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

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北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薊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薊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瑋嗣肱分道擒生建瑋分其麾下爲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漢書

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薊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瑋嗣肱各將三百騎効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賊執俘而去賊古獲切軍戰蘭耳也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

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薊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挺待鼎切木片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使先鋒遊騎耳帝不勝慙憤五月帝還洛陽疾甚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漢書

管見曰舜征有苗啓征有扈湯征十一國以代夏周致八百國以代殷敵境之人曰奚爲後我望其拯已於水火之中若大旱之望雨也蓋簞食壺漿以迎之唐末五代惟以堅甲利兵壯士健馬力爭鏖戰勝者爲雄民無定主所見者培克誅夷俘馘塗炭而已矣望其生愛戴之心如赤子之於父母豈可得也朱溫身衣赭袍名稱皇帝一日而爲村民奮挺荷鋤以逐之苟其行事什有二三龕合乎義理亦不至是然則天下之人情可矣以智力把持之極其效

如此亦無勉勉於王事者耶

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爲務不恤民

事吳徐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

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

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爲

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翊平萌切專主謀

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棕爲腹心宗切閏

月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 梁古關

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

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

矣因哽咽絕而復蘇 高季昌潛有據荆南

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 帝長子郴

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帝特愛之常

畱守東都次郢王友珪爲左右控鶴都指揮

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爲東都馬步都指揮使

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

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

以友文爲太子帝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

珪常有過帝撻之上他各切打也友珪益自不安帝

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與之訣且付以

後事六月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時

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乃微服入左龍

虎軍見統軍韓勅以情告之勅亦見功臣宿

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勅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二 梁古關

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

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

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

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

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諤刺帝

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虜褻之瘞於寢殿

祕不發喪遣丁昭溥馳詣東都殺友文矯詔

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

珪忠孝將兵誅之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
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昭溥還聞友文已死
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卽皇帝位郢王友珪旣
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
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
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聞聲
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
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三十三 汲古閣
曰所立者爲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
陽問罪何以徵爲戊戌以侍衛諸軍使韓勅
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
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以康懷貞爲河中都
招討使更以韓勅副之懷貞等與牛存節合
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
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軍於胡
壁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懷貞於解

將大破之梁兵解圍退保陝州 國友 友謙 珪傳
身自至猗氏謝晉王從者數十人撤武備詣
晉王帳拜之爲舅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謙大
醉晉王畱宿帳中友謙安寢鼾息自如 肝切
也明旦復置酒而罷
右太祖在位六年壽年六十
管見曰唐昭宗雖僂急無常而惡不及民
朱溫強劫而促殺之天道好還以召友珪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三十四 汲古閣
之刃聞變起走遶柱三匝此昭宗窘迫之
狀也而溫亦然謂有主之者耶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謂無主之者耶則福善禍淫不
可誣也是故魯桓劉劭楊廣安祿山史思
明朱全忠之徒苟得幸免無反爾之報是
無天理矣全忠聚戍不戒衛宣蔡固之禍
已不足以免身又況兼弑逆之罪而暴其
民甚乎其詈友珪曰汝悖逆如此天地豈

容汝亦猶桀桀自責爲誤國賊烏乎不至
是不足以要亂臣賊子之終至於是矣則
亂臣賊子亦宜以爲戒或者乃謂全忠不
仁而得天下孟子之言無徵不亦異乎

均王 史曰末帝

諱瑱太祖第三子也初名友貞封均王鎮
大梁友珪弑太祖王與楊師厚等誅友珪
王乃卽位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梁市南

乾化三年春正月郢王友珪改元鳳歷友珪
旣得志遽爲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啗以金
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犖之子 犖金太
祖之壻也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
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
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
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

篡弑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
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
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弑逆吾不能卽
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
王親弑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
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
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
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朱漢賓將兵屯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汲古閣

滑州爲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
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
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
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
叛追汝輩欲盡阬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均
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龍驤將技見均
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
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弑汝輩

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為福矣眾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吉定切斷也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延他鼎切皆為亂兵所殺至輔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七 蒙古開

乃定日加申時象先嚴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土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帝位于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為庶人
歐陽修曰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予曰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

而賊不討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三月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丁未帝更名鏐久之又名瑱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 晉李嗣源分兵徇燕山後八軍皆下之四月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八 蒙古開

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答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 冬十月燕主守光帥眾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

卒降者相繼十一月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効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爲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守光辭以他日王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後唐

戊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亾去晉王入幽州十月二月晉王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源本爲振武節度燕主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涉寒足腫之隴切釋名曰腫鍾也寒熱氣鍾聚也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并其三子擒之晉王方

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耶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四年春正月晉王以練紉昌者切劉仁恭父子

凱歌入于晉陽凱苦亥切樂也獻于太廟自臨斬劉

守光守光呼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

不留之使自効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後唐

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械胡介切柳械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及守光傳晉王旣克幽州乃謀入寇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晉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八月晉王還晉陽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毛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

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
爲魚鱉食乎蜀王乃止

貞明元年二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
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帝
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
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爲唐
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
兵彊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
陸崇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汲古閣

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
疽千余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
切難也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爲然以賀德
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
二州隸焉以張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
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朝廷恐魏人不服遣
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張形勢以脅之
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

上蒲官
切錯也

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
聚哭劉鄩屯南樂先遣王彥章將龍驤五百
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吾六州
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
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王彥章斬關
而走劫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
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
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
陸崇元通鑑

卷五

後梁
四十二
汲古閣

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
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
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
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
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
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
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
五月晉王引大軍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

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司空頽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數其陵脅主帥殘虐百姓之罪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梁末

襄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

胡

慣切貫也左

傳擐甲執兵

仍以爲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

大服

劉鄩聞晉兵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畱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瑋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爲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爲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王檀代之晉王入府城承制以賀德倫爲大同節度使

進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德倫後爲承業所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虐百姓者殺無赦以李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衆訛五禾切謬也亦作謬詩云及疆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梟堅堯切斷首掛于木上磔陟格切裂也旬日城中肅然無敢誼譁者秋七月晉人夜襲瀘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陸狀无通鑑後梁四十四 汲古閣

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縱及

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

重泥深尺餘。董居隱切。草也。又音芹。士卒援藤葛而進。

援于元切。引也。藤詩。語切。芭藤。胡麻也。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

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

中知之。勒兵為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

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

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四十五 汲古閣

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

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

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

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時晉軍乏食。鄩知

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

鄩。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按許

慎淮南子云斤。度也。候視也。斷腕而縱之。斷徒玩切。腕也。腕烏貫切。手腕也。

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

朝。上去吉切。下陟。通切。平旦也。德威略鄩營而過。入臨清。

鄩引軍趨貝州。翌日鄩軍於莘縣。翌與職切。明日也。

晉王營于莘西。一日數戰。帝以詔書讓鄩。老

師費糧失人。多不速戰。鄩奏稱臣比欲以奇

兵擣其腹心。擣都皓切。築也。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

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

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

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四十六 汲古閣

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勍敵。上渠京切。春秋傳勍人。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

帝復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

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

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

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

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愚。將驕卒

惰。吾未知死所矣。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溫

大懼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
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
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
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出擊
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
而還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
去矣 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七月加鏐
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梁 後梁 梁 九 汲古閣
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
麻以泣坐貶蓬萊尉 世 吳 越 九月晉王還
晉陽王性孝故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
曹夫人歲再三焉 晉人克貝州於是河北
皆入于晉惟黎陽爲梁守 十二月蜀改明
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 梁貞明四 年復號蜀 河東監
軍張承業既貴用事其姪瓘等 玩 切 上古 五人自
同州往依之晉王以承業故皆擢用之承業

治家甚嚴有姪爲盜殺販牛者承業聞立斬
之王亟使救之已不及王以瓘爲麟州刺史
承業謂瓘曰汝本車度一民與劉開道爲賊
慣爲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由此瓘所至
不敢貪暴 閩鑄鉛錢與銅錢並行 初燕
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契丹曰
益疆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
天皇王以妻述律氏 述律 複姓 爲皇后置百官至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梁 後梁 梁 五 汲古閣
是改元神冊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
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晉王方經營河北
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
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叅軍韓延徽
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畱之使牧馬
於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
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
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

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

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

配偶墾荒田墾音思耕也由是漢人各安生業

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

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

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

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當

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

陸壯元通鑑卷五十一 後梁汲古閣

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

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

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曷者

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

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為相累遷

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

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

思故鄉所以不畱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

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

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契

丹及延徽傳

三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余關上容朱切以渝水得名在

遼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

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

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

食不入於薊幽州歲置繒纈以供戰士衣每

陸壯元通鑑卷五十一 後梁汲古閣

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

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

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勲加賞

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

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

芻牧於營平之間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

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

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

州述律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
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
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
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
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
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
主乃止 三月盧文進文進本晉將引契丹
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五 後梁 汲古閣
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
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
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爲契
丹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
百萬氈車毳幕上充茂切以細毛爲幕 彌漫山澤周德
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土
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
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

事曰皆太宗得一李靖擒頡頤利上胡結切突厥之王
也處羅可汗之弟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
哉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
不保恐變生於中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
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
源將兵先進軍于涑水閻寶以鎮定之兵繼
之 吳徐溫以陳彥謙爲鎮海節度判官溫
但舉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 八月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五 後梁 汲古閣
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卽皇帝位於番禺上音恩縣名屬廣州 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
以廣州爲興王府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
城中危困晉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
會于易州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
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
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
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

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
搏險拒之乃自易州北行踰大房嶺循澗而
東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行山上晉
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進至山口
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嗣源以百餘騎先進
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
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
躍馬奮撾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
墜狀元通鑑卷五十五 汲古閣

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
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節
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居平州
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
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
寇則文進帥漢卒爲鄉導上許亮切趙 盧龍
巡屬諸州爲之殘弊契丹傳 冬十月晉王還
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
墜狀元通鑑卷五十六 汲古閣

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
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
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
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
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
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
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
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

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
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
乏王或時須錢藉博藉薄胡切老子及給賜
伶人而承業斫之錢不可得王乃置酒錢庫
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弊馬
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
乏錢七哥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爲厚也
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至

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爲私禮王
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
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
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
一無所成耳王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
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
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 十一月晉王聞河
水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水自合
陸張元通鑑 卷五 後梁 辛七 汲古閣
天贊我也亟如魏州十二月晉王敗于朝城
是日大寒晉王視河水已堅引步騎稍度梁
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
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
鹿角負葢輦塞塹 葢音家葢羽鬼切蘆屬葢者葦之未秀者 四面
進攻卽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 國後唐紀及承業傳
四年春正月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
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

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
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
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
聞李亞子繼位已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無
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爲士卒
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
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
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
陸張元通鑑 卷五 後梁 辛八 汲古閣
驚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
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曲本
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 蜀
主自永平未得疾昏瘡 山遇切又莫候切目不明也 至是
增劇以中書令王宗弼沉靜有謀以爲馬步
都指揮使一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
仁弱若其不堪大業可冀諸別宮幸勿殺之
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

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

又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

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

院使宋光嗣六月蜀主殂太子即皇帝位

吳徐知誥驕倨淫暴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

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鵠胡骨切其

義倫答頭之類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賞花於禪

智寺知誥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

陸杲元通鑑後梁 卷五 汲古閣

右扶王登舟知誥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撾

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

誥惡平盧節度使朱瑾巨斬切位加已上出之

知誥過別瑾瑾置酒呼壯士出斬之曰吾為

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徐知誥在潤

州聞難即日引兵濟江瑾已死因撫定軍府

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誥執吳

政秋七月溫入朝於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

之謀欲大行誅戮知誥具陳知誥過惡所以

致禍之由溫怒稍解責知誥將佐不能匡救

皆抵罪獨刁彥能刁丁聊切姓也屢有諫書賞之溫

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

誥知誥悉反知誥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

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

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

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

陸杲元通鑑後梁 卷五 汲古閣

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丘為

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

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

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

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

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

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

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柘之夜切亦桑也國以

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以爲殿
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
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
坐不言以鐵筯畫灰爲字隨以匙滅去之故
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出南唐世家

晉王謀大

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
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洛步騎萬人王
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後梁六十一

汲古閣

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
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
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譏間將興繕
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爲也因固辭軍使蜀主
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越主巖
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十二月晉王欲
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諫不從下令軍

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衆號十萬又發
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
柵立成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
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
守備有餘旣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
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合念其家內懷憤激不
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
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後梁六十二

汲古閣

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不從
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
謂其子曰吾死無所矣梁北面行營招討使
賀瓊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
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
都指揮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
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
兵亦擾亂自相蹈籍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

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
據高丘收散卒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
賀瓌引兵據之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
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
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
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凡決
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
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
陸狀元通鑑 後梁 卷五 六十三 汲古閣
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
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
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
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賊
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王但登山觀
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
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
大敗自相騰籍棄甲山積是日兩軍所喪士

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還營聞周德威
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
子光輔爲嵐州刺史
五年正月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兩
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內外蕃
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
州軍府事三月知嵐州事孟知祥薦敎練使
雁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崇韜
陸狀元通鑑 後梁 卷五 六十四 汲古閣
倜儻有智略 倜他歷切儻他 臨事敢決王寵
待日隆專典機密 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
吳王稱帝吳王不許夏四月戊戌朔卽吳國
主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
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蜀主命天冊
府諸將無得擅離屯戍左散旗軍使王承諤
承勲承會違命蜀主皆原之自是禁令不行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

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戰於無錫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璫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爲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易各切竭也盡也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派古剛

園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歌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卽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佗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吳越世家八月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倖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派古剛

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吳楚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

從之

世吳家

六年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

隆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梁古關

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寢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爲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宣王殂六月溥卽吳王位 八月晉李存審等引兵略地至下邳

音圭縣名屬華州

謁唐帝陵哭之而還

吳金陵城成陳彥謙上費用之籍徐溫曰吾旣任公不復會計悉焚之

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此議非所敢聞也旣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爲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

隆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梁古關

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唐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尙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誰敢居王上者

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王曰此非余所願
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
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
陽邑邑成疾不復起明年卒 趙王鎔委政
于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愎既得大權鄙時附
李弘規者皆族之會諸軍有給賜趙王忿親
軍之殺石希蒙趙王鎔盤遊無度李弘規諫
之石希蒙迎主意間弘規王
遂無歸志已而牙獨不時與眾益懼王德明
兵大譟斬希蒙
陸崇无通鑑 卷五 後梁 梁末 梁末
素蓄異志因而激之是夕親軍有宿於潭城
西門者相與飲酒而謀之酒酣其中驍健者
曰吾曹識王太休意今夕富貴決矣即踰城
入趙王方焚香受籙二人斷其首而出因焚
府第軍校張友順帥眾詣德明第請為留後
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文禮先為
鎔養子盡滅王氏
之族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梁女以自託
於梁亦遣使告亂于晉王因求節鉞晉王欲

討之僚佐以為文禮罪誠大然吾方與梁爭
不可更立敵於肘腋宜且從其請以安之王
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秋
七月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
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來乞師帝
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疊以復河北則
晉人不可復破矣趙張輩沮之帝乃止晉人
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皆
陸崇无通鑑 卷五 後梁 梁末 梁末
遣使歸之文禮慚懼趙故將符習將趙兵萬
人從晉王在德勝王乃以習為成德留後命
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
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千余切
癰疽聞晉
兵拔趙州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秘不發喪與
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十一月晉王使李
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 契丹
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

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
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發所
有之衆而南進寇定州晉王自鎮州將親軍
五千救之

二年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
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
有亾去者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
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後梁

汲古閣

釋鎮州之圍晉王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
曰契丹爲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
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
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
嗣昭亦曰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
動以搖人心晉王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
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
王分軍爲二逐之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

狹水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契丹主在定州

城下戊戌晉王及李嗣昭縱兵奮擊契丹大
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
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
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
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

藁古老切草也

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
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後梁

汲古閣

晉王以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使攻鎮州
夏四月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嗣昭
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
牆虛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
嗣昭箠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
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遺命悉以
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
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九月晉王以

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鎮州
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
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內應密
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
及其黨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
尸於市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
晉王乃以符習爲天平節度使 魏州稅多
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梁末 梁末
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
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謀攻取而
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
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
議

右均王在位十年壽年三十六後梁
二主共十六年起丁卯終壬午
溫公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乘旄宣武還

其詐力蠶食諸夏地廣兵彊威權日熾志
欲無狀遂遷唐祚搖虐不悛禍自內興不
得其死宜矣均王膏粱之子材不過人棄
敬翔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
爲敵能無亾乎

考異曰

太祖開平元年三月甲辰唐帝禪位 實錄粹

居正五代史唐餘錄皆云四月唐帝御札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梁末 梁末
敕宰臣張文蔚等備法駕奉迎梁朝而無

日五代通錄云四月丁未丁未四月一日

也舊唐書云三月甲辰甲辰三月二十七

日也唐年補錄三月二十七日甲子降此

御札四月戊辰朱全忠卽位尤爲差誤按

此年三月戊寅朔四月丁未朔今從舊唐

書

楊凝式諫父涉押傳國寶 陶岳五代史補曰

疑式恐事泄即日佯狂時謂之風子按

世宗實錄疑式本傳仕梁末嘗有疾唐

光初知制誥始以心疾罷明宗時及清泰

帝未俱以心恙罷官天福初致仕在洛有

風子之號非梁初佯狂也今下取

四月朱全昱責帝滅唐社稷

王仁裕玉堂閒

話曰骰子數市廣王全昱忽駐不擲顧而

白梁祖再呼朱三梁祖動容廣王曰你愛

陸崇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梁市廟

他爾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否於是大

怒擲戲具於階下抵其盆而碎之喑鳴毗

睚數日不止今從王禹偁五代史闕文

九月蜀王卽皇帝位

莊宗列傳太祖厭代建

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粹史唐餘錄天祐

五年九月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九國

志此年七月卽帝位明年改元宋庠紀年

通譜天祐四年秋稱帝次年改元歐陽史

十國紀年天復七年九月卽位明年改元
今從之

二年正月晉王命克寧等立存勗

五代史闕

文世傳武皇臨薨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

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

一矢擊契丹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

結爲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梁汝

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善志死無恨

陸崇元通鑑

卷五

後梁

梁市廟

矣莊宗藏三矢于武皇廟廷及討劉仁恭

命幕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

親將負之以爲前驅凱旋之日隨俘獻納

矢于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按粹史

契丹傳莊宗初嗣世亦遣使告哀賂以金

繒求騎軍以救潞州契丹答其使曰我與

先王爲兄弟兒卽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

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廣本劉守光爲守

文所攻屢求救於晉晉王遣將步兵五千
救之然則於時莊宗未與契丹及守光爲
仇也此蓋後人因莊宗成功撰此事以誇
其英武耳

乾化三年正月甲子友珪改元鳳歷莊宗列

傳云七日實錄云庚戌友珪祀圜丘改元
今從粹史

二月均王激怒龍驤軍莊宗列傳朱友貞傳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七 漢古剛

及粹史歐陽史未帝紀云左右龍驤都成

汴友貞僞作友珪詔追還洛下莊宗實錄

云友珪疑而召之按梁太祖實錄云丙戌

東京言龍驤軍準詔追赴西京軍情不肯

進發實友珪徵之非友貞僞作詔但激怒

言坑之耳

三月帝更名鎰久之又名瑱粹史云貞明中

更名瑱諸書皆無年月今因名鎰終言之

龍德元年正月張承業諫晉王稱帝遂得疾
不復起莊宗實錄上初獲玉璽諸將勸上復

唐正朔承業自太原急趨謁上曰殿下父

子血戰三十餘年蓋緣報國復仇爲唐宗

社今元凶未殄軍賦不充河朔數州弊於

供億遽先大號費養兵之事力困凋弊之

生靈臣以此爲一未可也殿下旣化家爲

國新創廟朝典禮制度須取太常準的方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八 漢古剛

今禮院未見其人儻失舊章爲人輕笑二

未可也因泣下沾衿上曰余非所願奈諸

將意何承業自是多病日加危篤卒官莊

宗列傳上受諸道勸進將篡帝位承業以

爲晉王三代有功於國先王怒賊臣篡逆

匡復舊邦賊旣未平不宜輕受推戴方疾

作肩輿之鄴宮見上力諫大指皆如實錄

粹史唐餘錄皆與莊宗列傳同五代史闕

文承業謂莊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為忠
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
老奴三十餘年為吾王裙拾財賦召補軍
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
朔補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即大位可乎莊
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勸
曰諸侯血戰本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
悞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死秦再恩洛

龍狀无通鑑

卷五

後梁

汲古閣

紀異承業諫帝曰大王何不待誅克梁
學更平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
孫立之復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輒敢
當之讓一月即一月牢讓一年即一年牢
設使高祖再生太宗復出又胡為哉今大
王一旦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人
情怠矣老夫是闕官不愛大王官職富貴
直以受先王付囑之重欲為先王立萬年

之基爾莊宗不能從乃謝病歸太原而卒
歐陽文兼采闕文紀異之意按實錄等書
承業止惜費多及儀物不備太似淺陋如
闕文所言承業事莊宗父子數十年唐室
近親已盡豈不知其欲自取之意乎褒美
承業亦恐太過又按傳真以天祐十八年
三月獻寶承業以十九年十一月卒云即
歸太原不食而死亦非實也如紀異之語
業為莊宗忠謀近得其實今從之

无通鑑

卷五

後梁

汲古閣

後唐紀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

諱存勗附唐屬籍姓李氏本西突厥種姓
朱邪氏唐懿宗時有朱邪赤心從康承訓
討龐勛有功賜姓李名國昌有子曰克用
黃巢盜京師代北起軍使陳景思招克用
討黃巢後破黃巢復京師克用功第一
諱元通鑑 卷六 後唐 梁開平二年卒
子存勗襲王位出兵攻梁屢捷尋卽帝位
改元同光國號唐

陸狀元通鑑

審大雅

源士郎

子存勗襲王位出兵攻梁屢捷尋卽帝位
改元同光國號唐

改元同光國號唐

同光元年

味癸

春二月梁主遣使冊命吳越王

鏐爲吳越國王

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

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卽皇帝位

國號大唐大赦改元尊母曹氏爲皇太后嫡

母劉氏爲皇太妃以豆盧革

姓豆盧復也

爲門下

侍郎盧程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郭崇韜

張居翰爲樞密使盧質馮道爲翰林學士張

憲爲工部侍郎租庸使詔盧程詣晉陽辨太

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妒忌太后爲武

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謙

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

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

夷忸
切女
慚六
慙切
也愧
女
太

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没于地園陵

陸狀元通鑑

卷之二 後唐

汲古閣

有主餘何足言

皇子繼位

魚及爲北都雷

守判六軍諸衛事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

五十州 閏月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

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

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對曰今用兵歲久

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

願獨當此役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

五千自德勝趣鄆州

運上
音

夜渡河至城下鄆

人不知李從珂昭宗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
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
遂拔牙城帝大喜卽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
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敬翔曰事急矣非用
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
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帝聞之命朱
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
唐書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
唐書 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
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
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韃炭韃步拜切韃
者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
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
不爲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鑊蘇果切因以
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
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

彥章疾趙張亂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
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相與協力傾
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在軍中與彥章動相
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
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
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
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
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
唐書 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
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
憤怒士卒亦不服 八月帝引兵屯朝城梁
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
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
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
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
敗亡何則主旣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

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陸飛元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水合

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親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國家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

陸飛元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

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
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
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
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
正合朕意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
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
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上文運切水出兗州萊蕪縣將攻
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丘何切將騎兵逆戰敗
陸肱元通鑑後唐七 汲古閣
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
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
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冬十月帝
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
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
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李紹奇單騎追
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稍刺之稍色角切矛屬或作
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蹶陟利切說文踰也并擒張

漢傑劉嗣彬等二百餘人帝惜彥章之材欲
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
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
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豈有朝爲梁將暮
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知其終不爲用遂
斬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
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肅從紹宏輩語大
事去矣康延孝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
陸肱元通鑑後唐八 汲古閣
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此去大梁
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
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
言是也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
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王彥章敗卒有先
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
者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
此今事急矣將若之何翔泣曰今唐兵且至

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
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
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
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亾也因與梁
主相對慟哭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
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
禁軍欲爲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
幽于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唐 汲古閣

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梁
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
蠟詔促段凝軍旣辭皆亾匿梁主日夜涕泣
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爲左
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
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
卿可斷吾首麟泣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爲
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

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亾帝
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
勞之使各復其位帝命訪求梁主項之或以
其首獻詔漆之藏於太社段凝將其衆五萬
解甲請降帝勞賜之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
共傾唐祚竝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
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
廟神主加郭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後唐 汲古閣

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
人物 出崇
韜傳 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帝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
皆上表入貢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
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
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
里入朝乎季興不從 帝遣使以滅梁告吳
蜀二國皆懼嚴可求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

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
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彗星見
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
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爲百
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亾國之徵
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郭
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未除新官恐負
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滑州畱後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唐 汲古閣
李紹欽紹欽即段凝也因伶人景進納貨
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
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
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
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
遽前批其頰批音述切擊也頰音協切面旁也帝失色羣優
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尙誰
呼邪帝悅厚賜之帝嘗畋於中牟踐民稼中

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
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敬新
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
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
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之諸
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縉音審紳音紳羣臣憤
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
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唐 汲古閣
進爲之首出伶官傳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
之 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畱三省寺監
官餘竝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月以次代之
其西班牙將軍以下令樞密院準此從之人
頗忤怨高季興入朝上從容問曰朕欲用兵
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對曰
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
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

下取吳如反掌耳。曰善。季興既歸江陵，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

二年正月，岐王聞帝入洛，遣其子繼嚴入貢。

職切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舊與太祖比。

陸狀元通鑑 卷末後唐十四 汲古閣

肩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頃之改封秦王，敕內官不應居外，竝遣詣闕，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旣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二月上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

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

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

崇韜曰：「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

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

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

絳帝內府之財山積，不肯給賜，曰：「吾晉陽自

有儲積，儲直如切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

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國本傳 郭

陸狀元通鑑 卷末後唐十四 汲古閣

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權

倖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嗔

倖僂求多所摧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

崇韜扼腕，上乙革切，握也。下鳥貫切，手腕也。欲制之，不能。豆

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

陰，上戶化反，縣名，屬華州。公世家雁門，豈其枝派邪？」上晉

封反水，分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

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

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鄙棄
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
素不敢相用恐爲名流所嗤由是嬖倖疾之
於內勲舊怨之於外宦官諂之不已崇韜鬱
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
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崇韜與宰相
帥百官共奏立劉氏爲皇后皇后生於寒微
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薪蘇果茹皆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五

汲古閣

販鬻之

新謂樵也
蘇謂草也

及爲后四方貢獻皆分爲

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
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
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自唐末喪
亂縉紳之家或以告赤鬻於族姻遂亂昭穆
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
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
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

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或餒死逆旅四
月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職權
知鳳翔軍府事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
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
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
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
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
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五

汲古閣

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
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
言帝謂崇韜曰吾以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
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五月壬
寅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時親
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乙
巳右諫議大夫韓昭文上疏以爲今諸道僭
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

征伐費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四方貢獻及

南郊美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

銳恐竊僭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

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

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

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帝以潞州叛故

帝發潞州兵戍涿州牙將楊立以庚戌詔天下州鎮無

城叛李嗣源討平之得修城濬隍

胡光切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悉毀防城之

陸狀元通鑑

新宣武節度使李存審卒于幽州存審

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

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出萬死獲一生

者非一破骨出鏃者凡百餘因授以所出鏃

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粱當知爾父起家如

此也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

等二十四軍還成都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

潛等三十七軍未幾又罷天雄軍招討命王

承壽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三年春二月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

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欲徙李嗣源鎮真定崇

韜深以爲便時崇韜領真定上欲徙崇韜鎮

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

且羣臣或從陛下歲久身經百戰所得不過

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

因委任勲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上曰

陸狀元通鑑

卿爲朕畫策襲取汶陽保固河津旣而自北

路乘虛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

比乎崇韜固辭不已上乃許之 漢主聞帝

滅梁而懼遣何詞入貢且覘中國疆弱詞還

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

復通中國 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

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疎忌宿將

崇韜以李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

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

也密勸帝除之帝不從洛陽宮宏遠也遠

也遠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

物嬪御實切婦也周禮有九嬪九御宦者曰今掖庭太半空

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

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

庭不啻三千人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

人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帝尊信之親

陸狀无通鑑卷末後唐十九汲古閣

帥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羣

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時大旱帝自鄴

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

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師求雨無驗將焚之

誠惠逃去懸懼而卒六月帝苦溽暑上儒欲切

也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乃命王

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

伸肩爲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

時戰切修也治也終不可得帝曰吾自用內府錢無

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

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

溼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

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

勦敵未滅深念饑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

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間館猶覺鬱

蒸也陛下儻不念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

陸狀无通鑑卷末後唐二十汲古閣

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

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

所費巨萬帝將伐蜀詔天下括市戰馬

七月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初羅

貫性彊直爲郭崇韜所知用爲河南令爲政

不避權豪伶官請託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

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官切齒河南尹張

全義亦以貫高伉其毀之伉苦浪切高極也帝含怒

未發會帝自往壽安視坤陵役者道路泥濘

乃定切

橋多壞帝問主者爲誰宦官對屬河南

帝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坐
橋道不修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
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
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
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帝拂衣起入宮
貫竟死暴尸府門遠近冤之 九月帝與宰

陸杲无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相議伐蜀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
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
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
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旣而曰無以易卿庚子
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
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
之又遣李紹琛李嚴等將兵六萬同伐蜀仍
詔工部尚書任國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

統軍機郭崇韜以北都畱守孟知祥有薦引

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

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畱守

張憲謹重有識可爲相戊申大軍西行十月

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

出降得城中糧二十萬斛因倍道趣鳳州郭

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

得還此矣諸將皆曰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

陸杲无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按兵觀釐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
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
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
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愚曰公料敵
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
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
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李紹琛等過長舉興
州都指揮使程奉璉

方展切

將所部兵五百來

降且請先治橋棧助諫切棚也以俟唐軍由

是軍行無險阻之虞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

于三泉蜀兵大敗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

由是軍食優足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十

一月李紹琛進至綿州倉庫居民已為蜀兵

所燔符袁切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

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

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

降狀元通鑑卷末後唐汲古閣

降不暇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

千人遂入鹿頭關進據漢州嚴馳入成都撫

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

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為託魏王繼岌至

成都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蜀主白

衣銜壁牽羊草繩繫首百官衰經徒跣與視

衰倉回切喪衣也或作縗經徒結切首戴也跣先典切足親地也視初觀切空棺也號

哭俟命繼岌受壁崇韜解縛焚觀承制釋罪

君臣東北向拜謝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

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

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

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

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

足憂也唐王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

為吾福出前蜀世家楚王殷聞蜀亡上表

稱臣已營衡麓之間麓盧谷切山足曰麓衡謂衡山也為菟

陸狀元通鑑卷末後唐汲古閣

菟之地菟免都切魯隱公謂公子翬曰使營菟之地菟菟吾將老焉見春秋隱公十一年

願上印綬以保餘齡上優詔慰諭之十二

月閩忠懿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畱後

初帝得魏州銀槍効節都近八千人以為

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

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

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

怨望是歲大飢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

潦漕輦艱澀

潦音老雨水大貌澀色入切艱澀也

東都倉廩空

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

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

妻鬻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餓

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

固本

帝以軍

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手書奏知為計

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

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

陸狀元通鑑

卷末

後唐

二十五

汲古閣

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

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

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即

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詔蜀朝所

署官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

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

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

不欺帝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

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

未減不宜示以虛實乃止郭崇韜書疾宦

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驟

馬亦不可乘

味食陵切特馬音成俗呼馬為改馬即特馬也

況任

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

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

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

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

陸狀元通鑑

卷末

後唐

二十六

汲古閣

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

又倨延嗣怒宦者李從襲從魏王伐蜀謂延

嗣曰郭公專權如是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

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

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

岌之死及帝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將行

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

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

之苟無他志則遣還帝許之知祥發洛陽帝

復遣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自

為教與繼宓令殺崇韜唐宗室及知祥行

至石壕胡刀切地名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

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初

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

輻輳湖南地多鉛鐵上余專切殷用軍都判

官高郁策鑄鉛鐵為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

陸狀元通鑑卷末後唐汲古閣

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

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

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出

家世

默齋曰天欲亡莊宗而又使之有爭蜀之

功何也曰所以益其疾也

右莊宗在位三年壽年三十五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

諱亶本北狄種武皇養以為子名嗣源從

莊宗征伐屢立大功莊宗遇弒而崩百官

三上牋請嗣源監國尋即皇帝位于樞前

大赦改元

天成元年丙辰正月魏王繼宓遣李繼職李

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魏王繼宓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

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

陸狀元通鑑卷末後唐汲古閣

皇后教示繼宓繼宓曰大軍乘發彼無豈端

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

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

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途為變益不可

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宓不得已從之甲子

旦從襲以繼宓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宓登樓

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宓從者李環搥碎其首

搥莊華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

都統推官饒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詭定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賞將卒去畱帖然二月魏博指揮使楊仁晟^{知領切}戊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晟不從暉殺之効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踰垣而走暉追及之亂兵遂奉以為帥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園討李紹琛

平蜀之功紹琛為最紹琛見郭崇韜等無罪誅成忠禍及已乃以所將後軍叛 留利

州待之未得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河

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

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

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勲舊帝心忌

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畱宿衛皆曰它人無可

者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總

陸梁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汲古閣

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 李紹宏

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乃命嗣源將親軍

討鄴都三月嗣源至鄴都下令軍中詰旦攻

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眾大譟

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叱而

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

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

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之

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眾議欲與城

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

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亂兵

因擁嗣源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

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嗣源詭說趙在禮曰

凡舉大事須籍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

為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出城宿魏縣散

兵稍有至者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

陸梁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汲古閣

秋稅民不聊生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膠

刻軍糧

腹荷緣切漢書曰刻月腹

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

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

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凶

年其財復集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劉后屬耳

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

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

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退 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
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皆
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
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
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
之要會也願借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
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康義誠
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必
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李從珂將所
部兵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紹
榮在衛州謀自白臯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
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丁練切軍後曰殿於是軍
勢大盛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
金帛給賜諸軍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
殍死得此何爲李紹榮至洛陽帝勞之紹榮
曰鄴亂兵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撫之帝從之 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
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爲變不若
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
王衍一行竝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
覆視就殿柱指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蜀百
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
殺衍宗族於秦川驛 吳越王鏐有疾如衣
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畱後傅瓘古玩切監
國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
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彊出見之
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鏐尋還
錢塘 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
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卽命旋
師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
萬餘人過罽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
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

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還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上音祀在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陸狀元通鑑卷六 後唐 三十五汲古閣騎兵戒以詰旦東行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作亂帥所部兵攻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李彥卿何福進王全斌等千餘人力戰俄而帝爲流矢所中竹仲切 傷也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上文甫切 堂下周屋抽矢渴懣求水懣母木切 又音滿煩也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酪各切 乳脉也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

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大事記歐陽氏曰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興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陸狀元通鑑卷六 後唐 三十六汲古閣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邦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是日李嗣源至罍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
主上素得士心正謂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
安歸乎 已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
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上必乃切
殯殮也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劉皇后
爲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 監國下教
數租庸使孔謙姦佞刻窮困軍民之罪而
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苛音何
細也皆罷之因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七 後唐 汲古閣
廢租庸使及內甸司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
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鹽運使以
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
岌自興平還至武功宦者李從襲謂繼岌曰
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
於牀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
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有
司議卽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

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
賜姓於唐爲唐復讎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梁
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
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
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
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
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余執政
更議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後唐 汲古閣
爲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
舊君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
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樞前卽位之禮衆從之
等傳 監國乃於樞前卽皇帝位
東萊評曰春秋之法一年不二君故國君
卽位踰年而後改元天下之達禮也五代
之際爲國者蕩然無綱紀文章事不師古
者多矣至於改元亦復無常唐天成則失

之於速梁正明晉開運則失之緩漢開運
追用前代之號漢乾祐周顯德皆用先君
之名事情而動無義無理夫改元之始事
也制命如此之亂他可知矣其享年不永
夫何疑哉

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
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
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毋得斂百

陸崇光通鑑

卷五十九

後唐

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
者令三銓止除詐僞餘復舊規五月以太子
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並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圖憂公如家簡拔賢俊
杜絕僥倖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
綱麓立圖每以天下為已任由是安重誨思
之出圖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
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

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能曉知
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
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
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
鳳為之出圖秋七月初令百官每五日起

居轉對奏事

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

其中子德光立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聞

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

陸崇光通鑑

卷五十九

後唐

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出後蜀

北海

韓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

送至正陽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吳若用吾

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

為相取吳如囊中物耳

出江南

冬十月初

賜文武官春冬衣昭武節度使王延翰自

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

天子之制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是歲為

子延稟所試眾推其弟延鈞為副後

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

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彊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白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已酉以嚴為西川都監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貪者但受勅牒多不取告身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汲古閣

青階及憲官歲賜告身以萬數矣出岳本傳二年春正月帝更名直多早切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眾怒不可遏也遂揖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汲古閣

十一月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敕文班丞郎給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正員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及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鎮戍胥吏皆得銀

下斬之五月任圜性剛急且恃與帝有舊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圜罷守太子少保明年重誨奏賜圜死秋八月楚王殷始建國立

宮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學士曰文苑學士知制誥曰知辭制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羣下稱之曰殿下令曰教十一月吳王卽皇帝位吳丞相徐溫卒吳主以其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帝貴不可言帝卽位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爲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

陸狀元通鑑 卷末 後唐 汲古閣

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滅族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帝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三年冬十一月上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上曰先朝受此賜者止三人崇韜繼麟繼麟卽朱友謙自梁歸唐以功賜姓尋冒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字或作豪釐豪免因歎息久之趙鳳曰豪也十豪爲一釐

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十二

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命其子從誨權知

軍府事從誨上表求內附詔以史館修撰

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帝皇子皆喜

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

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命皇子屈身師

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卽

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

陸狀元通鑑 卷末 後唐 汲古閣

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

間婚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

等威絕其僥冀帝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閩

王延鈞閩武中反閩越度民二萬爲僧由是閩中多

僧世閩四年夏四月禁鐵錫錢時湖南全用錫錢銅

錢一直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 初令

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党項皆

詣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餼
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故
止之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
國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
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
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
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
節度副使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使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後唐 四十五 汲古閣

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
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屢言於殷稱都
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
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
左遷都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
將歸老獅子漸大能咋人矣 獅子居例切狂犬
咋實窄切齧也
一說咬作 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
郁於府舍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

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
事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
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
使我勲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
可久處此乎 九月上與馮道從容語及年
殷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
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 陘音刑縣名屬鎮
州井陘山在縣南
臣憂馬蹶 居月切 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後唐 四十六 汲古閣

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
是也上深以為然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
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
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
士薛夷中詩云 薛尼輒
切姓也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
新穀 糶出本作
糶糶出穀也 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 剗
官切 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
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

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通鑑本傳

長興元年八月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期行

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九月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

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

請以東川先取遂間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太

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東川

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

陳狀元通鑑

卷六

汲古閣

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

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

懦弱

懦弱乃卧切又乃亂切亦作悞

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

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

仁矩滅其族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

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

洪投諸厠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

獎拔汝

行胡郎切

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

為李氏奴掃馬糞得謝炙感恩無窮

斃力危切炙之

汝而反耶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

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

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

鑊於前

鑊胡郭切鼎大而無足

令壯士十人刳其肉自

啗之

刳傾珪切傾珪切刺也

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

於近衛厚給其家十一月楚主殷卒子希

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詔

陳狀元通鑑

卷六

汲古閣

以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

二年六月命諸道均民田稅

敕解縱五坊

鷹隼

鸞尹切鸞鳥也

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

謂仁及鳥獸上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

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止及得

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

耳十二月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

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

三年春二月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管見曰易詩書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為蓋其門人續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篇章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禮記多出於孔子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婚喪祭宴享相見之經典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為一書若夫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

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置之足

矣古有經而無數殆孔子刪定繫作然後易詩書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分禮樂為二與四經為六歟抑合禮樂為一與四經為五歟廢仲尼親筆所著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是六經名實益亂矣有天下國家者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木刊行所以一文義去訛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眾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年八十一中子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瓊立傳瓊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
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
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瓊
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
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繆末年左
右皆附傳瓊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瓊
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
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瓊嘉歎久之傳瓊既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汲古閣
襲位更名元瓊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
民田荒絕者租稅 秋七月武安靜江節度
使馬希聲卒六軍使袁誼潘約等迎希範於
朗州而立之 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
士高緯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
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
冬十月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
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

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
也 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童謠非禍
福之本祇祥登隆替之源故雉雉升鼎而桑
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
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
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
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
足懼蝨賊傷稼不足懼蟲莫侯切食穀也賢人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汲古閣
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
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
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
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他得切優詔獎
之山本
四年春正月閩王延鈞卽皇帝位國號大閩
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閩主自以國小地僻
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二月以孟知

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先是河西諸鎮

皆言定難節度使李仁福潛通契丹朝廷恐

其與契丹連兵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

卒三月以其子彝超爲彰武畱後徙彰武節

度安從進爲定難畱後彝超不奉詔集境內

党項諸胡以自救五月安從進遣先鋒使宋

溫擊之 秋七月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

勃勃所築堅如鐵石斷鑿不能入斷珠玉切研也又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

徜徉羊切詳余羊切博雅徜徉戲蕩也

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

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

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

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

此土不欲失之叢爾孤城

叢租外切小貌

勝之不武

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爲表聞若許其自

新或使之征伐願爲衆先上聞之命從進引

兵還其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

廷除移揚言結契丹爲援契丹實不與之通

也致朝廷誤興是役無功而還自是夏州經

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上疾

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詔賜在

京諸軍優給有差旣賞賚無名士卒由是益

驕 冬十月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

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什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

給券具數以聞從之 十一月帝疾復作大

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從榮出

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

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爲

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

侍先制權臣已將兵至端門外宣徽使孟漢

瓊入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

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帝指天泣曰卿自處置勿為百姓憂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法寶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牀坐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帝聞從榮死悲駭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為大雄節度使詔遣漢瓊徵從厚追廢從榮為庶人帝尋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

陸肅元通鑑 卷五十五 後唐 汲古閣

某胡天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龕為小康十二月宋王即皇帝位出本紀贊及唐

人家 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眾惕息不敢應

管見曰明宗美善頗多過惡亦不至甚求之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有司賞廉治贓故雖四方未平而中土綏靖享屢豐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

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傳說周公納策金縢

陸肅元通鑑 卷五十六 後唐 汲古閣

武王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右明宗在位八年壽年六十七

潞王史曰廢帝

諱從珂明宗養子也姓王氏封潞王為鳳翔節度使閔帝即位使洋王從章代之從珂懼遂舉兵反兵至陝關帝出奔於衛州從珂至京師太后命從珂繼統

清泰元年甲午春正月閔帝大赦改元應順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路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時潞王長子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出之爲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爲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路王由是疑懼

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

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驃騎將軍王延宗將兵

陸狀元通鑑

卷末

後唐

汲古閣

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辭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杜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畱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乎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文傑善

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踴躍鬻食之閩主亟遣使赦之不及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疎濶更爲之形如木匱攢以鐵鉞內向鉞無方動切刃端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閩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知祥卽皇帝位于成都

二月吳徐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

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爲然

陸狀元通鑑

卷末

後唐

汲古閣

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爲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丘潞王

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寵率樂禍前代安仲誨鎮河中手殺之路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爲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

隆狀元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乞靈鄰藩以濟之三月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至長安中外大駭帝不知所爲謂康義誠等曰朕承大業年在幼冲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上側說切下古杏切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已功乃曰今侍衛諸軍尚

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効幸陛下勿爲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義誠軍至新安請降於潞王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爲急遣中使召朱弘昭弘昭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其族傳弘昭贇首於潞王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至衛州依刺

隆狀元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史王弘贇潞王至蔣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令潞王卽位於柩前王弘贇遷閔帝於州廨切公廨也帝遣弘贇之子殷直鸞往酖之閔帝知其有毒不飲鸞繼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

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

既至金帛不滿三萬匹兩而賞軍之費計應

用五十萬緡執政請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

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帝從之有司百方

聚斂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

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是時竭左藏舊物

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

陸狀先通鑑卷六十一 後唐 汲古閣

之簪珥切首并也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

李專美夜直謂帝曰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

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

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

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

帝以爲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各賜二馬

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

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

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

故也 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

爲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卽位敬瑭不得

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

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爲之言而鳳翔舊將

佐多勸帝畱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爲趙延

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

爲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

陸狀先通鑑卷六十一 後唐 汲古閣

難今我爲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爲

河東節度使紀 劉昫與李愚論議多不

合事多凝滯帝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

朝臣聞望宜爲相者皆以姚顗盧文紀崔居

儉對論其才行牙有優劣帝不能決乃寘其

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筊挾之首得

文紀次得顗秋七月以文紀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傳 蜀主昶太子仁替卽皇帝位

更名昶

升兩切

初帝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

判官高延賞鈎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旬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其後聞昫罷相三司吏皆相賀

陳狀元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二年三月太常丞史在德性狂悖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偏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濟楊昭儉等皆請加罪帝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爲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濟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六月河

東節度使石敬瑭旣還鎮陰爲自全之計時

敬瑭二子爲內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

母也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

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

堪爲帥冀朝廷不之忌 帝深以時事爲憂

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文紀等上

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對揚

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後唐

汲古閣

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苟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閑閑奏牘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冬十月閩主爲皇城使李俶所弑福王繼鵬卽皇帝位更名昶諡其父

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初閩惠宗要

王女清遠公主使宦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

上音潘下音愚董衡音順縣名屬廣州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

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

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

漢主賢之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

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

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

誨狀元通鑑卷六十五後唐六十五梁震後唐梁震

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

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

伏他蓋切奢也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

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

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仍捐去玩

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

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

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

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拔

鶴髦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

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

事屬孫光憲從誨南平王高季興之子出南平世家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

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

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吳加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五後唐六十五梁震後唐梁震

齊王備殊禮以昇閨宣池歛失涉切常江饒信

海十州為齊國

右潞王在位二年壽年三十後唐四

主共十三年起癸未終乙未

溫公曰武皇以沙陁微種奄有河東黃巢

之亂有大功於唐室上源之變訟於朝廷

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攻糾紛不

解流血成川僵尸蔽野至其晚節鋒銳亦

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弱齡襲位
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與武皇並轡齊驅
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
不竭力致命頤指如意遂服真定從中山
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當
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踞肆者
皆惴惴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得其險
遠辭禮倨慢偏師西指而劔閣不守觀其
陸梁元通鑑 卷六十七 後唐 汲古閣

考異曰

莊宗同光元年十月梁主殺邵王友誨等

史云友諒友能友誨莊宗入汴同日遇害

按中都既敗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況其從弟嘗爲亂者豈得獨存故附於此

帝命訪求梁主或以其首獻

實錄帝慘然曰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月戰爭恨不生識其面按莊宗漆均王首藏之太社豈有欲全之之理此特虛言耳

陸梁元通鑑

卷六十八

後唐

汲古閣

漆朱友貞首藏太社

群史末帝紀云詔河南

尹張全義收葬之今從實錄

二年正月岐王上表稱臣

茂貞改封秦王群

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

寅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

秦王至二年二月辛巳制秦王李茂貞可

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時

始自岐王封秦王也

三年十一月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 實錄

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 實錄

因之按唐軍九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

巳入成都止七十日耳 實錄 薛史之誤也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李嗣源至罍子谷聞莊

宗殂 莊宗實錄云今上至鄭州聞變今從明

宗實錄

百官請嗣源監國 監國本太子之事非官非

陸狀元通鑑

晉書

後唐

汲古閣

爵然五代唐明宗潞王周太祖皆嘗監國

漢太后令曰中外事取監國處分又詔曰

監國可即皇帝位是時豈以監國為稱號

也今從之

三年十二月高季興卒 唐明宗實錄天成三

年十一月壬午房知溫奏高季興卒烈祖

實錄亦云乾貞二年十一月季興卒蓋傳

聞之誤按陶穀季興神道碑及勃海行年

記皆云十二月十五日卒今從之

潞王清泰元年三月朱弘昭赴井死安從進

殺馮贇 張昭閔帝實錄帝召弘昭不至俄聞

自殺乃令從進殺贇按從進傳贇首於陝

則贇死非閔帝之命明矣今不取

陸狀元通鑑

晉書

後唐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百十七

後晉紀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

諱敬瑭姓石氏本西夷種勇力善戰唐明宗愛之妻以永寧公主清泰元年鎮太原徙鎮天平不受命因求援於契丹遂即帝位改元天福國號晉

天福元年

丙申

春正月唐王以千春節置酒晉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晉

汲古閣

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三月以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孫性謹懦中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爲三不開謂口印門也石敬瑭盡收其貨歸晉陽人皆知其有異志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

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

親但求前刺等未獲

前阻力切又楚力切刺盧達切契丹之騎將也

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

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

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

他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與其忠二人私

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

直學士綈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晉

汲古閣

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

何以拒之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

盛怒責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出崧

及文遇等傳初石敬瑭欲嘗唐王之意累表自

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

請移鎮鄆州房孺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

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

外綈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

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爲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爲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制出兩班相顧失色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陸衆元通鑑 卷七十一 後晉 汲古閣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契丹主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表帝

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制削奪敬瑭官爵出文 遇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率諸將討之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田土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陸衆元通鑑 卷七十一 後晉 汲古閣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曰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爲復書許候仲秋傾國赴援契丹傳 桑維翰及陳亮曰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推原其事蓋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創業而資爲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爲輔翼或

迫於拘命而倚爲先驅皆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後世被其患蓋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云云然此三者特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於此極由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八月張敬業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都指揮使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五

汲古閣

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卽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

歸虎北口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遠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也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六

汲古閣

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敬達遣使告敗於唐唐主大懼下詔親征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爲用符彥饒恐其爲亂不敢束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

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

酣飲也

羣臣

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

地冬十月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

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

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

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

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晉

十一月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

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

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

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

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卽皇

帝位割幽薊

音

瀛莫涿

竹角切

檀順新媯

俱爲切

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

輸帛三十萬匹

東萊評曰商臣殺頤而自立冒頓殺頭曼

而自立國人皆君之夷狄之俗然也安祿

山以范陽首禍百餘年風聲氣習胥爲夷

狄弑其父而奪之位者比肩接踵安慶緒

殺祿山史朝義殺思明總醜劉濟守此因

劉仁恭皆極其悖逆無復人理風俗旣成

其下恬不爲怪故至是其地果陷於戎良

由中國之禮其亡久矣非一朝一夕之故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晉

也宋興四方皆平獨燕薊淪於左衽者二

百餘年而終不可復哀哉

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大赦命法制

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戶

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桑維翰爲翰林學士

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薛融爲侍御史知

雜事實貞固爲翰林學士劉知遠爲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立晉

國長公主爲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

逐逃 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

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

梯洵糞以飼馬飼相吏切馬相啗尾鬣皆禿

鬣力涉切毛鬣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楊光

遠安審琦勸張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

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

陸狀元通鑑

卷七後晉 汲古閣

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

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

未爲晚也光遠遂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

於契丹主 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畱

一千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令帝盡出

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

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

目者可也乃以爲北京畱守唐主知帝卽位

楊光遠降謀幸魏州召李崧謀之辭文遇不

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曰我見此物肉顫適

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隄國

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

聞北軍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間

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

能爲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

聽其自便事寧自還又出令任從所適衆心

陸狀元通鑑

卷七後晉 汲古閣

差安 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余

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

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

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

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畱此俟汝音聞有

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旣定吾卽北返矣與

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

贈帝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

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

出契丹傳及漢紀

唐主又與

宋審虔等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

伏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

唐主遂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

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

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

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後晉

涉古閣

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

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

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

晚帝入洛陽止於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

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

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

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

二月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

高麗王王建

高麗當唐之末其王姓高同光二年遣使來中國而其王

姓名史失不記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封高麗國王用兵

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

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二年春正月詔以前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

榮爲成德節度使契丹以幽州爲南京

以李崧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克樞密使桑

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後晉

涉古閣

從武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

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帝推誠

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

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

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並出本傳

三月帝謀

徙都大梁桑維翰因說帝以大梁北控燕趙

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帝乃下詔東

巡夏四月帝至汴州吳越王元瓘復建

國如同光故事 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
凝為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
州團練推官張誼致書於凝以為切近之職
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
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
未幾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力之功宜
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
深然之 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三 後晉 漢高祖
遠北征時范延光以魏州反白知遠乞畱人問其故威
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用
能用我者其劉公乎 時魏孟滑三鎮繼叛
時范延光據魏州張從賓發河南兵
討之從賓遂以衆叛白奉進在滑州殺符彥
饒軍士軍士遂殺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
遠進劫彥饒以叛 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
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
兵北結強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

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
本相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
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幘主
者擒之機逢王切怕也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
情不計其直竟殺之內是衆皆畏服 八月
吳主下詔禪位於齊齊王誥即皇帝位於金
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尊吳主曰讓皇宮
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三 後晉 漢高祖
從吳制世南唐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
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
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三年春二月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駁
角切乖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
僻也 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
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弭切
也 止 詔褒之帝 諫言詔百官各上封事命

吏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畱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御札趣之三月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爲銅器故禁之 中書舍

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敕令屢降諸道

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

藏典書吏優伶奴僕伶郎丁切優人吏官也初命則至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五後晉汲古閣

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

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

朱記大將以上十人宅州止聽奏都押牙都

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量遷託名而已

從之 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

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爲 河南畱守高行周

奏修洛陽宮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

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

多於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

非陛下修宮館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

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金部郎中張鑄

奏竊見鄉村浮戶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

但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

業已爲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

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

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六後晉汲古閣

秋七月中書奏朝代雖殊條制無異請委官

取明宗及清泰時敕詳定可久行者編次之

乃詔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定 敕作受命

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 八月帝上

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以馮道劉昫爲冊禮

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

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

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

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太子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爲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陸狀元通鑑後晉卷七十七 汲古閣

禮 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使諭范延光許移大藩延光以主上重信乃撤守備於是制以延光爲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其張從賓符彥饒時從賓彥饒皆已死餘黨亦釋之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彥廣晉范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登

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延光旣降帝以彥珣爲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惡逆不可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臣光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十月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乃建東京於汴州復以汴州爲開封府以東都爲西京以西都爲晉昌軍節度 十一月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鉛鐵以十錢爲一兩以天福元寶爲文仍令鹽鐵頒下模範惟禁私作銅器敕先許公私鑄錢慮銅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 吳讓皇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皇帝是歲鳳翔節度使李從職從職即繼職也唐明宗始今賜名厚文士而薄武人愛

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
邊既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從嚴發
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至
華州鎮國節度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從嚴卒於唐潞

時上

四年春正月唐羣臣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

唐宗廟唐主許之仍更名昇

皮變切

羣臣又請

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晉十九

汲古閣

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

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也唐主欲

祖吳王恪

克各切

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

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

功

禕呼切

禕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云

梁太

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平多與崇政樞密使議

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

帝懲唐明宗之世安仲誨專橫故卽位之初

任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

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四月廢樞密

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勲臣

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

秋七

月敕先令天下公私鑄錢今私錢多用鉛鐵

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閏月

閩王爲拱宸控鶴軍使連重遇所弑其叔父

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諡閩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晉二十

汲古閣

主曰康宗 八月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

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

道帝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

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爲

然

他本傳

五年春正月北都畱守同平章事安彥威入

朝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

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庸節奉

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 固主職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職怒復書罵之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久之職與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矣 安州刺史李金全奉表請降於唐唐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將兵三千逆之帝聞金全叛命安陸狀元通鑑 後晉 卷七 三十一 汲古閣

入安州城陳於城外侯文進出殷之以歸無得剽掠及李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於淮北 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又曰軍法朝章儻此不可帝復遣之使者將自桐墟濟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帝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陸狀元通鑑 後晉 卷七 三十一 汲古閣

卒爲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 田本傳

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弔士卒而撫之斯可矣何必棄民以資敵國乎

唐主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卿此行甚精潔宦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爲羹某日市肉爲馐 側史切說文大衛也 何爲蔬食宦者慙服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

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軍

杜蒲侯切詩安曰曾是格克

得美餘邪 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

所餘頗多上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

貸其死各痛懲之 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

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

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

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

使讓帝以招納叛人

陸梁无通鑑

卷七

後晉

汲古閣

六年春正月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

吐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

故土 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

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卽

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

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

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

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唐世宗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

者必箕踞慢罵

踞居御切謂伸兩脚而坐其形如箕

使過其境

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爲之遜謝六

月重榮執契丹使者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

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附言爲虜所陵暴各

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與

之俱滅願自備士萬衆與晉共擊契丹表數

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

陸梁无通鑑

卷七

後晉

汲古閣

之虜又以此意爲書遣朝貴及移藩鎮云已

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彊兵不

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畱守劉知遠在大梁泰

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

廷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

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

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

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

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

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

集又七人切爾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

與為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

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

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

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

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五下麓安瘡痍未復痍延知切瘡府庫虛竭蒸

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

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

自啓釁端上許慎切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

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

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

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

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

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

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

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鄴魚怯切國家藩

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

之言勇夫重閉之義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

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音懣

滿又莫困切煩也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為憂

帝憂安重榮跋扈已巳以劉知遠為北京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六留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以北京

留守李德珣為鄴都留守知遠徵時為晉陽

李氏贅壻上朱芮切下思計切嘗牧馬

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

命之坐慰諭贈遺眾心大悅吳越府署火

宮室府庫幾盡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

人爭勸唐主承弊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

災遣使唁之且賜其乏唁魚戰切

發大梁至鄴都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

驕 吳越文穆王元瓘卒其子弘佐即王位

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

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晉 二十七 汲古閣

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

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十一月唐主

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

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

稅錢為率至今用之 出南唐世家 十二月安重

榮舉兵反眾至數萬南向鄴都帝以天平節

度使杜重威為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

副之重威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為偃

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大潰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

七年春正月鎮州牙將導官軍入城執安重

榮斬之帝命漆其首函送契丹 函胡澁切賁也 夏

四月漢高祖殂高祖為人辯察多權數好自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晉 二十八 汲古閣

矜大末年猶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

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秦王弘度即

皇帝位更名玢 悲中切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

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為計 悒乙及切不安也 五

月己亥始有疾 唐丞相太保宋齊丘既罷

尚書省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

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

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

嗟如句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齊丘曰臣實有此言臣爲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殺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福性子嵩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丙午以齊丘爲鎮南節度使 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月帝殂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九

源古閣

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帝兄爲嗣是日齊王卽皇帝位延廣以爲已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毋得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

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美利而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畱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 帝之初卽位也大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九

汲古閣

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它日必躬擐甲胄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卽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延壽本唐將晉虜送其國初歸爲契丹所後復用之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右高祖在位七年壽年五十一

大事記致堂胡氏曰劉知遠及維翰皆石

祖謀主從知遠之言則功遲從維翰之言則效速此石氏國祚長短之本也敬瑭之罪在不助愍帝苟以愍帝失國者則當無所預而尊奉許王於是不爲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弑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得多矣此非敬瑭所及也敬瑭西夷之人姓氏無所從出其舉措雖不足貴然夷而進於中國欲爲天下主當以禮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汲古閣

齊王

史曰出帝

諱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也高祖五子皆早卒重睿尚幼故養重貴爲子封齊王天

福七年七月高祖殂馮道等奉齊王卽位天福八年春唐主餌方士雷丹沒成躁急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凡唐主所賜予栖霞皆不受二月唐主疽發背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元宗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汲古閣

卽位

管見曰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猶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今無疾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待貶也然坐此致斃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教人延年不死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與端之學或割除親愛或遺棄萬事灰心槁形於寂寞之濱若

無欲者而望輕舉冀後身其欲莫大焉君子不可不慎也

閩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 漢高帝

驕奢不親政事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

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頃之乘其醉而弑之

弘熙卽皇帝位更名晟承正切 初河陽牙將

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使往

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

隆狀无通鑑 卷七後晉三十三 汲古閣

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

之人販易在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

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

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朝爲

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

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

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

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

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

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

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

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

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

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

州不得見繫陟立切繫也 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

丹每爲延廣所沮帝以延廣爲有定策功故

陸狀无通鑑 卷七後晉三十四 汲古閣

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

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

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

十餘軍以備契丹 十一月初高祖以馬三

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

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 十二月密告契丹

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

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

集山後及盧龍兵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嘗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是歲春夏早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壖而

切海邊之田也西距隴坻丁計切又音底按顏師古云隴坻謂隴坻卽今之隴

山南踰江湖北抵幽薊音計並州名原野山谷城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五後晉三十五源古開

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確磴不畱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効去民餒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於是畱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正奏

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糴之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爲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爲乎楚王希範奢欲無厭用度不

足重爲賦斂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

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

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六後晉三十六源古開

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禹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恃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恒曰主逞欲而懷諫吾見其千口零落無日矣王益怒

遂終身不復見之

開運元年甲辰正月遼蕭馳告契丹前鋒將

趙延壽趙延昭將兵五萬人寇遂陷具州

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

而返壬午以待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

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是

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

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七 汲古閣

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

戊子至澶州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

合兵二萬擊之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

遁去二月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

於東岸攻鄆州詔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

辟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等至

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

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

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

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

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山是不敢復東

初契丹主得其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

賜服章及敗於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

得軍士燔炙之燔符束切焚也炙之救切又音隻炮也詩曰或燔或炙

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戮力竹切說文并力也

三月契丹主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八 汲古閣

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

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

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

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

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

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

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

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契

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閩門使連重遇弑閩王曦召百官告之曰太祖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王悉收王氏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諡閩主曦曰景宗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九

汲古閣

是歲文進爲其下所殺函首送於殷主延政開運二年唐兵取建州延政亦降

夏

四月帝發澶州至大梁先是救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至是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十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太尉侍中馮道雖爲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帝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道爲匡國節度使兼侍中或謂帝曰

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乃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滑州河決侵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桑維翰頌美不若頌罪已之文帝善其言而止八月以河東節度使劉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九

汲古閣

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各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爲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睚眦切怒視人亦以

是少之

出師

契丹之入寇也。再命劉

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其有異圖至

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

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郭

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

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

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十二月契丹復

大舉入寇前鋒至邢州帝欲自將拒之會有

陸壯元通鑑

卷七

後晉

汲古閣

疾命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

州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

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諸軍恟

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

不復能整

二年春正月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

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軍為行計二月

帝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

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疆胡

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相州還以

羸兵驅牛羊過邢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

悲切縣名

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

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

攻之斌在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

擇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

陷身虜庭忍帥大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

陸壯元通鑑

卷七

後晉

汲古閣

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

死耳終不效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丙

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

馬全節等進軍三月杜威等諸軍會於定

州攻契丹秦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契丹主

還至虎北口聞晉取秦州復擁衆南向杜威

等懼退保秦州晉軍南行至陽城契丹大至

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

之是日繞行十餘里人馬飢乏晉軍至白團

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聞之數重奇兵出

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至

曙風尤甚契丹主命鐵鶴四面下馬鶴戈笑切鐵鶴

者取其驚猛之意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

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諸將請出戰杜威

曰俟風少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

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

陸狀元通鑑卷七 後晉 四十三 汲古閣

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

曰諸軍齊擊賊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

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

彥澤亦以爲然諸將退藥元福獨留謂彥澤

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

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

之此兵之詭道也詭古委切詐也符彥卿曰與其束

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引精

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風勢益甚昏晦如

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

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

盡拔鹿角出關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

鶴既下馬蒼黃不敢復上皆委棄馬又鎧仗

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

橐駝乘之而走橐音託駝徒何切韋昭曰背肉似橐也諸軍自

定州引歸夏四月帝發澶州還大梁復以

陸狀元通鑑卷七 後晉 四十四 汲古閣

鄴都爲天雄軍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恒

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法每以備邊爲名

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又畏懦過甚每契丹

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由是虜無所忌

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

之間暴骨如莽威兄所部殘弊又畏契丹之

彊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

朝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

加常憑恃勲親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
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
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出爲
開封尹六月以威爲天雄節度使契丹連
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
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
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
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後晉 四十五 汲古閣
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 上倉何切下徒
結切蹉跌失時也 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
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番不聞蕃和漢漢
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
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 紓商居切說文緩也通作舒 帝
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
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
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

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
李崧等曰歸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出契
丹 八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加樞
密使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
以委之 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
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
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又賞賜優伶無
度桑維翰諫曰歸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後晉 四十六 汲古閣
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
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
不失望 上古穴切又窺離切怨望也 曰我曹冒白刃絕筋
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
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
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常有疾在家帝謂諸
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
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湊其門由

新政益壞

三年冬十月吳越王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範議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都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鎔釜上楚耕切野有鑄犁上胡瓜切鑄兩亦作鎔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

陸胤元通鑑

卷七 後晉

汲古閣

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厭於廉切

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

祥八也弘佐乃止

出吳越世家

十二月契丹主

大舉入寇自易定趣常州帝以杜威爲元帥李守貞副之威等將自冀具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杜

威雖以貴戚爲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及羸卒竝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怛懼翰等至樂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

陸胤元通鑑

卷七 後晉

汲古閣

車驚潰十二月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慄慄莫知爲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鷂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以符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晉
四十九

汲古閣

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將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陣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晉
五十

汲古閣

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彥澤佯坐見之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是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厚撫其家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噉杜覽徒濫二切食也亦作嚼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及重威等傳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卽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猶猝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

喬榮使相辯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投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

右齊王在位四年史不載壽年晉二

主共十一年起丙申終丙午

溫公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夫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

陸梁无道鑑

卷七後晉五十二

汲古閣

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捨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鄰使流民塗野草胡騎汚宮闕生爲降虜死爲羈魄非不幸也

管見曰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古之待夷狄者或限隔之或驅

斥之或禮見之猶不能絕其侵慢暴侮之患而資其力倚其勢交通餽餉便便唯謹宗廟社稷之敬有不逮焉伯叔甥舅之眷有不及焉夷狄天性貪而無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則維翰和之於前延廣激之於後皆所以召之也故傳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考異曰

陸梁无道鑑

卷七後晉五十二

汲古閣

高祖天福元年九月契丹五萬騎自楊武谷代州今有楊武寨其北有長城嶺聖佛谷今從漢高祖實錄作楊武而南

契丹陳於虎北口

按幽州北山口名虎北口亦名古北口此在太原而云陳於虎北口

又云歸虎北口蓋太原城側別有地名虎北口也

十月詔每七戶出征夫一人群史云十戶今

從廢帝實錄

十一月丁酉石敬瑭即皇帝位廢帝實錄閏

月丁卯朔立石諱為天子於柳林誤也今

從晉高祖實錄薛史契丹冊文

閏月契丹主令太相溫送帝至河梁廢帝實

錄作高漢翰范質陷蕃記作高模翰歐陽

史作高牟翰蓋蕃名太相溫漢名高漢翰

今從晉高祖實錄

陸狀无通鑑卷七 後晉 五十三 汲古閣

三年八月以馬道劉昫為契丹冊禮使周世

宗實錄馬道傳云虜遣使加徽號於晉祖

晉亦獻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街

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

不可道無難色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

八月戊寅道為契丹太后冊禮使十月戊

寅北朝命使上帝徽號戊子王權以不受

北使停任周世宗實錄誤也

十一月吳讓皇卒薛史唐書錄皆云溥禪位

踰年以幽卒歐陽史但云云志云溥

能委運授終不罹篡殺之禍蓋於機者也

十國紀年曰辛丑唐人秋讓皇事不可明

今但云卒

四年二月唐主復姓李氏祖吳王恪周世宗

實錄及薛史稱昇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

苗裔江南錄云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

陸狀无通鑑卷七 後晉 五十四 汲古閣

孫李吳蜀後主實錄云唐嗣薛王知柔為

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諾流落江淮

遂為徐溫養子吳越備史云昇本潘氏湖

州安吉人父為安吉砦將吳將李神福攻

衣錦軍過湖州虜昇歸為僕隸徐溫嘗過

神福愛其謹厚求為養子以識云東海鯉

魚飛上天昇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氏

以應識劉恕以為昇復姓附會祖宗固非

李氏而吳越與唐人仇敵亦非實錄昇少
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昇曾祖超則志乃與
義祖之曾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

七年五月帝寢疾以幼子屬馮道

漢高祖實

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屬之曰此天下明
宗之天下寡人竊而處之久矣寡人既謝
當歸許王寡人之願也此說難信今從辭
史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五

汲古閣

九月河陽牙將喬榮

漢隱帝實錄作喬榮

番記作喬榮今從晉少帝漢高祖實錄
史景延廣傳契丹傳

二年十一月杜威趣恒州以張彥澤為前鋒

備史曰彥澤狼子其心密已變矣乃通款

邪律氏請為前導因促騎說威引軍浚漳

水西援常山及至真定東垣渡與威通謀

先遣步眾跨水不之救致敗將沮人心以

行詭計因使監者高勲請降於虜按彥澤

與威若已通款於契丹則彥澤何故猶奪

橋契丹何故猶議回旋今不取

十二月彥澤殺桑維翰

韓史帝思維翰在相

時累貢謀畫請與虜和慮戎上到京則顯
彰已過欲殺維翰以滅口因令張彥澤殺
之按是時彥澤豈肯復從少帝之命今不
取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六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百十七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

後漢紀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

諱嵩姓劉氏本名知遠沙陀部人世居太原與晉高祖俱事唐明宗晉高祖卽位以知遠爲保義軍節度使遷河東節度使開運二年封北平王四年少帝北遷帝乃圖義舉卽位於晉陽稱天福十二年國號漢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汲古閣

天福十二年

按天福晉高祖年號也自八年改爲天運至此四年矣漢雖建

國依舊稱晉年號拾開運而追續天福爲春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書其實爾徐無黨注

正月朔契丹主至大梁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 高勲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

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使

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

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已丑斬彥澤

住見於北市仍命高勲監刑彥澤前所殺士

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晉以杖扑之

勲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

其腦取髓嚙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廣

歸其國至陳橋延廣夜伺守者稍息扼吭而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汲古閣

死辛卯契丹以晉主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

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謂晉羣

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

下太平矣於是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

如舊制 晉主與李太后馮后等俱北遷後

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

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

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

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
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塞歎曰天乎我家
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契丹主廣受
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延壽請給上國兵
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
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
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
曹濮數百里間財蓄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
陸狀无通鑑

卷八

後漢

汲古閣

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
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
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
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
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
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
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

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
募士卒陽城之戰諸將散卒歸之者數千人
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
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
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
入援之意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
以防侵軼同結切又夷質切突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
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後漢

汲古閣

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命武節都指揮使
史弘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師之期軍士
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
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
呼萬歲不已知遠命左右遏止之蕃漢孔目
官郭威與都押牙楊邠悲中切入說知遠曰今
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
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

矣知遠從之二月辛未卽皇帝位自言六
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出郭
等傳

歐陽修曰嗚呼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耳
古不以爲重也漢高祖黜出帝開運四年
稱天福十二年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爾
方出帝時高祖常憤憤下視晉及契丹滅
晉未嘗有赴難之志及其卽位乃黜開運
陸光通鑑

卷五
後漢

漢書

之號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幸禍以爲
利者其素可勝歎哉
管見曰五代之取國惟唐與漢爲此善於
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爲契丹所滅
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
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
劉知遠不救固爲罪矣然則是時朝權則
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

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黜舊重
將如劉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
李崧而五代史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曹
操挾持獻帝剝削漢室以建大魏司馬氏
竊謂其取之羣盜非曰篡臣漢有天下四
百年曹操之罪尙蒙湔滅晉之宗社漂搖
皮業如燕巢危幕使知遠慷慨赴難固不
能挫契丹之勢雖不出兵其奮然自立乃
陸光通鑑

卷六
後漢

漢書

在石氏滅亡之後於是而責其無君臣之
義則全忠嗣源敬瑭郭威之罪爲如何此
責人已甚之論也

晉主旣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
采木實草葉而食之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
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
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
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

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倍斂貨財民不堪命

猶戶八切又古外古過一切格蒲侯切詩曰曾是掊克

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帝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後漢

汲古閣

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卽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畱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畱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

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畱大梁以蕭翰爲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爲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爲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三月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自白馬度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後漢

汲古閣

怛怛

乙及切怛怛不安貌

今得歸死無恨矣

管見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必其道首出庶物然後能成位乎其中三代而上是已春秋已後莫盛於漢唐道雖不足而其才智亦必高出英雄之表而勉行仁義乃能光啓大業以垂裕厥後未有夷狄而君中國者非固限隔疎斥之其性習風氣與中國非類故也以五胡強盛更據自古

帝王所都之地或一再傳或三四世則已
掃滅無遺種矣此非特人事乃天理也或
曰元魏乃北狄其都洛最久而亦天理歟
曰是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不能相
併則拓跋氏豈能免索虜之誚故以二帝
三王及漢唐享國長世而較夫夷狄之乘
間竊入不旋踵而掃滅則知天理有內外
正氣之不可干而中國之君亦可自強於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漢

汲古閣

為善毋使小雅盡廢而夷狄得之也

夏四月帝以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觀察判
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契丹主
至臨城得疾及樂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胷腹
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
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羆那加切
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
龍沙矣即自先引兵至恒州時契丹諸將已

密議奉永康王兀欲為主而延壽不之知自

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

王召延壽飲酒稱其謀反鎖之契丹主喪至

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

汝矣五月永康王兀欲宣契丹主遺制即

弟希廣立之 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

史弘肇奏克澤州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後漢

汲古閣

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眾嚴整將校小不從

命立槓殺之槓張瓜切說文箠也士卒所過犯民田及

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

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

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 蕭翰聞

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

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

淑妃在洛陽翰迎立以為帝帥諸酋長拜之

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畱燕兵千人守諸門爲從益宿衛翰乃辭行 六月吳越忠獻王弘佐卒遺令以丞相弘侗爲鎮海鎮東節度使是歲爲內平統軍使胡進思所廢更立其弟弘敏帝至洛陽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謂之使每歲寒食陸壯无通鑑卷八十一後漢 淑妃

係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契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誅討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世宗丹傳 秋七月鄴都畱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他鎮詔徙重威爲歸德節度使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陸米无通鑑卷八十二後漢 淑妃

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
久不下及食竭力盡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餓
死者什七八存者皆疋瘠無人狀疋烏光切弱也張
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
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
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
家賞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大傅兼
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
陸狀元通鑑後漢 卷一百一十五 汲古閣

礫詬之

礫狠狄切小石也重威傳

卷一百一十五

後漢

汲古閣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
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
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
懲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
也宜哉
十二月皇子開封尹承訓卒孝友忠厚達於
從政人皆惜之詔追立爲魏王

乾祐元年春正月帝更名暉古老切帝自範王
承訓卒悲痛過甚甲子始不豫丁丑帝大漸
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余
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
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於萬歲殿逢吉等祕
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謫議搖
衆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晉公主及
內外親族一切不問礫重威尸於市市人爭
陸狀元通鑑後漢 卷一百一十五 汲古閣

啖其肉

啖其肉吏不能禁斯須而盡

二月立皇子承

祐爲周王

卽皇帝位

時年十八

蘇逢吉等多
遷補官吏楊邠以爲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
及邠爲相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之
斟酌諸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
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或凝滯邠素不喜書
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爲急務至於
文章禮樂何足介意以蘇逢吉輩除官太濫

爲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二蘇逢吉萬珪

管見曰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槩視學士大夫輕則束之高閣重則陷之黨錮甚則投之黃河爲

陸米无通鑑

後漢書卷十五

漢書

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楊邠史弘肇皆吏卒之黠亦安知經史所言與儒者所設施直惡書生文士爾邠以廩實兵強爲賢於禮樂弘肇以長槍大劍爲可定國家納賄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於嬖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爲乎邠晚節頗通縉紳知史傳有用課吏傳寫然何及矣邠爲相矯二蘇除

官之濫難於選拜史謂自漢興至亡士大夫有不沾一命者二蘇之濫與邠之靳均失也然濫猶或得人靳則皆不得矣且自漢興至亡纔四歲以是爲久者安得謂之久哉

八月自河中

李守貞

永興

趙思綰

鳳翔

王景崇

三鎮

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皆相仗莫肯效戰帝患之壬午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

陸米无通鑑

後漢書卷十六

漢書

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上立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其後曰倚此危道也威善之

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自同州常思自潼關
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
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
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
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
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
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既而
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已亥至
陸狀元通鑑後漢十七 卷八 源古閣
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
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
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
且彼憑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
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
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俟城中無食
然後進梯衝以逼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
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緒景崇但分

兵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
使白文珂等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
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勳良高祖不敢
張賜也賜張 以我輩崛起太原舉物事
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
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
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機舟於岸機語綺切南
為向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
陸狀元通鑑後漢十八 卷八 源古閣
坐網中矣 冬十月荆南節度使南平文獻
王高從誨卒其子保融知畱後
右高祖在位一年壽年五十四
隱皇帝
諱承祐高祖第二子也高祖長子承訓賢
高祖愛之承訓卒高祖悲傷得疾疾甚屬
承祐於蘇逢吉使立之乾祐元年正月高
祖崩承祐乃即位

二年夏四月壬午太白晝見民有仰
視之者爲邏卒所執弘犖腰斬之河中城
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李守貞出戰屢
敗將士降者相繼五月郭威乘其離散督諸
軍百道攻之秋七月守貞及其妻子皆自
焚是歲趙思綰降殺之趙暉急攻鳳翔王景
崇與其家人自焚於是三鎮皆平三叛旣
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昵飛龍使後匡贊茶
陸狀无通鑑卷八十九後漢汲古閣
酒使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爲廋辭
醜語度疎鳩切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爲意西
京畱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
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扞厠與神切行乞
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
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賀客得銀數鉅
而返八月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
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已辭以浴

不見卽以頭子命係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
文珂代守恩爲畱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
客次吏白新畱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
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在通衢矣朝
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畱守歐
陽修論曰自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
後亂從之此執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
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
陸狀无通鑑卷八十九後漢汲古閣
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
而所爲如此者蓋習爲常事故文珂不敢違
守恩不得拒太祖旣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
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
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
其漸也可不戒哉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
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
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

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鬪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薄加恩恐藩鎮觖望於是諸節度皆進爵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後漢

源古閣

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三年春正月遣使詣河中鳳翔收瘞戰死及餓殍遺骸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 二月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畱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

魯勇切書

傳曰

詔許之州人相與就哭而葬之爲立

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徭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他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効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本傳

詔營寢廟於高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後漢

源古閣

其事以至國亡二陵竟不霑一奠 夏四月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爲鄴都畱

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弘肇曰安定

家在長槍大劔安用毛錐槍千羊切亦作槍錐朱惟切筆也

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

始有隙 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爲貴

州刺史天雄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

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

五月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

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

陸狀元通鑑後漢卷六十三 汲古閣

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

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

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

臣願竭其愚驚庶不負驅策帝斂容謝之威

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

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

之 閏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雨發屋拔

木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

水深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又問以

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

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弭毋魏切止也莫如修德延

又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爲修德延又對請讀

貞觀政要而法之 晉李太后在建州卧病

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

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戊午卒周顯德中有

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餘亮切憂也病

陸狀元通鑑後漢卷六十四 汲古閣

也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十一月

帝自卽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

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

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

肇典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

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

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

契丹蕩覆之餘公弘困竭章据撫遺利据居運切

樵之石切拾也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

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

餘積以是國家饒安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

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

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

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

禁酒麴之禁者禁符袁切藥石也有白青黃黑赤五種錙銖涓

滴罪皆死錙莊持切銖肅朱切六銖為錙十銖為銖由是百

陸狀元通鑑卷六後漢二十五汲古閣

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

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

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嬖倖浸

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邪等屢裁抑之

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帑帝

即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帝及

太后亦諷執政邪弘肇以為內使遷補有次

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闕晉卿次

當為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

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

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帝年益壯厭為大臣

所制邪弘肇常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

令人有言邪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積

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邪等專恣

終當為亂帝信之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

誅邪等議既定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

陸狀元通鑑卷六後漢二十六汲古閣

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

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懦乃太

后復以為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閭門所知

拂衣而出丙子旦邪等人朝有甲士數十自

廣政殿出殺邪弘肇章於東廡下上文甫切堂下周屋

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

鎮寧節度使李洪義殺王殷又令鄴都行營

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曹威

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時中外人情
駭蘇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謀聞變驚愕私
謂人曰事大忽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
於此李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
其慘毒嬰孺無免者使者至澶州李洪義喪
節應主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
殷因業遣使以密詔示郭威威召郭崇威曹
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後漢 汲古閣
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
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
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
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
右羣小所為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
浪切滌亭歷 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郭
威乃畱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
前驅自將大軍繼之至封丘人情恐懼帝遣

慕容彥超等將兵拒之彥超等戰敗與麾下
奔還是日帝出勞軍兵敗獨與從官數十人
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帝策馬將還
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
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
帝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弑蘇逢吉閻晉卿
李業奔陝州後匡贊奔兗州郭威自迎春門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後漢 汲古閣
入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威威見猶拜之道
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丁亥郭威
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
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所司擇日備法駕迎
帝弟河東節度使崇之子武寧節度使贊即
皇帝位威奏遣太師馮道等詣徐州奉迎
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
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為此詔使者以翰林學

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倉皇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庚寅威帥羣臣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

決旬請太后臨朝聽政壬辰太后始臨朝鎮州邢州奏契丹入寇太后敕郭威將大兵

擊之十二月威發大梁武平節度使馬希

萼希廣之兄攻楚王希廣殺之希萼自稱武安等

陸狀元通鑑卷八十九後漢汲古閣

軍節度使楚王郭威度河館於澶州癸丑

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

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

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

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

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武寧

節度使贊已至宋州郭威遺贊書云爲諸軍

所迫召馮道先歸道辭行贊曰寡人此來所

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何以爲計道默然已未太后誥廢贊爲湘陰公以侍中威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軍將校醉揚言歸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右隱帝在位三年壽年二十漢二主

共四年起丁未終庚戌

溫公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

陸狀元通鑑卷八十九後漢汲古閣

胡騎北旋中州乏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

歸之豈其才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

爲也夫根疎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

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

羣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

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

短未有若茲也

考異曰

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晉主迎契丹主見漢高祖實錄少帝帥族候於野邪律氏疏

之帝指陳前事乃大臣同謀皆歷歷能對
無撓屈色邪律氏亦假以顏色隋蕃記辨
史帝紀五代通錄云戎主不與帝相見少
帝實錄帝舉族待罪於野虜長面撫之遣
伯封禪寺今從隋蕃記

三月丙子契丹主卒實錄云二十日乙亥卒

陸狀元通鑑卷八後漢三十一 汲古閣

今從隋蕃記

乾祐元年八月壬午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
慰安撫使辭史周太祖記七月十三日授同

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為名八月
六日發離京師按漢隱帝周太祖實錄七
月加平章事制詞無西征之言至八月壬
午方受命出征蓋辭史之誤

隱帝乾祐三年四月郭榮本姓柴世宗實錄

曰太祖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聖穆皇后柴氏以唐天祐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於邢臺之別墅辭史世宗紀云太祖之養子蓋聖穆皇后之姪也本姓柴氏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帝年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時太祖無子乃養為己子後今舉世皆知世宗為柴氏子謂之柴世宗而世宗實錄云太祖長子誣亦甚矣

陸狀元通鑑卷八後漢三十一 汲古閣

十一月帝為亂兵所弑實錄帝至玄化門劉

銖射帝左右帝回詣西北郭允明露刃隨
後西北至趙村前鋒已及亂軍騰沸上懼
下馬入於民室郭允明知事不濟乃抽刃
犯蹕而崩辭史隱帝紀郭允明知事不濟
乃刺刃於帝而崩允明自殺周太祖紀云
允明弑漢帝於北郊劉恕曰允明帝所親
信何由弑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

之因允明自殺歸罪耳按弑帝者未必是
允明但莫知為誰故止云亂兵

馮道受郭威拜

五代史闕文周祖入京師百

官謁之周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
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
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按周祖舉兵既克
京城所以不即為帝者蓋以漢之宗室崇
在河東信在許州贊在徐州若遽代漢慮

陸光通鑑

卷六

後漢

汲古閣

三鎮舉兵以興復為辭則中外必有響應
者故陽稱輔立宗子信素庸愚不足畏忌
贊乃崇子故迎贊而立之使兩鎮息謀俟
其離徐已遠去京稍近然後并信除之則
三鎮去其二矣然後自立則所與為敵者
惟崇而已此其謀也豈馮道受拜之所能
沮乎道之所以受拜如平時者正欲示器
宇凝重耳

遣馮道等迎武寧節度使贊

周太祖實錄已

丑太祖奏遣前太師馮道往彼諭旨太祖
將奉表於徐州未知所遣樞密直學士王
度請行許之宰臣百寮表秘書監趙上交
齋詣同日首途五代史闕文周祖請道詣
徐州冊湘陰公為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
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為謬語人及行
謂人曰平生不謬語今為謬語人矣王禹

陸光通鑑

卷六

後漢

汲古閣

傳曰周世宗朝詔史臣修周祖實錄故道
之事迹所宜諱矣按道廉智自將陽愚遠
禍恐不肯觸周祖未發之機其徒欲歸美
而云耳又隱帝實錄云初議立徐帥太后
遣中使馳諭劉崇請崇入續大位崇知立
其子上章謙遜恐無此事今不取
太后臨朝 周太祖實錄云太后自臨朝令稱
制隱帝實錄自是至國亡止稱詔今從之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九
後周紀

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

諱威字仲文姓郭氏邢州堯山人父簡事
晉爲順州刺史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
州畱後李繼韜募敢死士爲軍卒威年十
八以勇力應募後事漢高祖爲侍衛都虞
候高祖卽帝位威佐謀畫拜同中書門下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九

後周

平章事隱帝之世屢立戰功爲鄴都畱守
乾祐三年隱帝謀使人殺威威遂舉兵南
向十一月隱帝兵敗爲其下所弑威至京
師奏太后請立湘陰公贇贇父崇爲河東
節度使使人問威誠款如何初威微時刺
其項上爲雀兒人皆稱爲郭雀兒威指其
項謂之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耶崇以爲
誠許之贇未至威已爲軍士推戴太后制

令威監國尋受禪建元廣順國號周

廣順元年

辛亥

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詔授監

國符寶卽皇帝位監國自臯門入宮卽位於

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

號古伯切

國

號宜曰周改元大赦

大事記致堂胡氏曰孟子論商周之際曰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

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周

汲古閣

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

失之也然則國亡與未亡亦遺俗流風是

賴矣秦之爲秦民不見德惟刑戮是聞其

亡也有怨而無恩漢之爲漢民到於今稱

之地曰漢地人曰漢人匈奴沙陀猶假其

號以立國甚哉五代之相承皆前主之偏

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篡奪之習也始以

諸侯叛天子次也偏裨篡主帥陵夷至於

唐晉漢周昨日爲臣今日易位故家善政

漫無所傳而惡俗亂風漸漬而日遠其源

則始於肅代姑息藩鎮卽軍中命擇所欲

者援之其弊遂至於河決魚爛不可壅而

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卒隸劉知遠麾下以

至爲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兵柄卽有異意

如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示以微旨蓋

見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爲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周

汲古閣

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祖之討河中

未無君之心亦昧於見幾者矣仲尼書

天王使來錫公命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

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

自屈加以寵數是敎人臣以不臣之利也

春秋爲尊君而作履霜堅冰耒耜滅天

理之若此也唐肅代卽軍中擇所欲者而

命之卽所謂來錫命也聖人垂訓遠矣其

可忽哉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

劉曼漢高祖母弟也初名

崇高祖即位以崇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周太祖代漢崇乃建國稱帝自太原以北有州十國號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

公乃止曰吾見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

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

疾引兵逾太行

胡剛切

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

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

陸狀无通鑑

卷九後周

源古關

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

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

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

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贊廢崇乃遣

使請贊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

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公能同

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

戊寅殺湘陰

公於宋州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更名

曼切

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

憲隆蔚沁遠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

鄭珙為中書侍郎觀察判官趙華為戶部侍

郎竝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環為代州

防禦使裨將張元徽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陳

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環張元徽曰

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

陸狀无通鑑

卷九後周

源古關

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

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

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

故其國中少廉吏客省使李光美嘗為直省

官頗諳故事

諸烏舍切記也

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

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

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帝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

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

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庾辰下詔悉罷之

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吐庶上

耕切民也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

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

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

以聞咸宜直書勿事辭藻帝悉出漢宮中

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

陸狀元通鑑卷九 後周 汲古閣

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

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爲鑑仍戒左右自今珍

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楚王希萼旣得志

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

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初

帝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

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帝

以是賢之卽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

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

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

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忼慨善譬喻以開

主意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執希萼囚之奉

希崇爲武安畱後希崇旣襲位亦縱酒荒淫

爲政不公國人不附威等見希崇所爲知必

無成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

希崇覺之大懼密遣使奉表請兵於唐唐主

陸狀元通鑑卷九 後周 汲古閣

命邊鎬將兵萬人西趣長沙冬十月鎬至

醴陵楚王希崇遣使奉牋詣鎬請降鎬入城

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飢饉鎬

大發馬氏倉粟賑之賑章忍切贈也楚人大悅癸

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

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唐百官共賀湖南平

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

恐守之甚難耳唐主自卽位以來未嘗親祠

郊廟禮官以爲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

告親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

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

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

驕臣倭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已爲潭帥而

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鎬爲帥唐主乃以鎬爲

武安節度使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

之遣使奉表於周太祖詔言鎮湖南三年復

爲武安節度使王逵所代世宗顯德三年其

陸狀元通鑑卷九後周八汲古閣

將潘承嗣又殺逵迎武北漢主與契丹合兵

攻晉州久不克帝以王峻爲北面行營都部

署將兵救之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

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燒營夜遯峻

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

遣藥元福康延沼等將兵追之及於霍邑縱

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邑道隘

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

曰劉崇悉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終今

氣衰力憊前拜切病狠狽而遯不乘此剪撲

止之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北

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

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

者甚衆二年春唐主好文學韓熙載與馮

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鉉胡皆至

陸狀元通鑑卷九後周九汲古閣

美官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爲盛然未嘗設

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學

士江文蔚知貢舉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

及第唐主問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對曰前

朝貢舉私謁相半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

書舍人張緯前朝登第聞而御之時執政皆

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貢舉出南唐世

六月朔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

家及野史

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

老泉曰人爲諂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塗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於堯舜卒伍一旦爲帝王而

陸米无通鑑

卷九後周

汲古閣

以異代陪臣臨天下之大聖豈特趨利諂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而以拜契丹爲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易入義理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繫於此然則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乎

秋七月天平節度使守中書令高行周卒

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

風生叱昌栗切咤竹駕切或作吒發怒聲平居與賓僚宴集侃

侃和易人以是重之十月敕民有訴訟必

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

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倩一政切假也必書所倩

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

事毋得挾私客訴十一月敕約每歲民間

陸米无通鑑 卷九後周 汲古閣

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

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

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

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

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

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

公私便之

三年正月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

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閭門使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言於是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一

源古閣

州縣其田廬牛農器竝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旣得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坐賊絹萬五千匹錢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

泣 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母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益盛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六月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帝自入秋得風痺疾上必至切害於飲食及步趨

顯德元年春正月朔帝祀圓丘僅能瞻仰致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二

源古閣

敬而已進爵奠幣皆有司代之 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羣臣希得見帝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帝聞之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惡衣菲食非妃尾切也專以贍軍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

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
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初
帝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
榮榮領澶州以爲牙將榮入爲開封尹未別
召翰翰自至榮怪之翰請間言曰大王國之
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
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卽日入止禁中帝疾篤
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 帝屢戒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周

漢市閣

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
上其月反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
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勿置
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
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
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帝命
趣草制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宣制畢左右以聞帝

曰吾無恨矣是日帝殂乙未宣遺制丙申晉
王卽皇帝位 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
大舉入寇遣使請兵於契丹二月契丹遣其
將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
萬以白從暉張元徽爲將與契丹南趣潞州
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
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威氣沮必不敢
自來陛下新卽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周

漢市閣

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
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
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
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
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強破劉崇如山壓
卵爾道曰未審陛下能如山否帝不悅惟王
溥勸行帝從之三月北漢進逼潞州乙酉帝
發大梁壬辰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

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北北漢兵遇擊之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陸狀元通鑑卷九十六後周 派古剛介馬自臨陣督戰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勅力京切強也春秋傳勅敵之人未可輕進漢主奮頰曰頰上如舌切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悅北漢主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遯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爲宿衛將謂同列

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北漢主知帝自臨陣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七後周 派古剛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楊衮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絃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

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帝

宿於野次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

稍復還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胡制切乘

契丹所贈黃驢力求切馬名帥百餘騎由雕窠嶺

逕歸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

殆不得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

肅軍政猶豫未決晝卧行宮帳中張永德侍

帝側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九後周 汲古閣

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

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

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

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

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逃者

無它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

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

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轎車歸葬樞千歲自切小棺

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以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

府事以郭崇副之仍詔向訓李重進史彥超

等將步騎二萬發潞州王彥超韓通等自陰

地關入與彥卿合軍而進夏四月彥卿軍晉

陽城下初帝遣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未議

攻取旣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

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九後周 汲古閣

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意太

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

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

公三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

滑稽多智滑古忽切稽古異切滑亂也稽同

若是言能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

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出道本傳

歐陽修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周
二十一

汲古閣

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爲號州司戶叅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骨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邪卽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笞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

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周
二十一

汲古閣

臣不事二君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

絰之巧

織職力切作布帛之總名絰如鳩切機縷也

不足賢矣

爲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爲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

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
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爲忠臣
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
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
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游下僚今道
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
違拱默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
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周

漢書

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爲比哉或謂道能
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
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
爲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跖之而子路醢許
切肉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
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
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彼相前朝語其
忠則反君事警語其智則社稷爲墟後來

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爲相彼又安肯
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
亦時君之責也

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
其貴當爲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
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自刃其弟妹
次及符氏匿帷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
剄亂兵旣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周

漢書

與郭公爲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
於彥卿及帝鎮澶州太祖爲帝娶之壬戌立
爲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 庚午
帝發潞州趣晉陽五月丙子至城下旗幟環
城四十里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爲北漢
之援帝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史彥
超將二十騎爲前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
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

浸遠衆寡不敵爲契丹所殺時大發兵夫東
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
卒疲病及史彥超死乃議引還乙巳帝發晉
陽匡國節度使樂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
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
殿丁練切軍後曰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
然軍還忽遽芻糧數十萬在城下者悉焚棄
之庚午至大梁是行拔北漢遼憲嵐石元忻代七州帝達衆議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四 汲古閣
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
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爲四
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
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
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
疑忌褊迫切性狹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
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
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

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
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
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帝不從
初太祖以建雄節度使王晏有拒北漢之
功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爲武寧節度使晏少
時嘗爲羣盜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
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爲之
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爲我語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五 汲古閣
之使勿復爲爲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
九月徐州人請爲之立衣錦碑許之衣於既切服之
也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
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但驕蹇不用
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
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
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
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

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帝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計捕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

陸米无通鑑

卷九 後周

汲古閣

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河自楊劉

至於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派

祥符

切別匯爲大澤

匯胡對切水回合

瀾漫數百里又東

北壤古堤而出灌齊棣淄諸州至於海涯漂

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

上攻乎一切

能塞十一月帝遣李穀詣澶鄆齊按視隄塞

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北漢主矧子承鈞

立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麓安 是歲湖南大飢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効乎

陸米无通鑑

卷九 後周

汲古閣

右太祖在位三年壽年五十二

考異曰

顯德元年正月丙申晉王卽帝位

太祖實錄

乙未宣遺制晉王榮可於樞前卽皇帝位

世宗實錄丙申內出太祖遺制羣臣奉帝

卽皇帝位蓋以乙未宣遺制丙申卽位也

二年契丹遣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

晉陽見

聞錄衮帥騎五六萬號十萬來會今從世

三月癸巳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

世宗實錄

甲午賊陳於高平南之高原按下又有甲午此必癸巳誤也今從十國紀年

楊哀全軍而退

五代史補劉崇求援於契丹

得飛騎數千及觀世宗兵少悔之召諸將

謀曰吾觀周師易與耳契丹之衆宜勿使

但以本軍決戰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

陸梁元通鑑

卷九

後周

汲古閣

而心服諸將皆以爲然乃使人謂契丹主

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已見必不煩足

下餘刃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

知其謀從之泊世宗之入陳也二軍皆賈

勇爭進莫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

敢救而崇敗今從世宗實錄詳史

四月瀛文懿王馬道卒

五代通鑑曰文懿

今從世宗實錄詳史

五月攻晉陽不克議引還

世宗實錄徵懷孟

蒲陝丁夫數萬攻城旦夕之間期於必取

會大雨軍士勞苦又聞忻口之師不振帝

數日憂沮不食遂決還京之意晉陽見聞

錄六月旦周師南轅返旆惟數百騎間之

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銜趨捷跳梁於城

隅晡晚殺行而撤退今從世宗實錄

十一月北漢主殂

劉恕云世宗實錄詳史帝

陸梁元通鑑

卷九

後周

汲古閣

紀僭偽傳皆云顯德二年十一月劉崇卒

大定錄云顯德二年春旻病死紀年通譜

顯德二年崇之乾祐八年冬崇死顯德三

年承鈞改元天會開寶元年承鈞之天會

十三年死開寶二年繼元改元廣運興國

四年繼元之廣運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

國全無記錄惟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

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僞署見開寶

錄云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周是
積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卽位丁巳年正
月旦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又云鈞丙
戌年二十九嗣位年四十二卒右諫議大
夫楊夢中奉敕撰大漢都統追封定王劉
繼顯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祚
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顯卒末題廣運元年
歲次甲戌九月丙午朔今按周廣順元年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後周

汲古閣

辛亥旻卽帝位稱乾祐四年顯德元年甲
寅旻之乾祐七年也旻卒鈞立顯德四年
丁巳鈞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宋開寶
元年戊辰鈞之天會十二年也鈞卒繼元
立開寶七年甲戌繼元改天會十八年爲
廣運元年據歷是歲九月丙午朔興國四
年巳卯繼元之廣運六年也鈞以唐天成
元年丙戌生至顯德元年甲寅嗣位乃二

十九歲矣鈞及繼元踰年未改元蓋孟蜀
後主漢隱帝周世宗之比也諸書皆傳聞
相因前後差舛惟晉陽見聞錄劉繼顯碑
歲月最可考正故以爲據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後周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

後周紀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

諱榮姓柴氏太祖柴皇后兄之子也太祖無子養以爲子有英略大志封晉王顯德元年正月太祖崩晉王卽位

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二十

後周 汲古閣

斛給耗一斛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

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竝

當連坐 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

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

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

之以限其奔突是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

彰信節度使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

李晏口畱兵戍之帝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

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

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稟給自請將之隨便

宜討擊帝皆從之以藏英爲汭邊巡檢招收

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

超等行視役者嘗爲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

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

南之民始得休息 二月詔羣臣極言得失

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二十

後周 汲古閣

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

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

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旣捷慨

然有削平天下之志 帝以大梁城中迫隘

夏四月詔展外城先立標幟

標記 侯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

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

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內分畫街衢倉場

解之外

解古臨切公解也

聽民隨便築室

上謂宰

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後周

汲古閣

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則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疆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後周

汲古閣

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

檄胡狄切符檄

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閒一舉可擒也今士卒

精練甲兵有備羣下良法諸將效力期年之

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

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收者

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

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

開封府事出朴本傳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

溥薦向訓上命訓與王景偕行五月景出兵

自散關趣秦州蜀主遣李廷珪高彥儔等拒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五後周汲古閣

之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

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

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

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鉗其

廉切以鐵有幻惑流俗者幻胡辨切令兩京

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

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

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

十四尼二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管見曰寺皆宜廢不爲有敕額而不可廢

僧皆宜髮不爲有尊長之命而不可髮殘

身煉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君無父則

甚膚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芟蔓

伐柯使之務本乎是時僧尼合六萬餘人

三分之一爲癰疾猶有四方衆歸之南畝

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如百農夫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六後周汲古閣

贍一兵而此六萬人者凡仰食幾農夫豈

世宗未之思也耶

六月上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

弟爲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

始得其實人以爲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

獄訟 以樞密院承旨張美爲右領軍大將

軍權點檢三司事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

穀隸三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爲供副太

祖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爲濮州馬步都
虞候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帝以利權授
之帝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其
在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 秋七月以
王景兼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
馬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
罷兵帝命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
之狀帝從之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
陸米元通鑑 卷五十七 後周 汲古閣
銷錢爲器皿 眉永切飯食之器用也 及佛像錢益少九
月敕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
及寺觀鍾磬鉸鐸之類 鉸蒲撥切鐸達各切鈴之屬 聽畱
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
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
及者論刑有差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
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至於善斯奉佛矣
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州人雖

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
惜也 出本紀特
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
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
益
管見曰世宗曰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
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此乃高明辯
達以實破空之正術非誠欲割截身體如
陸米元通鑑 卷五十八 後周 汲古閣
佛之幻說也而司馬氏以仁許之曰不愛
其身而愛其民世固有自愛其身而不愛
萬民者不可謂仁矣今以愛民之故而不
愛其身亦安得爲仁仁者愛已以及人愛
人以及物推其所爲若天昭昭之多斯無
窮也不愛其身而愛其民則仁何所本
蜀李廷珪高彥儔等與周兵戰敗退保青泥
嶺雄武節度使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觀

察判官趙玘

淺氏切又千禮切

舉城降成階二州皆

降蜀人振恐百官入賀帝舉酒屬王溥曰邊

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 上與將相食於萬

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

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

當親冒矢石爲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十月

蜀主致書於帝請和帝不答蜀主愈恐聚兵

糧於劔門白帝爲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度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後周

汲古閣

不足始鑄鐵錢權境內鐵器民甚苦之 先

是每冬淮水淺涸

下各切水竭也

唐人常發兵戍守

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爲疆場無事

坐費資糧悉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

固爭不能得十一月帝以李穀爲淮南道前

軍行營都部署以王彥超副之督韓令坤等

十二將以伐唐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

上余隴切東南悉爲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

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

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

利 上與侍臣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

人因喜賞人 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爲

舍通大車者蓋寡上悉命直而廣之廣者至

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上曰近廣京城於

存歿擾動誠多然怨謫之語朕自當之它日

終爲人利 王景等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後周

汲古閣

使王環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

願畱者優其俸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

用慰衆情免違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

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 唐人

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

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遣神武統軍劉

彥貞將兵二萬趣壽州皇甫暉爲應援使姚

鳳爲應援都監將軍三萬屯定遠 丙戌樞

密使兼侍中韓忠正公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稱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

三年正月以王環爲右驍衛大將軍賞其不降也 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命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周

汲古閣

鎮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爲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遂退保正陽劉彥貞素驕貴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爲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

陽旌旗輜重數百里劉仁贍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遯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旣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旣敗唐人大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甲寅帝至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周

汲古閣

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

肥符非切水出九江山入淮在廬州合肥縣

命

諸軍圍壽州二月上命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皇帝

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太祖皇帝擁馬躍突
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它人非吾敵
也。手劒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
州。後數日。宣祖皇帝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引
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太祖皇帝曰。
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日乃
得入。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
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後周 汲古閣
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旣籍爲官物。非有詔書
不可得也。太祖皇帝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
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府蘇人趙普。有才可用。
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太祖
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
先訊鞠。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皇帝益奇
之。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
馬。繁。蒲官切。馬。鬣上飾。纓。伊盈切。馬。膺前飾。鎧仗鮮明。或曰。如此

爲敵所識。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
主遣使奉書請息兵。修好。帝不答。命前武勝
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
隅。導壕水入於淝。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
等。暉傷甚。見上。卧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
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曷日屢與契丹戰。未
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之勇。上釋
之後。數日。卒。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鍾謨。李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後周 汲古閣
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謨。德明素辯。口上知
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我非六國愚
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
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
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
戰栗不敢言。三月。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
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
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并。拜切。又。部。禮。切。股也。

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秦鳳之平也上敕所俘蜀兵以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於唐三月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唐主復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爲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後周 汲市關

德明因譖之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上大怒斬德明於市命齊王景達將兵以拒周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後周 汲市關

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 秋七月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既兼總湖湘乃矯前人之弊畱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利猾民爲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行逢妻鄖國夫人鄧氏鄧于分切 陋而漢南之國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

陸衆元通鑑

卷三

後周十七

汲古閣

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世楚家八月端明殿學士王朴司天少監王處訥撰顯德欽天曆土之詔自來歲行之 上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紡撫兩切 綱絲也 結則歷切 緝也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後周十八

汲古閣

兼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人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上問宰相卿曹送之平對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上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以太祖皇帝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太祖皇帝表渭州軍事判官趙普爲節度推官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

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

以厚利其書皆誦毀及反間之語又其本而間謀之也

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時召見問以唐事晟

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

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十一月陸米元通鑑

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

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上許茄切靴屬亦作鞞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

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

拜衛尉少卿帝召華山隱士真源陳搏徒官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

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戊申遣還山詔縣長史常存問之

永嘉曰知人實難陳搏之隱非世宗所知也知其爲隱者方士而已飛升黃白之問

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世宗不能訪以治道此亦何異梁武與達磨對

面而不識也雖然搏有雄志傑才而非儒學之逸民其自爲者既與呂洞賓之徒相

陸米元通鑑卷三十九後周汲古閣期於汗漫之游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

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升黃白之問也象數之學至邵康節而大備康節得之於李

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長則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已

下而不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上第曰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已

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同

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戊申遣還山詔縣長史常存問之

永嘉曰知人實難陳搏之隱非世宗所知也知其爲隱者方士而已飛升黃白之問

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世宗不能訪以治道此亦何異梁武與達磨對

面而不識也雖然搏有雄志傑才而非儒學之逸民其自爲者既與呂洞賓之徒相

陸米元通鑑卷三十九後周汲古閣期於汗漫之游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

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升黃白之問也象數之學至邵康節而大備康節得之於李

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長則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已

下而不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上第曰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已

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同

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同

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同

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同

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同

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同

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同

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同

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同

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同

流學貴於得正而不差如此

顯德四年春正月宰相屢請立皇子爲王上
曰諸子皆幼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
朕子能自安乎 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
中食盡唐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
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等將兵數萬沂
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
中烽火晨夕相應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後周

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帝使范質
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
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
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詔有司更造祭器
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制度爲之
圖 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
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爲恨返自壽春
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

卒敎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
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瓌將水軍數千
自閔河汭入淮唐人見之大驚三月己丑
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胄軍
於紫金山之南命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
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
且帝軍於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後周

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餘衆公淮東走
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
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
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
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甲辰
帝耀兵於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
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等作仁贍表昇
仁贍出城降仁贍卧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復

令人城養疾徙壽州治下蔡以仁贍爲天平
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
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爲
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
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以旌仁贍之
節 光祿卿致仕柴守禮居洛陽恃勢恣橫
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帝旣爲太祖嗣人
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
陸莊无通鑑 卷三十三 後周 汲古閣
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給帝
知而不問 夏四月帝還大梁 詔疏汴水
北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格敕煩雜不壹命侍御
史知雜事張湜等 上承職切 訓釋刪定爲刑統
丁丑以前華州刺史王祚爲潁州團練使祚
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
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爲起 九月

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
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又以
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
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卽兼三公僕
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旣得
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
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卽日宰相
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陞
陸莊无通鑑 卷三十四 後周 汲古閣
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今以本
官權知政事暮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
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
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
又班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太半乞量其才器
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則以舊官登敘考其
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
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

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効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已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

陸米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夫爲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前無疆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戰斷耳也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帝覽而善之冬十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

科 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至濠州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至泗州十二月唐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上自至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訶之唐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汲古閣

兵退保清口戊午旦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葭音加秀者葦音葦之未偉蘆也多泥淖溝塹士卒乘勝氣涉爭進皆忘其勞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泚淮東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爲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陳

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人
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
上者於是盡矣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
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
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
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
舉濠州降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

五年春正月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七

後周 汲古閣

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鶴水

上古玩切

以通其

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
往視之授以規畫發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
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
以爲神 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帝
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
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矣已而
果然 三月上如迎鑾鎮屢至江口遣水軍

擊唐兵破之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
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
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
舒斬黃未下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上請
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
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
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遣

其屬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八

後周 汲古閣

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復遣承遇奉表獻

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

得州十四縣六十

世南唐

是月浚汴口導

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夏四月

帝自楊州北還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虛入寇

壬申帝至大梁命鎮寧節度使張永德將兵

備禦北邊 五月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

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

號月周正朔仍告於太廟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戢兵爲齟齬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客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

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已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

陸米无通鑑

卷三十九

後周

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邪衆默然 秋七月初行大周刑統 帝欲均田租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 南漢中宗殂長子衛王繼興卽帝位更名鋹丑兩切 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臺省官備位而已 命西上閣門使靈壽曹彬使於吳越賜吳越

王弘傲騎軍鋼甲二百綱居郎切步軍甲五千

及它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

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帝曰卿之奉使者

乞句無厭於廉切貪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

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

以散於親識家無畱者 冬十月詔左散騎

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陸米无通鑑

卷三十九

後周

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爲團團置耆長三

人帝畱心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

庭 十一月敕實儼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

樂十二月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

縣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

陳覺之自周還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

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

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

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
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
乃忠臣朕爲天下王豈教人殺忠臣乎

六年春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
帝觀之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
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王朴素
曉音律帝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爲禮以檢
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漢古關

不治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而萬國化
於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用
此道也夫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
成復能感入之心昔者黃帝吹九寸之管得
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
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
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
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世祖

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
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於黃巢蕩盡無遺時

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校考工記鑄鍾十二

鍾伯各切鍾十有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

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

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鍾鍾不問音律但

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上

交切八音之數
匏土也土填也

僅有七聲名爲黃鍾之宮其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漢古關

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
樂之廢缺無甚於今陛下武功既著垂意禮
樂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
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秬句許
切黑黍長九寸徑
三分爲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
推之得十二律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
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寸皆應黃鍾之聲
以次設柱爲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

以爲一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
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
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
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
以爲然乃行之本傳 二月命王朴如河陰
按行河隄立斗門於汴口命韓通吳廷祚發
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浚汴水命韓令坤
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潁之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三 後周 汲古閣
漕命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
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毫等州丁夫數千以
供其役 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貸他代切 以物施人
也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
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樞密使王朴卒上臨其喪以玉鉞卓地錢 王
伐切 斂也 慟哭數四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智
略過人上以是惜之 詔以北鄙未復將幸

滄州命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
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
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壞
乃開淤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辛卯上至滄州
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河
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之知壬辰上
至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乙未
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四 後周 汲古閣
路都部署 太祖皇帝爲水路都部署丁酉
上御龍舟沿流而北沿余專切 緣 水而上 汴 舳舻相連
數十里舳仲六切 舻龍都切 漢 律名 船方長爲舳舻 已亥至獨流
口汴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鍾延
暉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
乃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
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羣出其左
右不敢逼癸卯太祖皇帝先至瓦橋關契丹

守將姚內斌

悲中切

舉城降上入瓦橋關甲辰

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

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於是關南悉

平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為

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

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

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

陸梁元通鑑

卷三十五

後周

派古

先發據固安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

還宿瓦橋是夕上不豫而止壬子上自雄州

南還甲戌至大梁

契丹傳及本紀

六月唐清源

節度使畱從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

師直隸中朝詔報以江南近報方務綏懷卿

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

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

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

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

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

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

不敢復爾上曰不然歸時則為仇敵今日則

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

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

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

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

陸梁元通鑑

卷三十六

後周

派古

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

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

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

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

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

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

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

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
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爲豈帝
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
勝強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
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
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
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
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
降牀元通鑑 卷三十七 後周 汲古閣
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
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
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
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
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立皇子宗訓爲梁王領右衛上將軍 上欲
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
可爲相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爲輔佐者豈

盡由科第邪於是加王溥門下侍郎與范質
皆叅知樞密院事以仁浦爲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
上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 忤五故切逆也 仁浦多引
罪歸已以救之所全活者什七八故雖起刀
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 上嘗問
大臣可爲宰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
濤上愕然 上逆各切驚忍貌 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
降牀元通鑑 卷三十八 後周 汲古閣
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
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
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爲不殺必爲
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
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
臣是以薦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
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詠諧 上枯回切下戶皆切譏戲也
不修邊幅 方六切在帛廣也 與弟澣俱以文學著

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

上迄却切戲也詩謔浪笑傲

無長

幼體上以是薄之 癸巳上大漸召范質等

入受顧命是日上殂上在藩多務輟晦及卽

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

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

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

又勤於爲治百官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擿

伏隨宅歷切挑也伏房六切聰察如神閑暇

陸梁先通鑑 卷三十九 後周 及古關

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推大義

推訖岳切博雅楊推都凡也

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言太祖養成王浚

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

面質責之

質職日切面責之也

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

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

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

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

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

遐之日遠邇哀慕焉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

訓卽皇帝位生七年矣 世宗仍歲征討我

皇宋太祖皇帝累立大功加以法令嚴明士

卒畏伏恭帝幼冲中外物情皆附於太祖宿

有推戴之意顯德七年正月鎮定驛告河東

劉鈞結戎人入寇恭帝命太祖北征卽日出

愛景門晚及陳橋驛軍中苗訓知星引楚昭

輔仰視日色而指之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

陸梁先通鑑 卷三十九 後周 及古關

摩盪者久之訓曰天命也是夜五鼓諸軍畢

集曰我輩蒙犯霜露爲國家宣力而上無長

君功成誰賞我不如策點檢太尉爲天子遲

明鋒刃交橫漸逼寢所太宗入白其事太祖

驚起諸校露刃列於庭皆曰諸軍無主願策

太尉爲天子太祖未及對俄有以黃衣加於

太祖者諸校羅拜連呼萬歲擁逼南歸自仁

和門入太祖歸公署宰相范質等詣崇元殿

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恭帝自白降制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惟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造家不造人心已去國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於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於有德謳歌獄訟歸於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陸壯元通鑑後周卷四十一
參事後周 汲古閣
其作寶嗚呼欽哉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聽命訖宰相掖太祖昇殿由東序服御服登座羣臣朝賀詔改周顯德七年爲建隆元年國號大宋正月五日也

右世宗在位六年壽年三十九

溫公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室家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

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爲強因敗爲功乘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帥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桴鼓之隙治律曆典典禮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天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陸壯元通鑑後周卷四十一
參事後周 汲古閣
人謀之所及也

右後周自太祖至恭帝凡三主共九

年起辛亥
終己未

考與曰

世宗顯德二年閏九月蜀趙玘以秦州降

國紀年批召官屬謂之曰周兵無敵今朝廷所遣勇將精兵不死卽逃我輩不知去危就安禍且至矣衆皆聽命舉城叛降周

斜谷援兵亦潰五代通錄官軍之圖鳳州
僞秦州節度使高處儔引兵往復援之中
奎聞黃花之敗奔秦州玘與城中將校閉
門不納處儔遂西奔玘卽以城歸國今從
實錄

四年三月唐周延構等作劉仁贍表來降

賈
錄時仁贍卧疾已亟遂翻然納款而城內
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又曰仁贍輕

陸梁无道鑑

卷五

後周

汲古閣

財重士法令嚴肅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

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無敢竊議者斯亦

一時之名將也歐陽史三月仁贍病甚已

不知人其副使孫明詐爲仁贍書以城降

世宗命昇劉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

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制曰劉仁

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

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

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

命而卒世宗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

爲懷州刺史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又

曰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

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

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

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

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周

汲古閣

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

者也今從之

五年三月唐主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

十國

紀年遣樞密使陳覺奉表實錄載其表云

今遣左諫議大夫兵部侍郎臣陳覺躬聽

敕命蓋當時所假之官耳今從之

五月唐主去帝號稱國主用周正朔

世宗實

錄辭史顯德二年乙卯十一月伐淮南唐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終

之保太十三年也三年正月四年二月十
月三幸淮南五年戊午三月江北平唐之
交泰元年而江南錄設以保太十五年事
合十四年十五年丁巳改交泰五月去帝
號明年乃顯德五年即建隆元年中問定
少顯德六年江南錄最為差誤其李昇
復姓亦先一年亡事做此不可考故防也
宗取淮南年月專以寔錄及薛史為據

增節音註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陸唐老編唐老會稽人淳熙中進士第一故此
書亦稱陸狀元通鑑皆於司馬光書內鈔其可備
科舉策論之用者間有音註然淺陋頗甚亦寥寥
不詳首有總例云學者未能徧曉出處則於詞賦
一場未敢引用足以見其大旨矣